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歧路燈

(下)

清 李绿园 著



歧路灯

下

〔清〕李绿园 著

目 录

第七十一回	济宁州财心亲师范	补过处正言训门徒	
			(646)
第七十二回	曹卖鬼枉设迷魂局	谭绍闻幸脱埋人坑	
			(658)
第七十三回	炫于妹狡计索贖	谒父执冷语冰人	
			(670)
第七十四回	王春宇乘怒发侃论	张绳祖邀客沮片言	
			(681)
第七十五回	谭绍闻倒运烧丹灶	夏逢若秘商铸钱炉	
			(691)
第七十六回	冰梅婉转谏家主	象荇愤激殴匪人	
			(702)
第七十七回	巧门客代筹庆贺名目	老学究自叙学问根源	
			(712)
第七十八回	锦屏风办理文靖祠	庆贺礼排满萧墙街	
			(724)
第七十九回	淡如菊席间遭晦气	巫翠姐帘内彻笑声	
			(730)
第八十回	讼师婉言劝绍闻	奴仆背主投济宁	
			(737)
第八十一回	夏鼎画策鬻坟树	王氏抱悔哭墓碑	
			(745)

- 第八十二回 王象荃主仆谊重 巫翠姐夫妇情乖
..... (750)
- 第八十三回 王主母慈心怜仆女 程父执侃言谕后生
..... (755)
- 第八十四回 谭绍闻筹偿生息债 盛希侨威慑滚算商
..... (763)
- 第八十五回 巫翠姐忤言冲姑 王象荃侃论劝主
..... (770)
- 第八十六回 谭绍衣寓书发鄞县 盛希侨快论阻荆州
..... (777)
- 第八十七回 谭绍闻父子并试 巫翠姐婆媳重团
..... (784)
- 第八十八回 谭绍衣升任开归道 梅克仁伤心碧草轩
..... (791)
- 第八十九回 谭观察叔侄真谊 张秀才兄弟至情
..... (798)
- 第九十回 谭绍衣命题含孝思 程嵩淑观书申正论
..... (805)
- 第九十一回 两文武南县拿邪教 五生童道署领花红
..... (816)
- 第九十二回 王象荃报主献忠谋 卢学台为国正文体
..... (828)
- 第九十三回 季刺史午夜筹荒政 谭观察斜阳读墓碑
..... (836)

第九十四回	赴公筵督学论官箴	会族弟监司述家法	(843)
第九十五回	盛希侨开楼发藏板	谭绍闻入闺中副车	(856)
第九十六回	阎楷谋房开书肆	王中掘地得窖金	(863)
第九十七回	重书贾苏霖臣赠字	表义仆张类村递呈	(872)
第九十八回	王象荇医子得奇方	盛希侨爱弟托良友	(879)
第九十九回	王隆吉怡亲庆双寿	夏逢若犯科遣极边	(888)
第一百回	盛希瑗触忿邯郸县	娄厚存探古赵州桥	(896)
第一百一回	书经房冤鬼拾卷	国子监胞兄送金	(905)
第一百二回	王象荇赴京望少主	谭绍衣召见授兵权	(913)
第一百三回	谭念修筹兵烟火架	王都堂破敌普陀山	(923)
第一百四回	谭绍闻面君得恩旨	盛希瑗饯友赠良言	(932)
第一百五回	谭念修爱母偃病榻	王象荇择婿得东床	(941)

第一百六回 一品官九重受命 两姓好千里来会
..... (950)

第一百七回 薛全淑洞房花烛 谭箕初金榜题名
..... (958)

第七十一回 济宁州财心亲师范 补过处正言训门徒

且说谭绍闻近日光景，家中费用颇欲赋“室人交谪”之句，门外索讨也难作摧沮败兴之诗。夏逢若也日日来请，欲求帮助，争乃手头空乏，无以相赠。况初丧送过十两，已属勉强。只得推着不去，也顾不得姜氏那一段深情。日日向盛宅想生法那二百两银子，以作目前排遣之用。

饭后携德喜来娘娘庙大街。到了大门，满相公陪着上大厅。盛希侨恰在厅上，同一个苏州戏子讲唱戏的话，说：“本日戏闲一天，唱一本儿，明日再往城隍庙去唱。”戏子见有客来，缩身而退。盛希侨道：“来得正好。”谭绍闻未及坐下，盛希侨早向条几上拿过有字的一张纸，递道：“你看这罢。”谭绍闻接纸在手，只见上面写道：

本县莅祥已久，每遇兄弟构讼，虽庭断剖决，而自揣俗吏德薄，毫无化导，以致人伦风渐，实深退食之惭。兹据该生所陈，情词恺切，尚不失故家风规，可矜亦可嘉也。姑免伏阶，以杜阅墙。准销案。

谭绍闻道：“这是何日批的？”盛希侨道：“就是本日批的。叫宝剑儿对你说。”宝剑道：“小的那日递字，老爷正坐大堂。有许多

人递状递呈子，老爷叫站东过西。点罢名，就在大堂上看一张，批一张。也有问住原告，说要打他，赶下去的，也有吩咐本日即拘，午后候审的，刻下发与承发房填状榜。小的央承发房写个批稿带回来，承发房说：‘忙的要紧。旧日老爷接了状，都是迟三两日才发出来。惟有这个老爷性急，并不与内边师爷商量，当堂亲批，发房就叫填榜。堂上问完了事，就要过朱。你去外边少等，不多一会儿，你各人抄了去罢。’小的又随即与原写代书十个钱，少刻就在照壁上抄的回来。”谭绍闻道：“这事怎的与令弟清楚呢？”盛希侨道：“我昨日已处明了。这种事若请人和处，不说我的亲戚都隔省，就是叫本城的朋友街坊处，我就羞死了。我把舍弟叫到后楼下，同着家母，我说：‘把那两顷地，你与你嫂子各人一家佃户分了罢。’舍弟尚未说不依，老婆说是外父做官，在任上与他的私积，毫不与盛字相干。信口儿胡嚷。我想着打他，他上了楼，放下门帕子，一片胡吵。舍弟又说起一千二百银子，是我旧日卖业偷剩下的。我也懒得与他分辨，也不提起那山陝社、贤弟银子那话。我只说：‘与你一半五百两何如？’舍弟又跳出院子嚷。我只是气的要死。我说：‘娘说句话罢。’母亲说：‘地全是他嫂子的，银子全与瑗儿罢。’我说：‘好极！好极！’我即刻到账房取了那一千银子，在楼下过与他。他说听的极真是一千二百两。我急了，赌了个咒，这才依了。你说是该这样处不该这样处？”谭绍闻道：“但只是我那二百两用的急。”盛希侨道：“咱的生意是做不成了，我扣下你的二百两做哩？我已叫满相公安插。老满，你问的银子何如？”满相公道：“原有一宗，只是三四分息，说不停当。我已托人与他二分半，今日日夕回话哩。”谭绍闻道：“如此，我回去罢。”盛希侨道：“不用回去，东院就

开戏了。”谭绍闻道：“我回去罢。”盛希侨笑道：“我不骗你的银子。日夕有信，明日我着人送二百两。若不足用，咱再商量。倘今日揭不出来，晚上把账房八十两先带回去使用着。我叫老满与咱酌处。”

话犹未完，那个苏班老生拿着戏本儿上庭来求点戏，盛希侨道：“不用点，只唱那《杀狗劝夫》，再带上一出《花子拾金》罢。”戏子领命而回。只听得一声号响，锣鼓喧阗。盛希侨道：“咱去罢。”谭绍闻、满相公俱到东厅。戏子开了关目，演将起来。盛希侨道：“请二爷来。”少时宝剑儿道：“二爷不来，说要往王府街说一宗紧话哩。”满相公走到盛希侨跟前，附耳道：“王府街姚二相公，与二少爷合伙计做六陈行哩。”盛希侨哈哈笑道：“发财！发财！咱就看咱的戏，不必搅混二老爷的贵干。”

却说谭绍闻眼中有戏，心中有账，遂不觉背上有芒，毡上就有针了。意欲挨至晚上，那满相公日夕见回信的事，必有实确，只得强坐着看戏。那戏唱到杀狗时，盛希侨向宝剑道：“大奶奶在后边看戏不曾？”宝剑在堂帘边问了一声，帘内丫头应了道：“大奶奶在此吃茶哩。”宝剑回覆了。盛希侨大声道：“看！看这贤德妇人劝丈夫，便是这样的。满相公，取两吊钱来，单赏这一个旦脚。果然做戏做的好，我心里喜欢。”满相公到账房取了两千钱，盛希侨吩咐宝剑儿赏在场上。那《杀狗劝夫》的旦脚儿，望上谢了赏。盛希侨道：“世上竟有这样好女人。”满相公道：“戏是劝世文，不过是借古人的好事歹事，写个榜样劝人。”谭绍闻道：“这做劝世文的人，也是费了一片苦心奉劝世人。其实与他也毫无干涉。”盛希侨道：“正为他说的毫不干己，咱自己犯了病症，便自觉心里动弹哩。”

不多一时，又见宝剑儿向满相公耳边唧唧了一两句，只听得满相公说：“不行也罢。”谭绍闻觉着揭债无成，不觉的默叹一句道：“事不谐矣！”霎时戏止饭熟，都到厅上用馔。饭毕，谭绍闻要走，盛希侨再三挽留，谭绍闻坚决不停。盛希侨道：“戏今日只闲一天，我所以说叫他唱唱。若明日还有戏时，我断断不叫你走。满相公，你把账房八十两，交与谭贤弟。你明日再问一大宗，除交谭贤弟一百二十两外，剩下的咱使唤他。”满相公到账房拿上厅来，盛希侨道：“且权收下这八十两，你且济急。后边事咱再商量，迟早咱要做个生意才好。”谭绍闻道：“是了。”德喜儿将银子包封儿拿着。盛希侨道：“老满送客。我到戏上告他说，叫他把劝叔嫂的戏，再唱上几出子，加上些做作。”又向谭绍闻说了“有罪”，自己跑过东院去。满相公送谭绍闻至大门而回。

却说谭绍闻到家，双庆儿历数了些索讨之人，谭绍闻好不闷闷。到了晚夕睡下，左盘右算，端的无法。忽然想起娄老师来，现在升任济宁，路途不远，何不弄些货儿，走走衙门？一来抽丰，二来避债，岂不两得其便？

次日早晨，禀告母亲。又着人叫王中商量上济宁的事。王象荃到了，谭绍闻道：“我一向不曾叫你管事。如今我要上娄师爷任上去打个抽丰。这事却不得不与你计议。”王象荃道：“要上济宁去，只可备些土物瞧瞧师爷，不可弄东西销售。”谭绍闻道：“你说的是太平车儿话。我如今诸事窘迫，是要借娄师爷做官体面，把东西出脱。或是同僚属员，或是盐店当商，或是本地交官绅衿，送他些东西，价一偿十，得了银子济急的意思。”王象荃道：“这事娄师爷必不肯做。娄师爷念老太爷旧交，与大相公师弟情肠，要送银子时，娄师爷胸中自有定见。有东西销售也不得

多，无东西销售也不肯少。况销售东西，未必不与官场上有碍，且先薄了娄师爷与老太爷相交之情。”王氏道：“王中你且下楼吃饭去。”王象荇退身而出。

王氏说道：“一个男人家，心里想做事，便一刀两断做出来。你心里既想上济宁寻你先生帮帮，他该帮你多少哩？万一你先生说：‘我想替你打个外转儿，你偏空手而来，叫我也没法。’正是俗语说，巧媳妇做不上来没米粥。到那时，你该再回祥符来办东西不成？明知王中好说扭捏扫兴的话，你偏偏又叫他来商量，弄的你三心二意图嘎哩？”谭绍闻道：“我是出远门，得他跟着才好，王中牢靠些。”王氏道：“德喜儿近来也极中用，就叫他跟的去。那王中若跟你从济宁回来，他一发有了功劳，往后你不能调遣他，他还要调遣咱一家子哩。你不信，你试试。”谭绍闻道：“到底王中牢靠，德喜孩气。”王氏道：“王中见了你先生，他垫上话，你先生还要给你气受哩。你还想银子么？”这“受气”二字正触着谭绍闻的毛病，说道：“是，是，是。我再酌度。”饭毕，王象荇到楼门边，意有欲言。王氏道：“大相公是叫你商量，他走了，叫你时常到城里望望。别的无事，你回去罢。这是二两黑蓝线，捎回去叫大儿使用。这是两副丝带儿，捎回去，叫他母女两个扎腿。”谭绍闻接递与王象荇。王象荇已知话难再说，只得怅怅走讫。

这谭绍闻得了母亲怂恿，叫德喜跟着，拿着银子到笔墨铺、绸缎铺买东西，装了一个皮箱。又买了商家一个桐木货箱，装上笔墨。遂叫小车行雇觅一把双手孝感车儿，择日起程。王氏叫巫翠姐整了饯行小内宴。次日出门，皮箱桐箱煞在车上，褡裢被窝装在一旁，德喜跟着，谭绍闻或坐或走，公然是个走世道、串衙

门的行径。

过了黄河，一路没话，不过是晓行夜宿，到济宁罢了。人有恒言：千里投官只怕到。到了济宁，饭铺吃饭，先问了娄太爷官评，真正是个个念佛。又问到太爷在署不曾，那些人都道：“听的人说，朝廷修淮河高家堰，叫回空粮船，装载山东物料。娄老爷验放，不在衙门。”谭绍闻急问：“何时回衙？”那些人道：“俺们不过只听说，大老爷为办这事不在衙门。那回来时候，俺们如何得知？相公到城中问，就清白了。”谭绍闻到此时，径自添上一个大闷。但既已到此，只得进城。

到了衙门口一个铺，脱去行衣，洗了手脸。皮箱中换了新衣，护书内取出门生手本。推的车儿到了仪门停住。德喜将手本投在宅门，门上接入内传。内廷正是娄樗管理内务，见了手本，急唤兄弟娄朴说道：“谭世兄来了。”二人急忙到二堂上，传说道请进来。谭绍闻进去。兄弟二人拉住手，到了后书房——匾上题“补过处”——坐下。正是他乡遇故知之喜，忙传搬运行李。德喜磕了头，自去照料。这些汤沐盥盆、点心食碟之类，何必浪费笔墨。

谭绍闻先问：“老师何日始得回署？”娄朴道：“昨日有人来说，发了二帮。如今三帮想已将完，约略十日即回。”娄朴问省城中旧好，遂说起张类村老伯得子之喜，又说起寄居宅外之事。娄朴道：“只要这小贤弟成人，也不枉张老伯一生忠厚，省的大家相好的，每日替他牵挂。今日既与贤弟相近，需要萦点心儿。”闲话到晚，即与娄朴去内书房联榻。

次日早，拜两位幕友。一位年尊的是浙江山阴人，约有六旬以外，姓荀的，表字药阶，长髯弯腰，与娄潜斋宾主已久。一位是会稽人，年纪二十五岁，姓莫字慎若，就是荀药阶表侄。二人

旋即答拜讫。此后便在东书房清籁堂午上同饭，晚间共酌。夜深，自偕娄朴在补过处对卧。单等刺史公回署。

到第三日夜酌，这荀药阶善饮，莫、谭、娄三位少年相陪。谭绍闻略露一点销货口角。荀药阶说道：“谭世兄与太尊师生旧好，何事不可通融？但弟子太尊师初任馆陶时，便是宾主，至今又谬托久敬，弟知其性情甚悉。就不妨在世兄跟前，交浅言深。总之贵老师做官，是一个最祥慈最方正的。即如衙门中，星相医卜，往来交荐，直是常事。贵老师遇此等事，刻下就送程仪，从不会面。即有荐笔墨、绸缎、山珍海味的书札，贵老师总是留得些须，十倍其值赠送。或有荐戏的，署中不过一天，请弟们同赏。次日便送到隍庙，令城中神人胥悦去了。三日之后，赏他十两银就完局。若戏子求别为吹嘘，贵老师从不肯许，也不见唱旦磕头的事。久之，诸般也就稀疏，近日一发全无。谭世兄或有所携的贵珍，贵老师必不累及同僚州县以及本城盐、当。依弟愚见，倒不如槁桡为高。”谭绍闻心中暗道：“谁料王中竟成一个做大人的知己。”娄朴道：“家父性情太板正，或者不免有得罪人处。”荀药阶道：“弟在山左作幕已久，初到济南府，口尚无须，今已成苍然叟矣。官场所经甚多，见有营钻刺、走声气者，原有一两个爬上去的。而究之取厌于上台，见嗤于同寅，因而挫顿的也就不少。有一等忠诚淳朴，实心为民的官，因为不能奉承上司，原有几个吃亏的，内中也极有为上游所默重，升转擢迁的。即如令尊老先生，何尝晓得通声气、走门路？一般也会升转。前日青州府缺出，省城敝友有个秘信，说济宁有分。所以说躁者未必得，静者未必失。做官只留下自己人品，即令十年不擢何妨？后来晚生下辈，会说清白吏子孙，到人前气长些。若丧了自己的人品，即

令一岁九迁，到卸却纱帽上床睡，只觉心中不宁，子孙后来气短。不见章惇为相，子孙不敢认他是祖宗，这是何苦的呢？即如娄世兄，异日自是翰詹仙品，那就不用说了。万一就了民社之任，即照令尊这样做官，就是个治县谱。”三位少年莫不拱手心服。更漏三鼓，各分手歇讫。

谭绍闻与娄朴回到补过处同睡。谭绍闻道：“荀先生所言，句句有理。”娄朴道：“此是幕友中最难得的人。第一件品行端方，第二件学问广博。那案件谳练、算法精通，特是末技。所以家父做官这几年，宾主再离不开的。”睡下夜景不提。

又过了数日，门上传说，太老爷明日回署。次日下午城门炮响，大衙传呼，娄刺史果然进衙门而来。进了内署，径到补过处。谭绍闻上前叩首行礼。这娄潜斋桑梓谊重，桃李情殷，一手挽住绍闻说道：“你原来来看看我，我也极想你。看你容颜，也就苍疏上来。”绍闻叩讫起来，照位各坐。绍闻道：“老师在馆陶时，门生就要瞻依，争乃诸事牵扯，不能前来。近日隔违太久，想慕愈深，所以特来。”娄潜斋道：“你爹爹是旧年埋过的了。”绍闻道：“彼时多承老师赐赉。”娄潜斋道：“少年拍肩，永诀已过十年。贤契今日形神，酷类你爹爹三十多岁的状貌。在贤契原自不觉，我却不胜存歿之感。樗儿，朴儿，你们年轻，要知你谭伯壮年的状貌，你就看这个光景。古云：父子之间形不似而神似。今且神似而形并似。我已渐入老景，对此不觉喟然。世传虎贲中郎王筠袁粲相似，乃异姓之偶然尔。不比这父子一体之相似，尤足动人。”在娄潜斋说的，原是朋友情深。在谭绍闻听来，早已小鹿撞心，只是低头不语。小厮请洗脸，潜斋因道：“我竟是饿了。我暂回去吃个点心。连日不家，案牍堆几盈案。你们相陪说话。

我少暇，好好细叙家常。”潜斋自回后署去讫。

到了次晨，谭绍闻道：“前日未见老师，所以不敢稟师母安。今已见过老师，恳世兄到三堂代稟，说小弟拜见师母。”这娄潜斋家法严肃，宅眷住的内宅门，曾无外姓影儿。娄樗代稟一声，内太太传出：“说明已知，三堂窄狭得紧，不劳罢。”谭绍闻只得行了遥叩之礼，樗朴二人还讫。

一日，娄樗、娄朴稟于潜斋道：“谭世兄有带的东西，求衙门中销售。”潜斋不觉失声叹道：“品斯下矣！”娄樗道：“前日聂先生销售，咱尚有馈赠。何况谭世兄世交，岂不念谭老伯生前素好？”潜斋道：“正为此耳。当日聂先生乃误受冠县骆寅翁之荐，延之幕中。谁知此人竟是恁的个光景：出门拜客，要坐大轿，挨到黄昏，定打对灯。其实做官的，常常欲然不足。他那个光景，竟是前世焚修，今生积到了幕友地位。人前故作傲态，背地里异样轻佻。我实是耐不得，却又碍于情面，不知费了多少委曲周折才辞了他。前日他来销售东西，他跟尚升到了签押房磕头。我问聂师爷近况，尚升说：‘聂师爷到了济南府，各色儿去干，不上半年，把束金花完。一年没馆，夏天当皮服，冬日典纱衣。不得已，弄些东西走衙门。’我为他一年笔砚之劳，所以前日差人上省公干，送了他二十两薪水。今日不料这般举动，乃出吾徒。不说我授经之耻，正是使你谭伯蒙羞地下。我若依世路场上，胡乱给他周旋，岂不是幽冥之中，负吾良友？你们系世兄弟，便于说话，千万不可叫他把抽丰的意思露口于吾，好留他多住几时。临行我自有安排。”两人会意。

到了次日，该排酒款待。小厮们到清籁堂扫地揩几，潜斋吩咐即在内书房设席。午堂已毕，三主一客，俱在补过处内酌。潜

斋仍是师生之礼，面南坐。绍闻东边，樗朴二人西边。斟上杯时，潜斋道：“连日未得说说家常，今日少暇，问问咱祥符事。”因说及孔耘轩选官上任与否，并张类村得子之事，潜斋不胜代喜。但把卖房子事隐起，只说是借与的。至张宅醋谈，绍闻不敢过详。因问及程嵩淑，绍闻道：“年来也不曾见这老叔，因此不晓的老叔近日何事。”潜斋道：“我却晓得他。年来选《宋元八家诗选》，前日有礼到署，叫我作序。你程叔也不晓的我每日簿书案牍，荒于笔墨，怎敢佛头加粪。”绍闻道：“那八家？”潜斋道：“宋四家尤、杨、范、陆，元四家虞、杨、范、揭。”潜斋一一指陈八家中次最，这绍闻那得能答？娄朴只得躬身回应。绍闻恨不得另岔话头。潜斋因道：“贤契近日所为，我颇得其一二。像是嫖、赌两字，贤契已破了令尊之戒，家业已渐臻凋零？”绍闻道：“门生少年狂悖，原为匪人所诱。这也不敢欺瞒老师。但近日愧悔无地，亟欲自新，所以来投老师。”潜斋道：“贤契果然改悔，归而求之，你程叔便有余师。据你说年来不曾见他，则此中情事显然，大约是你不敢见他，你程叔不屑见你。他是个性情亢爽、语言直快的人，我们年齿相若，尚以他为畏友。但接引后进的婆心，你程叔也是最热肠的。贤契若肯遵令先君的遗嘱用心读书，不用你亲近他，那程嵩老这个正人，先亲近你了。但他的性情，遇见好的，他接引之心比别人更周，遇见不妥的人，他拒绝之情比别人更快。你如今既到衙门，若肯立志向上，我就一力担承。你家下事，咱商量替你区处。前辈说：子弟不可随任读书，不是好讲衣服，就是单学应酬，不惟无益，且坏了气质。惟我这个衙门，纱帽下还是一个书生，二堂后仍是个家居。迂腐两字，我舍不得开拨了；俗吏两个字，我却不忍去聊复尔尔。我时常在省下与同僚相会，

见有几个恁的光景，自为得意官儿。我今日也不忍把他那形状，述之于子侄门人，伤了你类村伯所说的‘阴鹭’两个字。所以我这个衙门，尚是子侄住得的。到明日即着德喜儿带回家信，说你在衙门读书，你母亲也是无虑的。就立起个课程，讲书会文，即我顾不着照看，我不惜另为延师。贤契以为何如？”这绍闻虽怯于读书，却喜于避债，如何不肯呢？但心下想着：“我与娄朴同年上学，并头比肩。他今日已列科名，指日还想大魁，我还是一个白丁。到会课时，娄朴自是韩潮苏海，我学业久已荒废，只怕出辞气时，那鄙倍二位尊客，笔尖儿一请即来。如何是好？”少不得坚以念母为辞。其实胸中只愿老师给银子，且多着些好——这又是绍闻心曲中默祷两句话。

正饮酒间，忽的小厮拿一张禀帖上来，上边写着“为报明事”，乃是南乡四十里，乡民殴打，登时殒命的案。潜斋吩咐相验，叫刑房仵作等伺候前往。谭绍闻道：“天色已晚，明日早去何如？”娄潜斋道：“贤契那知做官的苦衷。从来狱贵初词。人命重情，迟此一夜，口供就有走滚，情节便有迁就。刑房仵作胥役等辈，嗜财之心如命，要钱之胆如天。惟有这疾雷不及掩耳之法，少可以杜些弊窦，且免这些乡民守候死尸，安插银钱之累。”因回顾娄朴道：“我常说叫你用心读书，写楷书，留心古学，中了进士，必定翰苑才好，将来好登清要。不然者，归班就选，到一行做吏时，少不了目亲死尸，还要用手掐捺。遇见一起子强盗，铐锁一堂，鬼形魔状，要在他口里讨真情，岂不甚难？即如今日师弟、叔侄、父子正好说话，陡然就要出城四十里。儿辈不必以我为怜，只以我为鉴，则读书之心，自然不烦绳束而就紧了。”说罢，更衣出堂，云板响亮，自赴南乡去讫。这娄樗、娄朴方憾大

人未得尽情垂训，这谭绍闻却喜恩师暂辍了直言说论，心中暗自快活。因此得与同辈联坐，少不拘束了，岂不快哉？

次日潜斋回署，与荀先生商量申详命案的事，不必旁及。下回单说谭绍闻在署中作何光景呢。

第七十二回 曹卖鬼枉设迷魂局 谭绍闻幸脱埋人坑

此回单讲谭绍闻在署住了一月，日与娄氏昆仲相处。娄樗经营一切杂务，无暇扳谈。娄朴学问淹洽。这谭绍闻久不亲书，已成门外汉。有时说及书典，绍闻大半茫然。与之谈史，则《腐史》、《汉书》，绍闻已忘了前后，更说甚么陈承祚、姚思廉的著述。与之谈诗，则少陵、谪仙，绍闻已忘了崖略，更说甚么谢康乐、鲍明远的清逸。与之谈文，则《两京》、《三都》，绍闻已忘了姓氏，更说甚么郭景纯、江文通的藻采。这娄朴与绍闻说话不对路，也渐渐淡讫。此非是世谊中有了轩轻，竟是学业上判了炎凉。

绍闻在娄朴面前，不免自嫌一身多。欲待要出街游玩，争乃娄潜斋衙规森肃，宅门上防检紧严，出入有些不便。幸有一个莫慎若小幕友，新学号件，时常说话。究之，也不过《三国》上“六出”、“七擒”，《西游》上“九厄”、“八难”，《水浒传》李逵、武松厮打的利害，《西厢记》红娘、张生调笑的风流。绍闻虽是学业荒芜，毕竟是有个传授的耳朵，也就觉其言无甚滋味。迟了两天，这小幕友的学问竟告了干，也就更无他说了。

绍闻此时在署中好不心焦。忽一日听老爷说有出题会课消

息，绍闻暗地自揣那“千策万策，走为上策”八个字，便是《参同契》秘传的丹诀了。因此把走的话，先述于娄樑、娄朴，后来便径禀了老师。娄潜斋强留了两日。谭绍闻坚决要走。潜斋吩咐摆了饯席。席完，命拿出银子一百五十两，说道：“贤契此来，我已知你有带来东西销售，一来我从不曾开此端，二来也不肯叫你溜到这个地位。但你既来投任，岂肯叫你自伤贲本？这五十两便是物价，你连物件东西带回。或留自用，或仍返铺家。不必以仍返物件为羞。这一百两，乃朝廷与我的养廉，没有一分一厘不明白的钱。我今以师赠弟，亦属理所当然。但你不可浪用，或赌或嫖，于我谓之伤惠，于你爹爹相交之情，反是助你作匪了。回家去，或仍理旧业，或不能读书，照理家事，均属至当。外与你盘费四千文，以充路用。这银子装在行李，便不用动他。号马一匹，你骑回去送到我家。缘此马甚良，善跑差，已将次近老，到我家还可替个脚力，充碾磨之用。我拣一个人送你到家，我才放心。到路上，日未落就住店，天大明方可出店，万不可急归贫路。你带的有银两，千万要你小心。外有书四封，乃是贺你外父耘老荣选、你类村伯晚子之喜，你程叔书一封，外有银二十两，帮他镌书之费。你霖臣叔问候书一封。至于我家包封一个，内有邻近街坊、亲戚通讯字儿，我家自会送去。总之，贤契呀，我赠你几句话儿，原是古人成语：‘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必果。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必不果。’你到那欲蹈前非之时，口中只念‘爹爹’两个字，那不好的念头，便自会缩下去了。”说到此，绍闻忍不住泪下涔涔。娄潜斋念及旧友，泪亦盈眶。

樑朴二人道：“世兄两个箱子路上累重，署中现有一个老姬要回家，后三日车上带回，何如？”潜斋道：“贤契自判了封皮。”

次日早晨，潜斋早已先绍闻而起。绍闻与德喜主仆收拾行李，绍闻叩别老师，潜斋道：“路上先要小心。”德喜叩头，赏了二两鞋钱。大堂鞍马已妥，潜斋目送出了宅门。樗朴到大堂，打发起身，绍闻谢别不已。骑马由角门出署，转到大街，出的南门而去。有诗单道投衙拙丰之可笑，诗曰：

劝君切莫去投官，何苦教人两作难？

纵然赠金全礼貌，朋情亲谊不相干。

谭绍闻出了济宁，德喜与衙役步行跟随。自己在马上思量，老师相待不亚父子。肫恳周至，无所不到。此皆父亲在世，缔交的正人君子，所以死生不贰。像我这个不肖，结交的都是狐朋犬队，莫说是死生不贰，但恐少有贫富，就要分起炎凉来。方悟临终遗嘱，“亲近正人”之益。心中盘算一会，忽见一座破寺，旁边有三五人家，大柳两三株。草房二间，一张桌子上，放着一尊小弥勒佛，靠着炊饼，乃是村间一个饭铺儿。掌锅的高声邀道：“相公歇歇，吃了茶去。”谭绍闻下的马来。衙役、德喜赶上，拴在柳荫槽上。大家吃了些野饭，牲口嚼了些杆草，依旧搭上行李，径往前行。

日未坠山，到了一个镇店，叫做张家集。寻店住宿，讲了房火店钱，一齐歇下。少时，又有三个背包袱的，住在东厢房。这当槽的拭桌捧盆，绍闻洗了脸。当槽打量一番，便说道：“相公今晚请个客罢？”绍闻道：“我出门的人，请甚么客？”当槽笑道：“堂客。有现成的，我引相公相看，拣中意的请。”原来此店是个韩秀才开的。这秀才虽名厕胶庠，却因半生嫖赌，把家私弄到三光者地位，此时全凭开场诱赌，招致流娼，图房课以为生计。雇了个刁猾当槽，开张店口。店后土娼有七八家。所以当槽见绍闻

是个青年书生，行李重大，遂以宿娼相诱。这谭绍闻出的衙门，未及一日，言犹在耳，教岂忘心，便答道：“不用胡说，快去提茶。”当槽道：“茶是现成的，说完话就到。相公你不知道，这掌柜后院，新来的两口儿，原是在莘县打官司，掌柜费了七八十两才滚出来的人，有十七八岁。相公何妨看看？只怕相公明日还不肯走，还要劳我的。”这谭绍闻虽说有恩师之教在耳朵内打搅，争乃一百五十两在心坎中作祟，又猛然想起“为不善思贻父母羞辱”一句话，意中念了爹爹两遍，便厉声喝道：“去罢！”

当槽道：“相公休说这等寻后悔的话。这原是对门店里，今日午时就住下一个商人，听说我这边掌柜的新在莘县扒出来这个有名的窠子，就叫那边当槽的来请。我说天未下午，本店还没住客，少时我有了客，问我要人，我该次一等的伏侍我的客么？再等一等，或是我店里没客，或是住下的客没福，你再来请不迟。相公既然心里愿、口中强说不愿，我也没方子。只是我有一句下情回明，对门店里少时来请，要从这院里经过，相公见了，必定后悔，却不许相公埋怨我，说是我不尽心，不曾领着相公瞧瞧。这句话是一定该预先讲明的。”这谭绍闻当不住鹑心鹬舌的话，真乃是看其形状，能令人种种不乐；听其语言，却又挂板儿声声打入心坎。停了一停，绍闻不觉面发红晕，低声说道：“我跟着人哩，你不胡说罢。”当槽的千灵百透，已知晓是着了药了，便说：“我取茶去。”须臾提上茶来。又说道：“吃了茶咱去走走？”绍闻摇头笑道：“不行，不行。”

当槽的早知其意，遂寻跟的两个人。这两个人到街上买些小东西回来，当槽提着茶，到了厢房，与德喜、衙役计较起宿娼之事，承许下一人一妓。这德喜却已心诺。衙役问道：“你这店是

谁家店？”当槽道：“是韩相公店。今日不在家，往南乡的给客人娶妾去了。”衙役道：“你姓嘎，叫甚名子？”当槽道：“我姓曹，排行第四，没有官名。有个绰号儿，说出来休要见笑，街坊人都叫我做卖过鬼。”衙役大声道：“好贼忘八禽的，瞎了眼睛！上房的客，那是本州太老爷内亲谭少爷。我是奉太爷遣差，送往祥符的。你这忘八禽的，敢如此摆布。我明日就回州禀太老爷，先把你这龟窝子扒了，管把你这下半截打没了。”卖过鬼笑道：“班长，那有此事。我是见你们到店里无可消遣，不过是说句顽话解个闷儿。其实太老爷廉明清正，每日稽查，谁敢容留土娼？即令今日住下的客，真真的要个堂客耍耍，就拿出一百两、五十两，我也不能给他讨去。”德喜笑道：“那一百两、五十两却也不难，只问你要个人儿就是了。”卖过鬼道：“那里有呀。除非是出了济宁地方，这张家集再没人敢。”

只听谭绍闻在上房说道：“德喜儿叫主人摆饭来，吃了好各人睡。”德喜儿到上房说道：“这个衙役，真真与咱家王中相仿。”谭绍闻道：“催饭去。”这卖过鬼走到过道里自言道：“天下有这般出奇的事：做篋片的，偏是本镇上一个秀才；讲道学的，竟有州上的这个皂隶！”

这些散话勾过。单讲行路客人，诸事要处处缜密。俗语说：财不露白。这德喜儿“一百两、五十两却也不难”，早已钻入了东厢房背包袱的三个人耳根深处。只见一个人说道：“离家不远了。”一个说：“我比你略远些。”一个从东厢房出来笑道：“远不上三里。鼓楼街到南马道不过二里，有甚么远？”德喜接口道：“你们是河南省城人么？”那人道：“都是本城。”德喜道：“贵姓呢？”那人答道：“我叫谢豹，这一位叫邓林，那一位叫卢重环。

你贵姓呢？”德喜道：“我姓林，叫林德喜。你们都在本城那道街住呢？”谢豹道：“我在鼓楼街蒙恬庙胡同。这姓邓的在南门马道住。那一位在宋门住。”德喜道：“南门有一位张老爷，他伯侄两个秀才。”谢豹道：“那是我的表叔。”德喜道：“我常在他家走，怎的不曾见你？”谢豹道：“他们都是本城绅衿，又方便，又有体面。我们虽是亲戚，却搭识不上。况且每日在外边赶嘴，也就到不了亲戚分上。”邓林接口道：“像这济宁姜老爷，是我的姨夫。你看我这光景，怎好进衙门瞧瞧俺姨，辱没亲戚？不如直过来爽快。”那卢重环道：“您不说罢。像文昌巷孔副榜，是我亲娘舅，因为我穷，从来不睬他门边儿。”德喜道：“那孔爷是我家相公的外父。”卢重环急口道：“我是螟蛉，俺达赶出多年了。”谭绍闻听得，便出上房问道：“你是孔宅外甥么？”卢重环道：“论起来你是我的表妹夫。我在家就认得你，相公你却不认得我。总是亲戚们穷富不等，本来近不得人前，况且我是义子呢。”谭绍闻道：“这有何妨。”卢重环急急撇了话头，向厢房取二百钱，出店上街去了。

这德喜晚上点灯，直上东厢房说乡井话儿。总之，省城的寺院庙宇凡有名者，偏说的委曲详尽，凡不知者，自会支吾躲闪。德喜早认就同城居住，竟是他乡遇故知，添上一喜的光景。

正说得入港，忽听得西厢房叫了一声道：“林伙计快来，不好了！”德喜儿回到西厢房，只见衙役抱着肚子说：“旧症发了，疼痛的要紧。”德喜道：“你是怎样？”衙役道：“我原有霍乱旧症，少时还要吐泻哩。一年要犯一两次，偏偏今日出门就犯了。”德喜道：“明日如何走呢？”衙役道：“全然不妨。不过吃饭以后，便自如常。”话未说完，衙役自去登东厕。

德喜儿叫开上房门，谭绍闻披衣起来。德喜道：“送人有了大病，如何是好？不如叫他回去罢。”谭绍闻道：“娄老爷说明，叫他送到家。如何叫他回去哩？”德喜原有憾恨在心，还指望前途遂心。总因德喜儿情窦已启，一向见谭绍闻所为，未免早蓄下欲炙之色，今夜被衙役阻挠，便一力怂恿叫送人回去，说道：“不如写一个来役有病稟帖，叫他自带回署，娄老爷也就没嗔责。”谭绍闻道：“我去看看去。”德喜道：“上吐下泻，腌臢的要紧，相公何必亲看。”于是向护书中取出帖子封筒、湖笔徽墨，向主人家要个粗砚，说是写药方儿。研墨伸帖，立催绍闻写将起来。绍闻写道：

门生谭绍闻谨稟老师钧座：昨谕来役，送至祥符。不意此人本日到店陡染大症，似非一二日即痊者。理应守候旅寓，待其平复同行，但门生归心如驶，万不能候。即将来人托于馆人照料调理。前途坦夷，自可循已经来路，前赴夷门，料无他虞。惟恐送役东旋，无以复命，恪具寸稟，令其赍回，仰慰眷注。旅次灯下难罄依依。统希慈鉴。谨稟。

谭绍闻写完，那德喜装讷。自同店主料理姜汤茶水，到了五更方才少定。

那三个包袱客在窗棂中望着，心中暗喜。又怕明日这主仆不走，等候送役痊愈。又听得德喜儿唧哝道：“天已将明，是睡不成了。”径催谭绍闻：“不睡罢，我装了行李好走。”这三个人早已开了东厢房门，叫主家点灯收钱。主人道：“天色尚早。太老爷有告示，放客早行，路上失事者，店主三十板。怎敢放你们走？”那三人道：“死店活人开，你看我三人一路，怕些甚么？况且上房里随后也就要起身。一发一路人多，更是不怕的。”店主料着

无事，收钱已足，把门闪了一尺宽放行。那三人还说道：“林伙计或者就要起身，俺们不能等，有罪了。”店主依旧将门锁了回来。

若说此回是王中跟随，事事有个见识，宗宗有个主意，连昨晚一切缠障，早已消归无有。即令今日衙役偶发病症，王象荃必等候大愈，同行南往，怎肯辜负了姜老爷一团盛意？争乃这德喜满心稚气，把出门的事看得轻了。即令胸无他念，也还嫌多跟一人，反多了一个赘疣。况且有同乡三人，何难一路欢笑前往。恰恰来没有病，正好推辞，便一力撺掇，撇下自走。

那衙役听见有装行李、备牲口的话，喊：“谭少爷走不得。叫小的怎么回覆太老爷？”一面说着，早已弯着腰出西厢房来。只见德喜儿早已牲口备妥，搬行李来搭。衙役道：“太老爷差小的送少爷，叫到二堂上吩咐了半天，都是好话。少爷不过少等片时，天明小的就好了。”德喜道：“上房桌面上有回禀，你自带回见太爷不妨。”绍闻尚有不肯遽走之意，德喜已将牲口牵出马棚。衙役道：“即是要走，也不可这时候起身。路上涩，起不得早。”正欲上前牵马挽留，忽而里急后重，又要上厕。德喜道：“当槽的，钱已收明，何不开门？”这卖过鬼正恨衙役昨晚阻挡叫骂，坏了他的生意。趁着衙役泻肚，开了门放行去讫。

衙役出东厕来，见绍闻主仆已行，骂道：“当槽的真正好狗彘的，我明日回过太爷，要你那命哩。”卖过鬼道：“桌上面书那是我写的么？你就回了太老爷该怎的？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衙役道：“你就不该包揽土娼。”卖过鬼道：“你见土娼不曾？是黑土娼、红土娼，你先与我报个色样。就是你回过太爷，差人来拿，我送的走了，你也不能指赃杀贼。况且我店里一根女毛儿

也没有。你真正要奈何我，我就躲上几天，向家中看看俺那‘秋胡戏’。若想奈何我们敝掌柜的，敝掌柜的现在是个生员秀才，身上有护符，你会怎的样？况且你这个班长，也蠢极了。衙役奉承官府，不过借官府的威风，弄几个钱。当堂说话，十句要哄九句半。那半句为甚的不哄呢？是没说完了的。你离城有了几十里，还在我店里弄道学，到明日太老爷升了巡抚，一定叫你做中军官。依我说，卧下歇歇。身上爽快了，拿着那一封书子见太爷，再说上几句哄话，就把你一场公干，完其局而了其账。若肯住下，我今晚就与你一个极会伏侍的人儿，不用你费一个大钱。掌柜的回来，还要摆酒碟。我们掌柜的虽是个秀才，生平极爱相与你们衙道的人。你说何如罢？”那衙役身上支不住，又倒身而卧。后来持书回禀，何消细说。

单说谭绍闻出的店门，骑马而走，德喜步行相随。走了十里，天色方明。到了巳牌时候，径投一个饭馆。只见那三个背包袱的客，早在那边坐着。开铺的声声相邀。绍闻下马，德喜接住拴了。绍闻洗脸吃茶，少顷报了食品。主仆各自食讫，算了钱数，那谢豹早把钱顺到进宝钱笼竹筒内，说道：“俺三人敬了罢。”绍闻那里肯依。卢重环道：“在路上权且高攀，略尽一点亲戚之情。”绍闻道：“那有此理？”邓林道：“到咱城里，俺们也请不起，即请也不肯来。况且钱已交明，不用过谦。”德喜道：“虽说都是乡亲，出门的光景，那好讨扰。我们盘缠还多着哩。”绍闻道：“既列位见爱，只得受了罢。”

称谢已毕，忽见后边又有两个背包袱的来到。谢豹迎接作揖道：“你们自元城回来了？”那两个人道：“回来了。”谢豹道：“事体何如？”那人道：“讨了一角回文。”邓林假作认不得形状，

谢豹道：“这二位是县爷堂上捕快，往元城关口供。前月同过河。”卢重环道：“咱们走罢。”背着包袱径自前行。谢豹说候二人饭钱话，二人不肯。因说道：“今晚同店，明日同行。”谢豹道：“好极。”同邓林也走了。

绍闻主仆等马吃完草料，方才起身南往。傍日夕，到了一个集镇。主仆走至街心，一个当槽的牵住马道：“店在这里，有人看下。”一直进了店，谢豹指着上房说道：“这是相公的，各色房火店钱、草料麸水，俱已言明。”德喜正喜得自己面软口羞，省却了无数葛藤。那牵马匹，下行李，捧茶水，点灯火各色繁文，一笔省却。店饌已毕，德喜讨钱沽酒买鸡，与那谢豹等夜酌。绍闻道：“请到上房坐，好答今早候饭之情。”德喜道：“俺们自便罢。大相公可以独酌。”

大凡小厮们在署内住过的，纱帽面前说过话，幕宾赏过体面话，头门上经过晋接礼数，便自志长气高，个个皆然。所以德喜来的时，尚是书僮气质，出了济宁衙门，竟成了贵族管家的风规。以此一力担当，颇有尾大不掉的样子，竟与谢豹等三人杯盘起来。一味高谈阔论，把济宁见过事体，指陈一个不休。少顷，有人拍店门进来，就是白日见过，说是元城投文的捕快。大家让坐。吃了三四杯，说些黑话，那德喜一些也不懂。说完竟自去了。一夕晚景不提。

到了五更时候，那二人催当槽的开门。当槽道：“钥匙是我爹爹拿在后边去，不许早放行人。”二人嚷将起来，说：“东方已亮，不放我们，误了我们公务。”这当槽的心中想着后边同梦之甘，何必在前店守这独眠之冷。回到父亲窗边强讨了钥匙，到前店收了店租，闪开大门。骑马的，背包袱的，道了一声：“打搅。”

竟黑漆漆的都走了。

此时正是深秋下浣时候，东方月钩一痕，北天黑云三缕。村头破寺，几杵钟声惊梦鸟；道旁新坟，一团残纸吊孤魂。绍闻见此光景，不觉动了悸心。若是出门久惯的，误行早路，心头害怕，何妨仍回街中，坐待天明。争乃绍闻是个少年，以胆怯为羞，竟自随着三人，昧心南行。不上三里路，隐隐听见潺潺水声。绍闻道：“记的前面有一道河，水不深，却有两箭宽。”谢豹道：“那水中骑不得马。都是岸上背水狗彘的，把水中掘些坑坎，他们背着人，会躲着走。骑马的与他两个钱，他会引着。相公到河边，还得下马来，俺们背着相公，一个引路，一个牵马。”绍闻道：“怎敢相劳。”

须臾到了河边。德喜坐下解袜渡水，早有卢重环帮贴住了。谢豹、邓林掌住马嚼环，说道：“相公下来，俺背过去。”绍闻道：“不敢劳。”谢豹早已挡住左腿，往上一掀。只听得德喜在河滩边怪声喊叫道：“不好了！杀人哩！”绍闻慌了，把鞭子往左一打，谢豹着痛缩手。那马急的鼻息气粗，上下踊跃。邓林早抽出刀子来，绍闻急向右边又一打，恰好打到捉刀手腕，刀子落在马蹄下。那驿路跑差的马，见鞭就要飞腾，“扑”的一声，直奔河中，却把邓林带了一跌。谢豹带鞋连袜下河直赶，那马已离三丈有余。绍闻又加一鞭，水星飞溅，波浪分涌，也不知何处深浅，竟是淋漓赴岸。绍闻抱鞍飞驰，连自己性命并不知现在的是存是亡，那德喜儿的死活，早忘在东洋大海之外。

那站递马匹，一撒辔便是四五里。遥见前边有个火光，须臾到在面前，乃是路边一个烧饼铺，髯叟衰姬五更早起煨炉火。那马住了脚，绍闻却不能下来。口中只道：“救人！救人！”老叟吃

了一惊，说道：“相公是怎的？”绍闻道：“借重大爷牵住些，我好下去。”老叟到马前，那马早倒退了两步，鼻出粗气，又作惊驰之势。老叟怎敢傍边？绍闻定了一会，慢慢温存住马，方才滚跌下来。身软手颤，胡乱拴在土槽旁一根桩上。到了铺中，倒在椅上，只说：“了不得！了不得！”老叟道：“相公像是路上失事光景。”绍闻哭道：“说不上来。”老叟道：“相公的行李都滚在地下，你去取来，搬在铺中哩。”老叟道：“相公是失了事的，那行李咱就近不得。况且马利害，我也不敢去。等相公定醒过来，自去收拾。”绍闻只是呜呜咽咽的哭。这老叟眼中看行李，手中煽炉火，口中说安慰话，好不忙哉。

看此一回，则少年不得已有事远行，店中不许与当槽的讲媒褻话，路上不许与不识认的作结伴语。绍闻此日可鉴矣。但不知德喜性命曾否结果，下回申明。这才是：

强为劫盗软为娼，凭彼冶容莫慢藏。

“予有戒心”四个字，千金不卖是良方。

第七十三回 炫干妹狡计索贖 謁父執冷語冰人

且再找說五更時，德喜隨着譚紹聞到了河邊。少年性情，見事風生，坐在沙灘，早已脫鞋解襪，準備着深厲淺揭，好不歡欣踴躍。不知盧重環早已靠身而坐。聽見馬上有了動靜，這盧重環一手掐住德喜脖項，撒翻在地。德喜喊了一聲，盧重環已把一條手巾塞在嘴里。翻的德喜合面向下，一只腳踏住脊梁，腰中取出繩來，把雙手拴住。河下流有人虎嘯一聲，這盧重環應了聲。那兩個挖坑的人，早已飛奔前來。就是昨日說元城縣投關文的人，一個是久慣殺人的魔王，一個是新入伙的少年雌盜。鄧林摸着刀子來了，謝豹已帶了濕鞋襪合拢前來。那扮捕快的魔王問道：“怎的叫馬跑了？我想分那匹馬哩。”鄧林道：“人亦叫馬馱的跑了。”魔王道：“我看您們共不得事，原來都是些軟蛋內孵出來的。難說一個嫩鴨娃子，都結果不了，還干甚么大事？晦氣，晦氣！出門不利市，把這個忘八羔子宰割了罷。”口內說着，早已把刀子向德喜后心撈將下來。謝豹架住臂腕說道：“使不得！使不得！這嘉祥縣沈老爺是咱的一個恩官，為甚的肯與他丟個紅楂大案呢？我對你說，這沈老爺第一件好處，是不肯嚴比捕役，第二件咱同道的犯了事，不過是打上幾個撓痒的板子便結局。留下這個

好县分，咱好赶集。一时手窘，到这县做生意，又放心，又大胆。况且捕头王大哥、张家第三的，咱们与他有个香头儿。王大哥十月里嫁闺女，他们有公约，大家要与他添箱。设若丢下个小人命儿，他身上有一宗批，咱身上有一宗案，如何好厮见呢？你再想。”魔王道：“便宜了这小羔子。只是不见一个钱、一块银子，再遭出门不利市。”卢重环便向德喜身上一摸，摸了个小瓶口，用刀割下来，约有二两多银子，说道：“算发了财罢。”一派凉腔，都四散而去。

这德喜咬着手巾，出气有孔，所以不得闷死。句句听的明白，不敢作声，也不能作声。挺到天明，路有人行，给他取了口中麻巾，解了腕上细绳，苏息了一会，方才晓得痛哭。提着鞋袜，过河到了中间，滑了一个侧歪，鞋袜皆顺水而去。上岸跣足而行。认定马蹄踪迹，少不得踏确荦，躲蒺藜，走了大半日，望见烧饼铺前马匹。绍闻看见彳亍之状，上前搀行了几步。主仆到了铺中，抱头而泣。老人道：“别的无同伙么？”绍闻道：“没有。”老叟道：“这就是天大的造化。只是受惊不小，也不是耍子哩。”

主仆收拾行李，老妇又劝吃了几个烧饼，各喝了半碗热水。谭绍闻命德喜取出鞋袜，自己穿上，脱下蹬靴旧袜叫德喜穿。即雇觅本铺磨面驴子，德喜骑着南行。

未牌时候，发放来人赶驴而回。早已下店，住个小房，桌子靠门，主仆同床而睡。夜半喂马，主仆结伴方敢起来。日出三竿，方敢出店。真正是“一日被蛇咬，十年怕麻绳”光景。连日都是如此。一路行来，目不邪视，口无狂言。自此行行宿宿，再不敢他有所及。绍闻埋怨德喜不该结识这些人，德喜亦无言可答。渡河进省，再无一点事体。正是：

敬慎从无凶险至，放恣难免错讹来。

坦途因甚成危径？放胆一分祸已胎。

且说谭绍闻进了家中，一见母亲，不觉抱住大哭。王氏茫无所以。却是德喜儿从头说，怎的五更出店，怎的强盗掀大叔腿，怎的塞他的口，拿刀杀他。主仆说个分明。王氏骂道：“杀人的贼，一定要积的世世子孙做强盗！”巫翠姐说道：“娘怕他断不了种儿么？这都是些没下场的强盗。像那瓦岗寨程咬金、梁山泊宋公明，那才是正经贼。像这些贼，将来都要发配哩。”

不说一家安慰、庆幸。且说夏逢若母丧求助，谭绍闻并未回答，忽的上了济宁。终日打听，今日方知回来，已过了三天。心中盘算，凡是走衙门抽丰的，必有重获。况且盛宅助过他丧金百两，我即不能如其数，没多的也该有少些的，此意非绍闻不能转达，必须备酌专恳。又恐绍闻推故不来，因此想了个法子，径到碧草轩。

恰遇双庆在轩上摘眉豆，夏逢若道：“你家大相公回来了？”双庆道：“回来两三天。”夏逢若道：“德喜跟的回来？”双庆道：“不知怎的，路上遇见截路断道的贼，唬成病了。如今害病哩。”夏逢若道：“我身上有重服，不便进院，烦你请大相公，就说我来奉候。”

双庆去不多时，谭绍闻竟上轩来。夏鼎行了稽顙之礼，坐下说道：“我今之来，一来为贤弟压惊，二来为贤弟洗尘，三来为贤弟道喜，备了个薄酌，明日请到我家吃杯水酒。”自向袖中取出一个素帖，递于绍闻，说道：“我请客，我就是个拜匣。”绍闻接帖在手，看了说道：“盛情心领，万不能去。一来远归，尚有许多冗务未曾拨脱清楚，二来我的近况你所深知，街上有些负

欠。自古云‘受人与者常畏人’，况我今日自恩师衙门回来，人人以为当有厚赠，我也正筹画怎的还他们，一定要楚结些尖嘴账目。因他们未知我归，所以不来缠搅。街上一为走动，万一有人请算账，这就是个煞风景。况且次日就来讨索，叫人急切难以转动。此是真情实话，万勿见怪。”夏逢若道：“这就杀了我也。自古云，‘备席容易请客难’，这还不说他。我是请人做席，这个便使不得，叫我请客难了。我原说请你接风，却愁无可下箸，姜妹子听说，自己替我带过几品佳味，情愿替贱内做席，如今在我家正做哩。到明日你不去，叫我羞的要死。即令我这个命原不值个甚么，岂不叫姜妹子平白一段好情意，无处安插么？你是最心软的人，这一次断乎硬不得。”绍闻道：“且慢商量。”夏逢若道：“有何商量？明日从卢家巷口过去，到双旗杆庙、耿家大坑，见了破冥府庙，离我家后门不远，我在后门恭候，何必上大街？还有一说，不必带小厮。”绍闻道：“咱那边地方窄，我知道。”夏逢若又附耳说了两三句，谭绍闻道：“我奉扰就是。”遂一同出轩。拱别时，夏逢若道：“早光，早光。”颯然去讫。

到了次日，绍闻果然从卢家巷顺耿家大坑而来。夏鼎在后门望着，一同进院。只见姜氏在院里，露着半截白胳膊，盆内洗藕。上穿着半身红绫小袄，下穿着绿绸裤衣，手帕包着头，露着白头绳——为干娘戴孝。夏逢若道：“咱不用为礼。你两位一个是我贤弟，一个是我妹子，可该见个礼？”绍闻躬身作揖，姜氏答了万福。夏逢若道：“就在院里坐下。”绍闻坐下，姜氏依然自洗莲菜。夏逢若道：“贤弟，你一向做事好落后悔。”绍闻道：“悔在心里，向谁说呢？”那姜氏道：“嫂子，拿我汗巾来，莲菜弄了我一身水。”夏逢若见话已相照，便道：“院里窄，坐不得。堂屋放

着灵枢，难以坐席，还等饭熟时，在厨房当门儿坐。贤弟休要笑话。咱暂且到后隍庙道房坐坐。”绍闻只得强随着出来，路上说道：“方才汗巾的话，竟是有心说我的。”夏逢若佯为不知，说道：“那有了甚么意思，你错疑在自己身上。”此是夏鼎饵绍闻承许助赉深计，故意儿勒掯，叫他以助丧为贿，竟连姜氏亦不知道也。绍闻又欲开言，夏逢若道：“隍庙新修甚好，这几日就要唱戏哩。”把话头打开了。

须臾到了隍庙后门。夏逢若引进，到了道房。庙祝送到客室，只见一个道士修眉长髯，在那里看书。见客来，把书放下，各为了礼。夏逢若道：“这位仙翁平日不曾见过。”庙祝道：“新从京上来的。”谭绍闻道：“远方仙师请照旧坐。”道士道：“我虽不曾在此处焚修，毕竟到来便是山主，请上坐。”绍闻只得坐在上面，夏逢若旁坐，道士与庙祝坐了主位。献茶已毕，绍闻问道：“仙乡何处？到京何干？”道士道：“敝乡原是湖广鄖阳，一向在武当山焚修。因闻京中崇尚道教，京西白云庵有个大会，乃是天下方士仙风道骨聚会之所，贫道所以带了个丹头到京。原想着河套兴兵，略试小术，聊助军饷。及到京城，见了些道友们，都是讲长生久视之术、青词祈醮之说。贫道看来，都是叶法善、林灵素派头，毫无实用。所以急流勇退，仍携小徒回来。因幼年出家于太和山周府庵，这周府庵就是开封藩爷建的香火院，所以这隍庙老师伯朝顶进香，就住在庵下，彼时结为道契。今日特便道过访，不料已物故九年。众师兄留贫道款住几日，不久仍回武当。”这夏逢若一些不解，说道：“我回去罢。”绍闻道：“我也跟的去。”夏逢若道：“家里忙，少时来请。”庙祝送的了去了。

这谭绍闻此时，正是逋欠交迫之时，不觉红绿之心少退，却

是黃白之说要緊。因坐下看道士所閱之書，又翻別的本頭，都是《參同契》、《道德經》、《關尹子》、《黃庭經》、《六壬》、《奇門》、《太乙數》之屬。又看此人仙風珊珊，便問道：“請教助饒之說。”道士道：“天機難以盡泄，不過燒煉而已。從來大燒煉，上古聖人用过一遭，西方聖人用过一遭。我道家祖師，傳其訣而不用。上古聖人用过，女媧氏是也。天，金體也。故《易》曰：‘乾為金。’女媧煉石補天，非煉石也，乃煉石為金耳。補天之余，过了几千年丟將下來，所以禹時天雨金三日。西方聖人用过一次，釋迦氏是也。所以祇園給孤長者黃金布地，莖草可化丈六金身。只是莖草難覓耳。我家祖師傳的丹訣，盡在《道德經》上，只‘玄牝之門’，人便參不透。玄是黑也，牝是母也。水生金，水母以金為子。然孤陰不長，故以火配之。即如儒教燒煉，全在《易經》一部，別的算應了人事，惟顯示人以‘鼎’、‘革’二卦。鼎即丹爐，爐中成造化，故繼之以革。革，變也。但恐修此道者，一疑便壞了鼎器，所以申之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山主可細參之。”

論譚紹聞的學業，似不至為此等邪說所惑，但當計無復之之時，便作理或然也之想。正欲再叩九轉密授，恰好夏逢若來請，進的門來說道：“本當同邀，但俗饌並非仙品，不敢唐突。賢弟告別罷。”那道士立身一拱，也不送出門來。二人徑回家中赴席。

只見廚房當門兒設桌一張。廚房內間生菜果品列在廚桌上，雞魚熟食蓋在蒸籠中。夏逢若的女人及那姜氏，即在灶邊侍候。進了廚房中已到桌邊，夏逢若道：“窄狹得緊，你也不笑我。並無外人，不妨排將上來。”那姜氏揭開蒸籠，夏逢若夫婦一一排在桌面。二人動箸勸杯，不在話下。

绍闻道：“品味固佳，烹调更美。”姜氏掩口笑道：“休嫌不中吃，手段限住心。”绍闻再欲开言，夏逢若道：“家母涂殡在堂，不得入土为安，因没一个钱，不敢举行大事，万望贤弟念一向好交，帮助一二。不但我感恩，即先母九泉之下，亦是承情。你济宁这回，所得何如？”绍闻不暇多言，只得道：“有限的，一百四五十金而已。”夏逢若道：“零头儿就够我的大事。”绍闻道：“我的近况……”夏逢若瞅了一眼，这绍闻忽然会意，便不肯在姜氏面前说艰窘的话，只得说道：“我帮二十两。”夏逢若道：“我家儿虽小，这大事得一个元宝。二十两万万不够。”绍闻道：“别的已花尽了。”夏逢若道：“添酒。”姜氏递了一壶，夏逢若手中斟酒，口中说道：“我的酒，妹子的手，多吃一杯。那二十两不够。”绍闻道：“我送三十两来。”夏逢若已知绍闻近日光景，也就知不能再多了，不敢再为求添。绍闻道：“这全鸭味儿极好。”姜氏道：“我怕你不吃碎的，我不敢切成块儿，所以全蒸出来。也不知咸不咸？”绍闻又开口说出两个字，夏逢若硬接口道：“当日你的殓事，盛大哥助了一百两。如今我这事，他也没个照应，还望贤弟美言。若是一帮助，一不帮助，事后叫他心的难过。”绍闻急口道：“自然效劳。”夏逢若道：“两宗事，我俱磕头。”早已离席磕下头去，绍闻急挽不及，早已连叩了起来，说道：“明日行殓事，这个客要住下。妹子替我管待哩。”姜氏道：“自然哩。”

却说日色已晚，双庆来接，在门外喊夏叔。夏逢若出去照应，回来说道：“与双庆几味荤素，就叫他在后门楼下吃一钟。”自去撇了厨桌，送到后门。绍闻道：“不消。”姜氏早近桌边，拣撒几碗剩馐，绍闻也替拣，姜氏笑道：“这样好。”绍闻道：“那一碟也罢。”夏逢若进门哈哈笑道：“小家子从来待不惯客，并无个犒

从席儿。可笑，可笑。”少顷两妇人热熟，夏逢若自己拈盘去送，绍闻道：“小厮们担不起。”夏逢若道：“比不得府上。”一面送去，就喊自己妇人道：“你就提的壶来，叫庆相公吃。”妇人只得送酒去。厨下单单撒下绍闻、姜氏两个。绍闻细声道：“我一向做事后悔！”姜氏叹道：“算是我没福。”只刚刚说得两句话，夏逢若夫妇一齐进来。这绍闻本是极难为情，那姜氏低头不语，不像从前笑容，只是弄火箸儿画地。

那双庆吃完，早已自送壶碗到厨房，说道：“咱该去了？”绍闻也无可为词，只说道：“就走也罢。”夏逢若道：“房屋窄狭，难以留住。到异日行殡，贤弟就在马姐夫家住几天。只是两宗面许之事，我是日日悬望的，千万贤弟留心。我异日必有所报。”绍闻少不得回头谢扰，向夏嫂为礼，又向姜氏作揖。姜氏敛衽道：“不作揖罢。”一同出来，到了后门。夏嫂赶来说道：“妹子说，马姐夫前院可以留客，就不住下，也吃钟酒去。”夏逢若那里肯留，说道：“改日还要住几天，全不在此一时。”绍闻回头作揖，只见姜氏已站在后门里。绍闻又回头拱手两次，怅怅然依旧从卢家巷口而去。看官须知，此一段非作者乐以撩云拨雨之词，自褻笔墨，此中自有一个缘故，有诗为证：

婉昵痴情直类憨，后门延伫寄心谈。

娶妻未协齐姜愿，却似株林从夏南。

又有诗道世上干亲之丑，内中有不可言传者。诗曰：

堪嗤世人喜干亲，兄妹衷肠强认真。

圣训夫妇犹有别，夏男姜女是何人？

且说谭绍闻自卢家巷转到家中，不待上烛，解衣就寝。家中以为席上带酒，冰梅伺候暖茶解醒。岂知绍闻别有寄想，巫翠姐

亦不暇深问。辗转反侧，真是明知莺燕均堪爱，其奈熊鱼不可兼。到四更时，方才入梦。

到了次日，双庆儿接书一封，说是娄老爷那边来的。绍闻拆了“济宁署中封发谭世兄手展”封皮，内有帖云：

昨发程济署，连日风恬日霁，履道坦吉，不謏可知。附言者，尊篋顺车赍回，封签粘固。弟恐途遥，或致磕擦，包以棕皮，嘱以沿途贮放留心，料无别虞。外程、孔、张、苏书四封，想已代为转致。驹骖不惯鞍辔，或致有乖驱策。况去役以陡症即旋，未得送至祥符，大人甚为忧心，屡告弟辈，未知曾否奔逸。谅世兄驭之有方，自当款段入里门也。祈令舍下老仆收宿，以备旋磨之用。别来一日为长，顺修芜楮，奉候台祺。余情依依不啻。

世弟娄樗
朴同顿首具

绍闻看完，说道：“昨日叫邓祥北门送马，去了不曾？”双庆道：“咱家草料欠缺，彼时即送过去。”绍闻此时方解开护书，拿出书四封，叫双庆道：“与你两封书。一封是苏爷的，送到他家。张爷这封书，送到小南院。看张宅有人看小相公来，叫他自己带回。再叫蔡湘、邓祥去北门抬箱子去。”

双庆去不多时，来说道：“蔡湘、邓祥不去。他说，自己车子坏了轴头，不曾收拾，却叫他两个抬，怕抬不动。北门自然送的来。两个在那里埋怨哩。依我说，胡同口有张宅现成车一辆，不如大叔把书送到，亲自问他一声，速去早来，不误张奶奶回去。”谭绍闻亦自知家贫奴仆欺，也不敢深究蔡湘、邓祥埋怨的话。因在双庆手中接过张宅书，说道：“那封书你送到苏宅去。我

去送小南院书，就顺便问车。”于是出的后门，到南院门首问道：“南马道有人在此么？”却见张正心出来。两人作揖为礼，绍闻道：“弟昨赴济宁。娄老爷有府上书一封，即烦带回。”张正心道：“午后即带回去。因舍弟有一天多不甚吃乳，家伯母来看，傍晚方归。即住下也不定。”绍闻道：“既日落方归，把车暂借一用，到北门内把两个皮箱捞来，全不误世兄事。”张正心道：“现成的车，即叫小价赶去，只要世兄着一个人引着。”只听内边厨姬道：“奶奶叫大叔哩。”张正心接书，两个拱手各回。

绍闻到家，安排蔡湘随车北门去接皮箱。把程嵩淑的书装在袖里，带原封银二十两，径向程宅而来。路上打算：“许久未见此位老叔，早知此老一向关切，我为何不敢见他？即受些气，亦理所应然。嗣后多走几遭，定然有益无损。今承恩师之命，兼送书银，万不可不亲走。这一遭准备着满要受气。”

及到程宅门首，径自进去。恰遇程嵩淑在厅上，看刻字匠雕板。程绩也在那里校字。绍闻有些怯然，上前恭敬为礼。程嵩淑道：“贤侄久疏此地，今来必有事体。咱到东厢书房坐。绩儿，你叫人送茶来，可自上学读书去。”绍闻见话头、面上不甚亲热，少不得跟着上东书房来。

到了书房坐下，绍闻将济宁书简呈上，并取出银二十两，放在桌面。程嵩淑将书拆开看了一遍，又将诗序看了，只说道：“好。”绍闻道：“这是老师帮老叔雕书银二十两。”程嵩淑道：“存住。”茶毕，嵩淑道：“贵老师容颜何如？”绍闻道：“比在家时微觉老像了。”嵩淑点头道：“也该老像了。你在济宁何时起身？”绍闻道：“前月二十四日。”嵩淑道：“到家几日？”绍闻道：“今已五天。因有小事，未得送书来。”嵩淑道：“送来就罢。”此

后并不复他有所问，只是默然对坐。绍闻自觉得无情无绪，好不针毡也。不敢遽然就走，少不得另为搜寻，又问道：“刻的版一面几行？”嵩淑道：“九行。”绍闻道：“一行几个字？”嵩淑道：“二十个字。”绍闻道：“圈点哩？”嵩淑道：“都包在内。”绍闻道：“批语呢？”嵩淑道：“与大字一样算。”绍闻道：“煮板的柴、写稿的纸，都是咱的么？”嵩淑道：“自然的。”绍闻道：“何处匠人？”嵩淑道：“江南。”一问一答，听来俱是有声语，细想仍然没字碑。

却说绍闻进门，唯恐苦口责惩，到了此时，淡的没味，却又以见责为幸，因提个头儿，以为受教之端，说道：“小侄所为非礼，未免家业有损，因此远赴济宁，倒亏损起老师来。”嵩淑道：“师弟相好，原非异事。”绍闻道：“到路上遇见截劫，险些干系性命。”嵩淑道：“出门自该小心。”绍闻见程嵩淑这个光景，自知开罪已深，也不敢再为多谈，又强坐了片时，告辞道：“小侄去罢。”嵩淑早立起来道：“不坐了？”绍闻道：“回去罢。”离座起身，嵩淑随后相送。出了大门，嵩淑拱手，绍闻背手弯身作别。

恰好王象荃到了面前，一面禀了程爷安，一面说道：“我集上卖菜，才听大相公自济宁回来。还听说路上有嘎阻隔，唬了一跳，急到家中去看。邓祥说大相公往程爷这里来，所以转到这里。”嵩淑道：“象荃你好呀！”王象荃道：“小的不敢当此一问。”嵩淑道：“你且跟相公回去，说完你的话，我还与你你有话说。我在家等你，你可就来。”王象荃道了一个“是”字，主仆相从而归。

第七十四回 王春宇乘怒发侃论 张绳祖邀客沮片言

且说谭绍闻主仆相依而归。到了家中，王隆吉正在楼上与姑娘王氏说话。绍闻进楼，表兄弟为了礼。王中立在门边。王隆吉道：“听说你从济宁回来，特来一看。”绍闻道：“多谢关心。”隆吉道：“在路上受了惊惧，适才姑娘对我说了，好不怕人。想是起的太早，路遇歹人。”绍闻道：“像是咱省城人，一个叫谢豹，一个叫邓林，一个叫卢重环。不料他见财起意。”王隆吉道：“强盗对你说真名子，叫你指名拿他么？”王象荃接口道：“那并不是名子。”绍闻道：“口语却真是河南。”王象荃道：“天爷呀！咱若是陕西人，他就是关中语。咱若是山东人，他就是泰安州话。这叫做‘咬碟子’。俗语道：强盗能说六国番语。怎的便与他答识上了？”绍闻道：“不是我，却是德喜勾搭上他们。幸我骑的是个驢马，德喜几乎被他们丧了性命。”王象荃道：“娄师爷怎的敢放心叫相公两个来？”绍闻便把差人送到的话藏起，说道：“大家看着不妨事。”王象荃道：“‘看着不妨事’这几个字，也不知坏了多少大事。”王隆吉道：“即如你舅，如今有信来，说苏州起货，前五日要到汴梁。今已五日了，我心中这种焦法，抓耳挠腮，也不敢向你姪子说。”王氏道：“你爹爹久走南边，有甚怕处？”隆

吉道：“姑娘不知，船上更比旱路担心。篙工舵师，十个就有十个贼。我尝劝爹爹不出门罢，上了几岁年纪，家中也颇颇过得日子，不如在家。爹爹不肯静坐，只说坐吃山空，日子便难过。”王氏道：“你家便渐渐够过。这边便一日难似一日，南乡地七八顷也清了，城中市房还有甚么哩。像你姑夫在日，我何尝管这米面柴水的事。你姑夫去世，我也没有管。今日想着管，竟是管不上来。”王象荃道：“奶奶今日管不上来，正是因平素不曾管的惯。自今以后，正要整理家务。”王氏便住了口。绍闻向王中道：“你该上程爷那边去。”王象荃道：“程爷在家等我，我该去了。”王象荃去讫。

绍闻道：“前日若叫王中去，路上未必遭这个凶险。”王隆吉道：“到底该叫他还进来，你舅常向我说。”王氏道：“那王中一百年单会说这一号话头，不管人受的受不的。”王隆吉道：“姑娘要知，口直的人心里没弊。他先那话，我听的没有嚷大意思。”王氏道：“王中如今上程家去做甚么？”绍闻道：“程叔叫他说话。”王氏道：“这王中全吃亏你爹爹这一班朋友，夸的自己也不认的自己。”王隆吉道：“天下自己不认自己的人，都是吃夸的亏。但王中天性耿直，无非赤心为主子的事，毕竟叫他进来才好。”王氏道：“家中这半年，还像光景哩？邓祥、蔡湘、德喜、双庆，个个要走，无日不强嘴。福儿听的，也只装不听的。再添上王中，一家子一发难动转，也养活不起。”王隆吉道：“水浅鱼不住，这也无怪其然。老鸦野鹊拣旺处飞，他们自然要展翅儿。但我看王中那人，倒不论主人贫富，一心向上，甚是可用。他们既要走，就开发了他们四个，叫王中进来。”王氏道：“他每日卖菜有了私积，也不肯进来。况且家中也万万养不起这一千人。”王隆吉见

姑娘说话蛮缠，不敢过为剖析。又心中忧虑父亲未归，立起身来要走。王氏母子也打算款待不丰盛，也不敢深留，相送而去。

绍闻因说起孔宅送书一事，王氏道：“你前丈人选了甚么州的州判。前日来拜别，你也没在家，也没一分盘费去送，还像亲戚哩。听说前月二十日上任走了，你二岳叔跟的去了。他家没人在家，不送也罢。”

绍闻正在徘徊，忽双庆儿说：“轩上有几个客等着说话。”绍闻道：“甚么客？”双庆道：“左右是那几个讨债的。”绍闻道：“你且对他说我没在家，上文昌巷去了。”双庆道：“他们知道大叔在家里。”绍闻道：“若不是孔爷上任，我此时岂不真正的在文昌巷么？你该怎去说哩？”双庆道：“真正不在家，那便罢了。现今在家，我不去说瞎话。”王氏道：“央你哩。说这句不在家里话，有何作难？”绍闻道：“快去罢，再迟一时就不像了。咱不是没银子，只是还不曾打算怎的一个还法。”双庆微笑而去。不多一时，果然哄的去讫。

总因绍闻负欠已多，有找过利息的，有还一半本的，有本息已完微有拖欠的，有新债未动分毫的，头绪太多。一百五十两，除却承许夏逢若三十两外，大有杯水车薪之意。抑且常山之蛇，不知该击何处；山阴之道，不知应接何方。所以主意不定。想了一晚，只得向盛希侨处讨取前项，并可把夏逢若求助之言转达一番。

次日带了蔡湘，上娘娘庙街来。进了盛宅，满相公接进账房，开口便道：“你是取那一百二十两来了？”绍闻道：“实不相瞒，原为这个。”满相公道：“他前月十五已上山东去讫。因那里舅老爷浙江上任，寄书叫他去说要紧话。他对我说明，等你取银子，待

他山东回来，万不误你的事，叫你心下休挂念。昨日忽有字来，说是往浙江送家眷。来说，这是他在舅老爷面前寻出的差事，原是他要看西湖的意思。”绍闻大失所望，只得强说几句话，惆怅而归。

又过了几日，巳牌时候，却是王春宇自苏州贩货回汴，听说外甥济宁归途遇贼的话，卸完了装载，交于隆吉管待脚户，急骑骡子，来看姐姐、外甥。包了些南省东西做人情。进后门，叫了一声绍闻，径上楼来。却见兴官在楼台上坐个低座儿，手擎着一本《三字经》。看见王春宇，扯住衣服叫道：“舅爷，你对我说一行儿，我念。”王春宇低头看道：“‘融四岁，能让梨。’好孩子，跟我来。”扯住小手，进的楼来。与姐姐见了礼坐下。王春宇顾不得说别话，解开包儿，先取出荷包、手巾、香袋、带子，笑道：“我不晓得你肯读书，没有与孩子带些笔墨，算舅爷老没材料。再次与你捎好笔好墨。”这兴官儿接过来，连书放在低桌上，扭项就与舅爷唱喏。谭绍闻已到，说道：“还不磕头谢舅爷。”王春宇喜的没法。

只见兴官把四包东西交于王氏道：“奶奶给我收拾着。”依旧拿起书来，指着道：“舅爷再与我念一行。”王春宇又念了一行，兴官仍欲向楼台上去念。王春宇便喜而又惊，说道：“你爷爷若在时，见了这个孩子，一定亲的了不成。”王氏道：“他爷若在，未必有……”便不觉住了口。王春宇那里深听，又扯住问道：“谁教你读书？”兴官道：“蔡湘，书也是他给我买的。”王春宇道：“你爹没对你说么？”兴官道：“爹有事，顾不着。我寻不着蔡湘，就认不的，不得念。”这王春宇听了这一句，不觉怒从心上起，站起来说道：“绍闻，你这个人，天地间还要得么？当日你爹爹在

时，为你这个读书，只是心坎中头一件事。今日这个孩子才会说话，就晓的读书，这就是世代书香家千金买不来的珍宝。怎的书是家人买的，字是家人教的？你这畜生，岂不是上亏祖宗、下亏儿孙的现世报！”这句话早触动王氏护短的旧症，却又不肯得罪自己的胞弟，说道：“舅爷也不必恁说。像如姑爷在日，也不曾见得读书甚么好处。像舅爷把书丢了，也不见今日不胜人。”王春宇把头点几点，叹道：“姐姐呀，兄弟不读书，到了人前，不胜人多着哩。像如咱爹在日，只是祥符一个好秀才，家道虽不丰富，家中来往的，却是衣冠之族。今日兄弟发财，每日在生意行中，膺小伙计的爷，骑好骡子，比爹爹骑的强，可惜从不曾拴在正经主户门前。家下酒肉比爹爹在日便宜，方桌上从不曾坐过正经客。每当元旦烧香、清明拜扫时节，见了爹爹神主、坟墓，兄弟的眼泪，都从脊梁沟中流了，姐姐你知道么？”王氏道：“一辈比不得一辈。谁家老子做官，儿子一定做官么？”王春宇道：“官可以不做，书不可不读。像姑爷这样门第，书更不可以不读。”王氏道：“世上只要钱，不要书。我是个女人，也晓得这个道理。”王春宇被女兄缠绞急了，说道：“咱爹不读书，姐姐先不得享谭宅这样福。”王氏道：“如今福在那里？”王春宇道：“却是绍闻作匪，姐姐护短葬送了。”

不讲楼上姐弟争执，这东楼下巫翠姐听的，向冰梅说道：“梅姐，你看王舅爷胡说哩。像俺曲米街，如今单单俺巫家与王家是财主，两家倒都不会读书。前月俺家不见了骡子，值五六十两银子。后来寻着，与马王爷还愿唱戏，写的是伺候大老爷昆班。真正城内关外，许多客商、住衙门的，都来封贺礼，足足坐了八十席。谁不说体面哩。”冰梅少不得应道：“好。”心中却想起当

日孔慧娘贤明，喉中褪悲，眼中缩泪，肚里说道：“只苦了我，再不得听一句明白话也。”

再说王春宇在楼上想了一想，也就不肯再往下说，只说道：“绍闻，绍闻，我说的你却句句明白，凭你怎么昧着心做去。家业已如此凋零，门户如此破落，我不过是你一个亲戚，我该把你怎样？随你罢了。你送我，我走。”这王春宇也不料今日送苏州物件，问济宁惊惧，却因兴官儿念一本《三字经》，弄得姐弟、舅甥不乐而散。

绍闻转回家中，不上堂楼，径向自己卧房。冰梅掀开内室布帘，绍闻进去，同巫翠姐坐下。冰梅捧过茶来。兴官儿拿一包苏州物件，说道：“奶奶说，这是舅爷与娘及姨妈人情。”冰梅接来递与翠姐，翠姐看了一遍，俱是一色两样，说道：“兴官，都给了你姨妈罢，我不要。”冰梅掀开板柜，贮放在内。

巫翠姐道：“兴官，拿你的书来，我对你说。再不用寻蔡湘。”兴官果然往楼上取书。绍闻道：“我就把兴官交与你，你就是他的先生。只不许先生抹牌看戏，误了工夫。”巫翠姐笑道：“我单单好这两般儿。要叫我断，只要多出束金。”绍闻笑道：“学生才上学念《三字经》的，一年四两头。”翠姐道：“太少。我就辞馆。”绍闻向冰梅道：“你也算是一位女东，你再帮些。”冰梅看见这光景，却有当年孔慧娘在世情致，自此夫主便添上“兴官读书”四个字，因笑道：“我帮些殷勤罢，捧脸水，泡茶叶，早晚不误。”绍闻道：“太空了，还问你要些所以然。”冰梅道：“我一年与先生做三对鞋。”翠姐道：“我就依了。”绍闻道：“兴官，磕头上学。不久你就有师弟了，你两个念书。”兴官果然磕头。翠姐就念与三四行，却念了一个别字。绍闻哈哈笑道：“先生不通，要退束

脩哩。”翠姐道：“你还不曾给我，退甚么？”冰梅道：“东家担待着些罢了。”卧房笑成一团。原来巫翠姐好处，一向待冰梅从无妒态，亦知抚兴官为子。只因生长小户，寡见少闻。兼且是暴发财主，虽闺阁之中，也要添愚长傲。况一向看戏多了，直把不通的扮演，都作为实事观。所以古人择配之法，但问家世，不计妆奁，正是这个意思。

这妻妾相乐，本可以暂忘逋欠。忽听双庆道：“轩上有客。”绍闻以为必是索债之户，先问道是谁，双庆道：“张相公。”绍闻以为必是张正心，须得看看去。

及到了轩上，却是张绳祖。绍闻见了，二人为礼坐下。绳祖道：“久违教了。”绍闻道：“彼此渴慕。”绳祖道：“我今日此来，先要说明，我若一毫像旧年哄赌骗钱之意，我今生不逢好死，来生不能如人！”绍闻道：“何至出语突然如此？”绳祖道：“对真人不说假话，我近来光景大不行了。当初原因家中贫乏，不得已开赌窝娼，原是自图快乐，也就于赌博之内，取些巧儿，充养家用。谁知钱不由正经路来的，火上弄雪；钱不由正经路去的，石沉大海，日减月削，渐渐损之又损，而至于无。去年把你睡过的那座房子也塌了一间，客房有几处露着天，再没赌家傍个影儿。想一日抽三五十文头钱，余一升米，称四两盐，也是难的。实不相瞒，这饥字的滋味，也曾沾过一二分光了。不得已，向湖广敝世兄任里走了一遭。谁知到了任所，恰遇敝世兄告了终养回籍，接手是个刻薄人，百般掊勒，城池仓库，一概不收。若是调升，他也不敢如此。所以上游大人恼了，委了两县盘查，平复交代，足足把个宦囊坑了一多半子，方才出了甘结。真正是我的晦气，敝世兄为我远路投任，心余力歉，虽有所赠而归，究之除了来往路费、

衣服行李之需，所余不过二十金。叫了些泥水匠人，先把房子收拾了，好为下文张本。不过是还吃旧锅粥罢。谁知我老了，人也不朝趣。王紫泥考了下等，也就不多见人。他令郎输的偷跑了。平日几把小帮手，也都抱了琵琶上别船。昨日有新下水的，自来投充，却也好招牌儿，争乃无人走动。我心里想着，你毕竟是此道中有体面的，我虽说不通，也还记得有个‘伯乐一顾，马价十倍’的话。万望念老惫无路之人，不惜屈尊。你但一到，自然一传十，十传百，或者轰动起来，我再胡吃几年饭死了，把一生完账。”绍闻道：“我也要实告，我近日较之当年，已减却十分之七八，也就没甚么想头了。自古云：‘不见可欲，其心不乱。’我到那时，岂能自己有主意？后来银钱不跟，难免羞耻。我万不能去。”张绳祖道：“谁想你的甚么哩。我若想你的钱，真正是一只犬、一头驴。自古云：‘娼妓百家转，赌博十里香。’不过说是谭相公到了，人的名，树的影，起个头儿。人人渐晓得张宅房子仍旧，家中留下一个好粉头，我就中吃些余光。是叫你惜老怜贫，与我开一条活路的意思。”绍闻道：“腰里有钱腰不软，手中无钱手难松。我实向你说，适才你来时，说了一声有客，我心中还唬了一惊，怕是要账的。今日我已是这个光景了。不是我不心软，我只是胆怯。不是我胆怯你，是我胆怯铺家。”张绳祖道：“你说这话不虚。我经过那些客户，还完了他的债，过几日就不认的他，若是欠他的，隔三十步远就认的是他。但只是我今日委的无人可央，只得央你，千万走动走动。”

谭绍闻本是个面软之人，被张绳祖这般蛮缠，况且有个新妓，方欲口诺。忽听得有人问双庆道：“你大叔在家么？”双庆道：“在轩上。”绍闻道：“老哥，只等得有人要账，方晓得我不敢去

的原由。”二人扭项一观，你道是谁，却是隍庙后夏逢若。上轩来各为了礼。张绳祖道：“满身重服何来？”夏逢若道：“先慈见背。”张绳祖道：“遭此大故，失吊的很，有罪之极。”夏逢若道：“诸事仓猝，不及遍讣，总要好友见原。”绍闻道：“张大哥新收拾房屋，招架了一位美人，邀我往那里走走。我说我的近况，不敢更有妄为。张大哥执住不依。你说去的去不的？”这夏逢若因想谭绍闻助赙，好容易设下姜氏局阵，备了酒席，才得了许诺口气，若被没星秤勾引去了，岂不把向来筹画，化为乌有？此正如店家留客，怎容别店摊铺；妇人争宠，又那许别房开门。口中漫应道：“你看罢。”张绳祖道：“夏逢老，你还不知我的近况么？比不的当年咱在一处混闹的时候了。老来背时的人，没人理会。近日新来了一位堂客，很使的，叫谭相公那边走走，赏个彩头，好轰动些。”夏逢若道：“是了，你家塑了一位新菩萨，要请谭贤弟开光哩。”张绳祖道：“噯话些！你穿的是何等服色，口中还胡说白道的。”夏逢若大笑道：“我却也不在乎这。”因向绍闻道：“你遭遭总是没主意。老没那里，你去的是一次两次了，何必问人？”只此一句，谭绍闻坚意不去了，说道：“我闲时就去。”绳祖道：“何日得闲？”夏逢若道：“老没，你还听不出这是推辞的话，只管追究是怎的？”张绳祖看见夏逢若当面阻隔，料得再没想头，只说了三个字道：“狗彘的！”离坐就走。

谭绍闻送出。夏逢若也不相送，候的谭绍闻回来，笑道：“一言两句话就撒开了，偏你好与他饶舌。他那边还去得的么？”绍闻道：“我当日谁引的去了？”夏逢若道：“闲话提他做甚。只是我前日不该请你。昨夜贱内对我说，那人对他哭哩，哭的不成了。你可把前日慨许之事，及盛大哥话一总见了的确，我就备席

单酬你。只在你吩咐要吃甚么东西，我今弄的来酬你。如今银子现成不现成？我先讨个信儿，回去好对贱内说备席。他也做不上来，看他怎的酌夺，只得还请干妹子帮忙。也是我旧年说一场子媒，你两个都是舍不的开交。若结一对露水夫妻，就把我的旧日心事完却一宗，我死也甘心。”这正是：

借花献佛苦蛮缠，万转千回总为钱。

伯乐不将凡马顾，萱堂那得入牛眠。

第七十五回

谭绍闻倒运烧丹灶 夏逢若秘商铸钱炉

却说夏逢若开发了张绳祖，以图自己索賄之便，意欲当下称出银子，便到手中。绍闻道：“实在此时百疮千孔，急切周章不来。原有一百五十两，尚不曾解封。待我少暇时，合盘打算，某商得若干可以结了局，某商得若干可以杜住口，水银泻地，虽不能满了他的空儿，却须要无空不入。此中自然有你的，难说我瞒昧了承许的话不成？但当下不能，改日我自送去。”逢若道：“谁说贤弟昧了话？但早到手一日，便有早一日的铺排。贤弟既然亲送，也要定个日期，我也要预备一顿便饭，好央人造厨。”绍闻道：“不过三五日内。”夏逢若也不敢过为逼迫，因道：“盛大哥的呢？”绍闻道：“正是叫他弄的人作了难。”夏逢若惊道：“他说不助我么？”绍闻道：“谁见他来？他身上还有我的一百多银子。他如今上山东，又上西湖去了。所以我如今打算不来。”夏逢若道：“这就一发单靠住贤弟，我的事，真正一客不烦二主了。到新开之后，与你另扎公馆。连日就在马姐夫家住。我走罢，在家恭候。”

相送出门，绍闻自回家中。到了东楼，果然兴官儿在巫翠姐床上坐着念《三字经》，冰梅在旁看着。绍闻道：“先生上那里去

了？”冰梅笑道：“像是往后院猪圈上去了。”言犹未已，翠姐早进来，向盆内洗手。绍闻道：“不成先生，这样的旷功。”巫翠姐道：“你看看学生是念了多少，还敢说先生旷功？念一行他会一行，念两行他会两行。这后边还有许多不认的字，又不敢胡对他说。兴官儿，把你的书，叫你爹爹念与你一张。”绍闻笑道：“先生倒央起东家来。东家若有学问，就不请先生了。像你这样白不济的学问，硬揽学教，就该贬到女儿国去。”冰梅道：“说正经话罢。兴官，你叫你爹爹念与你几句。”原来这冰梅方晓得所生之子，是个过目不忘的聪明孩子，好不喜欢。却又想起孔慧娘临终时，叫抱过兴官再看看之语，心中暗暗悲酸。

少时，王氏唤兴官同睡。兴官将书交与翠姐，放在桌上，自上楼去。此下妻妾安睡。惟有绍闻在被窝内自为打算道：“这隍庙后助丧银子，不给他不行，却也万难三十两。姜氏虽未偕伉俪，却令人柔肠百结，再见一面叙叙衷曲，或更有好处，亦未可知。”拿定主意，次日要上隍庙后，把这两宗心事了却，后来好清楚还债的事。

次早起来，解开济宁包封，千斟万酌的称了十八两。饭后径由耿家大坑，向夏逢若家来。到了后门，说道：“夏哥在家么？”妇人出来，见是谭绍闻，让在家中，当院放个杌子坐下。绍闻道：“夏哥哩？”妇人道：“跟马姐夫往城西尤家楼吊纸去了。”绍闻道：“前日叨扰之甚。”妇人道：“惹谭叔见笑。”绍闻道：“尤家楼是何相与，往那里吊纸？”妇人道：“那是马姐夫前丈人家。如今埋他丈母，马姐夫是女婿，自是该去的。这边前日有丧，尤家来吊孝，今日还礼，所以一搭儿去。”绍闻道：“前院姜妹子去了不曾？”妇人道：“就是请谭叔的次日，尤家赶车来接的去。这姜妹子算

是尤家续闺女，如何不去呢。”这谭绍闻方觉得昨晚夏逢若的话，有些儿不甚作准。但既已到此，只得了却一宗公案。因于袖中掏出十八两银子，站起来，放在机子上，说道：“这是我助埋殡伯母银子，待回来时交与夏哥。”妇人道：“真是亏累谭叔，待他回来说明。”绍闻出了门，只觉抛却牛毛足色的宝货，那曾见蛾眉半扫的佳人，四外一望，真正是：

温温无所试，忽忽如有失，

蹙蹙靡所骋，怅怅其何之。

不欲遽归，却难久停。忽的想起隍庙道士，未知曾否去留，闲谈半晌，回家未迟。因此径入隍庙后门而来。仍到旧日所坐之院，只见门上新写个联儿：

黄庭可谗，且自住过年去。

白石堪煮，还须等个人来。

绍闻径进房内，只见那道士坐着看书。旁边一个门徒，在地下弄杵臼捣药。礼毕让坐，绍闻即坐于道士之位，看那展的书却是《参同契》，研朱新批，都是婴儿姹女话头。道士道：“此书即是贵儒教先贤都有注释的。”即命门徒合了本头，签在套内放过。又说道：“山主满面福气，将来阁部台馆，俱属有望。但卧蚕之下，微有晦气，主目下事不遂意些。可验过么？”绍闻道：“验过。”

门徒捧过茶来，道士斥道：“这样尊客，可以这样磁瓯子及这般茶品待的么？可将去年游四川时，重庆府带的蒙顶煎来。”少时，门徒禀道：“文武火候俱到，水已煎成了。”那道士到内边，只听得钥匙声响，取出两件茶杯，乃是银的，晶莹工致。把一个金瓶内茗叶，各倾杯内。门徒注了开水，合上盖儿，分送。少刻让饮，谭绍闻擎杯微嗅，不觉叹道：“真仙品也。况器皿精贵，尤

属平生未经。”道士道：“山主见奖，即便奉赠，聊备早晚啜茗之用。”绍闻道：“银杯制造精工，不觉失口赞美。倘说见赐，岂不显得俗士奇贫？”道士笑道：“方外野人，尘心久淡，竹杖芒履之外，俱为长物。况这些物件，在贫道原是取不尽而用不竭的，何用介怀。”绍闻道：“仙长何以取携甚便？”道士道：“山主要晓得，天地间只有两等异授，一曰剑术，一曰丹诀。通剑术者飞刀刺人，通丹诀者点石成金。当日从仙师秘授，两般都教。贫道嫌那剑术，多是替人报仇，爱这丹诀，能替人济厄。剑术近于义侠，毕竟有些杀戮气。丹诀原属仁慈，况且足以资自己遨游五岳之用。所以单学烧炼。前日上京时，路过南阳玄妙观尝住，遇见一个寒士，贫而苦读。贫道看见他是科第人物，助他一炉。想是此时已不穷了。回去还要看他。”绍闻道：“老仙长既好度厄苏困，实不相瞒，我原是祥符一个旧家，先世累代仕宦，只因少年心嫩，错为匪人所诱，今日渐入穷乏，不知还可救药否？”道士道：“原属不难。但贫道此时，心厌省会烦嚣，意欲上江西匡庐、浙江雁宕两处名山游玩一番，不能讨暇。等待他年再遇缘罢。”绍闻道：“燃眉正急，全赖及时扶援。若待他年，未免‘枯鱼之肆’矣。”道士道：“这也有个缘故。贫道原是恬淡寡欲的。可惜这个顽徒，道行未深，经过京城繁华地面，信手挥霍。那日在礼部门前，遇见一宗可怜的事，他又倾囊周济了，到如今丹母已是不多。虽说一可成十，十可成百，但寸莛之草，难成豫章之材。枉动一番炉灶，不如权且罢休。”绍闻道：“丹母却还不难，只求仙长略展灵术，好俾涸辙生沫。”道士道：“山主情词恳挚，义所难辞。但此事最要机密。省城官员丛集，万一泄漏天机，他们便强加以左道之名。在贫道原不难飘然长往，山主未免就有违碍。”绍闻道：“此事还

须仙长指示，好成一个万全无弊之法。”道士道：“这也不难。贫道兼通阴阳，不如以看阳宅为名，光明正大投帖来请。至于烧丹之事，要夺造化，全凭子时初刻，到夜间自有运用。但丹炉最怕心内有个疑字，外人犯了冲字。若遇见生人便冲了。炉边但听得寡妇、孕妇、孝服人说话，这炉子便炸！”绍闻心中打算，只要生法狠绝夏逢若，嘱咐母亲并巫翠姐低声而已，还不甚难，便应道：“冲字不妨事。”道士道：“冲字不难躲，疑字最易犯。临时安鼎，还要焚香誓神。”绍闻道：“我心万万不疑，不劳仙长挂念。”道士道：“丹炉有损不妨，还恐得罪神明。”绍闻道：“仙长不必过嘱，明日即请枉驾。”作辞起身，道士以银杯为赠。绍闻那里肯受，道士道：“此乃世俗之见，万不可存。”道徒塞于绍闻袖中收讫，作别而出。这道士依然起身一拱，门徒自为送出。

到了次日，绍闻亲身带了双庆儿投帖。那家中说请武当山道人来看阳宅之话，自然是说明的。

第三日早晨，绍闻差邓祥拿了一个说帖，到南马道张宅借车。张类村看完来帖，即将车马吩咐停当。正好以谭宅借车为名，瞒了杜大姐，来看娇生。到了小南院，老父幼子相会。邓祥说了张宅车已在胡同口，绍闻也不知张类村来了，径自叫双庆坐车，邓祥赶着，去往隍庙请看阳宅道士。约有两个时辰，道士坐车垂帘而来。门徒坐在帘外。双庆跟着。到了胡同口，绍闻接上碧草轩。行李两箱两篓，一齐搬在轩上。蔡湘奉将茶来，三杯分献。绍闻道：“六安近产，景德俗磁，惶愧，惶愧。”道士道：“山崖甘泉，手掬而饮，更觉适性。贫道虽带有茶具，其实游戏三昧。山主何须沾沾于此。”又说了些闲话。道士道：“此处像是外书房，必系山主看书之所。但照壁低而且狭，不合奎壁之像。却也无甚

妨碍。请造谭府一观。”绍闻吩咐双庆，叫各楼关门，好候仙师细看。少时双庆到轩，向绍闻道：“家中已安排妥当。”绍闻道：“蜗居湫隘，不堪入目，万望仙长休笑，只求赐教详明。”道士道：“据实直陈，或恐触忌，慎勿面从而不肯更改。”绍闻立身邀行，道士道：“贫道行李，原不过云水一肩，但内有要紧物件，须得相随而行。”绍闻亦度内有鼎器丹药之宝，嘱令蔡湘、双庆担着，一齐进了楼院。

道士四面端相，说道：“俱合爻象，并无妨碍。”到了前院，说：“府上宅第俱好，只生气贪狼木盖的高旺。巨门土、文曲水，层层相生。好极！好极！”道士又看了一眼，说：“东边角门，犯了大耗豹尾，只垒住不走，自可聚财发福。总是生气贪狼木盖的高昂，巨门土、文曲水皆合爻象。”一径回转上账房而来，绍闻已安置得床帐两处，桌椅揩抹干净，地面扫的洁不容唾。蔡湘、双庆将行李放在屋角。道士大喜道：“此是府中第一聚财之地。天生盖的合了天库星。”绍闻道：“旧日原系账房，单管出纳银钱。”道士道：“用此房时，钱财如火之始燃；不用此房时，钱财如灯之欲烬。万不可冷落了这座宝库。但昨日所说忌生人、孝服、孀嫠、妊娠，此言千万要个谨慎。”绍闻一面吩咐厮役：“如夏叔到了，任他喊破喉咙，万万不许他进门。我再向内边嘱托一回。”

到了楼上，先对母亲说：“不可高言。”王氏道：“那道士看宅子怎样？”绍闻道：“只叫垒住东角门。”王氏道：“为何不叫我说话？”绍闻道：“声低着些就是了。”王氏道：“你又是做嘍哩？神出鬼没的。想是要镇宅子呢？”绍闻道：“正是。”王氏道：“我知道了。”

绍闻又向东楼巫翠姐吩咐，巫翠姐道：“那道士雪白长胡子，

倒像太白李金星。”绍闻道：“你见过李金星？”翠姐道：“我见的遭数多了。”便笑起来了。绍闻急掩其口，说道：“要镇宅子哩。”翠姐道：“怎的不叫我笑？”绍闻道：“我一发叫你笑笑，笑完了再不许你笑。人家说，先生教学，学生愚蠢，先生说：‘我该钻在学生肚子里去，又怕撑坏了学生。’如今二学生却在你这先生肚子里边，所以不许你高声。”翠姐瞅了一眼说道：“说的不中听。”绍闻道：“说正经话，黄昏以后，不可高声。”翠姐道：“我睡了，从不会发个吃声，不用你说。你各干你的事。”冰梅道：“你念与兴官几行书。”绍闻道：“我顾不的。”翠姐道：“我有三四个字不认得，你教我认得，我好念与兴官。”绍闻慌乱指认了三四个字，自去款待那师徒二人。

话要爽捷，书忌垒堆。当晚即烧将起来。原来道士叫门徒取出自己银子，称准一两，配些丹砂、水银，当面封在八卦炉内。焚了香，煨上炭火，煽动风箱。少时炉内起出五色瑞烟，房内异香扑鼻。道士向门徒道：“凡事固要真传，也须要经手才会。如今世上许多做假银的，俱是邪魔外道。良心先坏，传授更错。连烧炭精地位，还差着哩。你须要仔细学来，省的我遭遭费心。”绍闻在旁看着，二更后不觉瞌睡起来。道士道：“山主不妨安歇。明早开炉，便见分晓。”

到了次晨，各盥洗罢，绍闻到账房看炉，那炉原封不动。开炉一看，果然璀璨夺目一块雪花银子。戥子星儿不够用，搬出旧日天平，兑上法马，整整的十一两冰纹细丝。道士道：“五金八石，药料也不足了。山主可拿到银匠炉上剪碎，倾成十锭，以便办买物料。”绍闻依言，拿至一个江西新建银铺。那银匠一见，说是：“好干净银子，何处槽口？”绍闻道：“济宁衙门的。”银匠道：

“相公昨日济宁带来的么？”绍闻道：“是。”银匠道：“衙门钱粮，如何这个样儿？”绍闻笑道：“自来衙门的银子，那大半不许人究所从来。你只管剪碎，分成十锭就罢了。”银匠依其所说，倾成十个镲儿，真正底绉如簇，面平如镜。绍闻给了火钱，拿了回来。夸道：“仙长果然炉夺造化。”道士道：“若无此真传，也不敢上北京讲那助饷的话。”

吃了早饭，绍闻道：“动问老仙长，我心中想着拿出银子来，做个丹母，烧得一烧何如？”道士道：“这却又有一说：我有丹术，须要你有丹心。若有一毫不诚，便为害不小。山主先说你有多少丹母，不可欺瞒一分：如一万两才足用，你须备一千两丹母；一千两足用，须要备一百两。随你多寡，一总儿焚香告神。不得临时再添，犯了再三渎之戒。山主欲得多少使用，先定下大数。若是家中现有开炉小数，今晚即可开炉。如小数不足，不妨急为凑办，待小数足时，然后择吉告神。”绍闻道：“现今得一千三百五十两，足以敷用。小数现今已有，不用再为凑办。”道士道：“一千三百有限之极，怕不够用。”绍闻道：“足以够矣。”道士道：“山主既以为足用，可将现有的丹母一同献神。万不许兑了一千三百五十之数，又存那得陇望蜀之念。”绍闻道：“若要再为凑办，便要毁了首饰。”道士道：“尽凭尊便。但目下拿到此处，好写仙牌焚香，告了成数，发了誓愿，今晚即便开炉。”门徒道：“还少一两样金石药，须待明日才好。”门徒又道：“须得山主同行。”绍闻道：“何用我去？我又不认的。我将钥匙开了前门，师兄自去买办。”随即开门去讫。这绍闻即将济宁一百三十五两，包到账房。那些写神牌，告成数，焚香指誓，不必琐述。

少顷，只听拍门之声。开了门，门徒到了。包了些五色斑斓

石头，递与道士。道士道：“这金砂石须换去，用不得。”门徒大有难色，绍闻再三怂恿而去。迟了半晌回来，锁了前门。到晚，封了三炉，一如昨夜烧来。道士道：“今晚须山主同在此处歇宿。”绍闻道：“这倒不是我疑心，反是仙长有疑心。”道士道：“我那会有疑心，是叫山主看看炉中夜半瑞气哩。”绍闻道：“须得去来由我自便。”

到了半更之后，绍闻忽听得有人拍账房院门。出来看时，其人已到东角门，黑影里像是老樊。绍闻跟回后边，却见母亲、冰梅已在东楼下张忙成一片。原来是巫翠姐临盆，闹了半更，大有艰产之苦。绍闻到前边账房，把道士捏了一把。道士跟到厅檐下，问道：“山主何事？”绍闻道：“老仙长通医道否？”道士道：“符篆禁咒、推拿针灸，下而望闻问切，一切济人之厄，俱有仙传。”绍闻方道了“房下分娩”四个字，道士道：“唬煞我也！你这话若在丹灶边说，登时房子就轰了。你自去料理，我去看丹灶去了不得！了不得！”这绍闻自回后边，另作接稳婆、问妙方之事。迟了一更，生了一个相公。这家中自为慌张。

到了黎明之时，绍闻进了账房，只道得一声：“苦也！”黑炭几条，青灰一堆，纶巾二顶，道袍两件而已。急看大门，扉闪半缝。正不知何时，那太白李金星早携仙童跨云而去。看官要知，第一夜烧银十两，乃系道士自贮其中。换金砂石时，已将大门的锁袖出街中，配了钥匙。若不注明，恐滋疑团。

单说绍闻也顾不得再至账房，也顾不得街上铺家索欠，径从大街，两步凑成一步，径上隍庙寻这道士。恰遇黄道官早晨炷香，出了大殿，一把手扯住说道：“后院武当山道人，今日可到庙中？”黄道官道：“武当山道人，我听说山主请的看阳宅去了。”绍闻道：

“请的原请的，拐我一百三十五两银，今夜跑了。”黄道官道：“两个道士，料走不远。”绍闻道：“道冠、道袍撇在我家。我明日要告你窝留左道，拐骗银两！”黄道官道：“他是云游道人，说是先祖师南顶烧香，在周府庵有相与。其实先祖师住周府庵不曾，今已二十余年，谁知道？他在后院住，不过借庙中闲房，他又不吃庙里饭。山主请他看阳宅，俺又不曾作合。山主银子放在何处，他就拐的跑了？就告在当官，也要一句一句的对质。”绍闻无词可措。

恰恰夏逢若来道房说做斋送葬的话，见了绍闻说道：“多谢盛情。”绍闻也顾不得回答，忙把请看阳宅，即晚烧丹，早晨逃走的话，一一说明。夏逢若道：“这是个提罐子的，你算了造化低罢。我也算了造化低，白白的他多提了我的十二两，还不承情哩。”黄道官道：“谭山主还要告我。”夏逢若道：“告甚么？跟我到家坐坐。”绍闻也觉要告道官之话，说得无味，无以排解，少不得跟夏逢若去。道官也不拱送。绍闻二人，出了后门。

到了夏逢若家，绍闻面上无色，口中无言。坐下，夏逢若道：“前日我有一事与你商量，双庆、蔡湘抵死的不容我见你，谁知你上了这个天来大当。如今也不知出那门去了，此时保管六十里。自己一拳打了牙，各人自己咽下去罢。我前日原与你商量一宗事，若容我进去，管定蹬开他，咱倒有一桩事儿做做。”绍闻道：“那日送银子来，偏偏你没在家。若是你在家，那有这事。”夏逢若道：“正是哩。我如今把前日的话，想说与你，你那气咽咽的，我也不敢说。”绍闻道：“说了不妨。想是我前生少欠他的。你说，只管说。”夏逢若附耳说了两个字道：“铸钱。”绍闻道：“罢，罢，罢。我再也不敢了。”夏逢若道：“贤弟，你看你那样

儿，你等我说完了再不依。总之有我便不妨碍。”绍闻道：“我要回去。中用不中用，毕竟四外里寻寻。”夏逢若道：“我送你去。到那的看看。”一同出门，从耿家大坑回来。

逢若一面走着说道：“我把话对你说，你到家细思。原是一个官钱局匠人，如今担着风匣、铁砧子做小炉匠。他会铸钱，与我商量，寻个主户，深宅大院，做这宗生意。我想唯盛大哥家下可行，可惜他上浙江去。你近日光景不好，又遭这个拐骗，惟有此一着，可以补虚。我给你一个钱样子瞧瞧，你心下酌夺。”撩衣向白顺袋中，取出五个钱一树儿，递于谭绍闻。绍闻接手袖了，说道：“你不送我罢。我到家再想。”逢若道：“仔细收拾，万不可令人见，不是耍的。”两人在双旗杆庙前分手，那绍闻飞也似向卢家巷回去。

第七十六回 冰梅婉转谏家主 象荇愤激殴匪人

却说谭绍闻回至家中，这邓祥、蔡湘、双庆已四分各门俱赶。德喜病愈，也向曹门追寻。那的有个影儿，惟有邓祥出的南门，得了一个老者担着篓子、少年担着箱子的信息，迈开大步，加力追赶。赶了二三十里，望着前面不远，飞也似赶上。担箱子的乃是一个从省发货摇小鼓子的，那担篓子的乃是一个卖柿子的。邓祥好不怅然，只得松了回来。

绍闻家中，恰似失了盗一般。但失盗之家，这个看越墙的踪迹，那个说扭锁的影响，这个说狗缩如猬不中用，那个说人睡如死不会醒，还有话可说。可惜这被丹客拐骗，并无话柄可执。绍闻问了各路回来的话，惟有邓祥回来，前半截话略有可听，说到后边仍是扯淡。又听得人人埋怨，好不扫兴。欲待向翠姐房中一睡，这新生小孩子，有些喂乳剪脐之事，只得上的楼上，把钱样子放在冰梅梳匣之内，向冰梅床上蒙被而睡。

冰梅上来问茶水，绍闻答道：“不吃。”这冰梅却见梳匣放着一枝钱树，取来向明处一看，甚为可疑：钱儿甚新，且联在一处，从来不曾见过。或者道士会烧银子，又会铸钱，必是一件犯法的东西，好待醒来时再问来历。这绍闻睡了一觉醒了，就在楼上胡

乱吃些点心，即是解手，也在楼上。挨到黄昏，冰梅点上灯来，伏侍奶奶安睡已毕。来到绍闻跟前陪着小心，加意款曲。绍闻被这柔情软语，渐渐有了喜色。冰梅方才问道：“这五个钱怎么成了一树儿，是那道士撒下的？”绍闻道：“不是。”因提起早晨上隍庙，夏逢若邀在他家，商量铸钱的话：“这是给我的钱样子，叫我酌夺行也不行。”冰梅细声说道：“只怕使不的。”绍闻道：“犯法的事，我心的也看行不得。”这冰梅见话有可入，急忙将床上被褥抖擻干净，替绍闻脱去鞋袜，着令坐在床上，盖上半截被儿。双手搵住绍闻右手，笑道：“我与大叔说句话儿。”绍闻不觉心醉，笑道：“只管说。”冰梅道：“我是咱一家婢女，蒙大叔抬举，成了咱家一个人。生了这个兴官儿，也还像个好孩子。前边孔家大婶待我极好。如今想起来，也不知偷掉下多少泪。如今这婶子，也待的极好。没有像张大爷家，弄的出乖露丑。我虽是大叔的二房，却又年纪相当。一个穷人家闺女，既卖成了丫头，还得这个地位。生的孩子，将来还有中举中进士想头。我背地常说，这就是我前生修来的福。只是大叔一向事体，大半是没主意，也吃亏夏鼎们百生法儿，叫大叔不得不上他的船。这也怨不的大叔。我一向也想说，只因出身寒微，言语浅薄，不敢在大叔面前胡说。不过是伺候大叔喜欢，便是我的事。倘若说的一遭不听，再遭儿一发不敢张嘴。大叔你说是也不是？”绍闻也不觉把左手伸过来，四只手搵就一团，说道：“我一向做的事，我也知不合你的心。你从来不曾唐突我一句，教你心里受屈，总是我的没成色。”冰梅道：“大叔休这样说，女人家知晓甚么？况是我的身分该如此做。也不是我通晓此理，俱是前边婶子临不在时，嘱咐我的话。”绍闻附耳道：“可惜了那个贤慧人。你这个婶子，人材也略让些，心

的光景，更差位多着哩。”此时与冰梅双体早已相偎。冰梅见绍闻这个亲爱，料得自己话儿，有受无拒，笑嘻嘻道：“这铸钱的事，我心里竟想着劝大叔哩。”绍闻道：“犯法的事，我早已拿定主意，是不敢的。”冰梅道：“既然不敢，为何拿他这钱样子？只有一点沾泥带水，那夏鼎就会生米做成熟饭。”绍闻道：“铸钱的事，我万万不做，不用你在心。只是目下负欠太多，索讨填门。济宁这宗银子，又被人拐了。盛大哥还欠一百二十两，他又不在家。这当下该怎的一个处法？”冰梅道：“我虽是个不晓得甚么的女人，却也为日子不行，心下胡盘算下三四条儿。说与大叔，看使的使不的。”绍闻道：“你说。”冰梅道：“第一件是叫王中进来。王中是个正经人，一心向主，并无别意。有了他，早已就没烧丹的事，何况铸钱？且他这一个人，能杜百样邪风。即令奶奶不喜欢他，咱大家周旋。大婶子不容他，我慢慢的劝。只叫赵大儿用心抱这新生小相公，这事就八分可行。”绍闻道：“第二件呢？”冰梅道：“第二件，把这一干人都开发了，叫他各寻投奔。当日行的时节，个个下力做活，还个个小心。如今咱不行时节，个个闲着，却又个个会强嘴。况且咱家养活不起。自古说，添粮不如减口。他们既不愿跟着，不如善善的当面各给他们几句好话，打发他们出去。与其水尽鹅飞，不如咱留些水儿，叫他们先飞罢。”绍闻道：“第三件呢？”冰梅道：“第三件，把前院截断，拣欠他多的客户租与他，每年以房租扣账。咱并不要这前院子惹闲事。”绍闻道：“第四件呢？”冰梅笑道：“如今‘先生’分娩了，得大叔教学。这兴官，不是因为我生的我夸他，大叔也看见这孩子是个上材。舅爷前日嚷的，句句是正道理。”绍闻道：“这话俱好。只是日子当下难行。”冰梅道：“只王中进来，诸事便行。王中不

进来，诸事不行。如今咱家过活，头一宗，千万休少了奶奶的腥荤。夏天只要凉快地方。冬天炉中炭火、床上棉被，千万少不得。剩下的人，粗茶淡饭都可行得。只要大叔教兴官念书，即是做豆腐卖，生豆芽卖，我也情愿在厨下劳苦。”绍闻笑道：“谁去卖哩？”冰梅道：“王中可以卖的。若是邓祥、蔡湘，俱不肯卖。至于双庆、德喜，那一发不相干。”绍闻叹道：“将来我弄的有几天豆腐、豆芽子卖哩！灯油已尽，咱睡罢。明日再商量。”于是解衣就寝，那栖櫟栖榭的鸡儿，早已翰音高唱起来。

却说次晨早起，到了饭后，已有几家索讨的，绍闻无以为偿，那催账的奚落，只得受上几句。

又过了一天，却早夏逢若在门前推敲。双庆开门，逢若早带了一个小炉匠，挑着担子进来。双庆道：“这是做甚的？”夏逢若道：“你家大叔要做几件铜器家伙，托我代寻，今日引的进来。你向后边说去。”双庆到了东楼前说道：“前边有客。”绍闻在楼窗伸出头来，向下问道：“是谁？”双庆道：“不过是隍庙后，还有谁哩。还跟着一个小炉匠。”冰梅扯住绍闻道：“你就说你没在家，叫双庆开发了他罢。”绍闻向双庆道：“你就说我不在家。”那知楼高声远，已透到夏鼎耳朵内。双庆出来到了客厅，方欲开言，夏鼎早道：“楼上叫你说他没在家，是也不是？”双庆道：“好尖耳朵！”夏鼎道：“不是我耳朵尖，是你大叔天生贵人，声音洪亮。快出来罢，你就说立等说话。你家也没有可拐的东西，还怕甚么呢？”双庆回来道：“他不走，要见大叔哩。”冰梅在楼窗说道：“真正没在家，你就回覆不了？”这夏鼎早在东角门向内嚷道：“出来罢，不用推三阻四的。”巫翠姐听得，叫老樊上楼说：“小孩儿日子浅，不用惹生人喊叫，你出去答应他，就在前边说话

罢。”谭绍闻只得出到厅上。

夏鼎道：“贤弟呀，你前日把两个破军星圈到家里，惟恐人知。今日正经增福财神到了，你却又推出去。你今日没一个钱，你会怕。等盛大哥回来，还了你银子，到那时再怕，怕的也有个道理。你跟我上账房来。”

到了账房，铜匠正在那里端详墙垣高低，门户曲折。见了绍闻，为了礼儿。夏鼎道：“此人姓何，名儿叫许人。你要做甚么铜器，碗、盏、碟、匙，都会做的奇巧。”绍闻道：“旧的已坏，新的又做不起。”铜匠道：“旧日的用不得，正好销毁。放在家里没用，毁了却有用。我渴了，取杯茶吃。”绍闻即叫双庆取茶。铜匠见无人在前，说：“此处可挖炉，这边可以开洞。锁住前门，正好动手。”绍闻道：“这话我俱明白。但我听说铜烟利害，不能遮藏。兼且铜臭熏人，恐四邻不依，闹出事体来。我万万不敢。”夏鼎道：“铜臭是至香的，四邻都占光彩，倒不好么？何老哥，你把新钱取出，叫谭贤弟看看。”何铜匠果然取出二百钱来，绍闻看见轮廓肉好，字画分明，心里有些动火。铜匠道：“相公不必害怕。我不过占住这一所房院，出锁入锁，每日自在街上赶集做生意。到晚回来，你有铜，我便与你铸，算我的房租。每夜不过百文，又不开火炉，怕甚呢？夏哥说，还有一处大乡宦宅子，但此时主人不在家。等回来时，只用二位举荐，大做一番，办铜的办铜，买铅的买铅，贩钱的贩钱，那时才大发财源哩。如今不过做小敲打儿，够相公买菜而已。”

绍闻本是一个心嫩面软的性情，况且利令智昏，人情难免，心中便后悔前夜与冰梅所说那决断的话，有些过火。又想盛希侨回来，此事又八分必做。他的门头儿大，宅院深邃，满相公又诸

事通融精乖。此时若打断了，盛宅大做的时，便难接绪推许。胸中一转，不觉说入港来。

却说冰梅心中怕有铸钱之事，见了双庆回来，问道：“你慌甚么？”双庆道：“前边要茶哩。”冰梅道：“你且前边听听，是说甚么。我叫老樊与你送茶。”双庆即到账房窗外听得明白，回来道：“隍庙后是说铸钱的话。”冰梅心中害怕，却也无之奈何。方欲叫双庆请大叔回来说话，恰好王象荇提了两个罐儿，来送腌的咸菜，又一篮儿柿子。冰梅有了主意。王象荇在堂楼，把菜交于奶奶王氏，说道：“这是菜园的茄子，俺家用醋酸了一罐儿。这一罐是酱黄瓜，送与奶奶下饭。”王氏道：“叫你家费心。小女儿长的高了？”王象荇道：“也会改畦薹草。大叔哩？”王氏道：“前头有客。”王象荇道：“兴相公哩？”王氏道：“在东楼上念书。”王象荇道：“好，好。我还与兴相公潏了一篮柿子。”遂走到东楼门，听的兴官在楼上念书，王象荇喜之不胜，叫道：“兴相公歇歇罢，下楼来吃潏柿。”这冰梅计上心头，扯住兴官来接柿子。近的王象荇身边，悄悄一句道：“前账房要铸钱哩。”兴官已接柿子在手，冰梅扯的楼上去了。

这王象荇听了这句话，打了一个冷颤。心中思忖：“这该如何处呢？”却见双庆提着茶，说道：“王叔好呀！”王象荇道：“前头是何处客？”双庆道：“隍庙后。”王象荇道：“隍庙后是谁？”双庆道：“瘟神庙邪街。”王象荇方知是夏逢若。王象荇即拉住双庆道：“他又做嘎哩？”双庆道：“我不说，你去看看何妨。”王象荇道：“还有甚么人？”双庆道：“还有一个铜匠。”王象荇心中暗道：“梅姐之言不虚。”即随着双庆上账房来。

进的门来，向绍闻道：“大叔好。”夏鼎早唬了一跳。王象荇

看见有几根炭，一堆青灰，又有两三个锅子。却不知那是昨日丹灶灰，只说见了当下的钱炉。又见桌面上有二百钱。取钱在手一看，不大不小，真是一个模出的，兼且新的出色。走向夏逢若面前，一手揪住孝衣，劈面就连钱带拳打去。夏鼎往后一躲，那拳已到鼻子上，早已双孔滴衄。何铜匠急拉住手。若不然，再一拳时，就了不得。王象荃骂道：“好贼，真正忘八禽的！把俺家的家业送了，还要送俺家性命么？我今日就与你把命兑了罢！”绍闻道：“王中，你疯了！怎撒起野来？”王象荃道：“我打死这忘八禽的，坐监坐牢，我情愿与他偿命。我不打死他，他要叫大相公坐监坐牢哩。这私铸制钱，是何罪名！不如我打死这狗禽的，除了目前之害，报了往日之仇。我这命值个甚么，死了全不后悔。留下大相公，还中用多着哩。”举手又打将起来。夏鼎道：“王中爷，我走了就是，再也不来你家何如？”王象荃道：“你这忘八禽的，如何能走？一做二不休，只以出首到官，先把你这两个狗攘的下到牢里，再说煞头的话。”那何铜匠听说出“出首到官”四个字，早已提过箱炉，插上扁担，一溜烟儿跑了。绍闻架住手，说道：“王中，你说出首，岂不难为了我？”王象荃道：“我叫代书写上大相公状子，我是抱呈家人，原就是大相公出首。这狗禽的有嘎说？”扯住夏鼎往门外捞。夏鼎见铜匠走了，便道：“你出首有何凭证？”王象荃道：“这二百钱干帮硬证。”夏鼎道：“这是我每年积攒的。”王象荃道：“好贼狗攘的，你还强口！你既是每年凑的，如何这样新，这样涩？咱们只以当官说。你不跟我走，我就喊起乡约地保来。”夏鼎道：“王中爷，饶了我这忘八禽的罢，再也不敢何如？”绍闻道：“王中，王中，够我听了。双庆，你还不把这疯子拉回去？”双庆用力拉住，说道：“王叔走罢。”王象

荇兀自不放。绍闻劈开手，双庆扯开。出的账房门，还骂道：“这个活埋人看送殡的东西！我再遇见他，只以小刀子劈死他完局。”看官莫疑王象荇这样卤莽猛壮，好生的无礼。有诗为证：

情深报主拟忠臣，义愤填胸那顾身。

试看唐朝擎笏手，廷殴朱泚是何人？

双庆拉住王象荇去讬，绍闻作揖就跪，说道：“我算不的人。”只磕头陪礼。夏鼎也跪下，把头点了几点，说道：“我说嘎呢，罢了，罢了。只拿水来洗洗我的鼻血，我走就是。”绍闻叫双庆拿来盆水，夏鼎洗了，说道：“贤弟，你看我这孝衣上血点子，这如何街上走？有人问我，我该说被谭府上盛价打的？我这乌龟脸，不值三个钱，可惜贤弟家法何在？”双庆道：“你脱下来，我与你老人家用水捏一捏，不过净了就罢。”夏鼎道：“胸前带着这样子极好，这才叫做为朋友的血心不昧。”双庆忍不住笑了。这夏鼎见双庆笑了，自己忍不住“嗤”的一声也笑了。绍闻也笑了，说道：“双庆快换水，作速洗洗罢。”夏鼎道：“这现成的水，不用换。”绍闻道：“快脱下来。”夏鼎果然脱下孝衣，递于双庆。双庆接过来，只是不洗。夏鼎道：“你不洗，我自己捏捏罢。”双庆道：“洗了不好。”绍闻道：“怎的不好？”双庆道：“夏奶奶才不在了，这只算夏叔哭的血泪，留下表一点孝心。”绍闻吆喝道：“通是成了没规矩了。”要知双庆如此敢于嘲笑者，一来夏鼎人品可贱，二来见王象荇打了客，也无甚意思，三是自己想出笼，也就不怕主人烦恼。此亦小人难养之一证也，可不畏哉！

不说夏鼎洗了脸上血迹，捏了衣上赭痕，自己松松的去讬。且说王象荇到了后院，王氏道：“前边吵嚷甚么？你脸上怎白的没一点血色？”王象荇道：“夏鼎在前边铸私钱，这是大犯王法的

事。我恨的极了，把他打了。”王氏道：“你遭遭是如此硬性。他在咱家，也有不好处，也有好处。”王象荃道：“他在咱家，全是不好处，并无半厘好处。我知晓，奶奶不知晓。大相公也极知晓。”王氏道：“你为甚前四五天不来？你若早来时，把那道士打一顿，省的他拐了咱一百四五十两银子。”王象荃道：“这话我不懂。”王氏道：“大相公请了两个道士，说看阳宅。不知怎的就烧起银子，说一两烧十两，十两烧一百。到了黑夜间，撇了帽子衣裳，把银子拿的走了。”王象荃方晓得有烧银之事，“咳”了几声，说道：“这铸钱比那烧银事大。烧银子不过拐银子。这铸钱是犯罪的事。官府晓得，就要坐监坐牢，还要充军割头哩。所以我一定打他。况奶奶只守着大相公一个儿子，上关祖宗，下关儿孙。就是家业不胜从前，还可以改悔，另为整顿。若是犯了私铸，官府定了罪名，就万不能改悔了。”

说犹未已，绍闻已到，说道：“王中，你太利害，万一打下人命，可该怎处？”王象荃道：“我本意就要打死他，我与他抵偿。大相公没第二个人能引诱。”冰梅此时早进堂接，向王氏低声说道：“王中总是一个向主子心肠。若是别个，出了咱家门，就不肯再管闲事。看他为咱的事，破上偿命，岂不是个难得的？”王氏心下少动，向王象荃道：“大相公楼下生了一个小学生，到后日要请客吃面，叫你家大儿来帮忙。把小女儿引来我看看。”王象荃道：“我也该来伺候客。”绍闻道：“南关菜园邻家少，你要也来了，怕人家扭开锁。我也怕你性子不好，得罪客。只叫他母女两个来罢。”王象荃道：“我先一日送些菜来，送他母女两个，我就在家看门。”王氏道：“这就极好。”

因留王象荃吃饭回去。这冰梅在王氏面前，又夸了王象荃几

句，想着拨动心回意转。这个贤德小心，虽不能及孔慧娘，亦可谓小星中之最佳者矣。有诗为证：

国家第一要忠臣，之死靡他不顾身。

须识贤良原易辨，满腔肝胆照天人。

第七十七回

巧门客代筹庆贺名目 老学究自叙学问根源

却说巫翠姐分娩，得了一个头生男胎，合家无不欢喜。只因丹客提炉、铜匠私铸之事，吵闹个盆翻瓮倒，麻乱发缠，那顾得这个悬弧大喜。此时已过三朝，巫家方才来送喜盒。少时，翠姐之母巴氏同巫守敬来看喜。王春宇家喜盒也到，王隆吉亦跟母亲董氏来。巴庚、钱可仰、焦丹也攒了一具盒子抬来。俱着来人一处管待，即把王中所撒下新钱二百，搀兑了旧制钱，放了喜赏。

德喜儿正发放稿从的事，忽见宝剑儿夹着大毡包到了。德喜告于主人说，盛宅来送贺礼。绍闻叫到厅上，问道：“你先回来了？”宝剑磕了头，说道：“一齐回来了。”绍闻道：“你少爷有字来，说到山东，还要上浙江，如何回来这样早？”宝剑道：“少爷要上浙江送家眷，舅老爷怕少爷到杭州西湖上花钱，不想叫去。说河南俺家老太太年纪大了，二少爷年轻，别的家下无人，去了担阁一年半岁不放心，一定叫回来。适然山东本城的亲戚们钱行，叫个昆班唱堂戏。内中有一脚老旦，一脚副净，原在咱班里唱过戏。说山东这戏连箱要卖。这两个人从中串通，就连人带箱买过来。”绍闻道：“怎的这样凑巧，人家就肯卖么？”宝剑道：“那也是山东大乡绅养的窝子班。因戏主病故，那家老太太拿定

主意，说戏班子在家住着不好，一定不论贵贱要卖。少爷看见两个旦脚又年轻，又生的好看，去了包头，还像女娃一般，声嗓又中听，一笛儿相似，再也不肯放住。只费五百银子，当下交与一百两，余下明年全完，批了合同文约，连箱全买了。少爷把那粗糙东西——虎头龙头、龟盖蟹壳、天王脸弥勒头、旧头盔枪刀、锣鼓喇叭，以及一切旧蟒、旧女衫子、旧头巾破靴，分成四个箱，卖于历城县一个快手头儿。那快手是得时的衙役，也招架了两班戏，一班陇西梆子腔，一班山东弦子戏。他给了四十两银买的去。少爷把这鲜明鼎新的，装成四个箱，交与咱家旧日唱老旦、副净的，押着箱，连人都上河南来。就交与他四十两路上盘费。人人说这五百银，还不够当年十分之三哩。小的这毡包内，乃少爷送谭爷的人情：沂州茧绸织的程乡丝条花样两整匹，张秋镇细毛毡两床，阳谷县阿胶一斤，曲阜县椿芽一封，全不成甚么东西。少爷叫谭爷胡乱收了，聊表远行回来的人意儿罢。”绍闻道：“费心，费心。”宝剑道：“还有一句话，少爷说谭爷讨得闲，今日就瞧瞧去。”绍闻道：“我忙的了不得。因了一个小孩子，亲戚们都送喜盒，打算这两日要请客。”宝剑又磕头叩了喜，订了明日到娘娘庙街的话。留宝剑吃饭，宝剑不肯，绍闻与了赏封去讫。那抬盒亦得赏而去。

绍闻便到楼下，商量请客的话。王氏道：“女客已各归家，惟有你外母住下。如今且请吃个小面儿，到满月再请吃汤饼大面。”绍闻道：“凭在娘酌夺。”王氏道：“我想当下且请送喜盒的客，我心中还想请未送盒几位女眷，都是我心中丢不下的。趁着喜事会合。但家中不比前几年丰厚，还得费个周章，你看该怎的料理？”绍闻道：“过了明日再酌夺。娘娘庙盛大哥欠咱一百二十两，我

明日去看他，要到手里，任凭娘说请谁，我都请来与娘会合。”王氏道：“极好。”一夕晚景拽起。

到了次日，绍闻携德喜上盛宅来。到了门首，盛希侨、满相公都在门台上看卸箱，一簇儿梨园都在。盛希侨见了绍闻，一手拉住，只说：“恭喜，恭喜，又得侄子了。”早已走到厅上。谭绍闻方欲作揖，说道：“远路风尘，更谢厚赐。”盛希侨道：“咱就不用作揖。也不用说我的话。你只说那一日做满月，我送戏。”绍闻道：“你不知我近日么，做不起满月。”盛希侨笑道：“你就不用说那话阻我的高兴。昨日宝剑回来，说贤弟恭喜，我已算计就了，我欠你一百二十两银，今日先与你二十两，带回去，暂济手乏。你做满月我再送过一百两，把咱两个的账拉倒。你不做满月，我就不欠你的了，算你助我买箱，也一概拉倒。”盛希侨此话已将谭绍闻胁住，口中略有应允之意。希侨便一片声叫人着满相公来。满相公上的厅阶，口中说：“恭喜！恭喜！先忙着哩，没得作揖。”到了绍闻面前，两人行礼坐下。满相公道：“弄璋大喜，择日造府晋贺。”绍闻道：“偶尔添丁，焉敢动尊枉驾。”盛希侨道：“咬文嚼字肉麻死我，快说正经话罢。我如今叫谭贤弟做满月，就唱咱的新戏。也不许用那绦条子、纸对子、绸幛子，爽利送上一架围屏。到明日扎彩台子，院里签棚，张灯挂彩，都是你老满的事。”满相公道：“自然该效劳，我别的会做啥呢。”希侨道：“如今先叫你写报单，抚台、巡台、布政司、按察司照壁后四张，五门五张，你就写下十张，差人贴去。”绍闻道：“戏便领下，屏却不敢领。生一个小孩子，如何便大声张起来。”希侨道：“你也不用作难，不费你的甚么。我有七八架屏，舍二弟分了四架，我还有四架。除玳瑁雕漆屏我不送你，别的拣一架，留下画，

撕了旧文，张上新文。那日送去，体面不体面？”绍闻道：“即令做满月唱戏，这屏我断不敢领。你且说屏文上写上嘎呢？岂不叫人传笑。”满相公道：“这有何难，就做成老太太寿屏。”绍闻道：“家母生辰，离孩子满月还差大半年，如何此日讲庆寿的话？”满相公道：“老太太年近七十，不拘那一天，都是老人家好日子，何必定然是生日才庆寿哩。如今庆在寿诞之前，央作文的，把生孙的事带上一笔，双喜同贺，岂不是你光前裕后的事业？”希侨哈哈大笑道：“老满，我服了你，真正说话到家。你遭遭都像这个有才调，就是个好白鲞，我还肯吆喝你么？”满相公笑道：“罢么，平日吆喝过我不曾？休在谭相公面前装虚光。”希侨道：“闲话少说。你去东院叫那两个旦脚，管保谭贤弟一看，就把事定了。他再不想雨花儿、九娃儿。”满相公道：“闲着宝剑儿做嘎哩？我不叫。”希侨道：“他两个下车时，你那两只眼还顾着甚么。如今差你去叫，休要假撇清。”

须臾，满相公领两个旦脚上厅来。希侨道：“与谭爷磕头。”这两个旦脚看见谭绍闻不像现在富商贵官气象，把腰弯一弯，说：“磕头罢。”绍闻看两个时，果然白雪团儿脸，泛出桃花瓣儿颜色，真乃吹弹得破。这满月唱戏之事，早已首肯了八九分，说道：“果然好标致样儿。”希侨道：“你还没听他唱哩，这嗓眼儿真正是天生的一管箫。贤弟唱了罢。”绍闻略为沉吟，说道：“咱就唱。”希侨对满相公道：“如何？”

旦脚道：“且再迟几天。俺身上害乏困，略歇几日好去伺候。”希侨道：“傻孩子，谁叫你就唱哩。你看前日在山东舅老爷席上，陈老爷一连点了你三出，那席上官长老爷们，都恼那位陈老爷不知道心疼你。你两个唱了一出，爽利就硬不出脚，陈老爷也自觉

没材料哩。我再对你说，如今你新来了，我没吩咐厨房，你两个爱吃甚么，只管对宝剑说，休因为脸儿生受了屈。你两个去歇罢。”旦脚款款去讫。

绍闻道：“您既极力怂恿，我就齐承认下。但我手中没钱，巧媳妇难做没米粥，该怎样摆布？今日一总商量明白，将来好照着章程办理。”希侨道：“咱是个章程，银子就是个章程。‘火大蒸的猪头烂，钱多买的公事办。’老满，咱账房有多少银子？”满相公道：“前日二少爷补过来粮银三十两，再没别项。”希侨道：“谭贤弟，你且拿去铺排着，剩下九十两，我再一遭送去。”满相公道：“银子不用说了。屏用那一架呢？”希侨道：“把西厢房放的那一架屏送了罢，说是甚么成化年间沈石田的山水，我并看不出他的好处。把字儿撕下来卷起，另买缎子写文张到上面。这装潢裱褙，贴锦边，买泥金，老满你去早办。办完了，临时你好再办棚。”满相公道：“这宗事除了做文、写金两样，别的我都揽下。至于约客照席，我是隔省人，也不能办。”希侨道：“那是夏逢若的事。他是个钻头觅缝的人，要照客，爽快就交与他。”绍闻心中有王中打过夏鼎的话，又不敢向希侨说，怕惹出话来，因推托道：“夏哥有母丧在身，孝服之中，如何办喜事？”希侨道：“他论甚么屁事，叫他换吉服，不愁他不换。”绍闻道：“他要办理葬事，还托我求大哥帮助些须。”盛希侨道：“可笑之极，我还未与他吊过孝哩。宝剑儿，你去对门上说，叫人请夏爷来。”

只因下笔会说巧话，恰好夏鼎被王中打过，不便再托绍闻，每日探听得盛希侨山东回来信息，径来娘娘庙街，口说看望，实希帮助。所以门上方请夏爷，夏爷恰到门上。一同进去，夏鼎见了希侨，磕下头去。希侨拉住道：“来的妙，来的妙。前日失吊

的话，我也爽利不说他。老满，你把才商量的话，对夏贤弟说。”满相公遂把送屏庆寿诞、演戏做满月的话，述了一遍。夏鼎道：“我再也不敢管他的事，他家盛价利害。”绍闻怕说出“打”字，急接道：“王中不过与你抢白了两句。我彼时就陪了礼。”希侨道：“陪过礼就丢过手，不许找零账。夏贤弟，这约客照席的，都是你的。”夏鼎道：“我要殓先母，顾不得。”希侨道：“你的殡葬事且靠后些，办了一宗儿再办一宗。听说你叫我帮帮，过了这事，我自有酌处。这老人家归天，真正是喜丧，丧戏一台，是少不了的。”夏鼎道：“哥，你杀了我也，我如何唱得起丧戏。”希侨道：“放心，放心，有我哩。咱且商量这台戏，你那事，改日再订期。”夏鼎见希侨有了担负意思，说道：“任凭大哥酌裁。总是我没钱，未免发愁的紧。”希侨道：“不胡说罢。你三个商量现在的事，我到东院看看这两个孩子吃了饭不曾。老满，把银子交明，那东西是办事的所以然，离了这所以然，不拘怎么说，俱是干拍嘴。”希侨径离主座直上东院，温存旦脚去了。

这三个商量，张类村做屏文，苏霖臣写金字，满相公写报单，夏鼎贴报单，城的五门，暨巡台、抚台、藩司、臬司照壁后身。报单写曰：

次月十五日，恭祝谭府王老太太七旬萱龄，并获麟孙鸿禧。至期亲友与祝者，预恳奉爵以申多寿多男之庆。

首事盛希侨、夏鼎等公具

当下商量梗概，崖略已具。满相公即将三十两付于谭绍闻，又将红报单十张付于夏鼎。满相公留饭已毕，二人欲作别起身，满相公道：“公子性儿，闹戏旦，如冉蛇吞鹿一般，恨不得吃到肚里。何苦搅乱春风，叫他各人自在闹去，我送二人走罢。”二人果然

不辞而去。

却说谭绍闻叫德喜带了三十两回来。自古道，酒助懦夫怒气，钱添笨汉精神。谭绍闻生长丰厚，平日何尝把三十两在心，只为一向窘乏，捉襟肘见，便东涂西抹不来，所以诸事胆怯。今有银三十两，便觉当下少可挥霍。到家上的楼来，见了母亲说道：“娘，我要与你做屏庆寿，还贺生孙之喜。”王氏道：“离我生日还有两三个月，怎么这样赶趁起早来？”绍闻道：“他们说娘得了孙孙，就趁着做满月，送屏送戏罢。”王氏道：“备办不出来，比不得前几年手头宽绰。如今米麦猪羊酒菜却费周章。不如辞了他们好意，你只办两三桌酒，明日请送礼的女客，我还想多请几位久不厮会的，吃个喜面。到满月再请一遍，就完了局。”绍闻道：“这个易得的很。我就写帖子，明日叫人送去，后日通请何如？”绍闻当晚写就汤饼喜柬，次日差人分送。办了席面物件，唤来了庖人厨役。

到了第三日，果然女眷缤纷而来。第一起巴庚女人宋氏，钱可仰女人齐氏，焦丹女人陈氏，巫守敬女人卜氏，坐了一辆车来了。进的门来，与王氏为了礼，便下巫翠姐楼下去了。第二起，王舅奶董氏，王隆吉女人韩氏，储对楼女人云氏到了。第三起，周舅爷新妇吴氏坐轿到了。这原是谭孝移元配周家，因周孝廉去世太早，周氏于归孝移，半年即赋悼亡。庶弟尚幼，所以素少来往。今周无咎已长，娶过新妇，算与绍闻有渭阳之谊，所以前日来送喜盒，今日不得不至。少时，孔纘经夫人祝氏亦至。张类村夫人梁氏到了，说在小南院看相公，午时方才过来。又一会，夏鼎女人换了素服，也同姜氏来了。姜氏到了巫翠姐楼下，只是偷瞧床上帐幔被枕，细看巫翠姐面目脚手，此中便有无限之隐了。

少时地藏庵慧照到了，拿了佛前丝线穿的制钱十二枚，说是长命富贵锁儿。王氏喜欢不尽。此三位是谭绍闻未奉母命私请来的。又一时，惠师娘滑氏坐一辆牛车，傍午方到。将近坐席时候，小南院梁氏过来。此时只候着盛希侨内眷，白不见来。少时，有宝剑儿说“太太身上不好，改日来扰”之说，方才肆筵设席，杂陈水陆。

那女眷们看座奉钟，俱归意会。堂楼两桌，左边首座是梁氏滑氏，右边首座是巴氏祝氏，是老樊伺候的，其余挨序下来。东楼两席俱是幼妇，南边首座吴氏姜氏，北边首座齐氏陈氏，是赵大儿伺候的，其余挨序下来。且说堂楼上媼姬交谈，这个说“亲家母恭喜”，那个说“孩子好长身腰”，这个问“乳食够吃不够吃”，那个笑“明日无物可给小相公”。内中也就有叙家常、诉苦楚的，刺刺不休起来。惟这东楼上，媼娜团聚，娉婷辐辏。这个看那个柳眉星眼，那个觑这个蓉面桃腮。席面上玉笋露袖，桌子下莲瓣蹙裙。酒微沾唇，粉颊早已生红晕；饌略下箸，罗带仍自怯纤腰，真正好看煞人。

日半夕春，各席离座。堂楼上客，鸦阵欲寻暮投之处；东楼下客，蝶队各恋花宿之枝。王氏虚套留住，众女客各各辞谢。巴氏爱女，仍旧住下。王春宇女人董氏也住下了。别的出了后门坐轿乘车，只听得笑语纷纷。惟有姜氏默然无言，随夏鼎妇人上车而去。

此时慧照已成了新生小孩的师傅，起了法名叫做悟果。绍闻作揖致谢。又摆了茶食，盘桓了半晌。王氏款留，慧照道：“师傅去世，庵里无人。我有个徒弟，今年十五六了，独自守门。我回去罢。”王氏送了一篮素食果品，说道：“到庵里与他师兄吃。”

慧照道：“我到俺徒弟满月时再来。”自此相辞而去。一夕晚景无事。

次日，绍闻想起议就张类村老伯做文、苏霖臣老叔写金字的话，正当备酌叩恳，请柬须得亲投。写了帖子，放在拜匣。饭后携定双庆，登门送启。见面时，述了时期逼近，明日即邀惠临的话，二公俱应允了。

到了请期，碧草轩搭椅围桌，熬炉烹茗，专候两位老父执光降。却说张类村瞒了杜氏，说是宋门街有人请做屏文，早驾了车，直上萧墙街。到了胡同口，进了小南院，来看杏花及小相公。先着厨姬对说道：“张爷已在小南院，等苏爷来到，一同进来。”不多一时，苏霖臣到轩，绍闻恪恭尽礼。着德喜请张爷。请过两回，只管说去，却不见来，第三回方才到了轩上。苏霖臣道：“老哥好难请，候的久了。”类村道：“老牛舐犊，情所难禁。”霖臣道：“老哥闲院子极多，移近着些，早晚看看，岂不省便？”类村道：“若说那个房下有甚么妒忌，真正屈死了。只是拙荆老糊涂，心内没分寸，见小厮亲的太过火了，把他形容的无以自存，所以惹起气来。朋友们外明不知内暗的情节，叫我白白的受人笑话。霖老，你说该怎么办呢？”苏霖臣道：“这个住法，毕竟难以为常。”类村道：“我常五更鼓自想，一生没一点亏负人的事，怎该老来惹气。天之报我，当不如是。大约是前生必有造下的孽，所以这个儿不早生，偏晚生；不叫那个生，偏叫这个生。像如孝移公老哥，第二孙子，比小儿只小三四个月，岂不是他为人正直忠厚之报。”

二老板谈，不觉日已傍午，绍闻排列肴核果品，捧箸献爵，撒毡行礼。二公那里肯受，拉得不住，早叩了四叩，让坐相陪。说道：“小侄母亲年逾望六，戚友们制屏相贺，再三推阻，适然

小侄又生一子，众人坚执不依。说齿届古稀，又有含饴弄孙之乐，定于次月十五日演戏称觞。小侄想这屏文，非张老伯不能作。这金字须劳苏二叔写。所以粗具薄酌，叩恳座下，万望念我爹旧日交情，勿外小侄是幸。”张类村道：“贤侄央我做文，就失打算了。我一生不会说假话，我原是个八股学问，自幼念了几篇时文，进了学。论本经颂圣题目，读了八十篇，遭遭场中不走。那四经实不曾读。《通鉴纲目》看过五六本子，前五代、后五代我就全不清白。如何叫我做古文？前二十年，就不会做，即令做出来，必带时文气。如今又老、又惹气，只怕连时文气息儿也不能够有哩。贤侄为嘎不请你程大叔？他是古学渊深。只因他性情好古，怕见时文，所以他未曾高发。惟你娄师家传，经史古文固要淹贯，究之举业功夫毫不间断，此所以桥梓继美。现在他在济宁做官，远水不济近渴，一定该央你程叔。”绍闻道：“只因小侄一向所为失正，程大叔性情刚直，小侄不瞒二位老伯说，竟是胆怯近前。所以今日不敢相邀。”类村道：“我替你央。”苏霖臣道：“贤侄未曾央他，老哥不如做了罢。”类村道：“你只管写你的金，包管有一通好屏文就是。老朋友还有几个哩，说句话他难说不做。我再把家的老药酒抬上一坛，他不做，他舍不得我的酒。”苏霖臣道：“若论写屏，也要费个商量。我的字不堪，如何写得？”类村道：“我不敢做屏文是实话，你不敢写屏是假话。你能写两家，一笔王字，一笔赵字，谁不知道？省城各衙门对子，各店‘经元’、‘文魁’匾额，不是官长请你写的？我只怕你眼花，下笔看不真作难。”苏霖臣道：“若说衙门对子、匾额，那不过是应酬字，肥润光滑就是好的。去年钦差大人在西街尤宅做公馆，县公请我写对子。钦差过去，尤宅请客，就趁这对子。两席客，那一日无人

不夸写的好。我身上只是肉麻。论起来，他们夸的是本心，我肚里难过是真情。各人自己良心，如何能昧哩。”类村道：“字学我不在行，人人都说你的王字好，比你写的赵字还强。”苏霖臣道：“这一发难为死人。赵松雪的字，我虽不会写，去今未远，我还见过他的帖。若王字，我并不曾见过他的帖，如何悬空的羲献起来？”类村道：“我见你案头有王字帖，都写的极好看。”苏霖臣道：“墨刻铺子儿，单张八个大钱，裱成的五十文。那就是帖么？老侄叫我写屏，大难为我出汗。”类村道：“此地没朱砂，雄黄也值钱。只要写的肥，就壮观。”张类村又向绍闻道：“还有一宗话要商量。这屏文后边落谁款呢？好顺他的口气做。”绍闻道：“既是老伯秉笔，就落老伯款。若程大叔做，不妨就落上程大叔的款。本是世交，自然言语亲切些。”张类村笑道：“十二幅围屏，摹本缎子泥金字，后边落上‘祥符县儒学生员某人顿首拜撰’。不说你这客厅张不得，万一有人借用，或是公馆，或是喜棚，人家看见，还要传虎头鼠尾的奇景哩。”绍闻道：“文昌巷我岳父的款何如？”类村道：“休说甚么科副榜用不得，就是甚么科举人也用不得，都是半截子功名，不满人意的前程。总而言之，上边抬头顶格，须写个‘赐进士’三个字，下边年家眷甚么弟，才押得稳。这话原有所本：我尝听前辈说，一位老先生由孝廉做到太守。晚年林下，时人或送屏幛的，要请这位老先生的衔，老先生断断不肯。子弟问其故，老先生说：‘我读一场书，未博春官一第，为终身之憾。今屏幛上落款，只得写“诰授中宪大夫”，这“赐进士出身”五个字白不能写。我何必以我心抱歉之处，为他人作借光之端？’此虽是这位老先生谦光，亦可见举人、副榜、选拔、岁荐的功名，只可列与贺之班，不可擅撰文之位。若是秀才，不且

每况愈下么？”苏霖臣道：“依我说，有一个人落的款。写上姜潜老，岂不一事而三善备么？头一件，赐进士出身；第二件，现做济宁刺史，可以写奉直大夫；第三件，与孝移公老哥旧称莫逆。写上这个款，岂非有情有绪？”张类村道：“极好！极好！”

这说话中间，珍错叠陈，酒肴互劝，席已终局，各已认承去讫。

到了胡同，类村先进南院，说道：“我抱出小犬，大家看看。”霖臣、绍闻门外等着。须臾，厨媪抱出一个丰面明眸的小相公，望着二人就跳笑。霖臣接过来抱了，说道：“真杜工部诗上所说，徐卿麒麟子也。”类村道：“怕尿在苏二叔身上。”急令接过去，早已紫苏叶泡上童便半盏矣，兀自笑不住。苏霖臣不觉代为欢喜。厨媪抱的进去，送出胡同口作别。张类村与绍闻复回至小南院门口作别，绍闻归家自去。

此回单说张类村、苏霖臣自道文字不堪入大雅之目，乃是集益虚心之道。有诗赞曰：

片长薄技漫言夸，文字还需各到家。

海内从来多巨眼，莫教人笑井中蛙。

第七十八回 锦屏风办理文靖祠 庆贺礼排满萧墙街

日月迅驶，光阴跳驹。自少及老，犹说转瞬之捷，由朔逮望，何止弹指之疾。谭绍闻庆贺之事，部署计议尚未周匝，早已初十日了。这张类村代浼程嵩淑做屏文，已经脱稿。苏霖臣写泥金，正思吮毫。都在封邱门内李文靖公祠内办理。谭绍闻即将济宁州带回缎子，拣了大红颜色，令针工照屏裁幅，分为十二。苏霖臣界了格式，算了数目，已将泥金写成。果然文如班马，毫无虚酬之气；字摹钟王，并乏肥腻之形。这是单候临期往送的，所不待言。

单讲满相公心中有搭棚一事，前五日到谭宅。那杉木长杆、苕麻纛绳蠢物运到。并带的盛宅照灯看灯、堂毡堂帘、搭椅围桌、古玩法物，俱是不烦第二家。谭绍闻又将济宁未售之绸绫，拿出来绑彩结球。整整的三天工夫，将谭宅客厅打扮如锦幄绣窝一般。门前一座戏台，布栏干，锦牌坊，悬挂奇巧画幛，摆列葱翠盆景。这未曾演戏之日，看的人自轰轰烈闹闹的不休了。

本街坊冯健到姚杏庵药铺，商量出一宗事体来。姚杏庵道：“谭宅这宗大喜，我们一街上人，都是沾光的。但戏是堂戏，要伺候席面，把这街心戏台闪空了。本街老幼以及堂眷，看见这样

花彩台子，却没戏看，只听院子内边锣鼓笙管，未免有些索然减兴。我们何不公送一班戏在台上唱？盛宅昆戏专在厅前扮演，岂不是互济其美，各擅其妙？”冯健道：“咱先商量要那个班子呢？”杏庵道：“绣云班何如？”冯健道：“绣云班如何肯给咱唱哩？那是走各大衙门的，非海参鲍鱼席不吃。咱萧墙街人家先管不起一顿饭。况且老爷们一个赏封，就抵民间一台戏价钱，那绣云班还会眼里有人么？”杏庵道：“正旦、贴旦委实好看。咱商量个众擎易举，合街上多斗几吊钱，趁谭宅这宗喜事，唱三天，咱大家喂喂眼，也是好事。”冯健道：“那两旦脚儿，都是内书房吃过酒的，眼的并没有本城绅衿，何况咱这平民。犹之京城戏台，开口便是王府，眼的那里还有官呢。咱不过就寻一班俗戏，热闹热闹便罢。”二人哈哈大笑起来。因此又想了一个民间戏班，叫做梆锣卷。二人来与谭绍闻商议，绍闻道：“高邻盛情，感谢不尽。但舍下已有一班，尚愁照顾不到。若是两班都到，实实周章不来。”姚杏庵道：“俺两个已在铺里酌夺明白了。一个班子在厅前唱，闪了街心，街上唱，空了客边。太太荣寿，俺们情愿尽一点穷心，只用现成台子，其余一切饭食戏钱，灯油蜡烛，府上只像不知晓的一般。”冯健道：“谭相公不收这戏，我写一纸状，告相公舍近就远坑杀街坊事。”三人又笑起来。谭绍闻听至此处，更难说那不应允的话，只得拜揖谢之。二人欢喜而去。

到了十四日午后，忽的戏箱戏筒捞了两车，一班梨园径到谭宅。宝剑儿说道：“少爷与夏爷、满相公就到。”这谭绍闻慌叫抬搬东厢房。不多一时，盛希侨与满相公到了。夏鼎换了吉服，也跟的来。绍闻迎至客座。希侨道：“本该明日献戏把盏，与老伯母上寿，我等的急了，所以今日早来。就请出伯母行礼。”绍闻

道：“本拟明日有客，内边诸事多未停妥，通待至明日行礼罢。况且一说就有，也不敢当的要紧。”夏鼎道：“明日迎屏时一齐行礼也好。”满相公道：“恭敬不如从命。”希侨道：“也罢。就先开戏。”

老副末拿的戏本上来叫赏戏。希侨道：“就把你新打的庆寿戏，看看你这串客的学问何如，明日好敬客。”果然上场时，演的《王母阆苑大会》，内中带了四出：麻姑进玉液，月娥舞霓裳，零陵何仙姑献灵芝，长安谢自然捧寿桃。那老旦虽有三十七八岁，绰带风韵。两旦脚二十三、四岁，三年前还是老爷赏过银鼠袄子、灰鼠套的。惟有这山东新来的两个苏旦，未到丁年，正际卯运，真正是蕊宫仙子一般。把一个盛希侨喜的腮边笑纹难再展，心窝痒处不能挠，解了腰系瓶口，撒下小银铤三四个。绍闻也只得打下去一个大红封。究之这戏子见惯浑闲事，似有还若无。贴旦下场，罩上一件青衣，慢慢拾起铤来，擎着红封，不端不斜望上磕了一个头。

希侨把副末叫上来说道：“不错！不错！你缘何就会自己打戏？”副末道：“唱的久了，就会照着曲牌子填起腔来。只是平仄还咬不清，怕爷们听出破绽来。”盛希侨道：“不怕，不怕。你们哼唧起来，就是真正好学问，也懂不清。那些堂戏场上，用手拍膝，替你们打板儿，那都是假充在行，装那能通昆腔样子。真正恶心死人！若再说些甚么《鹧鸪天》、《菩萨蛮》话头，那一发是瞎尿话。不过是叫你们看见，心里说：这位爷是行家。那只算丑态百出罢。他若懂的，我就是大粗肥屎。”夏鼎道：“盛大哥休说自己听不出来，硬赖别人不懂的。”希侨道：“你不插嘴罢。我在山东，家母舅是个名进士。请的先生，是山东有名解元。那一日章丘县公送了一部自己做的传奇，我听的二公极口夸好，说串来

就是一本名戏。却还说内边有几个不认的字样，许多不识出处的典故。如今看堂戏的，不过几位俗客而已，西瓜大字，也识得半车，偏会澈底澄清起来。这个话我断乎不信。昆腔不过是箱子要好，要新，光景雅致些，不肉麻人就够了。”夏鼎道：“聆教，聆教。总是唱昆腔的不肉麻人，怕听昆腔的偏肉麻起来。”满相公道：“就是这个道理。”希侨道：“老满你不说罢。你这个做门客的人，才几天不拿扇子敲手心，装那在行腔儿。不是我吆喝的紧，你就是天字第一号的皮麻。”

不说盛希侨讲那看戏的丑态恶状，单说日落西山，歇了乐部。晚饭吃毕，安排夜奏。满相公对谭绍闻说：“该把办寿桌首事的人请上来，敬个晚酌。”绍闻听其所言，差小厮们分请。须臾肴盘分布，红烛高烧。锣鼓响时，堂毡上一个书僮，跟着相公上来。湘帘内几个爨妇，随着内眷坐下。笑语细响，仿佛耳底；兰麝微馨，依稀鼻端。这前边做戏的果然做的好看：

风流秀士，潘安卫玠丰姿；袅娜闺娃，南威西施情态。忠孝节义，飘着那三绺长髯，真正是冰心铁胆；佞幸权奸，擎着那一副花面，果然的犬肺狼心。冠裳厮会，那揖让拜跪间似遵仪注；壁垒相当，这刀枪剑戟内如本韬铃。扮老的要扮得羸弱龙钟，人人惻悯；耍丑的定要个佻达科诨，个个轩渠。时当扼穷，便遭些梦不到的坎壈蹭蹬，鬼揶揄，佛不拯救；运归泰亨，直凑的想不来的团圞荣耀，主轩昂，奴也峥嵘。

这一本好戏也，直闹的丽谯四鼓，方才灯烬响歇，酒阑人散。

单表十五日早晨，谭宅安排寿面待客。王象荃到了，绍闻派了一宗职事，单管碧草轩的茶。这三日专候文雅贵客到轩上退步

闲话的，设坐泡茶。绍闻明知俗子猥夫专看前边热闹，必不到轩上来。亦可谓知人善任，调遣得宜之至。

且说萧墙街十字口，蚁聚蜂屯，拥挤不动。少时八个鼓吹过来，跟了八个细乐。街坊戏班扮了八洞神仙。盛宅昆班扮了六个仙女，手中执着玉如意、木灵芝、松枝麈、蟠桃盘、琪花篮、琼浆卮。后边便是十二屏扇。二十四个人各竖起来擎着，映着日色，赭光闪烁，金字辉煌。后边二十四张桌子，红氍毹毡铺着。第一对桌，一张是一尊大狻猊炉，熬的是都梁、零陵细香，兽口突突袅烟，过去时异香扑鼻；一张是进宝回回头顶着大盘子，上边插一对钵碗粗的寿烛，销金仙人。第二对桌，一张是果品碟儿十六器；一张是象箸调匙，中间银爵一双。第三对桌，一张是五凤冠，珍珠排子，七事荷包，以及玉带一围；一张是霞帔全袭，绣裙全副。第四对桌，两张俱是纱罗绸缎绫绢，长卷方折，五色夺目。原是绍闻上济宁未销售的东西，今日借出来做表里色样。第五对桌，一张是海错十二包封；一张是南品十二包封。第六对桌，一张是外省品味，金华火腿、大理工鱼、天津毛螃蟹、德安野鸡；一张是豫中土产，黄河鲤鱼、鲁山鹿脯、光州腌鸭、固始板鹅。第七对桌，是城外园圃中恒物，两桌各二大盘，因祝寿取意，各按本位贴上冰桃、雪藕、交梨、红枣，金字大红纸签，原是趁苏霖臣书屏时写的。第八对桌，一张是糖仙八尊，中间一位南极，后边有宝塔五座；一张是油酥、脂酥、提糖、包糖面果十二色。第九对桌，是寿面千缕，上面各贴篆字寿花一团。第十对桌，是寿桃蒸食八百颗，桃嘴上俱点了心红。以上俱是老太太的。后边四桌，便是小相公的了。第一桌，是进士小唐巾一顶，红色小补服一袭，小缎袜一对，小缎靴一双，小丝绦一围。第二张，是“长

命富贵”珐琅银锁一挂，金项圈一围，象牙边篋洋扇二柄，沉香扇坠二挂，镀金虎头一面，莲蓬铃、荔枝铃、甜瓜铃、菱角铃各二串，“五子夺魁”小银娃娃五位，其余咬牙棒、螺蛳金斗等，十样孩事儿俱全。第三张是在星藜堂借的《永乐大全》十六套，装潢铺内借的《淳化帖》三十二册，还有轴子、手卷各四色。第四张，是歙砚一方，湖笔十封，徽墨十匣，采石笔格一架，蔡玉镇纸二条，紫檀墨床一个，寿山大图书五方，水晶印色盒一副，闽磁砚水池一注，宜兴名公画的方茶壶二把。以上祝寿贺喜共二十四桌。外有肥羊二腔，角上并拴着红绸三尺，美酒四坛，口上各剪贴朱花一团。这后边，便是“堂上称觞，闾左挂弓”的一大片子客跟着。

这条街上看的人，老幼男子，丑好女人，无一不说热闹，好似司马温公还朝，梁颙状元游街。树上儿童往下看，墙头少妇向外瞧，没一个不喜欢，没一个不夸奖。

偏是姜氏也随着本街妇女，也来同看。回到家中，整整气了一天，到次日晌午，还睡着不起来。这正是：

世间苦乐总难匀，快意伤心不等伦。

休说满街俱喜笑，含酸还有向隅人。

第七十九回

淡如菊席间遭晦气 巫翠姐帘内彻笑声

到了次日，早膳以后，盛希侨、王隆吉是昨日订明的陪客，自是早到。夏鼎原未曾去，是不用说的。少时，钱万里、淡如菊亦至，周家小舅爷继至。这程嵩淑、孔纘经、苏霖臣，自向碧草轩来。王象荇看座奉茶，极其殷勤。心中有许多说不尽的话，争乃限于厮役，只得把舌头寄在眼珠上，以目写心。程嵩淑与王象荇有旧日说的话，此中自有默照，也不用再申。

王象荇只说道：“张大爷与张少爷早来在小南院了。”程嵩淑道：“你去请来。”王象荇怎肯怠慢。须臾，张类村到轩，嵩淑笑拱道：“适从桃叶渡头至？”类村也笑道：“恰自杏花村里来。”嵩淑道：“老类哥年纪大了，万不可常常‘沾衣欲湿杏花雨’。”类村道：“一之为甚，又怎敢‘重重叠叠上瑶台’。”这满座笑了一个大轰堂。苏霖臣道：“类哥，你为甚的这样会联句。偏偏请你做屏文，你就谦虚起来，自说是八股学问。”类村笑道：“我一向原没学问，只因两个房下动了曲直之味，我调剂盐梅，燮理阴阳，平白添上许多大学问。若主司出下《或乞醯焉》题目，我虽老了，定然要中榜首。”程嵩淑哈哈大笑道：“这题第一要紧是截下，若犯了‘乞邻’两个字，就使不得。”正笑间，张正心已到门内，行

后辈之礼。诸公只得把老友的说谐阁起。

少时，谭绍闻来请看戏，众人起身前往。到了后门，谭绍闻请从内边过去，近些。苏霖臣道：“怕不便宜。”绍闻道：“家中原有请的内客，已着他们把门都闭了，过去不妨。”原来旧日所请的堂眷，有另帖再请的，有带贺礼物件自来的，并连东邻芹姐归宁，也请来看戏，一个也不少。

众客到了楼院，各门俱闭。类村站住道：“该请出尊堂，见个寿礼。”绍闻恭身道：“不敢当老伯们为礼，况且内边也着实不便宜，请看戏罢。”嵩淑道：“前边戏已开了，家中必忙，不如看戏为妙。”众人到屏后，德喜掀开堂帘，俱出来到了客厅。戏已半出，大家通揖散坐，只得擎茶看戏上扮演。

原来盛希侨点的是散出，不过是文则蟒玉璀璨，武则兜铠鲜明，妆女的呈娇献媚，令人销魂，耍丑的掉舌鼓唇，令人捧腹。日色傍午，煞住锣鼓。众客各寻退步，径到账房院解手散话。

迟了一个时辰，厮役们列了三桌，排定坐椅，摆上肴碟。戏上动了细吹。绍闻敦请尊客到位奉杯，众客那肯受，只得行了简便之礼。遵命让座，彼此各谦逊了半晌，少不得怕晚了戏上关目，团团作了一个告罪的揖，只听得说：“乱坐，乱坐，有僭了。”上设三席，中间一席正放，张类村道：“斜着些好坐。”绍闻向前婉声道：“怕遮住后边小女娃们看戏。老伯齿德俱尊，何妨端临。”类村道：“惭愧，惭愧。”于是就了首座。程嵩淑次座。东边打横的是周无旷，西边打横的是王隆吉。东列席首座是苏霖臣，次座是孔纘经，打横的是张正心，夏鼎占了主位。西列席首座是淡如菊，次座是钱万里，打横的是盛希侨，谭绍闻占了主位。坐次已定。德喜儿一班换去冷酒，注上暖醇。绍闻站起来，举杯恭身周

让。这戏上早已参罢席，跳了“指日”，各尊客打了红封。全不用那穿开场的拿着戏本沿席求点，早是盛希侨排定了《长生殿》关目上来。

不说这众客擎杯看剧，内中单有这淡如菊，心内有老大的不快活，肚里默忖道：“我们在各州府县，休说那刺史长令，就是二千石的官儿见了我们，不称先生，不敢开口说话；不让我们坐上席，还怕我们吃不饱。那曾稀罕见这几个毛秀才子、穷措大来。看他们唇上苍髯，那有发达之日；身上布素，并无绸缎之袍。略说了个隔省远客，虚让一让，竟都猴在上面了。我若不说起我的身分，叫他们当面错过，不认得我是谁。”这胸中早临了一部颜鲁公争坐位的稿在腹内。但话无来路，如何说呢？少时，咽了几杯，问钱万里道：“钱师傅，这两日在衙门不曾？”钱万里道：“到明日就不是我该班了，昨日尉氏县秦师傅已到，明日就上班替我。”淡如菊道：“汝宁府上来不曾？”钱万里道：“他还是春天上了一回省，到如今总没来。昨十三日，号簿上登了他禀帖一叩。”淡如菊道：“他那西平县那宗事儿不小呀！”钱万里道：“甚么事？”淡如菊道：“大着哩！西平有一宗大案，乃是强盗伤主。西平是个青年进士初任官，且日子浅，诸事糊糊涂涂。内中强盗扳了一个良民，西平硬夹成了案。人家不依，告到府里。府太爷前日委敝东会审，我跟着去办。你说好不难为人，一个年轻的进士，咱如何肯不作养他？但他这读书的人，多是天昏地暗的，把事弄错了，就错到一个再难动转的地位。咱心里又舍不得闹掉了他这个官，想起人家也是苦读的十年寒窗，九载熬油，咱再不肯一笔下去闹坏。好不难为死人。”钱万里道：“淡师爷休怪我说，西平是去不得的人。六月上旬来投手本要禀见，还要有话说，到

官厅坐下。那门包规礼，以及内茶房、内上号房分子，跟他淘多少气。全不晓做官的银子是‘天鹅肉’，大家要分个肥；就是不吃大块儿，也要撕一条肉丝儿。全不管俺是他的一条大门限。难说本司一个大衙门，是他堂楼当门么？”

这一个“钱师傅”，那一个“淡师爷”，盛希侨听的厌极了，说道：“布政司堂楼当门，我不但常走，我还是布政司堂楼里边生的，毫末不为出奇。你不认的我，我在娘娘庙街北的住，我姓盛。大家看戏罢。”这钱万里觉着风头儿不顺，就趁着这一阵锣鼓喧天，喇叭铙钹齐响，住了口看起戏来。

少迟席已上来，水陆杂陈。汤饭将到之时，恰好两个旦脚，袅袅娜娜在毡上做戏。这盛希侨目不转睛的自己赏鉴，心中还想席上喝彩，好令管家放赏。争乃一起迂腐老头儿，全然不知凑趣，早已心中不甚满意。只听得淡如菊道：“十年离家，全然没见一副好箱，一颗好旦脚。”绍闻道：“这是山东接来的。”淡如菊道：“这都是敝处打下来‘退头货’。”只这“退头货”三个字，盛希侨肝花上直攥了一个大针，心坎内竟轰了一声霹雷。扭头厉声说道：“淡师爷淡老先生，眼里看罢，不要口中胡褒贬。像你这个光景，论富你家里没产业，论贵你身上没功名。即在贵处看戏，不过隍庙戏楼角里，挤在人空里面，双脚踏地，一面朝天。出来个唱挑的，就是尽好，你也不过眼内发酸，喉中咽唾，羡慕羡慕就罢。你今日且不用在席上口中说长道短！”谭绍闻见希侨出语卤莽，急拦一句道：“盛大哥是怎的说，看戏罢。”盛希侨一声喝住戏子道：“退头货，进去罢，休惹人恶心！这些话，唬马牌子罢，休扫我这傻公子的高兴。”这淡如菊现听说“布政司堂楼生的”一句，早知晓是一个大旧家，兼且隍庙里戏楼角看戏的话，

未免竟有些亲历其境意思。况且当场煞戏，大为无光，只是一溜烟推小解而去。

德喜说姓淡的走了，绍闻急忙去赶。这张类村诸公，都微有失色之意。惟程嵩淑笑道：“叫他们唱戏罢。”盛希侨道：“程爷吩咐，你们还接着唱。”于是锣鼓重响，两旦依旧上场。盛希侨道：“适才非是晚生造次，实在姓淡的话，叫人咽不下去：一个进士官，全在他手心里搦着。既然如此，如何只听说人家贺进士，没听说人家贺幕宾？即如这两个旦脚，虽不尽好，也算罢了。只到了山东、河南，就是他南方打下来退头货，好不恼人。”程嵩淑道：“盛世兄不晓，他就是南方打下来的退头人。他本地方好的，不在家享福，就在外边做官。惟其为退头货，所以在河南山东，东西奔驰。”盛希侨道：“晚生若是晓得老先生们不起嗔，就早已动粗了。”

看官要知，草此一回，非故为雕刻无盐之辈，乃是有一个正论缀在后边。陈思王曹植云：“文人相轻，自古为然。”莲幕之中岂无显于功名、沃于学问之士？但此亦不能恒觐。若是短于功名，歉于学问，一遇本官属下但有生员牵入案牒者，这胸中早刻下“草野可笑，律例不通”八个字的印板。既已成竹在胸，何难借书于手，票拟之下，便难免苏东坡嬉笑怒骂之文章矣。总缘“以准皆各其及即若”的学问与“之乎者也耳矣焉哉”的学问，是两不相能的。所以真正读书人有见识者，断不肯于公署中轻投片纸。若不自爱自重，万一遭了嘲笑的批语，房科粘为铁案，邑里传为笑柄，你也挝不了登闻鼓，雪这宗虐谗奇冤。这是何苦而来？更有一段话说。大凡世上莫不言官为主、幕为客。其实借用李谪仙两句道：“夫幕友者，官长之逆旅；官长者，幕友之过客。”本

系以利为朋，也难强人从一而终。所以做官人有主意的，诸事各要自持主张，不过律条算盘在他们身上取齐。若说自己是虚中善受，朋友们是驾轻就熟，倘有疏虞，只怕他们又同其利而不同其害了。

闲言已完，再叙戏场。绍闻赶不上淡如菊，回来急忙照客。席面草率完局，首座张类村早有离席之意。众人看见，一齐起身。戏子住了锣鼓。这钱万里先向绍闻告别。王隆吉见堂眷一齐回向后楼，也不说再见姑娘。孔缵经亦说家无别人。周无旷知后边人多，催小厮叫轿夫抬轿，要并新妇同归。绍闻一总说了些谢不尽厚赐赐光的话，戏子吹着鼓乐，一同送出而去。

张类村道：“正心，你也该去后院看车来了不曾。”张正心领了伯父之命，也跟出大街，转回胡同口看车。绍闻送客回来，说道：“老伯们俱看晚戏，小侄万不肯叫走。”类村道：“我不坐，这一会腰疼的紧。不惟看不成戏，且不中伺候。”绍闻道：“睡坐随老伯自便，一定住下。不然者，看完戏，小侄送老伯到后胡同小南院住下。”程嵩淑笑道：“老侄留你住，你今晚暂唱一个‘外’何如？”类村笑道：“休说唱外，就是唱‘末’，我如今也成了‘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程嵩淑道：“这岂不难为‘旦复旦兮’么？”类村笑道：“明知一旦填沟壑，其如我竟是不敢自外何。”苏霖臣道：“‘旦旦而伐之’，岂不怕人！”张类村道：“咦，并不是旦，直是一个白丑、黑丑，就叫老生有几分唱不成。”这一起苍髯老友，说起闺阁谑语，不觉的一座皆粲。

少时，德喜道：“张少爷在后门上请大爷坐车回去哩。张大爷还从后院过去罢。”张类村道：“老侄把果子送我一包，竟是老来丢丑。”绍闻道：“现成的。”嵩淑道：“直把如君作细君。”类

村道：“卢仝之婢，不如之甚，不如之甚。”笑别而去。绍闻引从后院，送了回来。

不说男客只有程嵩淑、苏霖臣、盛希侨、夏鼎候看夜戏，这女客也还有几位住下的，乃是周家小舅奶，被王氏苦留下不放，周无旷只得仍到前厅看戏。别的是王隆吉女人韩氏、马九方女人姜氏、地藏庵慧照、巫守敬女人罗氏、巴庚女人钱氏。巫翠姐母亲，是原未去的。男客五位，女客七位，准备看起夜戏来。

原来程嵩淑因连月雠校书版，有刻上的批语嫌不好，又刊去了，有添上的批语又要补刻起来。一向精神劳苦，正借这戏酒儿散疏散疏，所以同苏霖臣留下夜酌。

唱过四五出，这巫翠姐与姜氏在帘内讲起戏来，笑语之声，颇彻帘外。嵩淑嫌自己有碍，便邀苏霖臣同走。盛希侨一连闹了几日几夜，这精神也就强弩之末。夏鼎见众人欲去，自己也念家中无人，老婆一个伴着灵柩，或者怕孤零，也要同去。于是一同要走。绍闻款留不住，送出大门，俱踏月而去。

戏也住了，偏是巫翠姐不依，叫绍闻又点三出。戏子虽不欲唱，却听得街上正唱的热闹，少不得勉强应命，却也没心细做。这巫翠姐一定叫唱《尼姑》一出，调笑了新亲家慧照。帘内笑成一团，方才阉奏。

这回书，街上送屏的花团锦簇，厅前演戏的绕梁遏云。若论士庶之家，也就算繁华之甚、快乐之极了。我再说上一句冷水浇背的话：这正是灯将灭而放横焰，树已倒而发强芽。只怕盛宅那一百二十两，只要满相公事后送上几片账单，本身上来几张取货飞子，便扣除开发的所剩有限了。岂不难哉！

第八十回 讼师婉言劝绍闻 奴仆背主投济宁

却说庆寿次晨，打发两班梨园子弟吃早饭，各给了赏钱，自运其箱筒而去。这解彩拆棚，检送借来家伙，收拾自己物件，俱是王象荇悉心照验。那德喜儿一班家奴，当未事之初，赶趁热闹，还肯张皇向前。及既唱之后，他们竟是兴阑情减，个个推诿瞌睡，都支吾躲闪起来。绍闻吆喝了几句，这几个尽有不服之意。只因素怯王象荇，不过背地唧唧说道：“伺候了几天几夜，不得安生，还吆喝哩。不胜拉倒杏黄旗，大家散尿了罢。”德喜道：“且耐过这几日，把这宗打发明白。天也冷了，不能像往年不受屈，各人寻下投奔，好散伙。”这些暗中埋怨，王象荇尚不能知，何况绍闻怎能晓得。

本日借张类村的车，沿门投帖，谢了拜寿的客。到晚王氏叫趁南门张宅车，送赵大儿母女回去。包了些吃食东西，针线碎布，又给了赵大儿两领道士衣服，叫他拆毁，与女儿改做小衣裳穿。王象荇跟回，好缴明南马道的车。

次日，要下帖酬冯健、姚杏庵送戏盛情，满相公、夏鼎办造寿礼的偏劳。又打算别人未必不辞，这夏逢若定然不辞的。且不说单客一席，只恐他说那殡埋母亲的缠障。因此先投了冯、姚、

满三个请柬，果然都有辞帖回来，遂把夏鼎的请帖留住不发。此非关绍闻今日忽然细密，总为手中窘乏，所以诸事略知打算。

又过了一日，忽的盛宅送个纸条儿，上边写着：“堂帘、堂毡、照灯、看灯，祈速发还，午时即用。便中拾纸不恭，乞恕。”绍闻即吩咐德喜儿，叫双庆、蔡湘、邓祥往盛宅送这所说急要的东西。德喜叫了三人同到前厅，收拾毡帘，合拢纱灯。争乃这几件东西，肘腋下既夹不得，脊梁上又背不得，四个人左右盘桓，难以运转。绍闻只管催督，说道：“盛爷性子你们是知道的，必是刻下要唱堂戏，你们只是挨迟，他在家下就要跳哩。”德喜道：“凭他怎么跳，也要生个法子拿得。若有车时，不拘横顺放在车上，就捞的去了。又没有车，又叫人拿，两挂堂帘大长，这毡子一大堆，况这两夹板灯扇子，八个架子，又怕坏了人家的。你来把这几件东西收拾妥当，俺们情愿拿去就是。”绍闻道：“休要没好气。拿不清，街上再觅两个闲人帮一帮何如？”德喜道：“谁敢没好气来。”绍闻道：“你看你那个说话的样子，叫人受得受不得？是我穷了，你就要缘头上面的。”德喜把帘子丢下道：“你穷是你穷了，与我们何相干涉？休要嘴打闲人。”绍闻急在心头，怒生胆边，便劈面一个耳刮子，说：“你这个淫妇养的，通了不得！我就打了你该怎样？”这德喜儿一头顶住绍闻胸膛，说：“你就打死我！”顶的退了几步，绍闻道：“你两个还不扯开这个东西？”邓祥道：“打哟！”绍闻道：“你这一起来是反了！”用力将德喜儿推开。这邓祥两个亦各有愤忿之意。绍闻道：“祥符是有日月地方，我把你这些东西，一齐送到官上，怕不打折下截来。”德喜道：“送就送，一个也不跑。”王氏同巫翠姐、冰梅俱到厅上，王氏道：“一点点儿养活你们到这样大，一发好了。”蔡湘道：“我

是雇觅的，我不敢。叫我住，我就住，不要我，我自寻投奔。”这绍闻也不细听，开了大门，觅了五六个闲汉，将东西搬运盛宅去讫。自己径赴冯健家，来寻讼师。

冯健接到家中。这是绍闻头一次到的，只见一个小屋内，却也满壁字画。作了揖，面谢了前日厚情。彼此略叙寒温，冯健道：“我看相公满面怒色，有何事情？”绍闻道：“天翻地覆的事，几个小价围住打我，这还了得！”冯健道：“理所必无。消消气儿再说。”绍闻道：“我要写一张‘强奴凌主，乞天究愆事’的状态。但后面情节，我气的写不上来。我说一遍，烦即照说的，叙个明白。我今日午堂投递。”冯健道：“我有几句贱言相劝，若肯曲从，我自酌夺个法儿，叫这些东西磕头。凡事将就些过去罢了。我若是前半年时，叫写就写，还怕写的不利害，拿不翻人。我今已为盛大宅曲全兄弟所感，凡事只是劝人。”绍闻道：“领教。”冯健道：“我先有一句话，相公休恼。自古道：邻居眼睛两面镜，街坊心头一杆秤。大相公近来日子薄了，养不得许些人，不如善善的开发了几个，何必强留他们，惹相公的气？”绍闻道：“内中只有一个赌身钱，两个都是家生子，如何容得他如此刁悍？”冯健道：“不管是外来鱼、本池鱼，总是一个水浅鱼不住。且休说水浅鱼不住，就是水太清，鱼先不住了。譬如居官的跟随，若不是劳金之外，有些别路外挂儿，谁还肯跟哩。大主户人家，柴买粮米有他们出困钱，买卖牲口有他们笼头钱，送节礼有他们脚步赏封，出远门有他们盘缠余头，那些分收庄稼、收租索课、修盖房屋，都不免有些扣除侵渔，这才许打就打、骂就骂。若不然，他们图啥呢？”绍闻道：“老哥所见不然。这家生子，骨头也是我的，比不得那攒班戏。”冯健道：“这几个就是前日席上伺候的不是？”

绍闻道：“就是这几个。”冯健想了一想道：“他们有老婆没有？”绍闻道：“心中打算着与他们定亲，一时还未曾顾的着。”冯健道：“却不由来。他们心中一无系属，人大心亦大，自然难以驾驭了。依我说，相公回去自己酌夺。他们可留，磕了头就留下他，把今日的事，只以丢开手为妙。不愿留的，趁这宗无礼，开放了他，也省的家中养活。俗语云，心去身难留，留下结冤仇。不知我说的是不是，相公再酌。相公真正忍耐不下，我就破了戒，替相公写上一张纸，送了他们。县老爷岂能容以仆凌主，乱了上下之分？一顿好板子，何难出相公这口气。只是打下来，次后怎的结场？这前日还有人因主仆一宗事，要辨名正分，求我写呈子。原是西门内宋家胡同宋宅，他老爷做过贵州毕节县知县，有一个投的家人叫张采琪。如今张采琪孙子，在朱仙镇开了粮食坊子，有一千两家当。自己做了个衙道前程，兄弟又住了西司的书办，这就是预备顶当家主的意思。毕节公曾孙宋三相公，如今也进了学，时常也到朱仙镇有些借贷，要的遭数多了，讨起厌来，未免所求不遂，这宋三相公就发了‘家人投词’的话。那张家说：‘宋三相公，你倒是俺家家人。’在朱仙镇就吵起来。未免宋三相公吃了些亏，回来拿着一张宣德年间张采琪投词，要告张家恶奴欺主，央我写状。我一来不干这营生了，二来我看见这事难以讨便宜，劝了多少好话，宋三相公再三不依。也不知寻谁写的，也不知自己写的，投递县衙。那张家也递了诬良为仆状子。这家以宣德投词为证，那家打了墓碑墨刻，以祖考张公讳彩奇字样为证。县老爷明鉴观事，却又忠厚居心，看的宋家不必要张家做仆人，张家一做了宋家仆人，子孙便难以抬头。只是装糊涂，想着混混的结案。我听说张家花三四百两，未知真也不真。眼见的宋相公把一

分地典当一百八十两，都花了。这是何苦来？”绍闻道：“这事如今结了不曾？”冯健道：“结了。那张家却又吃亏了。”绍闻道：“怎的呢？”冯健道：“前月二十九日审这宗事，衙门都挤满了。县老爷以姓名偶然同音，不得诬认为仆，断的下来。这张家得了上风，好不气壮，未出东角门，张家便把姓宋的娘长娘短的骂起来，说：‘俺不过平素让你些儿罢了，当真的就诬俺是你家管家？你娘倒是俺家管家婆！’看的人都有不忿之意。县老爷听见辱骂，把醒堂木拍了四五拍，即刻叫回来，又跪在案下。老爷怒发上指，道：‘好个中杀不中救的忘八爷的！本县所以不肯断你是家人，是为宋秀才没有你这一家子仆人，何尝行不得？你家做了宋家仆人，子孙是难为人的。因此自己认了一个糊涂官，无非曲全你的苦心。你这东西，竟在本县仪门之内，辄敢高声骂起主人来。难说本县把这正德四年的墓碑，与那宣德二年的投词，分不出个前后么？本县自己断案，不用别的官翻，本县今日就自己翻过来：先问你个负义背主、诬祖造名的罪过。详过了，先剥了你的皮，打你个皮开肉绽。仆人不得自积私财，叫你合家进宋宅服役。’这张家把帽子自己取了，头上磕了个大疙瘩，口口只叫天恩。县老爷到底是个慈心的官，再也不肯大下毒手。当面断了，说道：‘这张投词，叫你出三百金，交与你主人宋秀才，算了赎身之价。投词当堂销毁。你可愿意么？’那张家回道：‘老爷天恩，情愿！情愿！出的衙门，不拘揭借，即便缴到老爷公案。’县老爷着快头押令速办速结。众人好不痛快。还恨宋三相公是个软秀才，只该咬住牙不依，何愁千金？少也不下五七百，免他合家伺候，还便宜了他。”绍闻道：“既是县尊肯如此辨明主仆之分，我岂肯饶这些东西！”冯健道：“盛价也有三百金私囊么？何苦的。况且宋

相公得了这三百金，回赎自己地土，典家说年限不够。只怕年限够时，宋相公回赎不起。你说吃亏不吃亏？我向来好干写状的，这一家，经的事体甚多。总之，人生不告状，不打官司，便是五福外一个六福。虽有好刀尖药，何如不割破的更好。相公要听我说，主户人家，开口便说某人是我家生子，定然是破落头儿来了。相公何苦呢？”冯健一场话，把绍闻说了个冰消雪释，辞别回来。

到家，主仆们这一日也未曾见面。到了次晨，德喜瞧着少主人上了堂楼，一直进到楼下，双膝跪下磕头。绍闻只说是陪小心告罪，谁知德喜跪着说道：“俺如今也伺候不上大叔来，大叔也不要俺伺候，情愿自寻出路，大叔放也不放？”绍闻道：“有甚么不放，随你去罢。”德喜道：“还有一说，娄师爷赏过我二两银，到路上被贼截了。彼时大叔说过一两给二两，如今给我四两银，我好做盘费。”绍闻道：“易事，易事。”于是向东楼下，拆了几分贺礼，称准四两，交与德喜。德喜向王氏道：“与奶奶磕头。”王氏道：“既是要走，何用磕头呢？”德喜磕了头，又与绍闻磕了头。不料双庆儿也进来，横磕了几个头。王氏道：“你也走呀？”绍闻道：“随他自便，何必问他。”二人又向东楼来，说：“与大婶子磕头。”绍闻道：“不必，不必。”这二人竟是出的后门走了。

原来德喜儿夜间与双庆商量说：“不是我一定要走，你没见主家一日穷似一日，将来咱难以熬成了人。不如你跟我上济宁娄师爷衙门去，给咱一个事儿办，吃喝的有酒肉，穿戴的有靴帽。将来衙门熟了，再往大衙门的去。衙门的有钱弄，俗语云：一日做官，强似万载为民。可见跟一日官，强似做管家一万辈子哩。”双庆未曾到过衙门，被德喜说动了，说道：“明晨磕头，叫走也走，不叫走也走。主人也未必强留。”及得了开笼放鹧的话头，好

不快活。捆了一副褥搭，一个包袱，得了四两盘费，径自上济宁去了。

德喜是熟路。走到嘉祥县被劫的河边，还指与双庆说当日利害光景，那是来踪，那是去路。走到张家集，又住在卖过鬼店里。德喜儿要完旧日请客心愿，少不得与双庆也请一位堂客。到了次日早起，被卖过鬼以及秀才主人翁，说吃了江瑶柱碟子，喝了人参茶，四川郫筒酒三十壶，讹诈了一个哭的田地。算了三两五钱五分，方才歇手。两人又喜又悔。

到了济宁，进了衙门。门上把转斗的，是认得熟的，回明了太老爷，传进去。磕了头，姜潜斋笑道：“这个像是双庆，长的竟成大汉仗了。”问起到济宁之故，德喜说道：“小的蒙太老爷天恩，打发小的少主人回去。小的一路小心，平安无事。及到了家，却因小的家主近日光景亏乏得紧，说小的们人多，养活不过来。打发到别处，又不放心，叫小的两个来伺候太老爷。小的原是幼年伺候过的，太老爷也素知道，只求太老爷恩典。”姜潜斋道：“拿你相公书来。”德喜无可回答。说道：“来的忙迫，相公一时顾不得写书。”姜潜斋已了然于心，晓知是背主投署，希求收用的缘故，说道：“你们且去歇着。”

到了次日饭后，姜潜斋一声传叫。手中拿着一封书，桌上放了三两银，吩咐道：“你两个把这封书，下与你家相公。这是三两盘缠，回去罢。”再叫门上交与一千钱。德喜还想回话，姜太老爷已出门拜客，击点闪门而去。

这两人怎的肯走。门上说：“太老爷已知你两个是背主脱逃，这是为你两个旧日伏侍过，所以开脱你们回去。你又路熟，料无妨碍。书中写的明白，你家家主还肯收你。若不肯回去，太老爷

明日就要递解你两个呢。”德喜方晓得做官明见万里，难以再停。又说磕头面谢，门上已有不悦之色。带了行李，只得出了宅门。两面相觑，没可生法。

及至出衙不久，把三两盘缠吃尽，回不了祥符。双庆儿流落到莘城野戏班，学了一个送衣裳的。这德喜儿后来吊死在冠县地方野坟树上。乡保递了报状，官府相验，衣襟中还缝着一封书。冠县行文到济宁查照，济宁应覆回文，娄潜斋甚为不怪，向娄朴道：“我不料这个奴才，竟未回去，把命也送了。”心中好过意不去。此非是娄潜斋疏于打算，未曾料他不回去，这正是奴仆背主之现报也。总之，君父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奴仆之于主人，亦君父之义也。天下有臣背其君、子背其父，而得善其后者乎？看官曾经过其人否耶？

第八十一回 夏鼎画策鬻坟树 王氏抱悔哭墓碑

前回言双庆、德喜奴背主恩，后来不得善其末路。这回说谭绍闻子悖父训，目下早已开其祸端。固由人事之臧否，亦是天道之往还。人人共见之理也。却说谭绍闻积债如猬，大账既然压头，这衣服饮食，款待宾客，应酬礼节，如何顿的割削？一时手困，还要仗旧体面东拉西捞。面借券揭，必定要到借而不应、揭而不与的地位，方才歇手。又定要到借者来讨、揭者来索的时候，徒尔搔头。又定要到讨者破面、索者失口的光景，不觉焚心。此时先自己搜寻家当以杜羞辱，但其间也有个次序：先要典卖旧玩器，如瓶、炉、鼎、壶、玉杯、柴瓷、瑶琴之类。凡先世之珍重者，送质库而不能取赎，寻买主而不敢昂其价值。再次便及于屏幃、册页、手卷、名人字画等物。凡先人之百计得来，珍收遗后裔者，托人代寻买家。久之，买家卒不可得，而代恳之人，亦置之高阁而不顾。即令急为代售，亦不过借览转观，竟至于散佚失序，莫知其乡，而受托者，亦不复蒙记忆矣。再次便及于妇人首饰了。举凡先代盛时，姻家之陪奁，本家之妆盒，金银钗镯，不论嵌珠镶玉的头面，转之名阀世阅，嫌其旧而散碎，送之土富村饶，赫其异而无所位置，只得付之炉中倾销，落得几包儿块玉瑟

珠，究之换米易粟而不能也。再次则打算到衣服上。先人的万民衣流落在梨园箱柜，真成了“民具尔瞻”之光彩。先人之蟒袍绣衣，俗所谓贫嫌富不爱者，不过如老杜所云，颠倒凤、吴之需而已。至于素日富厚所着之裘袍敞衣，内人之锦袄绣裙，不过在通源当中，占了“日”、“月”、“盈”、“昃”四个号，故衣铺内，卖于赵、钱、孙、李几家。要之，鸡鱼降而为蔬，此即米珠薪桂之渐也，绸帛降而为布，那肘见踵决之况就不远了。

这谭绍闻不守庭训，滥入匪场，既不能君子上达矣，此中岂有中立之介？这小人下达光景，自是要循序渐进了。到穷困时节，何尝不寻王春宇，这一点甥舅之情，自然也有几番帮补。争乃一碗水儿生意，怎能润涸辙之鱼？既非贤宅相，这渭阳公也就没法了。

又一日债主填门，不得已来寻盛希侨。这盛希侨赋性慷慨，原不是秦越肥瘠，不肯引手一救之人。开口便道：“急死人了！急死人了！俗语道：一文钱急死英雄汉。我近日与舍弟析居，万不胜前几年。贤弟既在急中，家母舅前日在湖广任里，寄来三百两银子，我已竟花费了二百五十两，还有五十两，我拿出来，咱两弟兄分用了。你暂济燃眉，我再生法子。贤弟呀，我们门户子弟，穷是穷了，千万不可丢了这个人。我们还有出头日子。爽快你把这五十两齐拿了去，再有急时，贤弟再来咱商量。贤弟你回去罢，咱顾不得说闲话。我送你走。”即将五十两付于谭绍闻带回。

这谭绍闻回到门首，恰好夏逢若在后门口等着说话。谭绍闻是惊弓之鸟，唬了一跳。即邀夏逢若穿宅而过。这原是绍闻一个计策，怕夏逢若知觉这五十两银子，穿宅之时顺便将五十两放在卧房，口中催茶。到了前院账房里，看夏鼎说些甚么。

二人坐下，夏鼎开口便道：“恭喜！”绍闻道：“有甚么喜？”夏鼎道：“贤弟，你只说你身上有多少债罢。”绍闻道：“约略有几千两，星碎的也不曾算。只现在屠行、面馆、米铺的账，天天来聒吵，好不急人。”夏鼎道：“屠行便罢了，你如何把账欠到面馆米铺里？”谭绍闻道：“田地典当的少了。向来好过时，全不算到米面上，如今没了地，才觉得米面是田地上出的。傻死我了，说甚么？”夏鼎道：“现有一宗好消息，我对你说：咱祥符县奉文修衙署。本县在布政司库中，领了好几千银子。出票子叫衙役在人家坟里号树，窑上号砖瓦，田地上号麻绳、号牛车。催木匠、泥水匠、土工小作，也出的有票子。那个衙役不发横财？”谭绍闻道：“他发横财，与咱何相干涉？”夏鼎道：“哎呀！他们发财，贤弟你就要吃亏。”谭绍闻道：“我吃甚么亏？”夏鼎道：“哎哟，老伯坟上有百十棵大杨树，若是衙役号了，把树杀倒，还要本主寻车送县。贤弟你身上没有功名，顶当不住。即令你有功名，这省会地方，衙役们把绅衿当成一个甚么！他们掏出那催河工物料的面孔，贤弟除搭了树，还得几两银子赔累。”绍闻道：“这修理衙署，难说不在藩库内领帑项么，难说不发与百姓们物料钱、车价、工价么？”夏鼎道：“你还想价么？这修理衙署，也是上司大老爷照看属员的法子。异日开销清册，木瓦料石灰价、泥匠工价、木匠工价、桐油皮胶钱，小宗儿分注各行，合总儿共费了几千几百几十两几钱几分几厘几毫几丝几尘几沙。上司大老爷再核检了一番，去了些须浮冒，归根儿是丝毫不累百姓。究其实来俱是苦百姓的。贤弟，你如何知道官儿是这个做法？像这样做，才算能员哩。这才克扣下钱，好奉承上司，才能升转哩。”绍闻是经过官司的人，本来怯官，又怕盛希侨给的银子再赔垫了官项，

急问夏鼎道：“这该怎么处呢？”夏逢若道：“天下难处之事，古今必有善处之人。如今才有修衙信儿，你的亲戚巴庚在工房得了消息，对我闲说，还未曾出票子。你与盛哥曾揭关帝庙银子，你就说以坟树作抵，多浮算上三五百两，众人众社都是行善的人，放着人情，谁肯不做？若这宗庙社银子不清，将来人多口杂，敲锣喊街，不怕你们少了分文。这宗事，我可以除三十两做说合钱，我情愿一点不染，都归于贤弟。总之，贤弟穷了，我再不肯打算你，这是良心实话。贤弟休错主意。”原来夏鼎年纪渐大，向来弄谭绍闻的钱，自己也没济半点事，觉得把人坑了，把自己也坑起来，这一点良心，也有些难过。因此在绍闻面前献了一点好心，设了这条善策。绍闻果然依允。但可惜君子不斩丘木，到了不肖儿孙，连祖宗坟头翎毛，都薙而拔之矣，岂不哀哉！嗣后木工如何在坟上发锯，土工如何在坟上掘坑，灵宝公贤令宰也，为贤者讳，不忍述矣。

却说谭绍闻得了杨树木价，盛希侨家业原厚，一同抵消偿还，把一宗神社大债完讫。争乃谭绍闻家累岁拜扫坟墓，出的省城西门，便望见茔上一大片杨树，蔽日干霄，好不威风。今日又到清明，谭绍闻雇了束身小轿四乘，王氏、巫翠姐、冰梅、樊爨妇各坐一乘。又借了一匹马，套上自己车，绍闻与兴官儿坐了，又借张类村家车一辆，供献食品装了两架盒子，酒壶行灶，一同载了一辆，径上坟来。王氏到坟边，只见几通墓碑笏立，把一个阴阴森森的大林，弄的光刺刺的，王氏好不伤心。绍闻率领兴官儿挂招魂纸。爨妇、小厮摆供献，也俱向低低的荆棘小树乱系纸条。王氏也不似旧年在祖宗墓上磕头，直坐向谭孝移墓前，突然一声哭道：“咳！我那皇天呀！我当日不信你的话，果然弄成这

个光景，我后悔只我知道呀！我那皇天呀！叫我怎的过呀！你再不起来了，你不说话了呀。咳！我那皇天呀！你只管合了你眼，我该怎的呀！”仰天俯地大哭。不过是这几句话，翻来覆去。

哭犹未已，却见王中掀一个竹篮儿，盛着一只煮鸡、一块熟肉，脊背上一根麻绳儿拴着一壶酒，到了主人坟上。把肉、鸡摆在石桌上，跪的远远的，把一壶酒，颠倒口儿向下一倾，骨都都流在地面，磕下头去。满眼含泪，口中也没一个字。站起来，走向王氏面前磕了一个头，又向谭绍闻也磕了头，说道：“不得知上坟日期，约莫明日是清明，上坟必是今日。小的也来趁着烧一张纸。”这谭绍闻也没的话，只说道：“你还萦心，好，好。”王氏便叫道：“王中，你看这一坟树，那的去了！”王中道：“不必再说。只把祭的东西收拾回城，打发轿夫吃饭。早些回去罢。”王氏道：“你说的是。”

果然小厮、养娘撤了各碑前供饌，依然放在来的车上。各轿夫抬过轿来，各坐各轿。谭绍闻同兴官上车，绍闻喊王中道：“你坐在车头里。”王中依命，坐在押辕地位。一路无话。到了家中，犒饭给赏，不在话下。

这王氏到家中吩咐道：“王中，天晚了，不必回去，他母女两个，也没甚的怕。明日与你商量一句话。”正是：

士穷见节义，板荡识忠臣。

中孚能感格，端属至诚人。

第八十二回 王象荃主仆谊重 巫翠姐夫妇情乖

却说到了次日，正是清明佳节，家家插柳。王氏坐在堂楼，谭绍闻请安已毕，王氏便叫王中来楼上说话。这王象荃怎敢怠慢，急上堂楼，站在门边。王氏道：“前话儿一句休提。只是当下的过不得。王中，你是个正经忠诚人，打算事体是最细密的。如今咱家是该怎么的办法呢？你一家三口儿，都回来罢。”王中道：“论咱家的日子，是过的跌倒了，原难翻身。但小的时常独自想来，料天爷必不肯苦了咱家。第一件，咱家是镇江府有根基的人家，难说灵宝爷把一县人待的辈辈念佛，自己子孙后代就该到苦死的地位么？第二件，灵宝爷是个清正仁慈官，如今灵宝百姓，还年年在祠堂里唱戏烧香。第三件，灵宝爷以后累代的爷们，俱是以孝传家，到如今这街里年老的人，还说谭爷家是一辈传一辈的孝道。这孝是感动天地的。天爷断没有把孝顺的后代，弄到个再不翻身的田地。天爷是有眼的。况我大爷在世，又是一个正直忠厚，死后可以成神的人。别人不知道，奶奶是知道的，小的是知道的。大相公听着，如今日子，原是苦难。若立起一个志气，我大爷阴灵保护，还有发旺的日子。”王氏道：“王中，你这话我信。你大爷在世，莫说白日里做事，就是夜间做个梦儿，发句咤

语，没有一点歪星儿。或有哭醒的时节，我问他是怎的了。你大爷说梦见老太爷、老太太的话。或有狠的一声醒了时节，我问他，你大爷笑道，适才梦见某人有遭厄的事情，我急的生法救他，把我急醒了。真正你大爷是好人。争乃大相公不遵他的教诲，也吃亏我见儿子太亲。谁知是惯坏坑了他。连我今日也坑了。王中你只管设法子，说长就长，说短就短，随你怎么说我都依，不怕相公不依。”这正是：

无药可医后悔病，急而求之莫相推。

却说王氏一向是小户出身，知识介半精细半糊涂之间，怎么前十数年，恁的个护短，如今忽然闪出一点亮儿来？原来妇人性情，全跟着娘家为依归。二十年闺阁，养成拘墟笃时之见，牢不可破，坚不可解。若嫁于同等人家，这婆儿家兑上半斤，娘家配上八两，便不分低昂了。若嫁于名门盛第，样样都看为怪事，如何不扭拗起来。这王氏若不是受了难过，如何能识王象荃是个好人。这也是俗语说的好，“饿出来的见识，穷出来的聪明”。况且王春宇是个伶俐生意人，一向与姐姐说话，总是推崇谭孝移，不曾奉承自己姊妹。所以今日王氏，才微有个悔而知转的意思。倘若王春宇是个倚亲靠故的人，就不能自己做这宗小小发财的生意。到那门户支持不住时，这富厚姊丈，就有些千不是万不是了，这自己姐姐，就女中丈夫、闺阁须眉起来。打成一家，联成一伙，这绍闻家私，王隆吉早已领作本钱，并不待王紫泥、张绳祖摆弄，即夏逢若有寻缝觅罅的手段，早已疏不间亲矣。

闲中旁论，暂且搁过。这王氏要叫王中、赵大儿母女仍然进来。王中道：“小的还该在外边住。”王氏道：“我今日已知道你是个好人，教你当家，为甚的不进来呢？”王中道：“小的进来，

菜园就荒了，鞋铺子生意也没人照看。”王氏道：“你那意思，怕这两宗我有撤回之意？”王中道：“小的从来没有把这两宗当成是小人的。原是与咱家存留个后手。如今我若把这两宗带进咱宅里来，这一碗水，也泼不下放荒之火。我存留下一点儿，后来自有用处。我王中若认为己有，背了我大爷、奶奶的恩典，就死于六月雷火之下。”这王中口中发誓，眼中早已流下泪来。从来至诚可以感人，这王氏也就不肯再强了，只说：“吃了饭，你回去。闲了就来，何如？”王中点头道：“少闲即来，住下商量办事。小的如何肯不来哩。”王氏道：“教他娘儿两个来，我心里想他。”王中道：“原说这两日送韭菜莴苣来，奶奶想他，明日早晨就到。”王氏道：“你吃饭回去，把上坟花糕捎一篮儿与闺女吃。”王中道：“是。”及王中饭后走时，王氏又把来的酒壶灌了一壶醋。王中手提篮儿花糕、酒壶中陈醋，又喜又感，只觉恩深泽厚。贤哉王中，真不愧“象荇”二字也！

却说王象荇与主母说话，谭绍闻为甚的一声儿也不敢言语？总为自己做了薨毛子孙，一心只怕母亲与王中提起“坟树”二字，所以一词不敢轻发。这巫翠姐在东楼门听的清白。绍闻到了自己住楼，巫翠姐说道：“你又不是赵氏孤儿，为甚的叫王中在堂楼上唱了一出子《程婴保孤》？”绍闻道：“偏你看的戏多！”巫翠姐道：“看的戏多，有甚短处？”绍闻道：“像你们这些小户人家，专一是信口开合。”巫翠姐道：“你家是大家了，若是晓得‘断机教子’，你也到不了这个地位。”绍闻笑道：“你不胡说罢。”巫翠姐道：“我胡说哩？我并不胡说。”绍闻有了恼意，厉声道：“小家妮子，少体没面，专在庙里看唱，学的满口胡柴。”这巫翠姐粉面通红，道：“俺家没体面，您家有体面，为甚的坟里树一棵也

没了，落了几通‘李陵碑’？”

谚云：“打人休打脸，骂人休揭短。”这一句坟树话，恰恰中了绍闻之所忌，伸手向巫翠姐脸上指了一指头。这巫翠姐把头一摇，发都散了，大哭大骂。绍闻心有别故，怒从羞起，恶向胆生，脚踢拳殴，打将起来。王氏急忙吆喝道：“小福儿，你要打下祸么？”这绍闻一声喊道：“我是不要命的人了！”王氏急劝道：“你小两口子，素不合气，为甚的这一遭就是仇人一般？”

看官有所不知，大凡人之喜怒，莫不各有分寸。如事有三分可恼，就恼到三分，旁人视之，亦不为怪。若可恼只应有三分，却恼得十分不可解，这其中就有别故，对人难以明言之处。谭绍闻与巫翠姐虽非佳偶，却是少年夫妇，你贪我爱之时，况且素无嫌隙，为甚的有了“我不要命”这样狠话？这个缘故，一笔写明，便恍然了。巫翠姐原生于小户，所以甘做填房者，不过热恋谭宅是个旧家，是个富室。到今日穷了，翠姐一向也就有待苏秦的妻不下机的影子。这谭绍闻鬻坟树，是心中午夜不安的事，对人本说不出，自问又欺心不得，如热锅中蚂蚁，也是极难过的。所以小两口子一言不合，便如杀人冤仇一般，这个再不认少体没面四个字，那个就不要命。这是人情所必至，却为旁观所不解。自此谭巫两夫妇就成了反目，难以重好的仇。

巫翠姐哭嚷道：“你就送我个老女归宗。”谭绍闻怒道：“我就休了你。咱两个谁改口，就不算人养的下来！”巫翠姐道：“不来你家帮体面，省的死了埋在光地里。”谭绍闻道：“我家光地，还不埋你哩。”火上浇油，就到街上雇顶轿子，叫道：“轿来了，你各人散罢。”巫翠姐果然挽了头发，罩了首帕，即便起身。轿夫道：“这样惹气的事，俺们也不敢抬。”却是王氏说道：“到他

娘家住几天，也消消气。我在家里擘画这一个。你们只管抬去。”叫一个小厮跟送去。果然巫翠姐含怒上轿而去。

却说巫翠姐每日看戏，也曾见戏楼上夫倡妇随、士媚妇依的关目，为甚的这样一个激烈？这也有个缘故。从来傲虽凶德，必有所恃。巫翠姐未出闺之先，本有十数金积蓄。到遣嫁后，母亲巴氏替为营运，放债收息，目今也有二百余两。所以巫翠姐在谭家，饮馔渐渐清俭，衣服也少添补，不如回家照料自己的银钱，将来发个大财，也是有的。所惜者，闺秀在娘家做私囊，银钱少时，这兄弟子侄们说是某姐姐几姑娘的，替他出放长利钱。但过了三百金以后，将来必有“我家怎得替别人做生意，你家银钱是某年某月，同谁立约，交与我家的呢？”兄妹翻脸，姑侄角口，此势之必至者。从来《女训》上，不曾列此一条，就是“生旦丑末”上，也没做过这一宗院本。巫翠姐何由知后来落空？只据着当下一点忿气，把“三从”中间一从抹煞。这后悔也不必先述。

第八十三回 王主母慈心怜仆女 程父执侃言谕后生

却说巫翠姐本性自居聪明，又仗着己有私囊，娘家小饶，与丈夫话不投机，吵闹起来。从来厮嚷无好口，把话都说的太狠了，难以收场，一怒上了轿，小厮背着悟果，竟回娘家去讠。将来姑娘的私积，入了娘家的公费。巴氏在日，还有母女之情，巴氏去世，必有兄妹之变。家家如此，处处皆然。这一回不必预详，再见回也不必找明。

只说王氏在堂楼上生气，猛想起孔慧娘那个亡媳，到底是书香人家，举动安详，言语婉转。心里一想，就如画在眼前一般。又想孔慧娘若活着，必然在丈夫跟前委曲劝解，未必就叫端福儿弄到这个田地。猛然一阵心酸，不觉眼流痛泪，哭道：“我那好孝顺的媳妇呀！”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谭绍闻发了急，劝道：“娘休哭，咱家好好人家，为甚么大哭起来，不叫邻居街坊笑话么？”王氏喝道：“您小两口子孝顺，我心中喜欢极了，由的我不哭？”一发大哭起来。谭绍闻急的跪下说道：“我原不成人，怪不的娘心里难过。娘只要开一点儿天恩，把我打一顿，就打死了，也不亏我。娘只休哭，留下我改志成人的一条路儿。”说着说着，王氏才住了口，谭绍闻却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

正哭之时，却见赵大儿引着闺女，拿着一篮儿肥嫩韭菜，另夹一个小包袱儿，上的楼来。放下，与王氏磕头道：“奶奶好！”又叫闺女道：“与老太太磕头，老太太想你哩。”闺女磕下头去。又叫女儿与少爷磕头，闺女也向绍闻磕了头。

这闺女已长成了一个半女半媳的身材，脸儿好看，脚也缠的小了，头发梳的光光的，满面铅粉，丫角上绑了一撮菜子花儿，站在门边，睁着两只黑白分明的眼，望着贴的画儿观看。王氏不觉回嗔作喜道：“你娘儿坐下。”老樊也顾不得厨下烧火，跑上堂楼，与赵大儿拜一拜。赵大儿也叫闺女道了个万福。老樊指着篮子道：“这是你拿的韭菜？我到厨房择去。”赵大儿道：“不用择，昨日割下来，已择洗净了。”老樊拿向厨房，哈哈笑的去。王氏喜之不胜。

这不是王氏忽悲忽乐，总缘王象荃在菜园里每日讲说以仆事主，就如做官的以臣事君的一般道理。这赵大儿也明白了，枳心自能生色，今日到了堂楼，见了主母，这赵大儿善气迎人的光景，还是王象荃至诚感人的教训。登时把一个诟谯场儿，换一个大欢喜世界。可见人伦上再少不了“太和元气”四个字。赵大儿到厨房，老樊打发吃饭，这也不必琐述。

却说兴官儿见了这个女孩儿，原是自吃乳时便是一对儿顽耍，今日又要到院里寻旧窑窝，做那滚核桃的营生。这女儿乃是天生上材，面上含羞，只贴住奶奶跟前，捧茶杯，拿手巾，再也不动。王氏问布包儿是甚么东西，这女儿取出鞋扇，学的针线，叫奶奶看。王氏接过一瞧，针线细密周正，都是黑缎子鞋扇。王氏便问道：“这是你爹穿的么？”女娃道：“不是。这是铺子里鞋扇，我爹揽上来，我妈擘画叫我扎小针脚。做成一对，拿到铺子

里，匠人才上厚底。做成一对鞋扇，够称半斤盐的钱。”

王氏见这女娃儿心地明白，口齿伶俐，兼且面庞淑秀，举止安详，心中叹道：“巫家媳妇，如何能及？若是孔家媳妇在时，将来可以笼养成一个好闺女。”即叫冰梅吩咐道：“你開箱子，寻些针头线脑、碎缎块儿、小绸幅儿、葛巾凉扇，与这闺女。”冰梅得了一声，即引入自己卧房，与了些散碎东西。手拿一个镜子，问王氏道：“奶奶，把这镜子与了他罢？”王氏道：“正好，我却没想起来。女孩大了，梳头洗脸，没个镜子，梳的不正，洗的不净，自己怎么得知道呢。”王氏又与了剪子一把，裁尺一条，这些物件，都是“德、言、容、工”上东西，就与王象荃与绍闻买砚水瓶，不买鬼脸一样意思。

却说王氏一向糊涂，怎的忽然明透？原来人家妇女，富厚足以养其愚，一经挫折，就把蔓缠性情，风吹云散，去其太半。犹之富贵公子，一经挫折，竟能说书籍笔砚是传家宝贝，见了农器耕具知道是吃饭家伙，织机纺车便知道是雪中不寒、夜间不冷的来路。不然者，大富之户，直看得戏箱是装门面的彩头，小康之家，就看得赌具便是解闷的要紧东西。

这段话，原是正论当申，且作闲言撇过。单讲赵大儿同老樊在厨房吃了早饭，上的楼来。只见闺女伺候奶奶早膳，奶奶已与闺女头上扎了红头绳儿，拔了菜花，换了两朵小软翠，心中好不欢喜。王氏道：“你两口子还回来罢。邓祥、蔡湘们几个，这几年陆续走了。你原是咱老本的人。这个女娃儿，就叫随我睡。”赵大儿道：“好极。奶奶只向俺家男人说一句就是了。”王氏道：“昨日已与王中说过。他今日在南园做甚么？”赵大儿道：“他半夜里总没睡，点着灯，在屋中走来走去，自言自语。忽然摇摇头

说：‘这是断不能行的。’又迟一会，摆摆手说道：‘这个是人家的再不肯依的。’也不知他是想甚么，也不敢问他。我睡着了，不知他是甚么时候睡的。今早我要做饭，他催我娘儿两个送韭菜来。我说：‘你不吃饭？’他说：‘还有昨晚剩饭，烧一把火就热了，我还有紧事办哩。’也不知他是要做甚么的。”

道言未了，王中已到楼门，说道：“少时就有客来。不用备午饭，奶奶可摆出十一二碟果子来，好待茶。”即叫赵大儿速向厨房烹茶。王氏道：“那的有果子呢。是前几年时，自己有做下油酥四五样子，橘饼、糖仙枝、圆梨饼十来样子。这几年就断截了。况且没茶叶。”王中道：“既然没有，奶奶取钱，小的速去买来。”王氏道：“如今那比当年，当一票子，花一票子，那的有钱。”王中道：“小的赊去。”王氏道：“近日赊不出来。”王中道：“小的还赊得出。至于茶叶，小的有卖菜钱，取他一篓中等儿罢。”

王中去了不多一时，拿了一篓茶叶、十几包饴馅蜜饯、吴橘、闽圆、枇杷橄榄之类，递于赵大儿作速钉碟子，说程爷、孔爷、张爷、姜少爷几位，刻下即到。”赵大儿问道：“奶奶，碟子在那柜里？”王氏道：“那里还有碟子哩。”赵大儿道：“一百多碟子，各色各样，如何没有？”王氏道：“人家该败时，都打烂了。还有几件，也没有一定放处。”赵大儿各处找寻，有了二三十个，大约少边没沿。就中拣了十六个略完全的，洗刷一遍，揩抹干净。却是饶瓷杂建瓷，汝窑搅均窑，青黄碧绿，大小不一的十样锦，凑了一桌围盏儿。王氏看见，叹道：“孔家若在，那得这样？”

却说赵大儿不敢怠慢，急将买的果子，一色一碟钉成。老樊烧茶，才放了蟹眼，响了蚓声，只听得王中说道：“程爷们来了，少爷迎客。”

原来王象荇早起自己烧火，热了两碗剩饭吃讫，锁了门户，一路飞走了几家，说是：“我家相公请爷们，商量一宗话说。”这王象荇此时的体面，恰好在孔耘轩、苏霖臣、程嵩淑、张类村、娄朴诸公跟前用得着，都承许下饭后就到。果然都在孔耘轩家取齐，一路儿摇摆说笑而来。

到了谭宅，王象荇已在门首照应，一直跑到堂楼，说：“少爷陪客。”谭绍闻急到厅上迎接，逐一见礼而坐。众人都让张类村坐了首座，以下挨齿而序。类村便道：“今日世兄见招，有何见谕？”谭绍闻原不知所以，未及回答，程嵩淑笑道：“类老，问你要房价哩。”张类村道：“契明价足，待少有余时，即当奉帮。”程嵩淑哈哈笑道：“是问类老要筑墙的工钱。”张类村道：“适才我从贱婢那院里过来，墙垣如故，不曾见有匠人垒的模样。”孔耘轩、苏霖臣笑个不住。程嵩淑笑道：“墙原未垒，是个思患预防的意思。如今二月将尽，只恐‘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娄朴见一般父执满口打趣，心内说，此亦前辈老来轻易难逢之一会也。两后生虚闪到账房去。苏霖臣笑道：“‘天上碧桃和露种，日边红杏倚云栽。’”张类村道：“年皆花周上下矣，口过！口过！”程嵩淑道：“你只管‘杏林春燕’，不问‘芳洲杜若’。是谁之过欤？”

这列位老先生说趣话儿诙谐。后边赵大儿、樊爨妇两个擎着碟盘，在屏后打响声。王象荇一碟儿一碟儿转放在桌面以上。又提的茶来，泡了六盖碗。谭绍闻同娄朴，也从账房里转到大厅，一同坐下。谭绍闻也不便开言，一来自己理短，二来王象荇这番举动，绍闻尚未探知就里。

王象荇将茗碗散开，众客呷了几口，便问王象荇道：“你今

日知会我们到此，说有要紧话商议，是甚么话呢？”王象荃道：“我家相公，近日日子褪了。要账的来到，面皮娇嫩，言语也支撑不住，将来如何是个结局？今日请众位爷们到，当日与我家大爷原是至交，诸凡事体互为商量，小的伺候过几十年，是亲眼见的。如今我家该怎的才好，爷们想出法来，小的好跟大相公照样办去。”众人都擎着杯，难于开口。程嵩淑便道：“老哥们，看不见王象荃满脸急气，比少主人更觉难堪。今日请我们一起老道长，无非陈曲做酒——老汉当家之意。孝移辞世，他的家事，我们均不能辞其责。若不替他出个主意，也就负好交于地下，并无以对忠仆于当前。”张类村在首座，说了一句道：“我帮不起。如不然者，我叫正心再揭二十两算房价，断断不写在文约上。”程嵩淑便道：“老哥近来一发糊涂的到家了。富者赠人以财，仁者赠人以言。今日是要赠言的。若说是帮，咱四五个尽着力量，凑上一百两，这燎原之火，不是杯水可灭。只怕一家大急，牵连几家都小急起来。只除了姜厚存还不恁的急，是宦囊，不是束金。只恐也不济事。”姜朴躬身道：“小侄送一百两来。”程嵩淑道：“少，你送二百两来。但当送于完债之日，不可送之在先。”姜朴道：“小侄遵命。”苏霖臣道：“我也打算帮几两送来。”程嵩淑道：“就不叫你帮，也就不许说帮。帮之一字，乃是官场中一个走风气使钱的陋习。我们穷措大，袖中一个小纸包儿，也说上一个帮字，岂不令人羞死。我也不是拉着三位，与我这没钱的做伙计。况且绍闻是自己跳到井里，我们也犯不着其从之也。”孔耘轩道：“依老哥说该怎么？”程嵩淑道：“耘老，你们是翁婿之间，不便多言。今日不是贤坦得意的事体，做泰山的，只可恭默而已。”谭绍闻是正急的人，见程嵩淑话头，的确有个主见，看王中时，又

不敢再为开言，只得躬身道：“小侄原来一向干的不成事体，惹老伯们挂心。今日奉邀过来，恳乞指一条路儿好走。”程嵩淑道：“老侄，前话不用提起，只说当下的话。这‘欠债还钱’四个字，休说是俗下谚语，那是孔圣人为鲁司寇时，定下的律条，是万世不易的。所以论今日之富，数产以对；论今日之贫，数债以对。但身上有了大债时，那产字便要‘逝将去汝’。这也别无奇法，只有割爱忍痛，是好药方儿。但弃产之时，也要有个去彼存此的斟酌。某一宗是上关祖宗，下关儿孙的，虽有重价，不可轻售。且拣那不起利息、无关食用的卖了还债。至于还债之时，只要一个去恶务尽。若是斩草不除根，依旧要发芽。这是后日还债的诀窍，还说着。今日讲弃产，只靠定王象荇去办。管家卖地，原是宦族恒规。但人家仆人，求田问舍以及卖业弃产，俱是作弊的。你家这个王象荇，我们是出得甘结写得保状的，断无一毫欺瞒。若你相公出头卖产，人家便以破落公子相待，那些产行地牙，就百方儿刁蹬你。况且这些买主，专一以手中之蓄积，操他人之缓急，那就难了。既卖之后，即请账主还债，第一个少不得王隆吉，他认得银色高低，算盘也明白。第二个少不了盛希侨，他主户大，肯出利钱，客商不肯得罪他。况且性情亢爽，客商们若是发起刁难，说那些半厘不让的话，盛希侨必吆喝他，他们怕公子性儿动粗。总之以撒约勾历为主，此之谓结局之道也。类老、耘老、苏哥、娄侄，咱的话完了，咱走罢。”一面说着，一面动身去讷。谭绍闻跟送，这老先生们辞回。张类村自上小南院不提。王象荇又尾众而行，程嵩淑回头看见，说道：“回去罢。我说的话，改不得，也添不得。回去急办就是。”

王象荇回到堂楼禀话。王氏道：“我在闪屏后听的明白，程

爷句句是可行的话，咱就拿定主意，照这样行。吃过午饭，你回南园去，叫他娘儿两个，再住一两天。”王象荇点头听命。赵大儿同闺女住下。王象荇提着篮儿而归。

第八十四回 谭绍闻筹偿生息债 盛希侨威慑滚算商

却说王象荃承主人之命，遵着程公条例，东央西浼，托产行寻售主。碧草轩是卖于开酒馆的，要立死契。前半截院子、大厅、账房以及临街市房，是典于商家，要写活券。到了成交之日，已经过了三个月有余，才有成说，方有定局。

这一日王隆吉也到了。那受业的挟赢余之势，其态骄而吝，少不如其所说，便云散伙；这弃业的抱艰苦之衷，其气忍而吞，稍欲愜其所愿，又恐开交。唯有产行经纪、帮闲说合之人，无非锦上添花，只得坑里挖泥。仁人君子不忍注目，若再曲写形状，只恐阅者难耐，须得从了省文，不过是谭绍闻得银二千三百余而已。

到了次日，谭绍闻具“十五日杯水候教”全柬，请这一班债主。也无非是王经千、孟云峰之类。并夹了“恭候早光，恕不再速”的单帖。家中叫厨丁办珍错，料理杯盘桌凳以及围裙坐垫之类。这其中就有借的，并有赁的，不能像旧年“取诸宫中，便已美备”的光景了。先期三日，王象荃照程嵩淑之言，怂恿少主人央盛希侨十五日陪客。谭绍闻只得带了新雇小厮名唤保住，一径向盛宅而来。

进了大门，到了客厅。天气大热，只见盛希侨在厅内葛衫藤履，一个家僮在旁打扇，手拿一本书儿看。这谭绍闻见所未见，说道：“大哥看书哩？”盛希侨见了谭绍闻，靸鞋而迎，便问道：“贤弟，你是那里人？”绍闻道：“此问太奇，我是祥符人。”盛希侨道：“你坐下，咱不为礼。我是问你原籍哩。”谭绍闻道：“江南镇江府丹徒人。”盛希侨大笑道：“恭喜，恭喜。也不知是令弟令兄，升了湖广荆州府知府。”绍闻道：“这话从何而来？”盛希侨即将手中红皮书，递于绍闻，说道：“你看罢。”绍闻接书在手，只见红皮黄签，印的是《爵秩全册》。一个方签儿，上面印的是“京都西河沿洪家老铺，高头便览，按季登对无讹。赐顾者须认本铺勿误”，四行二十八字。绍闻尚未开口，盛希侨道：“你只掀湖广荆州府是谁。”谭绍闻掀到，只见“湖广荆州府”，又一行“知府谭绍衣”，下边横了“德庵”二小字，“江南丹徒人”，又一行小字“嘉靖某年月升”，便道：“这是我老家里家兄，他是宜宾派。我这一门是鸿胪派。”盛希侨道：“这是山东家表兄，从京上来，到常德府上任，打我这里过，送了几件小东西，并这《爵秩全册》。我因先君未做藩司时，在正德十四五年间做过荆州府太守，所以开卷就看荆州府。猛然看见，就像贤弟的名子一般，细看比贤弟少几道儿，却是个衣字。我就猜是贤弟本家。但知贤弟原籍江南，却忘了是丹徒不是丹徒。贤弟恰恰到了，这个喜兆就好。我所以说咱这有根基门第的子孙，穷是穷，人不可丢。贤弟你这个品格，咱总不至于下了路。你服我不服？”谭绍闻道：“将来下不了路，我现在有点儿上不得市。为欠客商二千多银子，逼的要紧。如今典卖了两处院子，凑了二千多，这十五日备席，请他们来还账。月分也多了，利息也重了，我心里想着求他们让的

二百几十两。央大哥到十五日陪他一陪，帮我几句话儿，显个人情。不知大哥那一日得闲不得闲？”盛希侨道：“我那日却无半个钱的事。只是我不去，我见不的他们那个光景。你说叫他们显个人情，这客商们没有天理，那有人情？即有人情，我们也不承他的。我今年三月里，也是欠他们千数银子，为一向礼节来往，杯酒交好，也备了个参鱼席儿。不过算完了账，交割清白，晌午吃一杯儿，原不曾萌心叫他们让。谁知我没起来，三两个极早到了。我洗了脸，紧着出来陪他。他们吃了茶，我说：‘今日奉屈舍下，把前日那个欠项清白清白。’他们个个说：‘有限的银子，丢着罢，谁叫大爷记心哩。’说着说着，这个袖里掏出账本子，那个顺袋里取出文约。我叫账房的老满取算盘，他们算将起来。全不料算了一千八九百两。我并没开口，他们还说，某宗让了半个破月，某宗去了二两三钱七分零头。我叫搬出银子来，解开包封，摊在桌面。只见他们脸上都变成白色。我原说一向相与，少称几两，大家好看些。谁知他们拨起成色来。我原不认的银子，他们说，这一锭子只九四，那一个镲子是九一二。内中有家母添出来两个元宝，他们硬说是元宝没起心，只九九。我心里恼了，说：‘你们说照这银子成色算，想是不足色，也不敢奉屈。’他们还说：‘原是敝东写书来，要起一标足色的。若不是敝东书子上写得的确，咱们这一号至交，自然将就些儿。’我心里烦了，说：‘当年藩库解得国帑，今日起不得你们财主的标。也罢么，只以抬过天平，你们敲就是了。’他们敲了一阵子，说还差二两不足平。我腰里又摸了一个二两多镲子，丢在盘子里，他们却说使不清。我说：‘您拿的去罢。我饿了，我回去吃饭去。’其实围裙桌子、果碟儿、杯箸已摆就了。我回后院去，也不知他们怎么去了。那有

饭给他吃！贤弟，你说十五日请的，不过是此辈东西，我不去自寻厌恶。你各人打发他，只要扫根儿去净，省的撑肠挂肚。”

话刚说完，只听宝剑儿说：“夏大叔到了。”夏逢若进的厅来，坐下说道：“好热天！这房子大，院里有凉棚，凉快的紧。”宝剑儿送梅汤过来，夏逢若笑道：“好娃娃，长的刁了，每日‘夏爷’，今日‘夏大叔’起来了。真个是品级台上分贵贱，我小了一辈儿。”宝剑笑容而退。盛希侨笑道：“贤弟，你说你小了一辈儿？假如你今日拔个贡，中个举，做个官，登时就‘老爷’了。这品级在身分上取齐，大小是争不得的。你遭遭是口尖舌快的，惹小厮们轻薄你。”

夏逢若指桌面上爵秩本儿道：“我看看先老爷的缺，如今是那个做着哩？那个缺是个好缺，官儿虽小，每一年有‘一撒头’。”谭绍闻道：“甚么是‘一撒头’？”夏逢若道：“这是官场老爷们时兴吊坎话，一千是‘一撒头’。像这的大老爷，那时做布政司时，每年要讲一两‘方’哩。”盛希侨笑道：“你真真该掌嘴。”夏逢若道：“我吃亏长了一个嘴，若不长嘴时，何至于天天愁着没东西往嘴里放呢。”三个人哈哈大笑。宝剑怕笑出声来，溜出客厅外边去。

夏逢若道：“你两个是说甚么？我也听听。”谭绍闻道：“没说甚么。”夏逢若道：“‘盛爷’、‘谭爷’，你两个长着有东西放的嘴，难说是只管进不管出？两个对坐，就没哼唧一声儿？我‘夏大叔’是不信的。”盛希侨笑道：“谭贤弟原哼唧了一两声，他说欠人家两吊钱，十五日请客还账，摆的有席，请我去陪，叫我添上一两句话，叫人家让上一百或五十两。”夏逢若道：“管包大哥到了，让二百只有多些的，再少不下来。”谭绍闻道：“就是一

百两也不少。”夏逢若道：“大哥若到，只少还一百两，还不肯依他。”盛希侨道：“凭您怎么说，我的确不去讨厌。”夏逢若道：“他们再不敢厌大哥。”盛希侨道：“是我厌气他们，作揖拱手有个样样子，张嘴吐舌有个腔腔子？若说他厌气我，我也不恼，他们奉承我，我更不喜欢。总而言之，不去而已。”夏逢若道：“大哥，咱两个打赌。谭贤弟若果然‘两撇头’，大哥到了，只还一千七八百。若大哥不到，足数两千两。”又复向谭绍闻道：“是二千两么？”谭绍闻道：“昨日王经千与家表兄算，我欠的债，足数连本带息，是二千一十几两。”夏逢若道：“这是几年起头？”谭绍闻道：“有七八年的，有四五年的，也有去年的，也有还过几次利息的。总之清白的扫地出门，总得二千两。”夏逢若道：“息上加息，是滚算盘剥违禁取利的罪名。听说京城放官利债，三个月一算，专以剥取做官的银子。若是犯了，朝廷治罪。”盛希侨道：“你是听声冒猜哩。昨日家表兄往常德府上任，到这里住了半天一夜。黄昏吃夜酒，说起这一宗官利债，三月一滚算，选官的都是求之而不得，还要央拉纤的。犯了原要告刑部治罪，其实犯的少，拉的多。”谭绍闻道：“为甚的一定要拉呢？”盛希侨道：“你如今选官去，也要拉。若不拉，怎么治得行头？怎么讨得妾小？无非到任以后，侵帑克民，好填这坑。到填不满时，少不得顶个亏空小罪名，叫姓刁的说项而已。这是家表兄说的京师光景。”夏逢若道：“那些八寸三分帽子话，谭贤弟也戴不着，不用讲他。只当下十五日‘两撇头’，大哥只用到了旁边坐着，就有虎豹在山之势。”盛希侨道：“俗语说，傻公子，好奉承。贤弟一发好了，竟奉承起傻子来。”夏逢若道：“哥也不傻，我也不奉承。”盛希侨道：“你不奉承，为甚么说是虎豹在山？客商怕我做甚么？

我不吃这钟奉承酒。”夏逢若道：“他们怕，且怕之极。为甚么怕呢？大哥若是守着这肥产厚业，一点也不妄动，他们就不怕了。尔为尔，我为我，井水流不到河水里边，总不揭账，他们怕大哥做甚么？大哥若失了这肥业厚产，与我一样光打光，揭账揭不出来，他们怕大哥做甚么？正是今日这个光景，揭账动则千金上下，他们几家攒凑，写上一张揭约。本大利宽，又不赖账，说讨就还，是省城上号第一家主户。若得罪了，满城中并没有个一等第二名。做生意的不怕财神爷，这是和尚不敬如来佛，那个还来送布施？我是奉承呀，是实话哩？”盛希侨笑道：“有些，有些，是着哩。”谭绍闻道：“既是如此，大哥十五日走走罢？”盛希侨笑道：“也罢，十五我去虎豹虎豹。但只是我不能赴你的席，事完我就要走的。但只是夏贤弟也要去。”夏逢若道：“我是不请也要去的。”盛希侨笑道：“我去虎豹，贤弟豺狼一回，好趁场儿。”夏逢若道：“大哥说我是一只狼，我再升一级何如？”盛希侨笑道：“狼是谭贤弟占下的。人家说是个憨头狼。”大家轰然一笑。盛希侨留二人午饭，吃过水面，饭后各去。绍闻再三叮嘱，希侨道：“再不爽约就是。”

到了十五日，夏逢若先到。盛希侨策马前来。两个弄了一付骨牌还元宝债。这债主陆续继至，各为了礼。一边开账簿，拨算子。到那争执月分时节，恰好这边夏逢若喊道：“这叫‘踏梯望月’！”到那利上加利时节，盛希侨道：“这个‘恨点不到头’，差一点子竟算不上去。”到那众人齐不依起来，盛希侨道：“这竟是‘铁索练舟’了，再给一付‘顺水鱼儿’罢。”到那小伙计多说话时，一个老客长一声儿也不言语。夏逢若道：“这一付该怎的？”盛希侨大声喝道：“‘公领孙’，‘公领孙’，全不许‘小不同’！”

到打算盘时，夏逢若道：“七不成，八不就。”盛希侨道：“若是不成不就，给你一付‘揉碎梅花’。”比较成色时，盛希侨道：“好一付‘临老入花丛’，满眼都是春色。”少顷，敲起天平，夏逢若道：“这个合了‘油瓶盖’。”到了撒约，希侨道：“火烧‘榻子眼’。”称的完了，各包各项，盛希侨道：“妙哉！真正一个‘大快’。把元宝还完了，岂不快哉？”

那众客把银子装到怀里，要告辞起身，谭绍闻拦门留道：“席已熟了多时，那有不吃便饭傍午回去之理？”那老客长道：“今日朔望日期，关帝庙午刻上梁，社首王三爷言明，有一家字号不到者，罚神戏三天。不争执谭爷一杯酒，误了上梁烧纸马，要唱三天戏哩。”谭绍闻道：“三天戏都是敬得起的。”盛希侨道：“贤弟大差，神圣大事，如何可误？只该送各位赴庙献神。”众人和盛夏两人拱了一拱道：“得罪少陪。”盛希侨道：“失送。”

谭绍闻送出大门，回到厅上。盛希侨道：“爽快！爽快！”夏逢若道：“何如罢？是一千八不是呢？省了二百两，我猜着不曾？”盛希侨道：“放速摆你的席来，我首座，你两个打横，也不管谁是虎，谁是狼，吃上一个桃园三结义。”

王象荃在旁，也觉大债还完，心中觉一块大石头去了。这盛公子之豪迈，夏逢若之机巧，也有一点瑕中摘瑜之情。急与保住下菜斟酒，打发得席完散去。到晚上，引赵大儿与女孩三口儿向南园去讫。

第八十五回 巫翠姐忤言冲姑 王象荇侃论劝主

却说谭绍闻还债已毕，到了次日合家吃饭以后，睡的还不曾醒。好自在煞人也。将及巳牌时候起来，揉着眼站在楼门说道：“拿洗脸水来。”老樊送的盥盆壶水洗了脸。冰梅整饭，无非是昨日不曾下箸的鸡鸭、糯米蒸糕，大嚼了一个含哺鼓腹。俗语说，心里空了降得饭。想向来欠债未偿之时，那个寝食不安，不待智者而始知矣。

吃完了饭，正在院中啜茶漱口，只见巫家一个认的小厮，名唤宝盆儿，到了跟前说：“俺奶奶叫我请谭奶奶到东街，悟果小相公病的不睁眼，叫急紧瞧瞧去。”王氏忙问道：“是怎的了？”即叫保住儿叫轿子。这兴官也要去看看小兄弟。王氏说：“再叫一乘轿儿同去。”兴官道：“我跟着走罢。”这是兴官天生的兄弟之情。王氏允了。坐了一乘轿，跟的是保住同兴官，上东街来。

到巫家门首，也没人照应。进的院去，巴氏起来让坐，王氏向巴氏拜了一拜，说道：“亲家母好呀！”巴氏道：“也没甚么好，坐下罢。”王氏见巴氏光景，并无亲热之意，即叫道：“翠姐哩，孩子是甚么病？我瞧瞧。”巴氏道：“孩子是想奶奶的病。”

巫翠姐在东厢房出来，见了婆婆也不万福，也全无慌张之

意，说道：“怎的来了？”王氏道：“坐了一顶二人轿子来。”爨妇捧茶，王氏只得接在手中呷了半盏儿放下。兴官与巴氏、翠姐作下揖去，俱都不甚瞅睬，王氏心中大有不肯依之意。争乃巫家聚着一班妇女，既有众寡之势，兼有主客之形，不便怎的发作，只说道：“你两口子合气，我叫你回来消消气儿。住上一半月，接你回去，或是你这边送去。我做婆婆的不曾错待了你，为甚的奚落起我来？”翠姐道：“你家不要我了，说明白送我老女归宗，不过只争一张休书哩。”王氏道：“傻孩子，谁家小两口子没有个言差语错，你就这般性气，公然不要女婿，说这绝情话。”转向巴氏道：“亲家母擘画他一两句儿何如？”巴氏道：“我生的女儿就不用擘画。”王氏道：“我家孙孙呢？”翠姐道：“他小舅背着看戏去了。回来时，叫他与兴官跟你回去。”王氏道：“我如今就要走。”巴氏道：“没有人请的你来！”王氏气急了，说道：“没有见这一家子不晓天地的人家！”

只见巴庚在院里嚷道：“何用跟着他家这老婆子说！我明日见了端福儿那狗攘的，我要剥他的皮。”王氏见不是话，一怒起身。兴官只是哭。出的门来，仍坐上轿，一孙一仆，大不如意而去。

看官阅此一出，定然疑为世所必无。不知这也有个缘故，一为申释，便即恍然。从来“三纲五常”，圣人有一定的章程，王者有一定的制度，自然是国无异政。只因民间有万不通人性者，遂尔家有殊俗。即如男女居室，有言“夫妇”者，有言“夫妻”者。妻者齐也，与夫敌体也。妇者伏也，伏于夫也。男家娶妻，父纳采，婿亲迎，六礼俱备，以承宗祧，故男先于女。曰“奠雁”，曰“御轮”，是齐字一边事。女家遣嫁，定申送门之诚，仍

是寝地之意，必敬必戒，无非无议，是伏字一边事。此所以天气下降，地气上行而为泰也。到了民间小户人家，艳夫家产业之丰饶，涎女家妆奁之美备，这其间攀援歆羡，蔓瓜缠葛，就不能免了。所以夫妇之际，看来是乌合之侣，一旦有变，如何不生蜂起之像？况且小户人家，看得自己女儿总是好的，这又是家家如此、户户皆然的性情。女儿蠢愚，说是女儿忠厚：“俺家这个姐儿，是噙着冰凌，吐不出一滴水儿来。女婿想着欺降，叫族间几个小舅子，抬起来打这东西！”女儿生的略有才智，便说：“俺这姐儿，是闺阁中头一个有道理有本领的姑娘。”婿家小康，也不管人家翁姑之勤俭，夫婿之谨饬，俱是女儿到了他家，百法调停，才渐渐火焰生光起来。婿家堕落，便说女儿百般着急，吃亏权不己操，到如今跟着他家受难过。或者自己女儿丑陋，便看得黄承彦以女妻诸葛。又其甚者，女儿或赋《黄鹄》，又不妨李易安之负赵明诚矣。此民间女家性情之大较也。

这巫家看翠姐姿性聪明，更添了戏台上纲鉴史学，是出众的贤媛。这翠姐得罪了丈夫回来，又没人送，脸上羞，心内恼，这向母亲兄弟们说了些肤受之愆，那巴氏肚里，万万没有“不行焉”三个字。因此待亲家母面上冷落，话中带刺。看官就晓得这半回书，是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了。

却说王氏坐轿回来，气恼得一个发昏章第十一。下轿来，从后门到了院里。上在堂楼，坐个低座，手拿扇子，画着砌砖，忽一声哭道：“我那姓孔的儿呀！想死我了。我今夜还梦见你，想是我那孝顺媳妇，你来瞧我来了呀？我再也不得见你了，我的儿呀！”这冰梅手捧着一杯茶，送上楼来。听见奶奶哭的言语，说道：“奶奶吃茶。”王氏那里答应。冰梅放下茶，把头抵住门扉，

不说泪湿衫襟，但只见鼻涕早流在地下一大摊，咽喉逗的直如雄鸡叫晓，只伸脖子却无声。兴官倒在王氏怀中，也是乱哭，却说：“奶奶不哭罢，奶奶不哭罢。”这是巫翠姐一个没道理，就弄的合家老小齐嚎乱喊起来。呜呼，怕人哉！

却说家中如此大变，谭绍闻上那的去了？原来谭绍闻打发母亲上丈母家，料得午后方归，心中是改邪归正的人，再不敢乱行一步，错会一人，径上南园访贤。

恰好王象荃雇了短工在井上绞辘灌菜，手拄着锄柄改畦。只见少主人来了，真如天上掉下来一般。原来王象荃移在南园，谭绍闻并不曾到过。这一日忽然到此，唤女儿改畦，急向屋里搬出一张小桌儿，赵大儿拿出一个低座儿，放在井边一株大核桃树下。赵大儿有现成与短工煮的茶，捧上来，放在桌上。闺女出来改畦，向绍闻笑道：“少爷今日闲了么？来这里来。俺老奶奶好呀！”直如一朵小芙蓉，天然不雕饰。兼且举动从容，言语婉昵。绍闻不觉心里又亲爱、又敬重，答道：“你走了，奶奶说想你哩。”王象荃道：“叫他娘儿两个略闲些就去送菜去。当下天又热又旱，这园一天短少了水，就改个样儿。”谭绍闻看这菜园时：

庚伏初届，未月正中。蝉吟繁树之间，蚁斗仄径之上。

垂繻而汲，放一桶再提一桶；盈科而进，满一畦更递一畦。驼背老姬，半文钱得葱蒜，更指茼蒿两科；垂髫小厮，一瓢饮嚼甘蔗，还羡葡萄一穗。小土地庙前，只有一只睡犬；大核桃树下，曾无半个飞蝇。

谭绍闻不觉暗叹道：“这比那高楼广厦，狎妓斗牌时，反觉不能有此天然清幽之趣。”

少顷，只见赵大儿在屋门首叫道：“先打发浇水短工吃饭。大

叔的饭也有了。”浇水短工听说一声，便住了轱辘。闺女也放下改畦的锄，到井池边洗了手，自向屋内帮母亲去。王象荃拿出短工的饭，放另一株树下。短工吃完，将所用碗箸向桶内洗净，自寻一株树荫，摊下布衫，枕了一个大土块，垫上手巾，呼呼的睡去。

王象荃将小桌儿抹净，捧出饭来，三回方完。绍闻一看，却是一盘韭菜、一盘莴笋、一盘黄瓜、一盘煎的鸡卵，中间放着一大碗煮熟的鸡卵，两个小菜碟儿、两个小盐醋碟儿、一盘蒸食。品数虽甚家常，却精洁朴素，满桌儿都是敬气。王象荃道：“家中没酒，我去打一壶酒来。”谭绍闻道：“不吃酒，且误了说话。你且坐下。”王象荃不敢违命，坐在一个草墩上，看谭绍闻吃饭。

赵大儿叫闺女送的茶去，又浇了自己所栽凤仙花儿，回屋的去。这谭绍闻觉得满心洋然，都是太和之气，因说道：“我这番来，是为咱家债已还完，还剩下六百银子，该怎么布置哩，你说。”王象荃道：“我夜间已打算明白，要向大叔说去，不料大叔今日来了。这六百银子，第一件是要紧一口寿木，奶奶年纪大了，虽说精神康健，我们不可不偷偷预备。万一有个山高水低，这父母身上大事，是万万承不得人情，是万万落不得后悔的。第二件，是要个书房，教兴相公读书。或是把张大爷房子回赎，或是另置一处。现在后门边吴二小有一个院儿，三间房子，一个门楼。他要迁移大街，这房子只三十两便卖。他走的紧，我们打扫裱糊，三天便可读的书。大叔如今立志向上，也得有个地方藏身。到明年约上两三个学生，与兴相公做伴儿，大叔就是先生。读个书儿，约娄少爷、张少爷，再寻一二位不拘秀才、童生会课。孔爷到浙江做官，一年就回来了，央这位老人家看课，好应考试。兴相公

也该考了。大叔当日考时，比兴相公年纪、身材还小多着哩。况且咱家把书房卖了，那是不用提起的。前院典当出去，垒了后墙。大叔归正，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自然是不敢来的。但咱家是有正经客的人家，万一程爷、孔爷、苏爷、娄少爷们，有话与大叔说，咱家还不是有客便到堂屋的那一号人家。张大爷房子赎了原好，只是那迁徙不定日子，咱如何催他呢？”谭绍闻道：“这二件你说的是，你说的很是，咱就这个办法。第三件呢？”王象荃道：“余下五百银子，急把南乡的地，回赎两家佃户。大叔你想，俗语说：千行万行，庄稼是头一行。一家儿人家，要紧的是吃穿。吃是天天要吃哩。‘一家吃穿，等着做官’，这官也是望梅止渴的。况且一家之中，做官的人少，不做官的人多，做官时候少，不做官时候多。况且做过官，饭又是难吃的。所以孔爷做官，听说有了甚么倭贼扰乱地方，不上一年就回来了。回来时，若不是自己有两三顷地，吃甚么哩？若说做生意，这四五百银子，不够作本钱。况发财不发财，又是万万不定的。惟有留下几顷地，打下庄稼，锅儿里边煮的是庄稼籽儿，锅儿底下烧的是庄稼秆儿，叶儿是庄稼中出的牲口草料。万物皆从土里生，用的银钱也是庄稼菜的才好，自然有了勤俭之心。所以要赎南乡两个佃户的地。若是银子在家里放着，人心是水涨船高的，有一个钱便有两个钱的高兴，大叔是花费惯了的手段，万一要花费了，这个钱是聚者易散、散者难聚的东西。到那时候后悔起来，便急的没法儿。乡间人常说两句俗语，‘宁当有日筹无日，莫到无时想有时’。人肚里有了这两句话，便不怕了。大叔是过来的人，这二年日气不好，回想旧日好过的时节，真正如登天之难，再没有半节梯子磴儿。大叔再想。”谭绍闻点头道：“是，是。明日你回去，咱就这个办法。我

走罢。”起身要走，赵大儿道：“再凉快一会儿。”绍闻道：“走罢。”
闺女想着问候奶奶，羞涩不好开口，只是眼看着少爷起身便了。
这正是：

老奴少主即君臣，父女夫妻各尽伦。

漫作寻常蔬圃看，分明一幅太和春。

第八十六回 谭绍衣寓书发鄞县 盛希侨快论阻荆州

却说谭绍闻回来，见了母亲，述说今日往王中菜园，商量的买房、教书、赎地的话。王氏是久梦初醒的人，极口赞道：“王中调理事体，有来有去，委实你爹爹在世用人不错。先难得他这个始终一心。你往后只依他而行。不像那别个家人，咱日子略倒了些，个个都东奔西窜。你只看你家媳妇子，咱日子好时，我像他的婆婆，日子歪了些须，便把我不当人待。气的这两日饮食渐少，大不胜从前。叫人没法子奈何他。若是孔家在日，你也不至如此，我亦不得到这个光景。如今想起你爹爹对我说的话，竟是一字不差，我当日竟不懂的，只看得我心里想的，再没错处。到今后悔，只在我心里。我记的你爹爹临死时，说了八个字：‘用心读书，亲近正人。’你如今三十多岁了，照着你爹爹那话儿行罢。”

绍闻回覆母亲话时，原把“寿器”二字隐讳不言。及听得母亲饮食渐少的話，不觉身上打了寒噤。及说至父亲临终所嘱，又觉良心乱跳，说道：“咳，娘呀，我如今改志了。娘只要放心，多吃些饭儿罢。”王氏道：“我慢慢吃，我肯挨饿么？你睡去罢。”绍闻遵命下楼，自上东楼而去。

到了次日，王象荃早已到了。这主仆二人，一连办了十日，把菜园商量的话，都办妥了。这找寻产行，穿通张正心，帮了二十两当价，买了吴二小的院子房屋。棺材暗地办就，只瞒了王氏一个人。南乡里赎了三家佃户种的地亩。觅泥水匠补修了新买院儿，又觅裱褙匠裱褙了新置屋子。王中与保住抬桌子，搬凳儿。兴官抱书，高声咿哦。绍闻摊书，朱笔圈点。俨然旧家风规，贤裔功课。

忽一日，谭绍闻引着兴官上学，猛见夏逢若在胡同口里来了，高声叫道：“谭贤弟，有一句要紧话说。”绍闻看真是夏逢若，唬了一跳，站住脚说道：“说甚么呢？”夏逢若在怀里取出一封书，擦损少角，略有字迹可认。上有“平安家书”四大字，旁边小字两行，依稀仿佛是：“敬烦藻淳夏老爷行囊带至河南省城萧墙街家叔谭公表字孝移处投递。幸勿沉阁，铭荷无既。眷弟谭绍衣百拜嵩恩。”背面写着：“嘉靖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鄞城封寄。”

绍闻道：“这是丹徒家兄寄的，怎的到了你手？有烦转致，到书房坐坐，吃茶申酬。”夏逢若道：“昨日晚上天色已黑，有人到门首说，我是他老爷同姓，街上打听，咱两个着实相厚，交于我代投。我细问他，是南边口语，唧唧嘹嘹的声音，我再也不懂的，看他是急于回店光景。”谭绍闻道：“不曾问他是谁家店？”夏逢若道：“不曾问，他已走开了。我今日只把书送与你。我还忙着哩，要上王紫泥家说话。”谭绍闻要让进书房，夏逢若道：“那不是小学生读书声音么？我一生有个毛病，但听见书声，耳朵里就如虾蟆叫唤，聒的脑子也会疼起来。不如我去老王那边去。”说着，已扭项而去。

绍闻正欲丢开，听其自去。又向书房叫回兴官，手持家书，

到了堂楼。拆开一看，内边写着：

宜宾派愚侄绍衣顿首叩禀，鸿胪派叔大人膝前万安。敬禀者，侄自与叔大人欢会，迄今廿余年矣。只以云树遥隔，曾未得再亲慈诲，企慕之怀，日久日深。往者侄以侥幸联捷，曾由都门寄乡会朱卷肆本，到今未获捧读札诲。想因水陆数千里，而鱼雁沉阁也。侄谒选，得授鄞县邑令。虽自顾学疏才短，而黽勉自矢，惟期无负我先人宜宾灵宝之遗规。奈倭寇肆凶，侄日日奔驰于海岸江干，外捍御而内安辑，未知何日可得敕宁也。侄前以优叙，得邀引见，蒙授荆州知府。正拟路近豫省，得以登堂拜瞻，而浙抚以宁波军需行伍银两未楚，咨部以赴浙报销事竣，即沿江驰赴新任为请。部议允行，遂反宁波。适以幕友夏藻淳赴豫应聘，忙中烛草一禀。恪候金安。并请婢母大人万福，暨贤弟合宅清吉。

再禀者，屡科河南乡试录，屡读生疑。并及。

愚侄衣再叩

谭绍闻看了一遍，也学父亲开了神橱，拈香磕头，望神主朗读一遍。兴官也在后边磕头。

绍闻起来，又与母亲念了一遍。只管念只管讲，讲到绍衣不知族叔之死，触动天理良心，不觉落下泪来，也就讲不上来了。王氏也垂泪道：“你父亲死已多年，为甚么江南来书，还问你父亲呢？”绍闻道：“当日我爹爹去世，原该往江南讣状报丧，只是我彼时太小，不知道甚么。丹徒大哥如何得知呢？人原有活八九十的，所以还不知晓。这书上还提到旧年寄的朱卷，并不知怎的江海鸾远隔省并不曾到。”王氏道：“你绍衣哥如今在那里？”绍闻道：“绍衣哥中了进士，做了官，如今升湖广荆州府知府。因

原任钱粮未曾算明，还回浙江算明白了上任。大约绍衣哥如今是在荆州的。这书上还问我中了举人不曾，可怜我一向胡为，还不曾进学哩。咳！自己错了，埋怨那个呢？”王氏道：“你小时认字读小书，你爹说这孩子将来是个小进士。我想你爹爹话儿，如今有一句应一句，为甚的这中进士的话不应呢？”绍闻道：“咳！可怜咱家福薄，我爹爹去世，把咱母子们撇的太早了。我是少调失教的孩子。娘呀，你又见我太亲，娇惯的不像样。”王氏道：“我见你亲倒不好么？”绍闻道：“天下做娘的，没一个不见儿子亲。必定是有父亲管教才好。像我爹爹这样人，学问又好，结交的朋友都是正人君子，教儿子又严又密。娘见亲，就是慈母，若是单依着母亲一个老的……”谭绍闻住了口。王氏道：“你说么。”绍闻接续道：“若是单靠着母亲一个老人家见亲，姿性蠢笨的还不妨事，若是姿性聪明的，就吃了大亏。像加兴官儿这个孩子，也是个中进士材料。若是他孔家娘活着，就有点指望了。若是这姓巫的做娘，那进士就再也没想头。”

此话王氏听了，颇有憾意，便问道：“你只说你闲着做甚么？”绍闻道：“我虽是做爹的，也现今活着，孩子也极聪明，极肯读书，只是我没有学问。那书儿虽是隔着一层纸，就如隔着万重山一般，我不省的，我就讲不上来。如何能成事？俗语道，拜师如投胎。那教进士的先生，与那教进学能取一等的先生，还天地悬隔着哩。”王氏道：“你那惠先生、侯先生，我也知道，是不用提的。像你娄先生，现是进士，当日教你，没有与你讲书么？你如今就把娄先生讲与你的，讲与兴官不好么？”绍闻道：“娄先生当日讲的书，我那省的，今日还记得。彼时那不省的，如今也不记得。”王氏道：“你就把你那省的书，讲与兴官。”绍闻道：“可怜

那圣人书上，我省的书，句句都说着我的病痛。圣人何尝与我有仇来，省一句，一句为敌，不如不省的，还好过些。所以不敢多讲。要之，也是怕讲那口头书，引差了孩子路径。”老樊送到楼上饭来，把这段话就阁过了。

却说王氏是一个昏天暗地的母亲，绍闻是一个信马由缰的儿子，如何忽然讲出大道理来？原来人性皆善，那谭绍闻虽陷溺已久，那本体之明，还是未尝息的。一个平坦之气撵回头，到“孝”字路上。这“孝”字是明天察地的。一转关间，也就有了一个小小的“诚则明矣”地位。那王氏也是自幼夫妇，曾听过谭孝移一言半语。这日子穷了，受过艰难困苦，也就渐渐的明白上来。况谭绍闻近来这个返邪归正，也足以感动的。缘这孝是感动天地的，何况属毛离里之母亲乎。

绍闻吃完了饭，引兴官上学念书，并带着绍衣书札。到学中写了仿，正了字，明了句读。兴官嗜书如嚼蔗，端端正正读将起来。谭绍闻将宁波来的书，反复数过，想道：“丹徒族情，父亲在日，闲中说过，是最敦睦的。我如今何不上荆州府走一回，以重木本水源之谊？但荆州府路径，不知何处是陆，何处是水，这惟有盛大哥知之最悉。何不向他访一访？”料得河南湖广是邻封，走一遭也是正经事。因问兴官：“你读会不曾？”兴官立起答道：“读会了。”遂背诵一过。绍闻道：“我要到街上拜个朋友，你一个在此怕的慌，我送你回家。我去拜客，回来再读。”这兴官是仁孝根于天性的人，后来还有大任加身，急遵父命，跟的到后门口。绍闻道：“对奶奶说，拜客就回来了。”兴官应唯而入。

绍闻自上盛希侨家来。宝剑迎着，送上客厅，禀于家主。只见希侨自闪屏后跑出，见了就说：“书房坐，书房坐。送茶来。”

二人到了书房坐下，希侨道：“昨日听老夏说，你近日教学哩？”绍闻道：“一个孩子没师傅，我胡乱引着他读几句书。”希侨道：“甚么话些，教儿子读书，却说是胡乱引着。这就不成一个话头。即如俺家老二，一向不省事，我通不爱见他，俺两个打官司分家，你是知道的。他竟自己暗地用功。学台考祥符，他竟考了一等一名，补了廪。把我喜欢的了不得。他就比我强。这也不说。他如今央邻舍朋友，一定要与我合户。我不依，我说我是个匪人，把家产董破了些，你全全的一分儿，合甚么哩。万一合二年又要分开，这才是开封府添出一宗大笑话。我断断不合户。谁知他一发痛起来，他说他是个秀才，是明伦堂上人，一定要在忠臣、孝子、义夫、悌弟、良友上画个影儿，定要合户。我也有心依他，但想一想自己娶的老婆不是人，竟有八九分不敢。我说，你嫂子虽是大户人家出身，却是小户人家识见，我弟兄两个还捏合上来，吃亏你嫂子不是人。老二一发说的好了，人只知道自己女人不是人，天下那的还有分产析居的弟兄？俺两个又合了伙了。他依旧上书房读书去。这不是读书的好处？你为何说胡乱教他读两句书哩？不是话！不是话！”

绍闻道：“顺口说的错了，大哥教训极是。只是我有一句话，与大哥商量。前者在这里看《爵秩新本》，见丹徒家兄升了荆州府太守。府上太老爷做过荆州府的官，这路由何而去？水程多少，旱路多少？”希侨道：“由开封到襄阳是旱路，由襄阳到荆州是水程。你问这路做甚么？”谭绍闻道：“家兄既然有书，我想望望家兄去。”希侨道：“呸，你还胡乱教儿子罢，不必上人家衙门求嘴唇下熬水。你上的好济宁，如今置了几顷地，置了几处市房呢？你对我说。”绍闻道：“原是睦族，不是抽丰。”希侨道：“天下有

上衙门而不想钱的？古今以来，没这个人。”绍闻道：“家兄有书，不望一望，心里过不去。”希侨道：“我实对贤弟说罢，这走衙门探亲的，或是个进士，尚可恳荐个书院，吹嘘个义学。那小举人儿，就不必粘这根线。若是个秀才，一发没墨儿了。何况贤弟是个儒童。若说系亲戚本族，果然内而馆阁，或外而府道，路过某处，这请大席，送厚赆，馈赠夫马，装路菜，长随衙役得了这个差，说是某大老爷是我本官的表兄内弟，他们脸上也光彩，嘴中也气壮。若说是小小一个知县，到二千石衙门投了手本，那门上二爷们，还说少候片时，小的等我们老爷下来了，上去就回。若说是个岁贡，或是老伯当日那个拔贡、孔老先生那个副榜，门上还得大等一会儿。若是穷亲戚、白汉子，说是亲戚族人，门上看见，心中早说又是一个讨马号、求管仓、想管厨、要把税口的货，谁爱见瞅睬哩！贤弟呀，你还教你的相公罢。中举，中进士，做了官，那时你到衙门里膺老太爷，吃其肉而穿其缎，呵其酒而打其牌，人人称封乎翁乎，岂不美哉？况且做官的人，有两个好字，曰升，曰调，有两个不好的字，曰革，曰故。这是官场的常事。俗语说：千里投任只怕到。怕的是碰着这四个字，搭了盘缠扑了空，少不得回来时住堂庙，穿学馆，少做一年庄稼，得典出十亩田地。投任有何好处？贤弟如今既改邪归正，我也不留你吃饭，回去过了午，与学生正字罢。”

绍闻被盛希侨一派搜根揭底的话，说的心如凉水一般。一路回来，实动了自立为贵的念头。这正是：

求诸己者可恃，存乎人者难凭。

第八十七回 谭绍闻父子并试 巫翠姐婆媳重团

却说谭绍闻被盛希侨一团话儿，把官亲投署的人，各色各样，形容得一个详而且尽，满心冰冷。惟有奋志读书，以希前进的一条路径。每日引着兴官儿在书房中苦读。教兴官儿做破题、承题、小讲半篇，自己与他批点。自己做的文字，却求外父孔耘轩改正。

这邻居比舍，两三个老头儿都私议道：“谭相公明明是个老实人，只为一个年幼，被这夏鼎狗彘的钻头觅缝引诱坏了。又叫张绳祖、王紫泥这些物件，公子的公子，秀才的秀才，攒谋定计，把老乡绅留的一分儿好产业，弄的七零八落。如今到没蛇弄的地位，才寻着书本儿。已经二三十岁的人，在庄稼人家，正是力强身壮，地里佣工时候，在书香人家，就老苗了。中甚么用哩？”那个老头儿说道：“不然。谭公子到底是个老实人，本来不是下流，一时年轻没主意。如今忽然立志，三十岁还不算老，将来还有出头日子也不敢定。”又一个老头说道：“他是有根基的人家，这大相公不过年幼老实些，一时错了脚步。如今知道后悔，也还不算迟。我们再多活几年看着。”这三个老叟负曦闲谈，正是“邻居一杆秤，街坊千面镜”，所以房檐下坐着三叟，都说谭绍闻是个

老实人。看官休嫌聒絮，作书者便演出老实的大议论来。

“老实”二字，俗人看来，便与“愚”字相近，识者看来，却与“诚”字为邻。即如宋朝宰相司马温公，做了阁老，外国便说“中国相司马矣”，中国人便说“愿相公活我百姓”。这个涑水老头儿，是老实的，是不老实的？且不说这八寸三分大帽子话。即如穷乡僻壤，三家村，说起某某，“休认成他是老实人，那是个最不老实的”。这便是相戒以怕的意思。要知道今日人怕你，你将来就有怕人的时候来了。况且民间俗谚说道，人怕天不怕。到那天不怕时，你便支撑不住。这不是讲天道好还，正是说人眼难哄。缘不老实的人，定然居心刻薄，及到待人行事时，纵然假托慷慨，不难以千金赠人，貌为谦恭，不惮于百拜款接，看着是鹰化为鸠，其如两只鹰眼还在何。这谭绍闻虽然丢了行止，隳了家产，要之不曾犯刻薄的边界。倘若犯了“刻薄”二字，便把循良风规、孝顺血脉阉割了，如何再能生育繁衍呢？幸只幸这颗瓜子儿，虽然虫蛀了皮壳，那一点芝麻大的小芽儿不曾伤坏，将来种在土里，拖蔓开花，还有个绵绵的想头。

这绍闻天天引着兴官儿上学，顺便起个学名叫做簒初。读了十个月，忽一日张正心到书房来，送个信儿说：“本县新老爷贴出一个条子来，写着本月二十日县试，限初八日投完册卷。贤弟知否？”绍闻道：“这一个月不曾出门，并不知晓。”张正心道：“贤侄做的文字何如？”绍闻拿过一个小课本儿，递与张正心道：“这是笑话本儿。”张正心接到手里，见上面写“谭簒初”三个字，问道：“这是贤侄学名么？”绍闻道：“他乳名兴官，顺便与他起个学名儿。”张正心掀开一看，说道：“字画虽嫩，却端楷可观。”却见前半本是半篇的，后半本是整篇的，看了前半夸道：“清顺

的紧。”看到后半整篇，不觉夸道：“天分高的很。”及至看将完时，说道：“竟是能发出议论来。话头虽嫩，理却醇正。难得！难得！”合住本儿，放在桌面，指道：“将来可以大成！”绍闻笑道：“与他爹一样儿欠通。”张正心笑道：“你并不曾修过烟楼，叫这贤侄也没甚么去撞，将来是绳厥祖武的人。现在县里小考，就该与他投本卷子。那簒初二字也好，但像个表字，不像个名儿。不如改名绳祖，以存灵宝公待后之意。”绍闻道：“同了前辈的名了。”正心道：“那一个前辈？”绍闻道：“张绳祖哩。”正心道：“呸！那张绳祖是个甚么东西，那才是撞破烟楼的人。昨日泥水匠还寻家伯，说张宅要拆楼卖砖瓦椽檩，叫家伯买。家伯听的说，只是‘咳’了几声，难过的了不得。像那个人的名子，也不必同他。如今就叫簒初罢。今日初四了，咱两个就去投册卷。南乡里舍侄，是考过一次的，我正是替他投卷子。才差人与他送信，叫他十七日进城。所以顺便来对贤弟说。不料到这里得见贤侄文字，可幸可喜。”绍闻即叫兴官锁门回家，自同张正心办册卷，书写三代年貌去讠。这些碎语，不必细述。

到了十九日，王象荅得了考信，先一日就来了。及至二十日五更时分，王中与保住打着灯笼，提着考具，送少主人并十四岁小主人进场。心中好不不喜欢。这王中喜极泪落，暗暗的擦眼。不知者以为有何悲痛，殊不知真忠臣、真孝子才能有这两眼眶子泪哩。那史册上彪炳日月的事业，全是这两眼眶子不叫人知的暗泪做出来的。天地为之感恻，鬼神为之助泣，暗中默佑，搀扶到人伦庙里，与了些俎豆，叫他飨哩。吁嗟噫嘻，可不痛哉！

却说点名进了场，这县公真正是个读书的进士，初选鄢陵，接署祥符的官。首题是《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次题是

《“人恒过，然后能改”二节》。这谭绍闻久不亲书，只得把灵宝的遗训，父亲的家教，以及丹徒叔侄敦睦之情，融化成孝弟题意。及至二题，就把生平阅历，发泄为忧患议论。原来不过塞责完场，全不料县公阅卷大赞，取了覆场。谭篋初却也附骥。

到了招覆之日，天明进场。谭绍闻点了第一名。及点篋初时节，县公细看，年纪不过十四五岁，品格气度，竟是大家儿女，略略问了些家第。出下题目《吾与点也》。做完纳卷。

这县公因鄱陵有了紧案，要回去飞办。到第三日张榜，第一名谭绍闻。儿子谭篋初取了第十一名。那报房走报的，前两日已写了规成报帖。及写榜时，早已得了确信，填上名子，满城中各家亲戚照壁上都刷糊上了。

不说谭宅捷报贴在后门上，王氏因前门典当，有美中不足之憾。孔耘轩家有女儿已故之悲，收了报帖，不许粘贴，赏了喜钱，打发走报去讫。单说这曲米街巫家照壁墙上，贴着官红大纸，上面写着：

捷 报

贵府令婿谭爷（官印）绍闻，蒙河南开封府鄱陵县正堂署祥符县正堂乔，取中儒童第一名。

嘉靖 年 月 日

高及第
提塘报人 连三元

却说巫翠姐在谭宅作媳，一日与丈夫谿勃诟谇，一替一句说狠话，又在娘家见了姑嫜冷淡奚落，只像待邻家媼姬一般，固属小户村野，也是天性器陋。若是王氏去后，谭宅再差嫠妇，遣小厮，温存慰藉上一两番，或未免越扶越醉。恰好谭宅卖田地，典

房屋，清负欠，买书房，打扫裱糊，上学读书，投卷应考，再没一日闲空儿，所以巫家门里，再不曾有谭宅半个人影儿。这巫翠姐本来已有寤寐反侧急切难耐之况，又兼倚枕自思，觉得是自己太错。后悔在心，难以说出。这谭家因诸事忙迫，稀于音问，只像见怪不怪，其怪自败光景。巫翠姐也就有归宁已久，重返夫家之情。忽的门中贴了鲜红报条，这本巷邻家老姥少艾，就有来看彩的。各生意行中沾亲带故，也就有道喜的。这巫翠姐自觉得脸上没一点儿趣味。邻妇拜喜，却没甚的答应。过了一夜。

次日早晨，把孩子也打扮了。巴氏尚未早起。坐在母亲床沿上说道：“娘起来吃了早饭，你送我回去罢。”巴氏道：“那日你婆婆来，我被你翻嘴掉舌，听了你的话，失了待亲戚的情面。我黑夜间睡不着，盘算了一夜，没脸儿去。况且如今姐夫恭喜，咱就到了，显见得小家子赶趁亲戚哩。”巫翠姐道：“我也算计明白了。俗语说：官府不打送礼的。把我的钱，替咱家备上一分水礼：大猪脖、肥羊腿、十斤的大鲤鱼两条、鸡鸭八只、四簋茶叶、两坛酒、海味八色、南果八色、山药、莲藕、大百合、火腿、对虾、干鲞鱼。况且兴官儿也挂了案，越外四匹喜绸、两匹绫、笔十封、墨两匣、新靴、新帽、大围带、顺袋、瓶口、锦扇囊。又不使咱家的钱。这是我首帕铺子里算账。我又把长的银子一百两加成本钱，剩下三十多两都治成礼。顺袋、瓶口、扇囊又是我绣的。今日办成送的去，说明日娘送我时，就与亲家母道喜。那边日子近来也不行，娘的贺礼，就是雪里送炭，省的我异日‘马前覆水’。”巴氏道：“好一张油嘴，通成了戏上捣杂的。凭你叫他们怎么办去，我明日少不得厚着脸皮儿送你。这娘家长住着，将来是何结局呢？”

巴氏应允，翠姐吩咐出去。这女财东传出号令，那些铺子里小伙计，顷刻置买包裹，饭后各色俱全。说是喜礼，那红签儿封，朱丝儿捆，更办的千妥万妥。当日即向轿辅里雇觅了十个扛夫，抬到谭宅。说了巫奶奶明日送姑娘道喜的话。谭宅收了喜盒酒坛，放了重赏。扛夫自行回铺不提。

却说到了次日，巴氏早起盥洗，翠姐早起梳妆，悟果又重穿了新衣。驾上席棚牛车，母女婆甥坐在车上，垂了毡帘，跟一个小厮，到了谭宅胡同后门下车，王氏、冰梅迎接，老樊抱了悟果一同到了堂楼。巴氏向王氏拜了，说道：“亲家母恭喜呀！”翠姐道了万福道：“娘好呀！”冰梅与巴氏磕了一个头，巴氏道：“冰姐我孩子，你好呀！”冰梅道：“巫奶奶好。”绍闻上楼，与丈母禀揖。巴氏道：“姐夫恭喜！”绍闻道：“外母安好。”兴官上来与巫外婆磕头，巴氏道：“外甥儿长成好样范儿，外边人人夸你是举人进士。”王氏道：“孩子并没得读书。”老樊方拉得悟果与奶奶磕头，说道：“奶奶想你，你想奶奶不想？”悟果乳喉说了一个“想”字，王氏喜极，方要抱去，老樊又引与冰梅磕头。冰梅拉到怀里，笑说道：“孩子还小哩，不为礼罢。”兴官早提一个砚水瓶儿，递与悟果，说：“咱往院里去罢。”

这谭绍闻早已下堂楼，自己坐东楼下。巫翠姐要上卧房卸妆，见了谭绍闻，细声笑道：“你与我有了甚么仇，怎的再不睬我家门边，问我一声儿？”绍闻忍不住笑了。翠姐到了内室，拔去头上珠翠，解了绣金宫裙，说道：“我的旧裙儿搭在床横杆上，往那的去了？”绍闻道：“我与你寻去。”

却说堂楼上女客坐定，老樊捧茶，冰梅放钟各送。这两亲家母，叙起寒温。巴氏还怕有甚么含刺带讽的话头，这王氏一点愠

色也没有。到了晌午时分，堂楼摆了大席，巴氏、王氏此谦彼让，方才坐定。翠姐也上楼来坐。巴氏说道：“冰姐你也坐下。”冰梅方坐了桌角斟酒。这绍闻自在东楼下，与兴官吃饭。堂楼席尚未完，东楼饭已吃足。忽听的蔡湘说道：“有客在后门上等着道喜。”

原来蔡湘久已出去，跟官上山西，只因官已告老，仍回汴梁闲住。一日街上遇着双庆，说起谭主人恭喜，约双庆同回伺候旧主的话。双庆亦甚情愿。因此俱来磕头叩喜。绍闻正无人用，一见便问道：“你们还肯进来与否？”二人俱说愿意，自此蔡湘、双庆依旧进谭宅来了。

主人微判荣菀，奴仆辄分冷暖。

愚贱有何远识，只课当下勤懒。

第八十八回 谭绍衣升任开归道 梅克仁伤心碧草轩

却说蔡湘报于谭绍闻，说是后门有客等着道喜，绍闻先递于蔡湘一枝儿钥匙，说道：“你先去开门，我就着双庆儿提上茶去。”

蔡湘拿了钥匙开了新书房门，绍闻随后即到。一看却是张正心。让在书房，为礼坐下。张正心道：“贤弟会状先声，本该明晨叩喜，只因来到小南院，顺便而来。万望勿嫌残步。”谭绍闻道：“县考幸蒙首取，只恐仍蹈前辙，还望老哥指示课程，或者可以进个学子。又自揣久不亲书，府试未必再为侥幸。况学台按临，不能进学，亦非意外之事。急切但问老哥，曾否午饌，家中现有客席，取办甚易。”张正心道：“在小南院已用过饭了。况今日是家伯斋期，合家清素，不然还要讨喜酒吃哩。请问家中何处尊客？”绍闻道：“内人与丈母来了。”张正心道：“令丈母是客罢了，如何老弟妇也成了客呢？”绍闻笑道：“对你说怕你笑话，不对你说我又急不能隐。当日孔宅那个亡室，是先君定的，贤而且慧。如今这个贱内，是家母定的，不及远矣。前几个月里头，与弟闲说话儿角起口来，送他归宁。家母爱孙情切，到他家一望。母女两个面上竟带愠色，家母含怒而归。隔了两三个月，这边也没人讨闲到那边走动。昨日忽送来一分厚礼，来的一个小厮不会

说话，公然说：‘是我家姑娘本钱置的礼，与谭奶奶贺喜。’天下有儿媳贺姑之说么？真正可笑极矣。”张正心笑个不住。

谭绍闻见张正心欲吐复茹，只是笑，便问道：“你笑甚么呢？”张正心道：“我们小兄弟们说家常，谈及闺阍，以为诙谐。谁知老人家说起来，比咱说的雅而且趣，令人绝倒。原非有意窃听，偶然在窗外洗砚瓦，吹到耳朵内，真正风雅蕴藉，且又调笑之甚。“张正心却又住了口，只是笑。绍闻急欲要听，张正心只是笑不合口。绍闻连催三次，正心道：“家伯常戒，不可妄谈前辈。今日恰逢家伯斋日，如何敢造口孽？”住了口又笑。谭绍闻把张正心肩上拍了一掌，道：“我一定叫你说。”张正心笑道：“我一发说了罢。当日程老叔、孔老叔、苏老叔与家伯几位老前辈，常在一处，你记得么？”绍闻道：“记的很清。”正心道：“这几位老人家见了面，就是一天聚会，庄言正论极多。偶然诙谐，不过一笑而已。但添上你的先生惠圣人，便是老先生们惹笑正鹄。这惠人老原是‘四畏堂’上第一把交椅。你师母那个狮子，又是一个具像体的狻猊，唧哼一声，把地动山摇。那一日几位先生俱在我家，老先生们说起来了，我适然在院里洗砚瓦。只听惠人老说起《五经》、《四书》程子本义、朱子集注、蔡九峰集传来，高谈阔论。这几位老先生与他辩难，惠人老解说不来，众人已为胡卢。不知怎的一拐，拐到老人家惧内上了，众人说：‘老先生是圣人，如何不以圣人的话感化老嫂？’惠人老道：‘不瞒列位说，委实我不是。大事小事，都是贱内的不是。兼且喜怒无常，圣人的话，那的用得着。’程老叔道：‘圣人的书用不到老嫂身上，却都用在老哥身上了：老嫂有了小不是，老哥说，圣人教我矣，曰“赦小过”。老嫂有了大不是，老哥说，圣人教我矣，曰“肆大眚。”老

嫂怒的时节，老哥不敢了，遵着圣人说的话，“宴昵之私，不形于动静”。老嫂喜的时节，老哥你敢了，遵着圣人的话，“情慢之气，不涉于身体。”只听众位老先生，在屋里笑了一个大轰堂。咱是一个后生家，怎敢笑出声来，只得丢下砚瓦，捏住鼻子猛一跑。我今触着贤弟这宗事，只怕贵老师圣人衣钵，传与你了。老弟妇回娘家等着你接，你遵着圣人说，‘不接若，则嗟若’。今日回来了，你遵着圣人说，‘既来之，则安之’。呸，呸，侮圣之言，口过！口过！天色已晚，我再到南院看看舍弟，同家伯母回去。”又猛然想起一宗话：“咱两个只顾胡谈，却忘了一个紧信儿。今日早晨，看见三皇庙门上，贴着一张关防诈伪告示，念了一遍，还记得些，我念与贤弟听：

特授河南开归陈许驿盐粮道加三级随带一级纪录八次又纪大功一次谭，为关防诈伪事。本道籍隶丹徒，世列黄榜，叠受国恩。备员浙江，因军功升授湖广荆州府。陛见请训，蒙特简以河南观察重任。在本道凜衾影而自矢，誓冰渊以为言。总之慈祥居心，狷介励操，万不敢少有陨越，以上负朝廷委任之恩，下违祖宗教诲之意。此本道暗室屋漏中之可对天日，可质鬼神者也。但江南之与中州，虽分两省，而境属接壤。恐有不法之徒，指称本道族众姻亲名目，改习土语，变换儒衣，或潜居寺观，乔寓逆旅。视尔河南为诚朴之区，椎鲁之民，不难展拓伎俩，或言讼狱可以上下其手，或言钱粮可以那移其间，徇情尽能关说，过贿即可通同。殊不知本道族清戚贵，或仕宦远方而久疏音问，或课诵家塾而不出户庭，从无此蓬转宇内，萍栖署中之恶习也。为此出示遍谕僧寮道舍，以及店房客寓、茶坊酒肆等区，各自详审言貌动止，

细察行装仆从，少可疑，即便扭辕喊禀，以凭究治。倘敢任意收留，甚至朋谋撞骗，或经本道访闻，或被旁人首发，本道务必严刑重惩。除将本犯毙之杖下外，至于牵连旁及者，亦必披根搜株，尽法惩治。本道言出如箭，执法如山，三尺律不能为不肖者宽也。云云。

贤弟呀，我影影的记得府上有原籍丹徒的话儿，或者此公就是贤弟本族么？”绍闻道：“据大哥所说，就有八九分像是不错的。但我前日在盛宅看过《爵秩新本》，丹徒家兄是湖广荆州府太守。我如今再查个按季爵秩本头，便见的确。”张正心道：“贤弟错矣。咱们一个士夫之家，忽然来了一个亲族做本处的大员，不知者以为甚荣，其知者则以为可怕。我们清白门第，断不至于设招权倚势之心，那无知的小人，便看得咱家是附羶逐腥之地。这是有关于身家性命的事。此公若果系本族令兄，贤弟呀，省会之地，杜门逾垣还怕躲不清哩。”绍闻道：“这我该怎么的？”正心道：“闭户教子，足不入街心，影不出巷口，自爱也，爱子也，并爱及令兄老大人矣。可惜贤弟不是个官，若是官，却有个回避之例了。”二人说话已毕，相送出门，正心回首道：“我们前半截述前辈的妙谗，那是我该死的话，只付之‘白云向空尽’。我们后半截丹徒的话，句句铭心，切记，切记。”到了后门，作别一拱而分。这话提他不着。

单说河南开归道，却是那个？果然是镇江府丹徒县宜宾派后代谭绍衣。这谭公上任以后，谒文庙，见抚台，拜藩臬，接见满城的属员，一连忙了十几日，方粗有定局。心里想见族叔谭孝移，此时约离八旬不远，康健羸弱，未知怎样。一日叫梅克仁到了书房说话。原来梅克仁是谭府上家生子，其人精细妥当，极能办事，

谭观察倚为腹心，所以唤到书房，细细商量道：“当日我差你与这里老太爷下书，这老太爷居住于何街，你是该记得的。旧日曾寄过书，老太爷也不曾有个回信。想是如今也老了。趁你站门上未久，人还认不得你，你改装出街，到老太爷那边先请请安。你诸事妙相，你去走走，我讨回话。”

梅克仁领了主命，改装潜出，果然敝袍旧帽，皮带泥鞋，径上大街。果然街上添了许多楼房，增了许多铺面，比旧日繁华较胜。依稀还认得旧居。到了旧日所走门楼，见门上悬着“品端行方”金字匾额，旁注谭某名讳，心内说：“这是我们太老爷名子。如何不是倒座向内的对厅，却成了一个大京货铺子？”

梅克仁上的铺子台级，说道买一条手巾。一个小伙计拿过来，说了价钱。梅克仁与了三十文制钱买了，随口问道：“这是谁家房子？”几个伙计，并没一个人儿答应。梅克仁又道：“取一匹蓝绸看看。”又一个年纪大些的，架上取过一匹绸来，交与梅克仁看。梅克仁一看就中，说道：“明明价钱。”那人道：“请出包儿来看看银水，或是足纹，或是元丝，好讲价钱。”梅克仁在怀内掏出一个银幅来，展开七八个锭件，俱是冰纹。那人道：“银子好。”小伙计急捧过一杯茶来，让坐，梅克仁方才坐下讲价。这一个嫌多，那一个不让，说话中间，插一句问道：“这是谁家市房？”那人道：“是敝号里典到谭少爷房子。”梅克仁心里惊道：“不好了，老太爷辞世矣！”即照他说的价钱称了银子，梅克仁包了银幅，连绸子塞到怀里就走。那人道：“再喝一杯茶。”梅克仁摇首，一拱而去。

拐弯转角，记的土地庙儿，照走过的小巷口，径上碧草轩来。到了碧草轩门首，一发改换了门户，一个小木牌坊上，写了四个

大字，是“西蓬壶馆”，下赘“包办酒席”四个小字。坊柱上贴个红条子，写的本馆某月某日雅座开张。梅克仁已瞧料了七八分，径入其内。只见又添了几座新房子，又隔了一个院儿，杀鸡宰鹅，择葱剥笋，剁肉烙饼，榨酒蒸饭，乱嚷嚷的。漫说是药栏花畦没了踪迹，就是几株老梅、数攒修竹，也都向无何有之乡搬家去讫。只剩下一株弯腰老松，还在这葦雨腥风中，响他那谡谡之韵。

这梅克仁拣了一个座头坐下。往轩上一看，像是些书办衙役们请客，也还有一桌子四五个秀才腔样，也还有一桌子长随打扮。这桌子微醺，那桌子半酣，杯盘狼藉，言语喧哗。梅克仁好生不快活。只见走堂的来揩了桌子，问道：“爷是吃饭吃酒？”梅克仁尚未答应，只见他唇翻舌掉说道：“蒸肉炒肉、烧鸡撕鸭、鲑鱼鲤鱼、粉汤鸡汤、腐干豆芽、蒜菜笋菜，绍兴木瓜老酒、山西潞酒……”一气儿说了几百个字，又滑又溜，却像个累累一串珠。这梅克仁那里听得，说道：“你且去。”果然又走了几张桌子，回来道：“爷吩咐。”梅克仁心中有事，随口道：“一碗鲤鱼，一盘炒肉，两碗蒸食饭，一壶酒。”

梅克仁坐的桌子离收账桌子不远，看那收账的是一个老者，问道：“这旧年是谭宅房子，我曾走过。如今是合伙计开张，是赁与人开张，一年吃租哩？”那老者道：“这原是谭老乡绅书房，谭老乡绅去世……”住了口，又收起账来，钱入柜响后，又说道：“老人家去世，相公年轻没主意，被人引诱坏了，家产零落。这是我们掌柜的一千多银子买的。”梅克仁道：“他这相公如今怎么样？”这老者又收账，收完续说道：“如今相公却也改志。现今县考，取了案首。引着儿子，在这西边一个小书房念书。十四岁

小儿子，也取了头几名。”

梅克仁听在心里。吃完了酒饭，开发了账，与收账的老者酬教而出，就上西书房来。听的书声，不用认门。将欲叫门，屈戌儿却是在外边锁着，门上有“闲人免进”条子。侧耳一听，只听得内边大声朗诵。又有一个胸腔嫩喉的，也读得清亮。梅克仁暗道：“这却像我南边宦家风俗。但有这就罢，但有这就罢。”梅克仁不敢露出行藏，回衙禀了主人，自有调度。这梅克仁抱着愁闷，幸听的几声书儿，开了一条小喜欢路径，依旧照着先走的街道，回衙复命。这正是：

富贵休夸驷马车，撒傲去骄返寒庐。

回头何处寻津岸，架上祖宗几卷书。

第八十九回 谭观察叔侄真谊 张秀才兄弟至情

却说梅克仁回到署中签押处，见了主人。这谭观察说：“你回来了，见过老太爷不曾？”梅克仁把目之所见，耳之所闻，一五一十详详悉悉说了一遍。谭观察不胜凄怆惆怅，心中好生的难过。又问道：“老太太呢？”梅克仁道：“老太太在堂。”又问道：“你说书房中乳腔儿读书，或是老太爷房下晚生子么？或是老太爷的孙子？是一个，是两个呢？”梅克仁道：“打听的明白，是老太爷孙子。现今县考的极高，年纪十四岁了。书房中别的没人，只有父子两位高声读书。门是外边倒锁着。”谭观察不觉失声叹了一口气道：“赖有此耳。”梅克仁退去。这谭观察取过一个红单，举笔写道：

叔捐馆太早，侄到豫过迟。敢投金于暮夜，不畏四知；愿奋志于崇朝，常凛三畏。果其能绳祖德，乐绵绵之族情；如其再蹈前非，径申严严之官法。

附去甘旨银五百两。

绍衣濡泪书

写完，即要叫梅克仁兑银子，明日送去。忽的摇首道：“且慢，且慢。”

观察徘徊室中，又坐在案上。天色已晚，点上灯烛。看了些文移，画了些稿案，吩咐了事件，嚼了几块压饥的点心，吃了两三碗子茶，更鼓分明，打了呵欠，就在签押房里安寝。展开褥被，脱去靴袜，却披着上衣，靠着高枕，心中计算起来。想着这谭绍闻与十四岁儿子谭蓐初，口中无言，心里有话，说道：“我这个族弟，我仿佛记得，我叔在丹徒族谱上，写的是谭绍闻。这个侄子，如今也不知甚么名子。论考试高取，还不出奇，听说肯读书，便是我谭家的好后辈了。这绍闻弟，二三十岁的人，还不曾进个学，又破了家业，这就世族中一个出奇的大怪物。如今倒锁了门，在内念书，这是穷的急了，进退无路，出入无门，逼上这一条正经道儿来。那遭恶党之羞辱，受室人之交谪，是不用说的。我如今送五百银子，与老太太奉甘旨，这是我的正经理。但他既没主意于前，焉能有主意于后？况银子这个东西，到君子手里，能添出‘恭者不侮，俭者不夺’许多好处。若到众人手里，便成奢侈骄慢的本钱。即令不甚骄奢，水涨船高，下边水涨一尺，上边船高九寸，水只管涨，船只管高，忽的水落了，把船闪在岸上，再回不来，风耗日晒，久之船也没得了。如今他能把船依旧扯下岸来，在断港小沟中等雨，还算好的。我送上五百银，不又害了他么？况我叫梅克仁送银子，纵然做得机密，毕竟飞鸟过去有个影儿，且衙门举动，万不能使人不知。一人知晓，片刻就满城知晓。人人都道他是新道台的族弟，他那些旧游，未免干他以不可干之事，即我所属之微员末秩，不免与他有个来往。赴官席，说官场话，是最坏子弟气质的。这个小侄子，又要旷他的工夫。更有一宗可虑处，学台案临，他父子万一齐进了学，人便说是谭道台的关节。这些嫉贤妒能的嘴，单管的是胡说。或是说学台看道

台体面，所以某人父子一同游泮。虽然虬蟬无伤于大树，这积羽也可以压舟。不如暂且不认族谊，似乎近于薄情，究之无愧于心。但叔大人为我一封书，走了镇江一回，族情何等款洽？我今日做官到河南，兄弟伯侄，真成了秦越肥瘠，我何以对叔大人于幽冥？”辗转图惟，并无善法。忽的想起观风一事，说道：“是了。”即脱了上衣，缩在被里。伺候的人换烛阖门，俱各退去，惟留两个支更的小厮，潜听伺候。

到了次日早起，盥洗已毕，吃了点心，传礼房回话。礼房进来，跪下磕头。谭观察吩咐要观风的话。礼房禀道：“观风四六告示，书办原有旧稿。”观察道：“不用那个。出个告条，判定日期就是。此番观风，祥符为附郭首邑，单考祥符一等秀才。其二三等秀才，以及各属县之书院肄业，并在省教学者，俱准其报名，一体观风。祥符童生前二十名，不许一名不到。其后列者，亦准其自愿报名，一体就试。至于八府九州生童，行文各府州县教谕、训导、教授、学正等官，邮封题目，当堂面拆，照题作文，申送本道，以便录奖。这祥符童生，行牌该县，申送本县考案，以及各儒童三代籍贯清册呈阅，试毕原册发回。至于祥符生员，行牌该学，将院试考案，以及各生员三代籍贯清册，一并呈阅，试毕亦原册发回。观风先二日，工房备桌凳于本署。尔礼房务将就试生童，先期三日报明数目，临期点名，务必不虚不漏，以便署内备饭。违者责革，小心办理去罢。”书办领命而去。且把这书办写“观风生童，限日集辕，勿得有误”的告条，行牌首县，以及儒学吊取生童三代考案清册，俱各楷写明白，单空日期以使用印签日等件，不必详述。

单讲谭观察到任，告示有“丹徒”两字，拜客帖柬，“谭”字

下有个“绍”字，不知话从那里起头，满城中都知晓道爷与谭绍闻是本贯的同堂兄弟。且争传新道爷专拿匪类，白人是严刑刻究，绅士是详革重处。又说绍闻叫新道爷请进衙门住了一夜。又说绍闻到衙门，新道爷送了银子一百两。论其事，本来没个影儿，传说的却俱有证见。虽说捕风捉影的话，是久而自息的，但当下轰传，也得一两个月才能不扑而灭。谭观察午夜筹画，真正明鉴万里矣。

却说谭绍闻每日下学来，后门上便有石灰字儿，写的“张绳祖叩喜”一行。又有“王紫泥拜”一行。又有“钱克绳拜贺”，又注一行“家父钱万里，字鹏九”。那土写的被风吹落了，有字不成文，也不晓的是谁。总因谭绍闻在新买房子内读书，没人知道，不然者也就要山阴道上，小小的一个应接不暇。

一日，谭绍闻父子正在书房读书，只听剥啄之声，拍个不止。绍闻听得，只得走到门内问道：“是谁？”那外边只说了一个字：“夏。”绍闻道：“钥匙在家母手里，只等饭熟时，人来开了门，才得回去。我怎么请你进来呢？”夏逢若道：“不用说，这是盛价王中的法子，把贤弟下在这个……”住了口不说了。绍闻道：“委实是家母的调停。”夏逢若道：“老太太舍不的。只是我有句话，不是隔门说的，我现在住了道差。”绍闻道：“我一向没出门，全不知道。”夏逢若道：“我不管你知与不知，只说与你两个字，你记着。”绍闻道：“甚么哩？”夏逢若道：“买办。”便扭项而去。这绍闻茫然不解，依旧回去读书。

不多一时，正与箕初说文字，只听得一声说：“开门来。”绍闻认得是张正心声音，即走向门内，把钥匙隔墙扔出来。张正心开了门，进去到书房。两人为礼，箕初也作个揖，各让坐下。正

心道：“道大人那边，没个踪迹到这里么？”绍闻道：“寂然无闻。”正心道：“这固是道大人谨密，却正是贤弟之福。昨日还听人说，道大人与伯母送了两毡包表礼，还与老贤弟妇一匣子珠翠钗环。又有人说与了贤弟一千两银子，教贤弟修坟，道大人要到贵茔祭祖。我听说全不像话头。”绍闻道：“一点影儿也没有。”正心道：“宫中要细腰，乡里女人就十天不吃饭。无知之人，满口胡说，大率如此，究他则甚。然要之，人之多言，亦可畏也。我正要送你个信儿，道大人二十日观风，已有告条矣。”

道言未了，县堂上来了一个礼房，张正心、谭绍闻俱是投册卷时认得的。进书房为了礼，少叙寒温，拿出一张过朱的名单，上写道“县试前列儒童名单”，计开第一名谭绍闻，第二名、第三名某某，共二十名。又拿出一个全帖，上边横写名子，与朱单排次一样，但知会过的，名下有个“知”字。张正心道：“昨日学里老师，也是这个办法，府学名帖两位老师、县学名帖两位老师。我也把知单上写了一个知字。”绍闻即叫篲初照样写，篲初果然把自己父子名下，端端楷楷各写了“知”字。礼房即要起身，绍闻道：“少坐说话。”礼房说：“事忙得紧，晚鼓即要清册，明日申送道爷衙门。”绍闻道：“少敬的很。”礼房道：“到院考时，我送两张大报条来，到那时竖旗礼先要三十两。”正心道：“有，有，有。”

送出大门，只见胡同口内来了一个小厮，背着一个孩儿。小厮说道：“名相公呀，那不是大叔么？”小孩子笑着，叫一声道：“哥。”这个是谁？正是张类村老先生第三房杏花儿生的张正名，有三四岁了。这名相公下的小厮肩背来，跑到正心跟前。正心道：“与谭大哥唱喏。”绍闻道：“进屋里，你好行礼。”张正心抱起来，

同进书房。放下，说道：“唱喏，唱喏。”名相公果然照着谭绍闻作下揖去。绊了半趺，几乎倒了，张正心急手拉住。又引到簪初桌前，说：“作揖儿。”那簪初果然依着揖人必违于其位的礼，离了座位，深深的一揖。正心道：“那里还他。”绍闻道：“这贤弟，还是小前辈哩。”

绍闻看了屋子里说道：“无物可敬贤弟，该怎么的？”那名相公指桌上筒儿的笔说道：“我要那呀！”簪初即取了一管旧笔与了。绍闻抱在椅上，叫小厮扶着，与了半张白纸。这名相公将笔濡在砚池里一染，向纸上横涂竖抹，登时嘴角鼻凹，竟成个使人墨墨。正心道：“写完了，不写罢。”将笔慢慢的夺下。名相公扯住砚水瓶绳儿，拉过来，手提着再不肯放。正心道：“休打破了，放下罢。”名相公那里肯放，绍闻道：“就送与贤弟罢。”名相公提着瓶儿，与小厮院里顽耍。

这正心又看了簪初的新课，说道：“稳进，稳进。并大有出息的人。”绍闻道：“那里有此。”张正心道：“是真老虎，他乳号便有食牛之气。咱们世交，我虽不知晓甚么，却还认得成色。至于面谀两字，比背毁两字，其伤阴鹭更重哩。”又订了二十日早吃点心，黎明就要到道台东辕门守候点名之说。说完要走。绍闻留不住，同到院里。这名相公又被小厮儿把头上插了一朵草花儿。总角带花，鼻凹抹墨，张正心看见，一发亲的没法了，抱起来亲了个嘴，轻轻的把名相公嘴唇咬住。那名相公一发哭将起来。绍闻拾起砚水瓶儿叫提着，名相公又笑了。张正心道：“放下罢。”绍闻道：“这是我小时，王中与我三个钱买的。这一二十年不知丢在那里去了，前日兴官又拿出来放在桌上，我还认的。”张正心道：“三个钱的东西，到二十年后就是传家之宝。”向名相

公手中一夺，那里肯放。绍闻执意要送，张正心道：“我改日送贤侄一个玉笔床儿来，正好相抵。”二人同出门来，张正心抱着名相公，小厮跟了，回首一躬而去。绍闻道：“替我锁上门，家中还不曾请用饭哩。”张宅小厮锁了门，绍闻依旧进书房课诵。

看官，这一回来了一个夏鼎，又来了一个张正心，谭绍闻一拒一迎，只在一把钥匙藏在屋里、丢出墙外而已。把柄在已，岂在人哉？

第九十回

谭绍衣命题含孝思 程嵩淑观书申正论

却说谭观察观风一节，虽是隐衷欲见弟侄，却实实的采风问俗，默寓隆重作养之意。先期一日，辕门挂彩，大堂张灯，胥役列班，掾吏谨恪供事。至日黎明，各生童齐集辕门恭候，俱在东边一个茶肆中吸茗啖糕，以待闪门。鼓吹一通，府史胥徒纷纷来到，俱向衙门进讷。鼓吹二通，府学教授、训导，县学教谕、训导，各在辕门内下马，服公服，鱼贯而入。鼓吹三通，隐隐听得云板响亮，皂役传呼之声。生童各携笔墨砚池、镇纸手巾，团围守候。堂鼓响震，虎威声传，只听的腰拴锁声落地，两扇金胄银铠大将军，东往东转，西往西移，户枢之音殷殷如雷。两个县学，飞跑在门左点名，两个府学，侍立在大堂柱边书案前散卷。暖阁口红幔斜撩，银烛高烧，中间坐了一位神气蔼蔼、丰标棱棱的大臣。

点名散卷已毕，四位教官领着各生童由暖阁后进去。东边一座花园，一座五间三梁起架的大厅，中间一面大匾，写了“桐荫阁”三个大字，东边五间陪厅，横着汉八分“来凤”两字匾额。原来院中一株老桐树，约略是三百年以外物。南墙边一块太湖石，高丈许，皴瘦骨立，中间七穿八透的，俱是窟窿，外边崖棱

坎坳，不可为象。所以檐柱上悬着“奇石堪当笏，古桐欲受弦”木雕一副联儿，字书遒劲得紧。满院湿隐隐绿苔遍布，此外更无闲花野草。对此清幽，各生童不但文思欲勃，早已道心自生。

遥闻喝道，料得观察已退。不多一时，只见两个府学，各持一个红单说道：“大人亲书题目，诸生是《“君子不重则不威”全章》，童生是《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又说道：“大人吩咐，诗赋策论题，少刻即到。”这各生童铺巾注砚，磨墨吮毫，发笔快的，早已有了破、承、小讲，构思深者，兀自是凝神定志。忽的两个县学，押的厨丁茶僮，送上点心热茶。

那日头到辰未巳初，两位府学手持白纸一张，楷书八九行，说道：“众年兄请看诗赋、策论题目。”众人置笔攒来观看。诗题是《赋得“寸草三春晖”得春字》，五言六韵。赋题是《一簣为山赋》，以“念始终典于学”为韵。策题是《问扬子云雄作〈太玄〉，论者以拟〈系辞〉讥之，王文中通作〈中说〉，论者以拟〈论语〉讥之，至于马季长融作〈忠经〉，分章援古，全摹〈孝经〉，而人鲜有讥之者，岂忠孝之理，不出于一贯欤？诸生今日庭帷，异日殿陛，当必有所持以为国家之重赖者，其各摭所见，而详著于篇》。论题是《教小儿先要安详恭敬》。各生童莫不赞题目正大光明，只恐作的不足以当大人之一瞬。惟有谭绍闻心的说道：“策题明明藏着先人名讳表字，吾兄教我矣。”谭篋初心的说道：“一簣为山赋题，或者寓意教我，也有七八分儿。”各人分头作文，谭绍闻做完《四书》，便做的《忠经》策，拿住“资于事父以事君”作把鼻。谭篋初做完《四书》，便做《小学》论，拿住“能敬必有德”作主脑。

午刻已到，陪厅上设了十桌，每桌六人，摆出十桌丰俭合宜、

有汤有酒的席面。未刻交卷，四位学师收掌。观察坐了二堂，学师率领各生童上堂稟揖，谢教谢赏。先是点名时，观察已默默看了自己弟侄，心中已有一二分尚可少慰意思。到了此刻，正要细细物色，就中说几句话。只见秀才中一个峨冠方履襕衫阔带，年纪在五十岁以外，手持二册，深深拂地一躬说道：“生员们蒙老大人今日这一番作养栽培，真乃不世之遇。”观察道：“请来领教，只恐简褻有慢。”那秀才道：“生员有一言上禀：这是生员的诗稿，三、四、五言古风，俱是追摹汉魏，至于五律七律，不过备数成集，就中惟有乐府三十章，颇为可观。敬呈老大人作个弁言，以便授梓。”观察笑道：“学生原是涉猎帖括，幸叨科名，到今簿书纷攘，舟车奔驰，荒芜也就到了极处。博雅大作，暂存署内，闲中细加吟哦。”那秀才道：“敬恳赐一序文。”观察笑道：“岂不欲幸附骥尾，但不敢妄加佛头。”那秀才道：“诗文稿序，一定得个进士出身，方可压卷。”

这观察口中说话，眼底却十分关注簪初。见生童们各有欲去的形色，吩咐传点开门。云板三敲，便离公座上了大堂。班房出了些狰狞皂隶，连声喊堂。四位学师仍引生童由暖阁东边转到月台。鼓冬冬闪开仪门，众生童拥挤而出。夏逢若在石狮子东边打个照面，不敢近前。

这一起生童出的东辕，依旧分街别巷而去。内中就有四五个好吃一杯儿，连袂牵襟上留珮楼，呼僮叫保，干那卷白波的高兴事儿。拣了一个座，四面围坐，衔杯捻豆，咬瓜子，说将起来。这个说：“好道台。”那个说：“好题目。”说着说着，说到那呈诗稿秀才身上来。这个说：“不知此公是城是乡，全不认得。”那个说：“此人不城不乡，我知他极清。此公在北关头儿住，姓谢名

经圻，别号梅坡。张宗师进的，与家叔同案。考了二十年秀才，等第在忽二忽三之间。不知怎的这一次取了一等第二名，五十岁补了廪，自己看着真是大器晚成。平素好做几句歪诗，竟看得是为其事于举世不为之日。又好在《字汇》上查几个画数多的字儿，用到他那诗上，自矜淹洽。这个也由他罢了。家中淡薄，靠着砚田挣饭吃，这也是我辈秀才本等，有何妨呢。争乃他有两宗脾气是最出奇的，一宗是好管买卖房产，一宗好说媒。或者说成了，就中分点子牙用，虽说下流，尚是有所为而为。惟有教的好说媒，是最不可解的。人家结亲是大事，他偏在学堂里，看成自己是撮合山。男家打听女儿，他说我曾见过，真正出众标致。女家打听学生，他说是我的徒弟，再不然者就说我曾与他看过课，是万万不错的。三言两句，就想坐会亲酒的首席。他这个毛病，再不肯改。昨年在县上打了一场官司。乡里两家结的亲戚，原是他说的。到如今男家有了废疾，女家想着悔亲，男家不肯，告到县上，他是媒人为证。女家诉状说他原曾提过一句，我家并不曾承许。县公要庚帖寸丝，男家拿不出来，埋怨他办事没头尾，女家骂他占骗。县公那个申斥，合城传为笑柄。这案到如今还未结，男家静候着不瞅睬，女家却不敢另议。这担阁人家子女是了不成的。俺两个有一点子瓜葛亲戚，昨日我到他学堂，座右贴个红签儿，写着‘大冰台梅翁老表叔老先生大人尊前’，他写了次月初六日又是赴席的记号儿。”又一个道：“即如今日，道台像是意有所注，也看不出是官事挂心，也不知是宅里私事。他上去呈诗稿时，道台眉尖已有不耐之色，漫说漫应，急切推托。他只管缠绞不清，我替他肉麻，他不觉的高低。等道台说了声传点，连别人一齐撵出来。”

道言未了，只见一个衙役上酒楼来，说：“谢相公在此没有？”众人道：“他早走了。”衙役道：“这是谢相公的书，发出来了。”衙役放在桌上，下楼去讠。大家说：“何如呢！”众人开发酒钱，因吃的壶瓶多了，还少三十文大钱。众人笑说：“把谢梅坡的诗稿，做了质当。”酒保说：“相公们就再少上三百文，也只算小铺子接了风，这书小铺子却不敢要。”众人说：“是放在这里，改日来取。”酒保道：“这很使得。”众人大笑，一齐下楼而去。那嘴尖的，便谄了四句说道：

行文堪覆酱瓿，做诗合盖酒瓮。

来日重游到此，摘句好助觞政。

闲言撇过。单讲谭绍闻观风回来，细想本日道台所出题目，像为本身父子而设。点名时节，眉睫间神偏注而意像渊涵。却又不敢妄猜，只得仍然率领兴官儿，在书房中苦读。

到了次日，喊门声甚是急迫，绍闻难以假装未曾听见。门缝中塞了一个全夹单红帖儿，绍闻抽过帖儿一看，上写着羊、豕、鸡、鱼四色腥味，菰、藕、笋、菠四样时蔬，下开“年家眷弟张绳祖王紫泥同顿首拜”。门外喊着：“盒子已抬进家里去了。开门，开门。”谭绍闻难以推辞，只得把钥匙丢出墙外。张绳祖开了锁，王紫泥推开门。两个进来拉住手抖了几抖，哈哈笑道：“恭喜！恭喜！”

进书房为礼，绍闻让了坐。原来屋中只有两张椅子，一个放脸盆的杌子，三人坐下，这谭篋初便该站着。绍闻也教儿子作了揖，二人夸道：“好学生，好学生。”绍闻命向门外读书，篋初遵命而出。原来绍闻家的桌椅，还在典铺里伺候当商，未及回赎。这篋初咿唔典籍声音，张、王二人觉得刺耳，却又难说书不该读，

只得叙起寒温，说道：“念老县试首取，这番大考，定是恭喜的。公郎也是必进的，自然父子同榜，岂不喜煞朋友们。”绍闻道：“案首当年也取过，误了大考。如今也老苗了，未必还能干事。儿子乳臭未退，《四书》尚未讲完，那得有个想头。二公且坐，我回家催茶。”王紫泥道：“不渴，不渴。”绍闻起身自去。原是回家看二公的礼物，晌午怎么款待，又别无坐客之处，回去酌夺的意思。

张绳祖只得坐着。王紫泥走出院里，簦初站起来。王紫泥接过簦初的书本，指道：“这‘好名之人能’一节儿题，我考过。这是孟子教人的意思，还记得同号是张类村老先生，说是人不能哄人的意思。好好的读，好好的读。”

这谭绍闻回家安排款待的席酌，原是怕二人拉扯，再入匪场。但既有礼来，却难以叫他二位空过。殊不知二人来意，并不是仍蹈前辙。原来二人身上有了急症。只因王紫泥老了，告了衣衿，家中无度用，把儿子挂出招牌来，上面写着“官代书王学簦”，门上垂个帘儿，房内设三四个座儿，单等那乡村的户婚田产人，衙门前遵依甘结纸，或是告的，或是诉的，或是保人的，或是自递限状的，全凭这一管软枪头子，一条代书某某戳记印板儿，流些墨水，余米买柴。那张绳祖将产业废弃已尽，年纪老惫，那盘赌诱嫖的场儿，也上不去，也笼不来，每日吃甚么呢？全凭讹骗卖过产业的买主。今日呈告某人买我田地当日欺瞒弓口，多丈了我的地有三十亩。明日呈告某人当日买我房屋，是私账准折利上加利，并不曾收过他的银两，他是盘剥我的宅院。今日坐到人家客屋里，说这房子我原是契明价足卖与你家，我不骗赖，只是我家是进士，我家做过官，卖与你房子，不曾卖与你脊兽，你

家是白人，许你住房子，不许你家安兽，我要搬我的兽哩。明日把人家牛驴牵到家里，不放与人家，说我家坟墓里有蛟龙碑，怎许你撒放牛畜作践，等着当官牵的你去。这一宗说合解和是一百两、五十两，那一宗说合陪情是十两、八两，甚至也有三百钱、五百钱的就清白的。这二人此一回来，是甚么缘故呢？张绳祖把乡里一个土富，讹诈的受不了，真正是孟获经过七纵，孔明又添上八擒，同乡颇为旁忿，受主不免情急。那谭观察上任伊始，早已有不徇情不贪贿、清正严肃之名遍满省城。这个土富就告了拦马头一状，告的张绳祖欺弱叠骗、王紫泥唆讼分肥。这观察状榜上批的严厉，两人早唬的终夜不寝。不料夏鼎亲口送个信儿说：“前日观风时，我亲眼儿见把绍闻请进内宅，待了席面，还与了兴官相公纸笔银二十两。或者再进里面替你们说一说，松活些也是有的。”所以张王两人，趁着谭绍闻县考案首、父子前列的光彩，治一分水礼，只求居间缓颊，批到县衙，这书办衙役是我喂熟的，就不怕了。这是二人叩喜的隐情。

却说绍闻回家安排了午馔，叫双庆提的茶来，斟茶分送。绍闻道：“双庆回去罢，厨房攒忙。”并叫篋初一同回去。这也是一日被蛇咬，十年怕麻绳的意思。却不料才出书房门，忽的跑回来道：“程大爷、苏大爷来了。”绍闻躬身往迎两前辈进来。苏霖臣手里拿着四本新书。进的书房，同为了礼。篋初见两位老先生进来，又回来恭恭敬敬都见了礼。让坐时，却只有三个坐儿。这张绳祖、王紫泥尚未及说明深衷，大家且站着，绍闻忙叫双庆儿到家取两条凳子来。

这张王二人好不扫兴讨闷。大凡小人见正人，有两付面孔：小人当全盛时，见了正人，他的气象是倨傲的，言语是放肆的，

极不想正人在座；小人当颓败时，见了正人，他的面貌是跼蹐的，言语是齷齪的，又只想自己起身。这张绳祖、王紫泥，与程嵩淑、苏霖臣虽说同城居住，原是街上撞见，只有一拱，不交一言的相与。今日薰莸竟尔同器，本来断难刻停，况且衣服褴褛，虽是绸缎，却不免纽扣错落，绽缝补缀，自顾有些减色。程苏二公虽是大布之衣，却新鲜整齐，看来极其稳雅。就要告辞而去。绍闻见椅凳齐备，极为挽留，以答来贶，那里肯放。张绳祖道：“念老，你出来，我对你说句话。”

绍闻出了书房，王紫泥也出来。只见张绳祖向绍闻唧唧了几句，绍闻就不挽留，一直送到西蓬壶馆来。绍闻方吩咐菜肉茶酒，张绳祖道：“不用你调停，我们拣着吃得饱，呵得醉，明日你只开发账罢，管保不得大破费就是。”绍闻想着鸱鸢不敢与祥凤并栖，稂莠不得与嘉禾为伍，自己也少了东顾西盼的作难，飞也似走进书房来。

只见桌面四本新书，两位老先生与儿子簒初说话。大家一齐起身。绍闻坐在机上，簒初下移在凳。苏霖臣道：“老侄呀，你这个好学生，考案也取的极高。”嵩淑道：“对幼学说话，千万休要夸。大成之人越夸越怕，小就之人见夸就炸。十四五岁的人，县考取了名子，也是稀松平常之事，不是礼部门口放了榜文。况且礼部门前放的榜，那二十岁内外的极多。这何足为奇？更有一说，就是那礼部门口有名的，也要名称其实。不然者依附阉寺，招权纳贿，也不算得一个进士。即如咱这祥符相好的朋友，当初有咱五七位。如今漆公中了进士，拉了翰林，听说他在京里每日购求书籍，留心考核，这算一个好秀才。姜公中后在山东做官，处处不爱钱，只爱民，至一处落得一个祠堂，这也算一个好秀才。

谭兄拔了贡，保举孝廉方正，只这四个字上，他都站得住脚，方完一个士字。类村兄明经岁荐，专一讲‘阴鹭’二字，劝人为善，这个士字，被他一片婆心占得去。落下咱两个，我一向看得你不胜我。论存心之正直忠厚，咱两个是一样的，但我比你亢爽些，虽出言每每得罪于人，要之人亦有因我之片言，而消去其祸者。这算也不好也好的人。我一向把你看成唯诺不出口，不过一个端方恂谨好学者而已。前日你送我这部书，方晓得你留心斯世，暗地用功，约略有二十年矣。一部《孝经》，你都注成通俗浅近的话头，虽三尺童子，但认得字，就念得出来，念一句可以省一句。看来做博雅文字，得宿儒之叹赏，那是最易得的。把圣人明天察地的道理，斟酌成通俗易懂，为妇稚之共喻，这却难得的很。”苏霖臣道：“后两本二百四十零三个孝子，俱是照经史上，以及前贤文集杂著誊抄下来，不敢增减一字，以存信也。一宗孝行，有一宗绣像，那是省中一个老丹青画的，一文钱不要，一顿饭不吃，情愿帮助成功。”程嵩淑道：“这个好之极矣。古人左图右史，原该如此。难得此老所见远大，并不索值。人性皆善，圣人之言不诬也。但坊间小说，如《金瓶梅》，宣淫之书也，不过道其事之所曾经，写其意之所欲试，画上些秘戏图像，杀却天下少年矣。《水浒传》，倡乱之书也，叛逆贼民，加上‘替天行道’四个字，把一起儿市曹臬示之强贼，叫愚民都看成英雄豪杰，这贻祸更大了。所以作者之裔，三世皆哑，君子犹以为孽报未极。像老哥这部书，培养天下元气，天之报施善人，岂止五世其昌？”苏霖臣道：“《金瓶》、《水浒》我并不曾看过，听人夸道，说是笔力章法，可抵盲左腐迂。”程嵩淑笑道：“不能识左、史，就不能看这了。果然通左、史，又何必看他呢？两言决耳。万不如老哥这部

书。”

须臾，双庆来揩桌子，蔡湘捧盘碗到了。奉酒下箸，苏程两位尊客首列，绍闻打横，簪初隅坐，有问则起，无答不敬。这程嵩淑仔细端详，不觉叹道：“令器也！”苏霖臣道：“你也怎的夸起来？”程嵩淑点头道：“真正的好么！孝移兄不死矣。为之再进一觞。”衔杯高兴，又向着簪初道：“我心里极爱见你这个小学生。不是单单的要你中举人，成进士，做大官，想着叫你在家里为顺子，在国为良臣，你爷爷的名子及表字，都有了安插的去处。要之，孝之理极大，孝之事无难。恭敬了便是孝，骄傲就不是孝；老实了便是孝，欺诈就不是孝。恭敬老实便积福，岂不是孝？骄傲欺诈便取祸，岂不是不孝么？我如今老而无成，到本年十月里，该我挨贡，不过是一个老岁贡头子，儿子又是个平常秀才，还敢满口主敬存诚学些理学话，讨人当面的厌恶，惹人背地里笑话迂腐么？直是阅历透了，看的真，满天下没人跳出圈儿外边也。是咱城里，我们五六个自幼儿相与，实实在在的是正经朋友，不似那换帖子、酒食嬉游相征逐。今日见贤侄务正，小相公品格气质都好，就像我姓程的后辈有了人一般。”苏霖臣点头道：“这是我们几个老头儿真心。”

这程嵩淑酒助谈兴，谈助酒兴，觉得酩酊，向苏霖臣道：“我竟是醉了，咱走罢。”苏霖臣道：“考试将近，休误了他们这半天书。他们进场，是要写文字哩，不是写话。”程嵩淑笑道：“他们不写这话，却写的是这个理。”说着早已起身，绍闻父子后送。苏霖臣道：“小学生只到门口，不许送客再往前去，回去罢。”

绍闻送至胡同口回来，到西蓬壶馆看张绳祖、王紫泥。进馆一问，那收账的说道：“走的早了。这是他两个亲手写的账，一

百二十文钱。”绍闻道：“我慢待了客了，他两人没吃食甚么。”管账的道：“四碟子菜、两碗面、一壶酒，还没吃完，就走开了。”正是：

人遭词讼怖追呼，公子秀才胆共酥。

回首旧年嫖赌日，翻成蓬岛与方壶。

第九十一回

两文武南县拿邪教 五生童道署领花红

却说绍闻回到书房，只见兴官摊着苏霖臣所送《孝经》在案上翻阅。父亲一到，即送头二册过来。前无弁言，后无跋语，通是训蒙俗说，一见能解，把那涵天包地的道理，都淡淡的说个水流花放。及看到二百几十宗孝子事实，凡一页字儿，俱是根经据史，不比那坊间论孝的本子，还有些不醇不备。后边一幅画儿，画得春风和气，蔼然如水之绘声，火之绘热一般。这父子也住了书声，手不停披。

傍晚回家，点起烛来，同母亲王氏、巫翠姐、冰梅，都看起来书册上画的人人来。这个问，那个也问，父子就指着那像儿，指陈当年情事，个个喜欢。老樊也上楼来，听的讲说，忍不住也叹道：“真正好，真正难得！”这不是苏霖臣作的书好，只为天性人所自有，所以感人之速，入人之深，有似白乐天的诗，厨姬能解。并可悟古人作书，右史必佐以左图也。

这巫翠姐还要带有图像的两本到东楼下看。绍闻道：“放下罢，明日再看。”巫翠姐道：“这比看戏还好。”绍闻道：“怎能比看戏好？”巫翠姐道：“那戏上《芦花记》，唱那‘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那《安安送米》这些戏，唱到痛处，满戏台下都是

哭的。不胜这本儿，叫人看着喜欢。”绍闻道：“你除了看戏，再没的说。”巫翠姐道：“我不看《芦花记》，咱这兴相公就是不能活的。”绍闻听得话儿狠了，说道：“你自己听你说的话。”巫翠姐道：“从来后娘折割前儿，是最毒的，丈夫再不得知道，你没见黄桂香吊死在母亲坟头儿上么？”绍闻道：“你是他的大娘，谁说你是他的后娘？”巫翠姐道：“要知大妇折割小妻，也是最毒的，丈夫做不得主，你没见《苦打小桃》么？”冰梅着了急，向王氏笑道：“奶奶，你看俺大叔与大婶子，单管说耍话，休要耍恼了。”兴官也拉住悟果的手说：“咱去读书罢，明早背不熟，爹要打你这小手掌儿。”王氏道：“天晚了，你们各人都睡去。老樊与我收拾了床，也走罢，小心厨房的火。”于是各嘻嘻分散而去。正是：

乖情已被柔情化，喜气还从正气生。

却说谭绍闻日在书房中，父子课诵，心中挂牵着观风一事，不听有一点子动静。忽一日王象荇送菜蔬来，还带了女儿与奶奶做的鞋。王氏道：“小手儿还算巧，扎的花儿老干淡素，是我这老年人穿的。配的线儿也匀，针脚儿也光。怎的把我的鞋样儿偷的去了？这小妮子也算有心。”老樊看见，接到手里道：“哎哟！我明日央这小姐姐也与我做一对。”冰梅道：“你须要与他撕下布，人家娃娃陪起工夫，赔不起东西。”老樊笑道：“只是鞋样儿去不得。”巫翠姐道：“也不用撕布，也不用送鞋样，只叫王中在鞋铺取一对就是。”老樊笑道：“我这几日穿的踏泥鞋，通是兴相公的。”这王象荇那里听这些闲话，只在堂楼门边，问大叔与小相公近状。王氏道：“天天在书房读书。你打算极好，全亏你撺掇买下这攒院子。”王象荇道：“那是奶奶的福气。”即向书房来看少主人。

绍闻认的声音，即将钥匙丢出，王象荃开门进去。绍闻道：“王中你来的正好。前日道台观风时，点名放牌，看来都有关照之意，却含笑不言。我差你上道台衙门前打探观风榜出来不曾。”王象荃道：“丹徒族大，未必就是长门请太爷那位，由得大人便宜罢了。小的自去瞧榜。”王象荃依旧锁门而去。去了一大晌回来，仍旧得钥匙，开门而进，说道：“并不曾放榜。观风本日，到半夜时，得了抚院大人密委，带了二十名干役，陆总爷带兵三百名，四更天出南门去了，说有紧急密事。今日才有信息，说是南边州县有了邪教大案。如今办的将次回来，衙役皂快正打算拨人夫去接。说今晚接到尉氏。道爷八九天并没在衙门，那个放榜？”

原来邪教一案，抚院得了密揭，密密委了守道和中军参将，速行查拿。二位文武大员到了地方，即同本县知县，飞向邪教村边围了。村庄本不甚大，三百名官兵，二十名干役，知县带了衙兵捕快共五十名，团团周匝，围得风丝不透。三位官员入村下马，径入内宅。干役官兵各持刀枪护卫。满院男女老少，唬的狼号七吼乱哭。只见一个五十多岁老头儿，跪在三位老爷面前说：“小人是家主，任凭大老爷锁拿。”陆总爷一声喝道：“捆起来！”十来个兵役一脚蹬倒，用绳捆了。谭观察道：“陆总爷还得搜一搜，搜出犯法物件，方好指赃杀贼。”同进了他的正房。见正面奉祀神轴，不男不女，袒胸露乳。面上两只鬼眼，深眶突睛。手中拿着一轴手卷，签儿是“莲花教主真经”六个金字。头上罩着一盘云里龙，垂髯伸爪，下边坐着一朵莲花。一边站着一只白猿，一边卧着一只狮形黄毛狗。谭观察道：“可怜这一个奇形怪状的像葬送了一家性命。”香炉烛台，都是两支木蜡。香筒内有一本黄皮书儿，观察展开一看，即塞在靴筒内。又于门后拔了两支教主

令旗，即速各上马匹。拨了车辆，七八条铁绳将人犯锁住，放在车上。观察吩咐县令，叫本地乡保、两邻跟着，审讯对质。陆总爷传了令箭，命三百兵丁押护，以防贼党抢劫，并防本犯自戕。县令已飞差围守牢狱的衙兵，拨催飞车，次日起解要犯。果然沿途递送，进了省城。

谭观察进省随即上院，将拿获邪教情形禀明抚台。当晚委牌下来，委在省各员会审。并将该县密揭内保长邻佑首状情节随牌发出。次日卯刻，司、道以及各官上院回来，就在开封府衙门会齐。这首府二堂早已安排的齐齐整整大小十副公座。各委员排次打恭入座。第一位是河南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陈鸿渐，第二位是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江云，第三位便是这督理河南开归陈许驿盐粮道布政司参政谭绍衣，第四位是分巡开归陈许道按察司僉事邓林。两旁金座是开封府知府杨鼎新，河南府知府王襄，卫辉府知府王秉钧，许州知州于栋。下边两座却是祥符县知县马如琦，尉氏县知县陈谿，秉笔写招。各官身后俱有家丁伺候。越外有门役二人。几个招房经承，拈笔伸纸，另立在两张桌边儿。一切捕快皂役，俱在宅门以外伺候听用。

巡捕官率领四个皂役，带得犯人上堂。这犯人一见这个威严气象，早已形缩如猬，心撮似鼠，跪在公案下，浑身抖擻个不住。问道：“你实在是什么名子？”供道：“小人名叫王蓬，表字海峰。”一声喝道：“掌嘴！”早已过来两个皂隶，一个扶住头，一个掐住腮，乒乒乓乓十个皮耳刮子，口角流出血来。问道：“你多大年纪了？”供道：“小人五十三岁。”问道：“家中都是什么人？”供道：“父母俱无，一个老婆，一个小老婆，女儿出嫁，一个儿子十六岁了。”即叫两邻问道：“这所供人口都真么？”两邻道：“他

的小老婆是跑马卖解的闺女，时来时往。”上边笑道：“这是他包揽的土娼了，什么小老婆呢。”又问道：“你伏事的是什么神？”供道：“白猿教主。”问道：“这个神有人供奉过么？”供道：“这是小人心里想出来的。”问道：“你怎的凭空有了这个想头？”供道：“小人是个不大识字的医生，会看病，会看阳宅。”问道：“这个尽可弄几个钱养活家口，为甚的平白编出一个神像来？”供道：“小人走的地方多了，见乡里这些百姓是易得哄的。小人与他看病，何尝用药，不过用些炒面，添些颜色，与他吃了。等他自己挨的好了，他就谢小人。小人与他镇宅，只说是他家小口不安。这人家父母死了，说是年纪到了；若是他家小孩子丢了，定要埋怨天爷。一说是他家宅神不喜，他再没不信的。说是他的某一座房子该拆，某一道门口该改，他不能另起炉灶，就央镇宅。小人就叫他买黄纸，称朱砂，与他画了些符，现下就得他的重谢。久而久之，就有寻上门来，渐渐的也有远处人来了。小人想起来，画个神像，他们来了，就叫他拜了神，封他个将军，封他个官儿，他们就送银子来。小人记了一本黄皮书，写上他的某将军某州人布送银多少，某布政某县人送银多少，好哄那后来的人。”

这正与谭观察所搜得那本黄皮书儿字字相投。谭观察忽的发怒道：“一派胡说！你先说你不大识字，如何会写官名县名呢？”供道：“小人写药方，看告示，那道儿少些的字，也就会写了。”观察看了招房道：“这几句虚供不用写。”遂发大怒道：“满口胡说！你的两邻你还哄不住，如何能哄隔省隔府的人？天下有这理么？”即向知府道：“看来这个死囚，是因渔色贪财起见，假设神像，枉造妖言，煽惑乡愚，已经犯了重律。即此禀明大人，凭大人裁夺。”遂一面传祥符县将重犯收监，一面同知府面禀抚台。

抚台接见，即把妖言惑众的王蓬哄骗愚人情节，说个简而明，质而真。即求抚台说：“重犯不可久稽显戮，明日到大人衙门过了堂，即应请王命正了典刑。会同按台大人申奏时，并伊所造神像轴子、所制教主令旗呈销。”抚台道：“还得追究党羽。”谭观察道：“此犯渔色贪利，煽惑于众，这众人尚不在有罪之例。”抚台道：“万一传薪复燃呢？”谭观察道：“首犯陷法，那些痴愚之辈无不栗栗畏法，方且以旧曾一面为惧，毫无可虑。”抚台果允其说，即行押曹处斩，然后申奏，以结此案。

谭观察回署，已经上烛时分。坐在签押房内，取出靴筒黄本儿，向烛上一燃，细声叹道：“数十家性命，赖此一烛矣。”正是：

谁为群痴一乞饶，渠魁歼却案全销。

状元只为慈心蔼，楚北人传救蚁桥。

却说谭观察烧了妖党送银簿子，正欲检点连日公出、未及入目的申详，梅克仁拿了许多手本，说是本城小老爷们请安。观察只得吩咐些“连日星夜，案牍堆积，委的不暇接见，请各老爷回署办公”的话头。随便看了十来本提塘抄报，再欲拆阅文移申详，争乃连日公出，身体乏困，上眼皮的睫毛有个俯就下交的意思。靠背一倚，梦见走入一座庙中，那神正是孝移族叔。自己方躬身下拜，猛尔更炮震天一响，这堂鼓冬冬的发起擂来，不觉出梦而醒，叹道：“祖宗一脉，梦寐难忘。”乃吩咐拂床展褥，早睡早起，五鼓各要伺候的话。

原来真正必有事焉之人，困了即睡，不是故意儿往寻黑甜；早晨醒时便起，不是一定要日出三竿，学那高僧出定的功课。谭观察五更起来，洗了脸，漱了口，吃了茶，正要检阅公牒，商量案件，无奈这些入莲幕的，此时正是居西席位、住东君房、卧北

窗床、做南柯梦的时候。只得将两束生童观风卷子，搦管濡墨，看将起来。这十行俱下的眼睛，看那一览无余的诗文。诸生卷子，节取了三本；童生卷子，看那笔气好、字画端正的，也取了三本。诸生是张正心、吴彦翘、苏省躬，童生中是葛振声、谭绍闻、谭箕初。观察看过童生三代清册，知是自己小功弟、缙麻侄子，想道：“衡文原是秉公，但一时取本族两个人，未免有一点子瓜李影儿。究之观风高取，毫无益于功名，却添出一层唇舌，只得把绍闻删却罢。”

主意已定，即叫本夜值宿的礼房来。礼房听得内传，进签押房伺候。观察吩咐道：“观风一事，因查拿公出，将近半月尚未发榜。今日阅定生员三人，童生二人，卷面已写定名次，即将卷子交付与你，速速写了官御以及榜文装头，按排次写榜。不必送稿来阅，即写真，将奖赏日子空住，送来用印过朱，限今晨鼓乐迎出，张挂照壁。”礼房领谕而出，一一如命办就，送进来，道台过了朱，填上奖赏日期，管印家人用印盖年月，钤接缝。鼓乐送出，贴在照壁，满城轰动，都说观风共取五人。礼房又办十树银花、五匹红绸、十封湖笔、五匣徽墨送进，以凭奖赏日给发。

到了奖赏日期，四位学师依旧奉命进了道署，五位生童直到大堂等候。这生员除了张正心三十五岁，那吴彦翘、苏省躬俱已面皱须苍，各在五旬上下。童生葛振声是二十年前还沾童子气象，如今已届强仕，兼且貌寝身长，见了谭箕初竟不免自惭形秽。那箕初乃是鸿胪正派，灵宝裔孙，而孝廉公之庶长孙也，虽是婢妾所出，而梅姐贤淑，直是孔慧娘影子，母气所感，应诞佳儿，果然到大堂上，众人一看，面貌丰富韶秀，眉目清扬精彩，举止端庄，言语谦恭，把些衙役书办，也不免有齐看卫玠的意思。少

时，观察坐了二堂，一个学师引进。挨着名次，逐位给了花红笔墨。发出原卷，夸了些诗文佳美，又说了些做人读书各宜努力的话头。旋命请到桐荫阁款待。

到阁上，东西两间围裙搭椅，牙箸台盏俱备。一边一席，四位学师一桌，傍上偏些；五位生童一桌，傍下偏些。让的坐下，果然山珍海错，薰腊烹调，无品不佳。不知者以为赴的是大人的席，知者以为都是孔夫子留下的体面。到了醉酒饱德之后，各学师引了五位生童上二堂禀谢。内边一个家人，急忙出来道：“我们老爷说了，事忙没得亲敬，简褻的很。请各自尊便。”五位各携所得赏赉，鱼贯而出。又只见一个小家人向谭篋初说道：“老爷请相公到内书房说话哩。”四位学师道：“你且少候，看大人有何见教。”说完，随着生童出大门上马而去。

单说内宅小家人引的谭篋初进的宅门，站在院里，观察在三堂前檐下立着，说道：“到这里来。”篋初上的阶级，观察引住手，进了三堂。拉到神牌位前，观察用手撩开主祐门儿上挂的绸帘，回头道：“随我磕头。”使婢铺了两个垫子，观察在前，篋初在后，作揖跪下。禀道：“这是鸿胪派的后代，住在河南省城，当年到丹徒上坟，名忠弼的子孙，论行辈是绍衣的侄子，今日到先人神位前磕头。”说完，同磕下头去。作揖礼毕，观察仍拉住手道：“我还没得与那边老太太叩头，不敢叫侄儿与你伯母见礼。随我到东书房中说话。还有至要紧的，今日要交与侄儿。”

观察前行，篋初跟着。不说那行礼之时，内宅太太、姑娘有在帘子纱月儿里看的，也有掀开帘子边儿看的，却是看新认的本族晚辈。打从院里一过，这养娘孀妇门边站的，墙阴立的，无不注目。过去远了，齐攒在一处叽哝道：“哎哟！出奇的很，怎的

这位少爷与咱南边东院二相公一模一样儿，就是一对双生儿，也没有这样儿厮像。”

不言这奴婢私议。单说观察引到东书房坐下，簒初也作揖坐下。簒初一看，只见架上书连屋，旧的比新的还多，心的觉得着实欣羡，那眼珠儿传出情来。观察公端的观出来了、察出来了，向架抽取一本儿，递与簒初道：“我正要把这要紧的交与侄儿。”簒初接住，摊在案上，只见签上写着《灵宝遗编》四个字，不甚解其所以。观察道：“这是侄子这一门的老爷，在灵宝做官的遗稿。”簒初道：“听说我爷爷前二十年，曾到江南上坟，怎的不曾带回这本书？”道台道：“彼一时，原是为下书请修家谱，这遗稿还未曾见。你爷爷到丹徒，是嘉靖元年，这是嘉靖三年才刻的。你看序文上年月就知道了。”忽的家人禀道：“本府饶太爷拜会。”观察道：“侄儿你且看书，待我会客回来再讲。”

观察到桐荫阁会客。也不知说的什么漕运驿站的公务，迟了半天回来。只见簒初看《灵宝遗编》，脸上似有泪痕方拭干的模样，暗叹道：“好孩子，我灵宝公有了好后代。”簒初道：“这书上似有缺文，旁注云缺几字，是何缘故？”道台道：“这本书咱家并不知道，老爷也不曾传说。是一个亲戚，原是一个旧家，子孙们把家业废了，藏书甚多，都称斤卖了，我自幼听说过。这是你爷爷上坟去后一二年，这家亲戚一发穷了，推了一小车杂书，要卖与咱家，只要两千大钱。我念亲戚之情，与了四两纹银，两口袋大米，叫他推回去度日。把书放在大厅当门，一样一样儿细检，不是《礼记》少了《檀弓》，就是《周礼》少了《春官》。内中却有两宗要紧的，一宗是他家少宗伯的奏疏稿，一宗是咱家这灵宝公诗文稿，合几样儿为一本。这本书本没有名子，像是他家一位

前辈爷抄的咱家灵宝公的。翻阅时见末了一个图章，印色极好，红艳不减，却是灵宝公的名讳，又疑是灵宝公的手稿，但不知怎的流落他家。内中有《送舅氏岫窗公之任粤西》诗，因此遍访亲故以及乡前辈，的的确确，才知晓灵宝公是龚岫窗先生亲外甥，其为我家遗文无疑。但此册虫蛀屋漏，略而不全，发刻时，缺者不敢添，少半篇者不肯佚，又不敢补。彼时灵宝公又不曾署个书名，因此题签曰《灵宝遗编》。侄儿是灵宝公的嫡派，所以今日交与你。我明日即传刻字匠来衙门来，照样儿再刻一付板交与你。祖宗诗文，在旁人视之，不过行云流水，我们后辈视之，吉光片羽，皆金玉贝珠。侄儿你来我跟前来。”簪初果然走近身边，观察将十四岁的肩头一连拍了几拍，说：“好孩子，这担儿重着哩！”

簪初道：“那架上别的是甚么书？”观察道：“我有一宗官事出去办一办，叫人送点心送茶来伺候侄儿。你不妨狼藉几案，那书由你看，任你检。你要那一部，那一部就是你的。”簪初道：“伯大人不看么？”观察道：“天下好书与天下好书人共之，何况你是自己子侄。”簪初道：“别的哥们不看么？”观察道：“南京是发书地方。这河南书铺子的书俱是南京来的。我南边买书便宜，况且我手头宽绰。你是爱书的人，钱少不敢买，这是好子弟的一番对人说不出的苦。”话未毕，小僮送上点心、茶来，大人与簪初同吃。又吃了一杯茶，说：“是你愿意要的书，就放在桌面上。我回来，就着人随着你送的去。”这不是说“宝剑赠烈士”，正是那：

万卷藏书宜子孙，十年种木长风烟。

却说观察进了内宅，要换公服，出署见藩臬，商量一宗政务。

内太太道：“方才这个侄儿，怎的与东院三老爷家瀛相公一个样儿？只是口语不同。若是不说话时，并分别不出来。怪道手下个个都说是双生儿。”观察笑道：“昔日长沙王隔了十世，被劫墓贼劫开墓，将宝物偷个罄尽。后来劫墓的在街头遇见他子孙，说是长沙王拿他，躲避喊叫，被人拿获。这才知道祖孙十世竟有一样的面貌。如今这两个侄儿，虽分鸿胪、宜宾两派，毕竟一脉相承，所以一个模样。如今南边瀛升侄儿，是咱家一个好样的。这样符箓初侄儿，也是咱家出色的。我前十天点名时，早已看两个是一样儿，心下就极喜欢。及看他的文字，虽说甚嫩，口气却是大成之器。即命厨下备饭，我拜客回来，就在书房与他同吃。”

观察出衙，不过一个时辰，依旧回署。脱去公服，到了书房，即便问道：“那桌上是你检的书么？”箒初道：“只是《五经》、《左传》、《周礼》、《通鉴纲目》，别的诗稿文集，侄子一时还顾不着。”观察道：“幼学只此便足，勿庸他及。”即叫门上：“传四名轿夫，把乔师爷坐的二人轿子预备伺候，把衣箱扛架，准备装书，不用罩子。吃过午饭，叫个能干差头，跟的送去。”

顷刻，抹桌捧的饭来，甚是俭洁。伯侄用完午饭，便叫差头进来。这进来的差头正是新点的夏鼎。原来夏鼎前日往拿邪教，在二十名干役之中。这个物件眼前见识敏捷，口头言语甜软，头役开缺，夏鼎顶补。听得宅门有唤，早已慌忙进去。见了观察，即忙叩头。见了箒初，也不得不磕头。观察吩咐道：“将桌上书册，叫轿夫抬进衣箱架子，装整齐，放稳当，跟的送到少爷家去。刻下立等回话。”夏鼎答个“是”字。一转身时，轿夫抬进架子来，夏鼎一一摆列，用绳束了，果然整齐稳当。观察回至内宅，不多一时，两个小厮跟了来，一个小厮捧了一个大匣子，一个小

厮捧了一个大毡包。即叫小轿自马号抬出。观察道：“到家请老太太安。”箕初作揖稟辞，观察命把匣子、毡包放在轿内。箕初坐上，夏鼎把住轿竿。出了道署，穿街过巷，到了谭宅后门。

夏鼎正要献些殷勤，嘱些话头，不料王象荇在后门照应，又怕误了回话见责，只得押着轿夫而回。正是：

从来愚贱本相邻，越苦越刁总一身。

看是欺瞒全入网，到头方悔不如人。

第九十二回 王象荃报主献忠谋 卢学台为国正文体

却说簪初到家，上的堂楼，奶奶、父亲看见是光彩模样，怎不喜欢。王象荃把几十套书一一放在桌面。撕了匣子上下封条，乃是元宝六锭，一个红帖儿，上写着“婢太太大人甘旨之敬，侄绍衣顿首”，旁注购书银存署内。展开毡包，乃是表里四匹。簪初把银花、彩绸、湖笔、徽墨放在神主橱前，向父亲说：“这该告我爷说一声。”绍闻遂率着兴官，推开主楼橱门，行了两揖四叩常礼。王氏喜极，说道：“我也该向祖先磕个头儿。”也行了礼。巫翠姐与悟果各喜笑不止。满家喜气洋溢。老樊只是大笑，在院里拍手。

这冰梅偷拉住兴官，向自己住的私室，指着孔慧娘神牌说：“磕头。”兴官磕下头去。冰梅泪如涌泉，不能自止，说道：“你向堂楼瞧奶奶去。”兴官出来。冰梅将欲上楼，争乃喉中一逗一逗，自己做不得主。难说合家欢喜，我一个婢妾独悲，是甚么光景？因此倒在床上，蒙上被窝，无声而泣，直悲酸到三更时候。回忆孔慧娘临死时，叫兴官儿再看看，又说长大了记不清的话，一一如在眼前。那母子诀别之痛，连那嫡庶亲爱之情，放下这一段，想起那一宗；搁下这一宗，想起那一段，好冰梅，真正的难

过也。一夕晚景，各房安寝而过。

到了次日，绍闻与兴官依旧要上学读书，王氏道：“你们吃完早饭再上学，趁王中住下，叫他来商量一句话。”兴官叫王象荃到堂楼，靠门站下。王氏道：“昨晚道爷送绸缎四匹，说是我的衣裳；银三百两，说是我的吃食。我算计了一夜，怕闲花费了，你看该怎的摆布呢？”王象荃说了两个字，却是不易之经。那两个字呢？曰：“赎地。”王氏道：“赎那一宗呢？”王象荃道：“张二小子那一分地，是二百八十两当价，这元宝银子高，只与他二百七十两便可回赎。余下三十两，这做衣裳的裁缝工钱，线扣贴条使费，是必用的。况且奶奶年纪，比不得旧年，这早晚鸡鱼菜果点心之类，是少不得的。赏小厮丫头零碎散钱，也是短不得的。奶奶随意使用，才不枉了道台老爷这番孝思。三十两银子净了，这赎的地收的粮食就接续上了。”楼上男女各上人，无不首肯心折，齐道：“是，是。”绍闻细看王象荃，鬓角已有了白发。正是：漫道持家是等闲，老臣谋国鬓同斑。

要知实确真经济，正在竹钉木屑间。

却说王象荃吃了早饭，上堂楼禀于王氏道：“小的去南乡回赎张二小子那分地，就叫当主拿典约来，到这里收价撤约。”王氏道：“你与你闺女带回一匹绸子去。我还与他收拾了些绸缎碎片儿，你也带着。女孩大了，还没个名子，我与他起个名叫做全姑，叫着好听些。”王象荃磕了头，说：“谢过奶奶恩典。”自行去讫。

不多一时，只听的有女人声音，喊着：“看狗，看狗。”早已自己进了堂楼。磕下头去，起来说道：“奶奶还认的小女人不认的呢？”王氏道：“一时恍惚。”那女人道：“小女人是薛窝窝家。”

王氏道：“你坐下。”薛婆道：“太太赏坐，小女人就坐下回话。老太太呀，这几年不曾来问安，老太太一发发了福。”王氏道：“你却不胜旧年光景，牙也掉了。”薛婆道：“天生的伺候人的奴才命，家里过里又不好，天爷再不肯叫断了这口气儿。人口又大，每日东跑西跑撵这张嘴。小女人如今也不当官媒婆了。这官差是第四巷老韩家顶着哩，县上女官司，都是老韩押着。只为小女人说话老实，这城里爷们家的喜事，偏偏还着人叫小女人商量。小女人说我老了，牙都掉了，说话露风，还中甚么用呢？这些奶奶们就吆喝说：‘你不管，谁管呢？’这也怨不得爷奶奶们肯寻我。”因移座向王氏附耳低声道：“奶奶看我当日送与奶奶这位姐，如今生的小少爷，昨日自道台大老爷衙门坐轿出来，满街都夸奖说，是送韦驮的，再没一个不说是状元、探花。天给我一个受穷的命，却给我一张有福的嘴。”冰梅听见薛婆声音，上楼来。薛婆接住一拜，躬身虚叩，说道：“姐姐大喜。”冰梅因伊是从来之自，倾身实叩。薛婆连忙扶住说：“折杀了我！”老樊提上茶来，看见薛婆笑道：“有劳你罢，我要另跳个门限儿。”薛婆道：“眼看挂‘贞节匾’哩。”老樊笑道：“我是实话。”薛婆大笑道：“有个主儿，直是远些。”老樊道：“在那里？”薛婆道：“在山东东阿县。”老樊笑的去。

王氏道：“你两个说的我不省的。老樊说他要另跳门限儿，想是不愿意在我家做饭了？”薛婆道：“他说笑，是另嫁主儿。我说东阿县，是熬皮胶，骂他哩。”王氏道：“我全不省得。”薛婆道：“闲打牙，与你老人家解心焦，连正经要紧话还没说起，真正是小女人活颠倒了。原来有一宗亲事，我来提提，行不行，在老太太。只是八十妈妈休误了上门生意。奶奶休嫌聒絮，待小女人把

这一家愿意做亲的人，也不提他姓名，奶奶有了口气儿，小女人不妨说与你老人家一个清白。这人是咱城中一个财主，山货街有他几股子生意，听说京里也有几个铺的本钱。一个女儿，今年十七岁了，高门不攀，低门不就，所以还不曾有了婆家。这位爷只有一个女儿，过继的一个侄子。这陪装都是伙计们南京办货另外带的，首饰是北京捎的，不是咱布政司东街打的银片子。单等有了女婿，情愿供给读书，读成了举人、进士，情愿将几处庄子陪送成脂粉地。”王氏道：“女孩何如？”薛婆道：“那人材标致，只看咱家小少爷，就是天生的一对金童玉女。”王氏道：“孙子又是一辈人，我不敢管，等他爹下学回来，我对他说。你只说这家在那道街，那个胡同，姓甚么，叫他爹自行打听。”薛婆道：“亲事成与不成，小女人如何敢预先说明。万一不成，人家是女家，不好听。俗语说：‘媒婆口，没量儿斗。’小女人却是口紧。”王氏坚执要问，薛婆道：“西门大街，姓张。”王氏道：“我对大相公说就是。”薛婆见王氏不肯深管，说：“老太太休错了主意，好大一注子银钱哩！小女人且回去，好事儿不是一时一霎就成的。”王氏道：“吃了饭回去。”薛婆道：“小女人今日还要发财哩。北门赵爷说明日要赏小女人十两银哩。”冰梅也留不住，叫道：“樊嫂看狗。踩百家门的人，吃饭工夫也没有哩。”冰梅送至后门，薛婆还嘱咐道：“姐姐是天生的造化人，我知将来必成的，改日再来讨喜信。”出的后门自去。绍闻父子书房回来，王氏把西门大街张家事一一照薛家话述了。绍闻道：“下月学院回省，目今府考就到，那有工夫探听。”

过了一日，巴氏来望女儿、外甥，巫翠姐加意款待。巴氏问道爷送的表里的话，看了银花彩绸，满口夸奖。意中原是巴庚有

女，托了姑娘提媒。巴氏几回要张口，争乃喉中自为挡塞，吐不出来。临行，把话交与翠姐，闲中向姐夫打探口气。不知墙有缝，壁有耳，绍闻只说：“怕亲家抬起我来打。”只这一句，巫翠姐也难提秦晋、朱陈的话。只是谭宅此时蹇修联影，冰语聒聪，不能一一琐述。

王氏也向绍闻提了几宗话，绍闻道：“这都是与咱家道爷结亲哩。要之也不尽在此。总是宗师一到，考案一张，父子有一个进了，还要添几宗哩。若俱不能进学，这说媒的就渐渐稀疏。儿子经了几番挫折，这世故也晓得七八分。我想舅舅那边，如今也必有托他说亲的。我舅舅是小心精细人，总不见来，正是舅舅好处。总之，这事要叫四位老伯拿主意。”王氏道：“果然如今说的，就像王中那个闺女就好。我前者与他闺女起个名子，叫全姑。我这时很想这娃娃，还把兴官挣的红绸子，叫王中捎与他闺女。”绍闻道：“起名全姑，果然一样儿也不少，但不知将来便宜了谁家。若论起兴官亲事，我一向不成人，不敢见我爹爹相处的老朋友。这回若是进个学，便好见这几位老人家。议亲之事，这三位老伯连儿的外父一并说好，那就石板上钉钉，就如我爹爹定的一般，这是一定主意。总之现在只以考试为重，兴官总不至没有丈人家，娘不必挂心就是。”说完，引兴官上学而去。

出的后门，遇见一个小厮，拿着一个红帖子，上边写道：

考试定于初三日，署前已有告条。册卷速投勿误。正心寄纸。

绍闻付与儿子看了，本日即办考具。

临期进场，覆试后挂榜，赶紧捷说，谭篴初取了第一名，谭绍闻移在第三。这父子名次，勿论城里轰传，连四乡也都究源探

本，讲起谭孝移老先生当日的品行学问来了。古人云：“为善思贻父母令名。”岂不信哉。

府案已定，单候学院考试。到了二十日，果然学院自归德回省，人谓之坐考开祥。那学台的告示，申明场规，禁止怀夹，严拿枪手，厘正文体。各行各款，俱是厚纸黄演，以便通省各府悬挂的。至于开祥事宜，有墨写过朱的，也有朱笔亲书实贴的。生童来来去去，无不仰观细念。惟有厘正文体一张告示，攒挤人多。绍闻引了兴官，也站住细读。只见上边写的：

钦命提督河南通省学政、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卢，为厘正文体，以昭实学，以备实用事。国家制艺取士，义隆典重。特命学臣，分布各省，遍历各郡，俾县衙择其乡塾儒童赋质之粹、肄业之纯者，呈之牧守，牧守复加考核，第其名次，以待学使之案临。学使乃拔其殊尤者，列之胶庠，名之曰生，别于民也；系之曰员，进于官矣。是盖仿古者乡举里选之遗意，而寄他日以致君泽民之重任者也。故既加冠服以荣之，复给廪膳以贍之，养士将以收得士之报也。各省试院莫不榜其门而大书曰“为国求贤”，各生童可以顾名思义而思义矣。伏读高皇帝刊碑于国子监之门曰：“宋纳为祭酒，教的秀才后来做官，好生的中用。”迨相沿既久，而科岁之试，乡会之场，竞视为梯荣阶禄之地，而“做官中用”四字，遂相忘于不觉矣。顾国子先生，教士之官也；督学使者，校士之官也，此其责，仍宜重于学使。向于省会书肆中搬取试牋进署，以覘课士之程式。而坊本分门别类，《四书》题目下，细注曰“巧搭”，曰“割截”，曰“枯窘”，曰“游戏”。注此八字于圣言之下，此岂可以为训乎哉？圣人朴实说理，而注之

曰“巧”；圣人浑沦说理，而注之曰“割”；圣人之言并不可以腴称，而何况于“枯”？圣人之言并不可以庄论，而何况于“戏”？阅其文，巧搭题亦联络有情，割截题亦钩勒不走，枯窘题何尝不典瞻堪诵，游戏题何尝不雅韵欲流？然生童中有如是之才学，而不引之于正大光明之路，此则学使之过也。本部院才陋学疏，幸博一第，方幸与诸生共勉于大道，而不敢蹈此陋习，以开侮圣言之渐也。凡四子书中，必以阐性命、裨政治者命题，既可以窥醇修，即可以觐伟抱。兢兢焉午夜剪烛，拭目悉心，以无失国家求贤若渴、敷政安民之意。总之，读书不多，则文不能进于雅；观理不深，则文不能规于正；心未底于澄澈，则文不能清；行未极于砥砺，则文不能真。此又诸生童之根于夙昔，而非风檐寸晷之所能猝办者也。是则崇正学以收实用，庶使者或可藉手，以无负于简书，是存乎诸生之爱我弥甚也。特谕。

这父子看了学台手谕，心中不胜敬服。

至祥符进场之日，首题是《君子不器》，次题是《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论题是《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这父子福至心灵，兴会淋漓，已牌脱稿，午初至未刻誊写干净，送到大堂。这开祥四学师是认得簣初的，接了卷子，大家传观，莫不极口称赞。

次日圆榜招覆，父子坐号东横西竖，同写在卷子上。及至大覆发案，父子同入芹泮。走报的报于家中以及戚友。这绍闻半生蹉跎，今始得一衿，这一喜一悔，自是不必说的。

不言绍闻合家欢喜，再找说试场。那招覆之日，儒童都在大堂上坐，因为年貌不对、字迹不符，拿住了一个枪手。学台即着巡捕官锁押，交与府堂审讯。晚鼓时候，知府至学台处禀见面话，

一茶方完，知府打恭道：“大人命巡捕押送枪手，审讯之下，口角微露科目字样。卑府怕是同人们穷极生巧，或者可以宽纵，未敢擅便，禀候大人钧夺。”学台道：“老先生意欲网开一面，以存忠厚之意，这却使不得。向来搜检夹带，每每从宽。因其急于功名，以身试险，情尚可原，遂以误带字纸、照例挟出为词，是亦未尝不存忠厚也。至于枪手，则断不能容的，拔一侥幸，则屈一寒酸，此损阴鹭之大者，即如各州县详革一诸生，虽因其罪名而黜，此心犹有怜惜之意。若场屋中屈一寒酸，是这个秀才毫无过失，暗地里预被了黜革，此心何忍？况这些枪手们，即令果是科目中人，也成了斯文的蠹贼，自宜按律究办，以儆将来。”知府遂即告辞回署，遵学台之命而行，不必为之琐述也。人称卢学台秉公校士，果不负学使之使。

第九十三回 季刺史午夜筹荒政 谭观察斜阳读墓碑

却说谭绍闻父子同入芹泮，次日黎明，同奔祖茔磕头跪告，辰刻回来。这满城私议，有说祖宗做官积下阴德的，有言孝移庭训根基是正的，有言箕初聪明出众超群的，就有说绍闻少年几乎入于下流的。那妒忌之人，竟有说道爷使了体面、通了门路的。总之，贬者可怕，夸者亦可怕。惟有闭户读书这一丸药儿，能治百样儿病。后生们记真着。

但士庶之族，家有喜事，便难言门无杂宾。况绍闻旧年不曾静守清规，更是不能杜门谢客。纵然今日心中有些不耐，这外局儿也俱要笑面相迎。一连儿四五天，未免山阴道上，也觉着应接不暇。这父执前辈，惟有孔耘轩以亡女之故，心下不快，使其弟孔纘经道了喜。其余程、张、苏诸公，各到了，一茶即便辞去。亲戚则王春宇父子先后继至。巫家则泰山之余麓，牵连得巴家峰山、蒙山齐到。如巴庚引的钱可仰、焦丹等，并素不谋面的亲戚也来道喜。张绳祖、王紫泥辈已是第二番，刘守斋、贡浩波还是头一次。既不曾少了虎镇邦那个革丁，怎能缺了夏逢若这个新役。盛希侨送了喜绸两匹，贺仪四两，是日正遇着谭绍闻与业师惠人也、侯冠玉磕头见礼，不能少留，骑的骡子去讫。

这林腾云为他母庆寿之时，曾劳过绍闻光降，今日也来还礼补情。单等萧墙街贴了首事报单，早已来西蓬壶馆打探了一回。这西蓬壶馆中却每日有出传单，约远客，搭彩棚，叫昆戏，都是俗下街坊凑趣、朋友攒脸的市井话头。内中也有素不谋面者，听说谭宅大喜，就说“五湖四海皆朋友，俺们到那日，也封分薄仪儿走走，大家好看些”的话。忽的有个风声，说守道谭大老爷上郑州勘灾，出西门路过谭宅祖茔，下轿来，铺垫子，向墓前各行了四拜礼。一传十，十传百，都说谭大老爷与绍闻是本家兄弟，某日还要到萧墙街亲来贺喜，这个派头就大了。正是太阳一照，燭火自熄。这胡轰之说，就先松后淡，渐渐的由小而至于无。

却说谭观察到西门外本家祖茔下轿行礼，却也不是虚传。原来郑州旧年被了河患，添上沙压，连年不收，这几县成了灾黎地方，百姓渐渐有饿死的。风声传至省城，抚、藩共商，委观察确勘灾情，以便请帑急赈。这观察是实心爱民的仁人君子，次日即便就道。出了西门，走了四五里，轿内看见一座坟茔，茔前一通大碑，字画明白，十步外早看见“皇明诰封文林郎知河南府灵宝县事筠圃谭公神道”，即忙下的轿来，铺上垫子行礼。口内祝告道：“鸿胪派的爷们，丹徒裔孙绍衣磕头。因勘灾事，回衙即修坟添碑。”急忙上轿而去。要知人嘴快如风，早已把这事传满省城。

单说谭观察到了郑州十里铺，典史跪道来接，请入道旁祖师庙吃茶。观察正欲问灾民实在情形，就下轿入庙一歇。及到门口，见墙上贴告示一张，上面写道：

河南开封府郑州正堂季，为急拯灾黎以苏民命事。郑州弹丸一区，地瘠民贫，北滨黄河，水滚沙飞。全赖司牧平日

为尔民设法调剂，庶可安居乐业，群游盛世。本州莅任三年，德薄政疏，既不能感召天和，仰邀降康，竟致水旱频仍，又不能躬课耕耘，致尔民年丰不知节俭，家少储蓄，今日遂大濒于厄。鬻儿卖女以供余，拆屋析椽以为爨。刮榆树之皮，挖地梨之根。本州亲睹之下，徒为惨目，司牧之谴，将何以逭！

观察叹道：“这不像如今州县官肯说的话。”又往下看：

千虑万筹，了无善策。不得已不待详请，发分仓廩十分之三。并劝谕本处殷富之家以及小康之户，俾令随心捐助。城内设厂煮粥，用度残羸。又孰知去城穹远者，匍匐就食，每多毙倒中途，是吾民不死于家，而死于路也；馋饿贪食，可怜腹枵肠细，旋即挺尸于粥厂灶边，是吾民不死于饿，而死于饱也。况无源之水，势难常给。禾稼登场尚早，吾民其何以存？

观察叹道：“此又放赈官之所不知，即知之，而以奉行为无过者。真正一个好官！”又往下看：

幸蒙各上宪驰驿飞奏，部覆准发帑叠赈。本州接奉插羽飞牌，一面差干役六名，户房、库吏各一名，星夜赴藩库领取赈济银两，一面跟同本学师长，以及佐贰吏目等官，并本郡厚德卓品之绅士，开取库贮帑项，预先垫发。登明目前支借数目，弹兑天平，不低不昂，以便异日眼同填项。此救荒如救火之急策也。诚恐尔灾黎不知此系不得已之挪移，或致布散流言，谬谓本州不无染指之处。因此预为剖析目今借库异日还项各情节，俾尔民共知之。如本州有一毫侵蚀干没之处，定然天降之罚，身首不得保全，子孙亦遭殄灭，庶可酬

已填于沟壑者黯黯之魂，待徙于衽席者嗷嗷之口。各田里烟册花户，其悉谅焉。特示。

观察看完告示，进的庙来，庙祝捧茶。从人取出点心，嚼了一两片儿，吃了一杯茶，即刻上轿赴城。典史绕路先行。

将入东门，只见一个官骑一匹挂缨子马飞出城来，跟从衙役马前马后拥着奔来。赶到城外，路旁打恭。观察知是郑州知州季伟，下轿为礼。季知州禀道：“卑职在城西村庄查点极贫次贫各名口。忽的听说大老爷驾临，不及回署公服，有失远迎，乞大老爷格外原宥。”观察道：“看刺史鼻坳耳轮中俱是尘土，足征勤劳辛苦。我等司民职分，原该如此。可敬！可敬！”一拱即便上轿。季知州上马，不能绕道前行，只得随定轿子。进的城来，观察看见隍庙，便下轿进庙。季知州下马禀道：“西街自有公馆，可备休沐。”观察道：“我辈作官，正要对鬼神的，隍庙甚好。”进去庙门，到了客座坐下，叙了些饥荒情形，商量些赈济事宜。只听得庙院庙外闹轰轰的，典史禀道：“外边百姓颇有变志！”

这却原有个缘故。原来季知州开仓煮粥时候，一个仓房老吏暗地里曾对人说：“这个事体不好。仓廩乃朝廷存贮的谷石，向来平糶以及还仓，出陈以及换新，俱要申详大人，石斗升合勺，不敢差一撮儿。今年荒旱，民食艰难，大老爷就该申详，批准方可开仓。如何擅开仓廩、每仓各出三分之一煮起粥来？虽说是一片仁慈心肠，只恐上游知道，差位老爷下来盘查这谷石向那里去了。说是煮粥救民，又有劝捐在内混着。总之少了谷石，却无案卷可凭，这就是监守自盗的匿空。我这老仓房熬的五年将满，眼看看该考吏做官，只怕先要拿我吃官司听审哩。您们不信，您只等省城有个官来，就不好了。总是我们住衙门的诀窍，要瞒上不

瞒下；做官的，却要瞒下不瞒上；那会做官的，爽利就上下齐瞒。”这一番话，说的已早了。那百姓们见官府这个爱民如子的光景，齐说：“等大老爷有了事，我们一齐赶紧将仓口一时填满，怕甚么哩？”今日道大人来了，这些愚百姓一时妄传，说是来摘印的。乡里百姓一发呆蠢，听的雨就是风，仗着鸠形鹄面，一齐胡喊起来。

观察问典史道：“这百姓是甚么缘故呢？”典史将原情禀明。观察笑道：“季太爷感人至深至于如此，可敬之甚！典史官，将本道勘灾还要加赈的话，对他们说明，他们明白底里就散了。”

典史至卷棚下，上在桌上，一一说明。那些百姓轰声如雷，那里听的，只是乱喊道：“大老爷天恩！只留我们太爷与我们做主，大老爷就是万代公侯！”喊个不住。观察道：“本道只得出去与他们说个明白。”季知州道：“卷棚下设座。”观察转到卷棚下正坐，知州旁坐，典史站在柱边。观察道：“检几个有白须的上来说话。”典史一声传：“年老的上来！”果然有五六个驼背羊髯的老民上前。观察道：“你们百姓喊的是甚么？”老民道：“俺们这郑州有句俗语：‘郑州城，圆周周，自来好官不到头。’等了一二十年，像如今小的们这位太爷，才实实在在是个好官。大老爷今日来临，不曾发牌，又不见前站，来到不入公馆，入隍庙。百姓乡愚无知，说是我们季太爷有了甚么事故，像是不得在俺们郑州做官的样子，所以要问个仔细。”观察道：“你们这个好太爷，本道正要保荐提升，难说还有甚么不好的消息呢？”那五六位老者一发磕起头来，说道：“一发小人们不肯依。我们太爷才来时，是一个胖大的老爷，只因年岁不好，把脸瘦了一多半子，小的怎舍的叫他升哩！”观察忍不住笑道：“如今还留你们季太爷与你们

办灾何如？”那五六个老民始有了笑脸儿。急下卷棚，到院里说了，那满院百姓顿时喜跃起来。

这季知州满心凄怆，眼中双泪直流，也顾不得失仪。观察道：“官民相依，如同慈母赤子，季太爷不愧古人矣！”观察仍退入道士客房。这些百姓渐渐散去，没一个口中不是“罢！罢！罢”三个字儿。曾记得前人有绝句，写来博看官一笑：

满口几方几撇头，民刁犹贮满腔愁；

醇风只有朱循吏，身后桐乡土一丘。

典史又秘向本堂翁稟道：“公馆已洒扫洁净，供给俱各全备，应请大老爷动身。”知州欠身恭请，观察道：“晚上此榻就好，何必另移？”知州稟道：“公馆略比此处清雅。”典史跪稟道：“门前轿伺候已久。”观察笑道：“州县伺候上司，本属常理，原责不得贵州。但我这个上司，胸中略有些身分，不似那些鄙俗大僚难伺候，烦太爷向绅衿家借围屏，借纱灯；向铺家索取绸绫挂彩，觥斝苦地，毯褥铺床，瓶烛阁桌。贵长随展办差之手段，我之跟班者发吆喝之高腔。不令人肉麻，即爱我之甚矣。”季知州不敢再强，只得遵命。

不多一时，抬上席来。上了一碗官燕，观察只顾商量办赈事宜，不曾看见。到了第二器海参，知州方举箸一让，观察愠色道：“贵州差矣！古人云：‘荒年杀礼。’不易之训。贵治这等灾荒，君之责，亦我之责也。百姓们鸿雁鸣野，还不知今夜冻饿死多少哩，我们如何下咽呢？至尊闻之，亦必减膳。而一二守土之臣，公然大嚼满酣，此心如何能安？即速拿下去，伏酱一碟，时菜二盘，蒸饭二器足矣。”季知州帖然心服，说道：“大人念切斯民，曷胜佩服。”观察道：“受牛羊而牧之，牛羊死去一半，主人不斥逐而

犹得食俸，是仍索劳金也；再啖美味，是又叨犒赏也。民间无此牧竖，朝廷岂许有此职官乎？”知州离位一揖，深深谢教。少顷，松菜一盘、瓜菜一盘、清酱一碟、蒸饭二碗捧到。观察吩咐道：“贵州速速下乡，空谈半晌，百姓就有偏枯。我明晨早归，也不劳回城再送，同寅以协恭为心照，不必以不腆之仪注为仆仆。愿今夜我在城中守城，大小官员俱出城急办。明晨四鼓，即开门东归，火速稟明抚台。”

果然观察三更时起来，庙祝伺候盥漱。衙役跟从，轿夫马匹俱已齐备。到了东门，门军开门出城。季知州管门家丁骑马跟送至东界，稟叩而归。

观察行了一日，在中牟住宿。次日未刻，复到灵宝公神道碑前，远远下轿，依旧铺垫行礼。踏蒙茸，披荆棘，剔苔剥藓，读了满坟竖碣，曷胜怆感，动了修理墙垣之意，回署即行办理。这正是：

落叶飘飘到地迟，一株衰柳鸣寒鴉。

伤心细认苍苔篆，正是斜阳夕照时。

第九十四回

赴公筵督学论官箴 会族弟监司述家法

却说谭观察自郑州回省，不曾到署，即以行装稟见抚台，拜会藩司。备言灾祲情形、赈济设施，极夸季知州实心为民，乃良司牧之尤，将来当列荐牒，可称知府之任。抚台道：“向来稟见时节，留心体察，惓惓无华，那料有如此本领。”观察道：“天下实在能办事的官员，大约都是几个惓惓无华的人。那举止娴熟，应对机敏，看着貌似有才，则多是些躲闪油滑之辈，全靠不住。”抚台极口道：“是。”向藩司道：“郑州领帑详文一到，当即弹兑给发，刻不容缓，只恐少稽难济燃眉。别州县尚不见动静，已差人密访。如有慢视民瘼者，定行揭帖揭上几个，断不叫这等尸位病民者得以漏网。大家留心些就是。”

观察辞了大寮，方才回至道署。到签押处，即叫梅克仁吩咐道：“西门外老太爷的坟，坟前有灵宝爷的神道碑。你可同内宅小厮到那周视形势，修坟院一区，大门楼一座。”梅克仁道：“叫本城差头跟着，他认得路。”观察道：“修理坟院是咱的私事，衙役虽贱，那是朝廷家官人。况且衙役办工，断没有不吃钱的。只以内宅自己人办理为主。砖瓦椽檩，石灰土坯，公买公卖。兴了这个工，那附近几个村庄虽说未臻凶岁，这做工运料，也有个小

小收益。”

梅克仁骑了马匹，带了一个马夫，径向谭荃来。认清了神道碑，下马进荃，在荒榛细草间磕了个头。又认清孝廉公墓碑，看是埋了十来年光景，不觉咳了几声。一箭路远，有座关帝庙，庙旁有三两家子饭铺。梅克仁转回歇下，说起修理坟院、雇匠役、买物料的话。那饭铺老者道：“说起谭宅这坟，原有百十棵大杨树，都卖了，看看人家已是败讣。如今相公父子又进了学，又像起来的光景。”这梅克仁方晓的河南少主人游泮的信。

却说谭绍闻父子皆游黉序，满城轰传，如何道署一些儿不知？原来衙门大了，这些院考进学，地方些须小事，何由得知？况且谭观察转斗边，非公事，则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所以梅克仁回署禀了，观察方知绍闻父子一案进学，心中极喜。一面交梅克仁银子一百两修理坟院，不足时向管账幕友处再为支取，一面送绍闻父子襦衫绸缎八匹、巾靴两对、银花四树，良马二匹，鞍屉全备。却差了两个劈柴火夫、两个扫地的丑厮送去。所带拜匣内装两个帖子，一是：“禀婶母老太太安，并叩新喜。侄绍衣顿首。”一是：“弟侄可于十一日进署，襦衫巾冠，诣主柝行礼。兄衣谕。”果然绍闻闻命，叫王象荃雇觅缝人赶办，单等十一日赴署。

到了初十日晚夕，夏鼎来了。到得胡同口，径向书房。恰好绍闻同篋初自书房出来，器宇俊逸，与从前大不相同。夏鼎在衙门住有半年，那身法口气已成习惯，不觉躬身冲口禀道：“门上梅二爷吩咐，叫小的送个口信：大老爷明日及早同两司大老爷公请学院大人，不能在衙门等候。过日另定日期，再请少爷们进署。”绍闻让书房说话，夏鼎道：“小的急紧回去，梅二爷还等着

回覆。”疾忙走了。此可见小人们情态。在混字场里，他偏会放肆尖峭，一入了衙门，这身子弯曲，腿儿软活，眉目谄媚，脚步疾趋，直是忘其所以不期然而然者。若到乡里愚百姓家，便是天王下界，黑煞神临凡，那也是由中达外，莫之致而致的。这些么么伎俩，千人一状，原也不必挂齿。

单讲本省抚台因钦差学院科岁已完，只有注生监册送乡试一事，衙门闲住，遂知会两司两道，公同备酌奉邀。先期遣了差官，投了四六请启，嗣后订了十一日洁樽恪候的请帖。

这门上堂官便与传宣官文职、巡绰官武弁商度叫戏一事。先数了住札省城几个苏昆班子：福庆班，玉绣班，庆和班，萃锦班。说：“唱的虽好，贴旦也罢了，只那玉绣班正旦年纪嫌大些。”又数陇西梆子腔，山东过来弦子戏，黄河北的卷戏，山西泽州锣戏，本地土腔大笛翁、小唢呐、朗头腔、梆锣卷，俱伺候不的上人，说：“他们这班子却有两三个出名的唱挑的，如杏娃儿、天生官、金铃儿，这两三个又年轻，又生的好。要引到京上，每日挣打彩钱，一天可分五七十两，那小毛皮袄、亮纱袍子是不用说的。大老爷们在京中会同年，会同乡，吃寿酒，贺新任，那好戏也不知看了多少。这些戏箱穷人少，如何伺候得过？”那武弁道：“这个不难。如今只以昆班俱合拢来，叫他们一替一出拣好的唱。把杏娃儿、天生官、金铃儿，再拣几个好脸儿旦脚叫他掺在内，就是唱不惯有牌名的昆腔调，把他扮作丫头脚色到筵前捧茶下酒，他们自是熟的。”商议已定，就叫能干事会说话的衙役帮同首县去办。

单说到了十一日，两司两道俱早到抚院。差官向学院街传了奉迓速光的大柬。到早膳已后，只听得学院街连炮震天，已知学

台起身。约到大半路时节，抚院这边也放了闪门连炮。那街上看的人众都知是学台上抚台衙门赴席。满街微秩未弁，往来互错，也不知是做甚么的。只见刺绣绘画的各色旗帜，木雕铁打、金装银饰的各样仪仗，回避、肃静、官衔牌，铁链、木棍、乌鞘鞭，一对儿一对儿，过了半天。这红日射处，精光四映，微风飘处，旂角微斜。金瓜开其先，尾枪拥其后，一柄题衔大乌扇、一张三檐大黄伞儿，罩着一顶八抬大轿，轿中坐了个弯背白髯、眼上挂着暖砚镜看书的一位理学名臣。

到了抚院衙门，鼓乐喧阗。迎接的官员有跪的，有打恭的。学台笑容可掬，带了些逊谢劳动的颜色，那轿已过去了。抬上大堂，只见一个官儿半跪着：“请大人下轿。”伞扇闪开，抚台率司、道迎接。彼此拖地一揖，哈哈大笑。抚台挽住学台袍袖，穿暖阁而进。司、道由东门随班而进。挨次行礼，各各逊谢谦恭。学台让了上座，抚台陪座，司、道列座。奉了一遍调匙点茶，也说了些褒尊叨爱的套语。但观瞻太尊，仪度太整，及说了套话，这正话又是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俱各少默。

伺候的又奉了一遍泡茶，满堂上只觉礼法之地，不甚融洽。那苏班是久伺候过官场上戏的，有时在蓝布帐内偶尔露个半身刻丝袍，桌子上微响锣鼓磕碰之声，那帐缝儿撩开半寸宽，微见旦脚妆扮已就，粉白脸儿，黑明眼儿，一瞧即回光景。这个怀艺欲试之意，蓄技久待之情，向来官场伺候不曾用着。伺候官见景生情，半跪禀道：“请大人赏戏。”抚台点头。只听吹竹弹丝，细管小鼓，作起乐来。

不多一阵，抬过绣幔架子，正放在前，桌椅全备，乐声缥缈。掀起锦帘，四个仙童一对一对各执小黄幡儿出来，到正面一站，

又各分班对列。四个玉女一对一对各执小红幡儿出来，到正面一站，亦各分班对列。徐徐出来一个天官，幞头上飘着一缕红帛，绣蟒绛袍，手拿一部册页站在正面，唱吟了《鹧鸪天》一阙，也向旁边上首站候。又只见两个总角小童扶了一朵彩绘红云前导，两个霓裳仙女执着一对日月金扇，紧依着一位冕旒王者，袞龙黄袍，手执如意手卷，足蹴红云而出。到了正面，念了四句引场诗，回首高坐。两柄日月扇旁伺，足踏一朵红云。红帛天官坐在红云之下。四个红幡玉女并肩而立，四个黄幡仙童又并肩立于其侧。剩下当场。猛然大鼓大锣齐鸣，大铙大钹乱响，出来四位值年、值月、值日、值时功曹。值年的银须白铠，值月的墨髯黑铠，值日的赤面红铠，值时的无须黄铠，右手各策马挝，左手各执奏摺，在栽绒大毡上乱舞乱跳，却也中规中矩。到下马时，各投鞭于地，手执奏摺交与天官，转达天听。玉皇垂览，传降玉旨，天官又还了批准奏摺，分东西南北四天门传宣敕旨。这四功曹谢了天恩，依旧拾起鞭子上马，略舞一舞，各进鬼门。须臾出来缴旨，也一齐上在玉皇背后骈立。满场上生旦净末同声一个曲牌，也听不来北调南调，只觉得如出一口。唱了几套，戛然而止。将手卷付与天官，天官手展口唱，唱到完时，展得尽幅，乃是裱的一幅红绫，四个描金大字，写的是“天下太平”。唱个尾声，一同下来进去。

学台门役打了一个四两头赏封。抚台、司、道手下亦各打了赏封。六个如花似玉的旦脚拾起赏封，磕了几个袅娜头。这当中就有那杏娃儿、天生官、金铃儿。学台立起身来告便，伺候官引路，到西边一座书房。院子月台边一株老松树，其余满院都是翠竹。六位大员各有门役引着，陆续寻了撒尿地方。到了书房，门役捧盥盆各跪在座前，洗了手，坐书房吃茶。

吃了茶，抚台道：“俗优不堪污目，还可再做一出否？”学台道：“弟素性不甚识戏，一出已略观大意。”却说那河道，原是一个没甚学问的举人出身，由河员做起，因某处遥堤工竣，升了河厅，积奉升了河道。他素性好闹戏旦，是个不避割袖之嫌的。每逢寿旦，属员尽来称觞，河道之寿旦，原是以“旦”为寿的。恰好此日众宴毕集，正好借此杯酒浇向日块垒，遂掺了一句道：“萃锦班能唱《西厢》全本，还略略看得。”这是在家做措大时，常称《西厢》是好文章，以己度人，料各大人俱是以《西厢》为脍炙的，不知不觉冒了这一句。那知学台乃是个理学名儒，板执大臣，说道：“唐重族姓，范阳卢，博陵崔，荥阳郑，陇西李，俱是互为婚姻的世好。郑崔联姻，重重叠叠，见于书史者不少。纵令变起仓猝，何至寄嫠妇、弱媛、少婢于萧寺？阀阅家当必无是。即使强梁肆恶，这玉石俱焚，理所应然，无足异者，何至于一能解围，即以朱陈相许？相国家有如是之萱堂乎？朋友相好，至以身殉，亦非异事，何至于一纸书，即可令身任长子者，统国家之重兵，而解纷以济其私？况郑恒是唐之太常，崔所出三子皆贵，其事常见于他书。院本虽是幻设，何至如此污蔑张狂！应堕拔舌，我辈岂可注目？”

抚台见属员出言嫫褻，以至唐突钦差，脸上好觉无光，因说：“近日访得不肖州县，竟有豢养戏班以图自娱者。宴会宾客已非官守所宜，且俾夜作昼，非是肆隆筵以娱嘉宾，实则挂堂帘以悦内眷。张灯悬彩，浆酒藿肉，竟有昏昏如是者。”学台道：“伊既红灯映月，就该白简飞霜。”抚台道：“昨日拜本，此人已列弹章。并列其与戏旦苏七饮酒，俱入醉乡，将银铤丢入酒杯共饮，苏七磕头，该县搀扶，醉不能站立，倒在一处，举城传以为笑。劣款

并无别项，只此已不堪传写塘抄矣！”学台道：“此等劣员，那能恫瘝民瘼，一家哭一邑合掌。但上台之德风，州县之德草，今日幸叨厚赐，何不撤此梨园以便攀谈领教？”这抚台封疆重臣，本日演戏佐酒，原是未能免俗，聊复尔尔之意。一听此言，即命巡绰官将戏班押出。这戏子原好伺候官席，非徒喜得重赏，全指望席终劝酒，把旦脚用皂丸肥腴洗得雪白，淡抹铅粉，浑身上带的京都万馥楼各种香串，口中含了花汉冲家鸡舌香饼，艳妆乔饰，露出银钏围的藕腕，各位大老爷面前让酒讨彩。这大人们伯乐一顾，便声价十倍，何愁那州县不极力奉承。其中就有说不尽的好处。今偏遇见几个迂腐大僚，一声传令押出，那抬筒抬箱背把子的都慌了。已扮成的脚色，那脱衣裳、洗脂粉，怎能顾得许多。那不曾妆扮的，架子上卸纱帽，摘胡子，取鬼脸，扯虎皮，衣服那顾的叠，锣鼓那顾的套，俱胡乱塞在箱筒里面。抬的抬，背的背。既不能百兽率舞，却弄成乱鸦投林，好一个煞风景也。

这河道方晓得一言错出，在钦差大人面前，唐突出这个风催雨打大败兴头的事。又怕，又羞，又悔，又急，将来九声连珠炮响，这个官儿便是不稳便哩。“怎的一本《西厢记》就把我害的这样苦！”又想到：“好事者若打出戏来，这圆纱帽翅儿、燕尾胡子、白鼻凹儿，再饶不过我。”心中千回百折，胡思乱想，没个藏身处。及到日中排宴，少不得跟着陪席。四张桌子，两正两侧，学台坐了首座，抚台坐了次座。东边桌儿藩台第三，粮道坐了五座；西边桌儿臬台第四，河道坐了六座。还说起按台出巡南阳，不得在省奉陪，学台道：“汝宁府考毕，曾得一面，彼此公务忙迫，未得畅领清诲为憾。”

少顷，席面上来。若再夸摆设之丰盛，珍错之嘉美，岂非赘

笔。酒席已完，各大人俱觉得雅会胜似俗派。唯有河道大老爷呷了半杯酒，嚼了半个点心，心中有苦说不出来，只得默诵《君子有三愆》一章而已。

学台起身，逐位谢了厚赐，俱各谦逊答礼，满口极道：“褻尊。”出了书房，转到二堂，闪开暖阁，走到滴水檐下。巡绰官跪禀道：“请大老爷上轿。”学台回首一揖，抚台答礼。各司道走至轿前候乘，学台那里肯依，再三拱让，司道略退半步，学台上了八座。那照壁间早已大炮惊天，仪门大闪。转过东辕，微秩未弃道旁跪送，学台举手高拱而过。这抚台衙门中，司道亦各禀辞，鱼贯而出。到了大门，各自上轿而去。

单说谭观察回署，到签押房，梅克仁禀说，修坟估工约费二百金内外。观察点头道：“只要办得好。修成时还要亲往致祭。”梅克仁领命，自回转斗门房而去。观察即盘算另订弟侄进署日期。叠为屈指，某日上院，某日致祭谢雨，某日坐堂面清盐引、漕粮以及各驿站夫价豆草册籍，惟有二十一日是个少有空闲日期。回忆前订，已逾十日。筹算停当，次早唤梅克仁拨人传谕，二十一日请绍闻父子进署。

梅克仁领命，到门上叫听差的问道：“前日上萧墙街是那一个去的？”听差的道：“是夏鼎。”梅克仁道：“还叫他来。”听差的叫夏鼎到转斗外，梅克仁道：“二十一日，大老爷请萧墙街新进生员父子进署，不用帖子，你可速去早来，立等回覆。”夏鼎答应了个“是”字，飞也似去了。不多一时，夏鼎回来，到门上回覆道：“少爷父子是他自幼师傅姓惠的请的南乡吃酒。我把梅二爷说的大老爷请进衙门的话的的确确是二十一日叮咛明白，对少爷管事家人姓王名中的说透记清。”梅克仁笑道：“话虽饶舌，

却明白的很。”转斗一掩，内外隔绝。夏鼎却喜得门上夸奖，这差头是稳当的了，迟早要点个买办才肥些哩。这也不必说他。

单说到了二十一日，王象荃黎明已到，唤了双庆，伺候少主人拜见道大老爷。这是见主人门第有转否为泰之机，与那得进衙门、得交官府、势利烘热之见毫不相干。谭绍闻父子上马，双庆夹着毡包，王象荃牵着马，一路上守道衙门而来，进了辕门，下的马来，两仆各拉一匹。不知夏鼎自何处跑来，只说：“交给我。”早已有个听差的把马拴了。遂到上号房，投了手本。号簿照手本写了“新进生员谭绍闻、谭簪初谨禀”。当即穿上襦衫，王象荃与双庆各持丝绦系于主人腰间。上号吏执着手本，绍闻父子随着，由东角门进去，到了大堂。

手本传进，片刻时，遥闻内边说个“请”字，只见内宅门开了半扇，一个人说道：“请。”进了内宅门，这观察已在三堂滴水檐下穿公服站着。绍闻父子趋跄直至跟前，方欲作下揖去，观察摇首不允，挽住手说：“随我来。”

到了三堂神主楼前，并铺两个垫子，少后又铺一个垫子，观察站在上首，绍闻比肩，簪初在后。观察望上说道：“这是鸿胪派后代绍闻暨簪初，进了祥符胶痒，特来向祖辈爷爷磕头。”一连叩了四叩，起来作揖。礼毕，观察向绍闻道：“贤弟站在东边，与我行礼。”绍闻行了两拜四叩。又向簪初道：“贤侄与我行礼。”簪初亦如其父。绍闻道：“请嫂太太稟见。”观察摇首道：“跟我来。”

一同出了三堂，到了内书房。观察命宽公服，自在上首坐下。绍闻对坐，簪初斜签向西北坐下。吃了茶，绍闻道：“容日再与嫂太太请安。”观察道：“吾弟差矣。我一向为官事所羁，尚未得

与婶太太见礼，那得此处居先。总之，南边咱家祖训，贤弟亦当知之，从而遵行之，从来男女虽至戚不得过通音问。咱丹徒多隔府隔县姻亲，往来庆贺，男客相见极为款洽。而于内眷，不过说‘稟某太太安’而已。内边不过使奉茶小厮稟道‘不敢当’，尊行辈，添上‘谢问’二字。否则丫头嫗妇代之，在屏后说‘谢某老爷某爷问，不敢当’，虽叔嫂亦不过如此。从未有称姨叫姪，小叔外甥穿堂入舍者。此非仅厚别之意也。妇人之性，尊礼存问者多，久而久之，遂不觉权移于内。防微杜渐，端在此人不经意之间。凡事只遵着圣经上行，凡立意未尝不善，而久之遂有出于意外者。”因回顾篲初道：“我侄初入庠序，学问经济都在你身上要的。切记，切记。”篲初恭立受教。

少刻捧上点心，兄弟伯侄同吃，早已忘其身任中。观察道：“我问你一宗事，侄儿不知，贤弟是必知的：叔太爷有著述否？”绍闻道：“没有。”观察道：“当日叔太爷到丹徒上坟修族谱时节，就在我院住了一个多月，我叔侄是至亲密的。彼时详审举动，细听话音，的是个有体有用的人，怎的没有本头儿？即令不曾著书立说，也该有批点的书籍；极不然者，也应有考试的八股，会文的课艺。”绍闻道：“委的没见。”观察道：“我们士夫之家，一定要有几付藏板，几部藏书，方可算得人家。所以灵宝公遗稿，我因亲戚家而得，急镂板以存之。总之，祖宗之留贻，人家视之为败絮落叶，子孙视之，即为金玉珠宝；若人家竞相传抄，什袭以藏，而子孙漠不关心，这祖宗之所留，一切都保不住了。所谓‘藏穀亡羊’，其亡必多，这是铁板不易的话。”绍闻道：“如今本城中还有藏着一楼印板之家。”观察道：“是谁家呢？”绍闻道：“是盛藩台家。”观察道：“甚么书名？是刷印送人的，是卖价的？”

绍闻道：“只知道锁着一楼印板，多年不曾开楼门。”观察道：“他家有甚么人？”绍闻道：“藩台公两个孙孙，长叫盛希侨，次叫盛希璠。”观察道：“甚么功名呢？”绍闻道：“盛希侨国子监生，盛希璠府学生员，后中副车。”观察道：“明日即差迎迓生送帖，请他弟兄二人进署，问问是甚么书籍。或是文集，或是诗稿，叫他刷印几部，带到南边，好把中州文献送亲友，是上好笔帕人情。中州有名著述很多，如鄆城许慎之《说文》，荥阳服虔所注《麟经》，考城江文通、孟县韩昌黎、河内李义山，都是有板行世的。至于邺下韩魏公《安阳集》，流寓洛阳邵尧夫《击壤集》，只有名相传，却不曾见过，这是一定要搜罗到手，也不枉在中州做一场官，为子孙留一个好宦囊。吾弟回家，定要在废笥败簏中密密找寻，或有一半片子手翰，经书上批的，幅间写的，认清笔迹，虽只字也是咱家珍宝，贤侄也要留心。”

绍闻道：“大人见背太早，愚弟不过十岁，只记得教了八个字，说是‘用心读书，亲近正人’。”观察站起身来道：“这是满天下子弟的‘八字小学’，咱家子弟的‘八字孝经’。”箴初道：“只这八个字，不成部头，又不成片段，如何刻印呢？”观察道：“镂之以肝，印之以心，终身用之不尽。就是做官时，万万休离开了书。接引僚友寅好，每日亲近正人，即可以免祸，可以免祸即可以集福。这八个字，这边鸿胪派就可用以为子孙命名世系。如南边宜宾派，是以‘纯孝开基，世守咸昭，绍延永绵，光启后贻’十六字为命名世系。前八个字，尚有咸字辈人，咱这一辈是绍字，儿子辈现今都是延赏、延祥、延绥的字样，孙子辈是永龄、永年、永系，咱家族大，如今已有光字辈人了。这里灵宝一支，如今几多门头？”绍闻道：“这边人丁不旺，累世单传，到了愚弟，

才有簒初弟兄两个。”观察道：“这簒初是哥是弟？”绍闻道：“这是哥哩。”观察道：“二侄甚么名子？”绍闻道：“名叫悟果。”观察道：“咦，这像僧尼派头，不可为训。此侄名簒初，是学册已有注名，不必更改。这二侄就该以用字起派，以下就是心字。”簒初道：“伯大人就起个名儿，以肇其始。”观察沉吟道：“‘董之用威’，即以用威为名，以寓教思。何如呢？”簒初起身为礼道：“替弟酬过伯大人慈严互施之恩。”观察道：“将来丹徒寄书，即把这鸿胪派以‘用心读书，亲近正人’为叠世命名字样，注于族谱之上，昭示来许。”绍闻父子俱起身为礼，谢联属族谊、明晰行辈之惠。

少刻，簒初告便，观察命小厮引去。因趁空问绍闻道：“大侄曾否议婚？”绍闻道：“尚未。”观察道：“我意中已有其人，甚为妥协。但大侄婚姻是关系宗桃门第的大事，不可轻忽。此时尚难骤及，待科场完后，我再细心筹度，那时八面稳合，方可一言而决。只是贤弟存在心里，记着我有这句话就是。”绍闻唯唯听命。

簒初回来，小厮奉盥授巾，洗手坐下。又说些勉学的话：乡会场规，不可疏忽，以致误带字纸；不可错号，叫巡绰官稟逐；不可潦草完局，图速出棘围；不可逗留给烛，叫巡绰官挝卷、推撵。说得零星琐碎，而慈祥蔼蔼，却句句是紧要话头。说到正午时候，厮役又请至一处书房。只见画幅字联，花盆鱼缸，甚为幽雅。屋内裙垫不设，桌上碟箸已备。这兄弟父子伯侄坐下，捧来午馔，器不多而洁，品不杂而腴，全不似官场中饭，艳缛难以注目，糊浓难以充肠的那个派头。饭将完时，忽梅克仁拿了一个手本稟道：“卫辉府辞行，还有稟漕运的话。”观察道：“取公服来

会客。”绍闻顺便告辞，观察也不暇深留，只说道：“努力科场。”自行接见所属大员。

绍闻即随梅克仁出了内宅门，径到大门外。王象荇、双庆拉过马来，内边值堂的送出毡包。正上马时，夏鼎已到，一面挡簪初上马，一面又来扯住绍闻牲口，前引出辕，细声说：“口角牙缝儿恩典。”绍闻也不敢答，出东辕门而去。

一路穿街过巷，见许多秀才，有行行重行行，在背街上闲游的，有唧唧复唧唧，在破庙中念书的。难说绍闻屡年在街上，或由夏鼎家到王紫泥家，或自白兴吾家到盛希侨家，岂无遇见科场年分？只因事不关己，视而不见。今日一心务正，又成了秀才，那“科场临近”四个字，不觉触于目而即感于心了。

到后门首下了马，王象荇及双庆将马安置讫。双庆到楼门递毡包，绍闻叫老樊道：“速与王中他两个造饭。”双庆道：“夏叔不知在何处将马喂饱，又同不认识的两个人，说是许头儿、张头儿，请俺两个到饭馆吃饭。王中叔坚执不去，夏叔也不敢多让。我独自一个去了，炒了两盘肉，大家吃了些包子面条馄饨。我如今不用再吃饭了。”王象荇道：“我在石狮子跟前吃了三个烧饼，一碗豆腐脑儿，我不饥，不用再罗索了。”王氏也问了几句衙门的话。绍闻父子赶试心急，又速向书房读书去了。

一连念了半月书。这钥匙真真是母亲收拾的，吃饭时双庆来开。半月委实没客，即令有客，自己也没钥匙丢出墙外了。这正是：

困心衡虑历多端，刻苦何能少自宽，
要识男儿知悔后，利针刺股总非难。

第九十五回 盛希侨开楼发藏板 谭绍闻入闺中副车

却说谭观察请会弟侄之日，因卫辉府知府稟见，商度卫河漕运事宜，话多时久，及知府出署，观察回至后宅，说弟侄已经去讣。想起绍闻所说盛宅有一楼藏板，定是前辈遗留著述，这留心文献，正是守土者之责，即命梅克仁发出年家眷侍生帖两个，次日请盛宅二位少爷到署问话。恰恰此日是夏鼎职堂，得了门上吩咐，并不肯叫迎迓生传帖，即托别人职堂，自上盛宅而来。

到了盛宅，恰好希侨、希瑗二人在大厅上说话。宝剑儿引上大厅，夏鼎也不似向日还为个礼儿，将帖子放在桌面，倒在椅子上，笑道：“跑了一肚子呼吸，作速赏一钟水儿，解解乏困。”盛希侨道：“这帖子是做甚么的？”夏鼎道：“是帖子请，不是票子传，请你二位少爷到衙门商量甚么话哩。”盛希瑗道：“想是有年谊，明日请的厮会，别的再没缘故。”盛希侨笑道：“你如今住了衙门，这里不许你坐。”夏鼎略欠了身子笑道：“大少爷天恩，容小的歇歇罢。”一发长身拖脚，把头歪在椅靠背上，说：“宝剑二爷，赏口茶儿。”宝剑早已捧茶到面前，笑道：“班长，请茶。”夏鼎一连把三杯茶喝了两杯。

盛希瑗向后边祖父《齿录》上，掀有无姓谭的去了。这夏鼎

吃了茶，向盛希侨跪了一条腿，高声道：“谢赏！”盛希侨道：“你近日一发顽皮的可厌。”夏鼎笑道：“狗腿朋友，到了爷们乡绅人家，软似鼻汀浓似酱；到了百姓人家，坐他的上席睡他的炕，瓶口还要脚步帐。假若是票子请乡绅，那时就不是这样了。狗脸朋友，休要得罪。咱是弟兄，我把老实话对你说，我还有央你的去处：见了我们大老爷，口角吹嘘，就是把为弟扯了一把，这是走熟了时节的事。这头一次，且休提哩。不好了！不好了！时候大了，门上立等回话，误了就要套锁哩。我走罢。”起身就走，一面走，一面说：“帖子丢下，明日夹着，还要缴回。早些儿到，小的等候就是。”盛希侨送了十来步，夏鼎径自走开，希侨也就不送而回。

盛希瑗早已在厅上，拿了几本旧《齿录》说：“并非年谊，老爷与老太爷同年《齿录》俱无谭姓。这请咱问话，不知问甚么哩。”盛希侨道：“请咱咱就去。问话时，咱知道就说，不知道的就说不知晓。咱不欠粮草，没有官司，一步三摇的进去，说完了话，打个恭儿出来。不走他的仪门，不穿他的暖阁，是咱弟兄们没有恁大的分儿。稀松平常，明日走一回就是。咱不是张家没星秤，钻头觅缝，好相与官府，咱不去学那个腔儿。”

及到次日，盛氏兄弟二人早起梳洗已完，冠裳楚楚，坐了两乘二人小轿，家人跟随，来到道署。走进东辕，夏鼎极为先后。恰恰早鼓响罢，夏鼎代投了手本，缴还原帖。上号吏前行，盛氏兄弟跟到大堂。手本进去，不多一时，内宅请会，门上引至桐荫阁，观察已在檐下恭候。二人趋步向前，抢了一跪，观察扯起，让进阁内。盛氏兄弟行庭参礼，观察谦逊不受，也复还了半礼，分宾主而坐。谢座谢茶已毕，观察道：“久仰尊府为中州阀阅世

族，典型大家，一向未敢轻造。今日屈尊幸邀扳谈。”盛希侨道：“宪公祖下车以来，久沐德化，素怀瞻仰。今幸蒙传唤，得侍皋比，欣荣何似。”观察向盛希璠道：“闻已中副车，小屈大绅，将来飞腾云路，绳武继美，伫羨，伫羨。”盛希璠道：“少年失学，仅列青衿，已出望外，何能寸进，以慰宪大人成就之至意。”观察道：“秋闱在即，指日高捷，定指谭府趋贺。”盛希侨道：“全仗宪公祖作养。”观察道：“听得贵府前辈老先生有藏板一付，若有刷印装裁成本，恳赐三五部捧读。”盛希侨道：“委实久未刷印，恐致散佚，固封一室，既承宪大人垂谕，即当遵命料理，工竣即恪具呈览。”观察道：“梨枣块数约计多少？”希侨道：“存贮一楼，不曾核计，何敢漫陈。”观察道：“卷帙浩繁，也恐一时纸价腾贵，费力不给。大约一块板得三十张纸，方可刷印一番，不然润板刷墨，不是轻易动作的。学生送刷印费本到府，俟匠役工完，只赍十部，便叨惠多多。”盛希侨道：“祖上留贻，只应自为办理，工成即送二十部到署，请宪公祖评阅。”观察道：“那有此理。若刷印现成，理可领取捧读，若因学生忝愿，定当帮助一二，以勸盛举。”

说完又奉了一遍茶，盛氏兄弟告辞起身。观察站起道：“乡试已迩，俟榜发高迁后，学生走贺，与新朱卷一时拜读何如？”二人又谢别辞送，观察送至大堂东角门外，一揖而回。

盛氏兄弟一同出仪门，至东辕门上轿。夏鼎近前问道：“说的甚么哩？”盛希侨道：“大人要书哩。”夏鼎道：“大人要输，你该赢哩。”盛希侨道：“贱嘴。”二人上轿，依旧路回家。

到了厅上，说起印书之事。盛希璠道：“这印板在楼上锁的有几年了？”盛希侨道：“自幼时锁至如今。”希璠道：“怪道，我

看那锁连锁的窟窿都锈成一块。如今这钥匙哩？”盛希侨道：“也不知在那里，大概是没有了。”希瑗道：“怎的开法哩？”盛希侨道：“叫一个小炉匠生发开他。十分开不得，把门鼻子起了，有甚么难呢？”盛希瑗道：“哥也太把爷的著作不在意了。”盛希侨道：“我便罢了。你不是秀才么？我不肯动着，还是我的好处哩，我毕竟是能守的，后辈自有能刷印的人。像那张绳祖，听说他把他老人家的印板，都叫那些赌博的、土娼们，齐破的烧火筛了酒。又如管贻安家朱卷板，叫家人偷把字儿刮了，做成泥屐板儿。我总不肖，这一楼印板，一块儿也不少，还算好子孙哩。”盛希瑗道：“如今要印几多部呢？”盛希侨道：“得三十部。”盛希瑗道：“多少板数？”盛希侨道：“我影影记得，楼上棚干，塞的满满的；楼底棚湿，是支凳放着，比上棚少一半儿，总之纸得几百刀、上千刀也不定。开开楼把板移在大厅上，叫位匠人估量。”盛希瑗道：“等道大人送银子来，好打算买纸。”盛希侨道：“第二的，你总不离乎小见。高低要做一辈子秀才哩。道台送银子，那不过是一句话，你就认真起来。像如今州县官，想着要乡绅衿盐当商的古董玩器，以及花盆鱼缸东西，只用夸夸就是要的。司道若叫州县办值钱的东西，一定要奉价，上头送来，下头奉回，说：‘这东西卑职理宜孝敬，何用大人赏价’。再一次不说东西，州县已知上台是此道中人，就下边奉去，上头用了。总之，上台要下僚的钱，或硬碰，或软捏，总是一个要。若遇见一个州县官心里没病，没钱也就罢了。”

道言未已，夏鼎到了面前，跟了一个小厮，手捧大拜匣，展在桌面，说：“看这罢。”只见匣内一封，上边红签写着“刷印书资银三十两”，下边一个侍生拜帖。希瑗方欲开言，希侨道：“乡

试正主考姓张，副主考是湖广裴年伯小儿子，他中进士我知道。前日在塘抄上见了，如今将到。你去进场中举，我去开楼印书。”希璠自去书房用功。夏鼎道：“哥呀，我如今住了道爷衙门，你近日与道台好相与，万望口角春风，我就一步升天，点了买办差，我就过得日子。当年相处一场，也有不好处，也有好处，大约好处多，不好处少。何不可怜这个旧朋友？”希侨道：“一通是胡说哩。道大人半天里衙门，因为这里祖上有付印板，请我弟兄二人进去说印书的话。这还是祖上的体面，与我弟兄何干？就是道大人不嫌弃我，赏个来往，你说叫我见了大人，怎的提起？说我有朋友是大老爷衙役，点他个买办，人是不捣鬼的。说的说不得，你替我想一宗话，我就说何妨？况且我知道你，三天买办，四十大板，一个革条。那是你的铁板数。你回去罢，就说银子送到了。”夏鼎只得含闷而去。

这盛希侨怎的开楼门，怎的雇匠人，怎的买纸张，怎的移印板，怎的刷墨色，怎的装部头，详起来千言难尽，略起来两行可了。不过半月，刷印成讫，装裁十部。单等乡试场完，观察监试回衙，并原银三十两，一齐缴进道署。

原来盛希侨是个本底不坏的人。少年公子性儿，呼卢叫雉，偎红倚翠，不过是膏粱气质，纨绔腔调所为也。就吃亏众宵小奉承而致。毕竟处兄弟之变，大声疾呼曰：“俺媳妇子不是人！”这七个字，就是治阅墙病的一剂千金不换妙药。

不说这些闲话。单讲到了场期，主司、同考官俱按定期先进，监临、提调俱按旧例分班。头一场第二场第三场，这河南八府九州各属贡监生员，俱按功令时日，点名进去，执签出来。九月朔日挂榜，祥符城内中了五名举人。这副榜之首，张正心中了第二

名，副榜之末，谭绍闻也中了第二名。恰恰的谭簒初落了孙山。

却说院试以游泮为喜，乡试以登贤书为重。各街烘动的是举人，那副车也就淡些。谭宅以簒初为望，这落榜也就松了。因此萧墙街不似前日父子并进学时，恁的一个烘闹。谭绍闻骑马上坟上磕头回来，刻朱卷、会同年，既住在省城，也不能不有些事体。但附骥尾难比登龙，不甚高兴，少不得先去舅氏王春宇家，又向别的亲戚家也走了一走，彼此不过略为应酬。

至于拜见本家观察大人，却少不得郑重其事。一日，先命王象荇早晨向道台衙门打听大人在署与否。王象荇打探得道爷在署，并无上院、拜客等事，方才进衙拜见。请会一如前仪。谒毕主祐，仍至内书房坐下。茶罢问话，观察道：“簒初今日仍该同来。”绍闻道：“簒初托人找着他的荐卷，头场、二场，黑、蓝圈点俱疏疏落落有些儿，到了三场，批了‘摭拾错误’四个字。缘他未看过史书，就策题敷衍，误把裴晋公平吴事，写了一句‘韩愈披坚执锐于壁垒之间，厥功其懋，爵之以伯，酬庸之典，不既渥哉’！夹了一个‘摭拾错误’蓝字签儿。簒初一天也没吃饭，因此不敢来见伯大人。”观察道：“幼年不暇考核，担阁功名，诚为可惜。要之天福咱家其典，正未有艾，吾弟知也不知？”绍闻道：“聆哥大人教训。”观察道：“簒初大器也，若是这回中了，髫龄甫过，即登贤书，岂不可喜？然可喜不过二分，可怕就有八分。功名一路，非有真实学问本领，总是脆嫩可危。他如今十四五岁，只是一个嫩芽儿，突然中一个举，再一发联捷成了进士，这个‘夸’字就足以害了他。学问是纱縠一样儿薄，骨力是冰凌一般儿脆，遇见应事待人，心中没有把握，少不的以意见从事。这没学问、没阅历的意见，再不会有是处，他又以功名佐其所见，我

断没错处。不知自以为没错处，这错处正多哩。咱家孩子若是有错处，就是有关祖宗门第的事。簪初之不中正是祖宗以来厚德所积，省了早发早萎这个忧心。即下科不中也不妨。若两科不中就迟了。”绍闻道：“哥大人教训，愚弟如聋聩忽听半天人语，可惜簪初今日不曾来。”观察道：“他来又不可说破，一说破，又不免凿开混沌。总在你我为弟兄者，默存其意于无忘无助之间而已。”绍闻道：“如愚弟现在，该如何呢？”观察道：“贤弟进学，就中了副车，如今举业固不可缓，家事却也要务。老太太春秋已高，万不可叫他为家事萦心。一面料理家务，得空就读书。三年一应乡试，中了上京，不中还照常照料家事。贤弟向日所为，我已知其大半。总之，再不走荆棘，这边就是茂林修竹；再不踏确荦，这边就是正道坦途。此乃以丰裕为娱亲之计。如必以功名为显亲之阶，就要上京入国子监，熬用苦功，春秋二闹，都在京中寻出头的路。这要贤弟自拿主意。至于簪初，叫他进我衙门读书，十四五岁孩子，有何招摇？将来成就在我身上取齐。但恐宦海萍踪，南船北车，又在不定耳。我前者所说簪初婚事，我但有调转别省之事，一说就明，一说就行。那是打算的千妥万当，足以成吾侄之嘉偶，足以为吾家之贤妇。有德有福是祖宗定下的，不是我敢一力担承。”绍闻低声道：“何姓呢？”观察道：“且不必明言，吾侄还要到署念书，如何我肯说明呢？吾弟只管放心。大约我之升转河南，无非千里姻缘一线牵。我之侄，我肯轻易撮成么？”

用过午饭，绍闻告辞出衙。夏鼎遥望，不敢再即，但看着绍闻仍与王象荇、双庆回家而已。

第九十六回

阎楷谋房开书肆 王中掘地得窖金

却说谭绍闻自道署回来，请了母亲的安，巫翠姐、冰梅一妻一妾，簪初、用威一兄一弟，黄昏堂楼共话。王氏道：“你如今中了副榜，正该趁你绍衣哥与咱家修起坟院，请几个礼宾，往你爹爹坟上祭祭，叫你爹阴灵也喜欢一二。”绍闻道：“原该如此。就怕街坊又送戏举贺。”簪初道：“爹中副车，礼宜告先，也不得因怕俗情，误了自家正事。现今城中有同案新秀才，请几位礼生。也不用叫厨子，自己做上几桌供，一坟一桌。合莹一张祭文，我爷爷坟上一张祭文。叫王中来料理，不出三日即行。外人知晓，咱已经祭过，自己心思完讫，外人也难再为举动。况现今薄收，街坊也难破费，一推谢，说待下科干动盛情，为街坊留下有余的话头，街坊也好一笑歇手。奶奶看使的使不的？”王氏喜道：“真正爷爷的孙子，心中有道理，极像爷爷的算计。那眼角儿、嘴叉儿，说话时只像是一个人。就是带一点奶腔儿不像。”巫翠姐道：“悟果哩，你也说句话叫奶奶听。”这悟果只是睁着眼看，绍闻道：“再不许叫悟果，伯大人起了名子，叫用威。”冰梅扯住笑道：“用相公与奶奶唱喏作揖儿，说我如今改了名子，叫用威。”王氏道：“你中用不中用？”悟果道：“中用。”王氏喜之不胜。一家安

寝无话。

次日绍闻早起，方欲差邓祥向南园叫王象荇，恰好王象荇觅人挑了一担菜蔬来了。缘九月将尽，一年圃功将完，一筐子是皂角嫩芽、葫芦条、干豆角、倭瓜片、黄瓜干、干眉豆儿，筐子下俱是金针二十斤。一筐子是山药、百合、藕，还有一个布缝的包儿。王氏问布包是甚么，王象荇道：“是全娃与奶奶捎的，也不知是甚么。”王氏叫冰梅拆开线头儿，撕开包儿，内中女鞋三对，一个扇囊儿，一个佩衣文袋儿，一个小荷包儿。女鞋照颜色分讠，文袋与了簪初，荷包与了用威。这扇囊，已届冬初，绍闻道：“明年还有热天拿扇儿时候，我收了就是。”这个说花样好，那个说手儿算很巧哩。王氏道：“难为女娃儿，与了几点碎片零块儿，还一样一样缝回来，这女儿真正孝顺的很。”

绍闻心中有事，即叫王象荇站住，说祭祖的事，道：“一坟一桌供献。四个礼宾相礼。合茔公祭一张祭文，老爷坟上一张，每桌二十四器，围裙香炉烛台俱全。至于供献，时蔬鲜肉，自己厨下办造。即在后日。明日一天你要买办完。”这正说到王象荇心曲之中，王象荇道：“桌子围裙，赁西门内桌椅铺哩，每一日有现成价钱。每桌十二个碗，三件香案，一付杯，俱在家伙铺中赁，一日有一日价钱。打碎一个碗，赔钱四十文。五碗果子，树果有摊子，面果有铺子。点心今夜蒸，糯米饭明日捞。肉用羊、鱼、猪、兔，菜用干眉豆角、金针、百合、藕，是咱家园中土产，不用海味山珍，表却一点诚心。灌酒是家酿，香纸蜡烛上纸马铺中买。一切物件，只用发十千钱，两日办完。抬盒人后日早晨雇觅。至于礼宾相礼，只争两日，又不曾先请，遽然投帖要其赞礼，全要大叔委曲善恳，道达通顺，后日好干动众位相公。”

吃了早饭，大家分头去办。王象荇胸有成竹，有本日买下赁下的，有次日及到临时办的。这绍闻出去，自恳礼宾。适萧墙街前后左右早有新进生员，恰够了四个礼宾。这新秀才正有怀才欲试之高兴。当过礼生有一次者，有两次者，正是暗养伏兴腔口，闲讲进退仪注。况父子同案，略占年伯之分，新中副榜，又是出众之员，没有那个不依，那个不肯的。于是绍闻到一家允一家，央一人应一人，四位相礼，不用柬邀席恳，俱言至日骑马早到的话。

果然祭日届期，王象荇早已在新坟院中，搭了一座围屏锦帐的大棚，茶灶酒炉、小棚在门楼内东边。四位礼宾到了后书房，肴馔早设。起身时，十架盒子在先，绍闻父子与相礼俱乘马在后，鼓乐前导，出了西门，望坟院而来。

到了坟前，各各下马，众小厮将马拴讫。门楼宽敞，宾主雁行鱼贯而进，到棚下列坐。王象荇、双庆及雇觅人等摆列供献，一坟一桌。稟了齐备，四位礼宾引着，谭绍闻贡生公服，谭篋初襦衫巾带，站在中间。相礼高唱爵帛伏兴的盛仪，细读厚积贻谋的祝文。礼毕还步。又引至明故孝廉方正、拔贡生谭公墓前，礼仪同前。绍闻读自己做的、篋初写的祝文，撮其大旨，乃是“见背太早，少年不遵遗训，学业废弛，家产凋零。幸赖大人在天之灵，默启潜佑，略知改悔，偕良仆而整饬旧业，依前辈而研究残经，列名胶庠，厕身科目，总家声不致大坠，其与大人弥留之际垂涕而谆复者，辜负已多多矣。罪孽深重，万死莫贷。惟有努力攻读，绎遗训以赎愆，望幼孙以干蛊。仍祈大人回头一顾，默默启佑于无穷也。尚何言哉！”自己读自己哭，痛极声嘶，后半截一发念不来了。

那王象荃在一旁跪着捧爵，虽不通得文理，却也晓得祝文大意，泪是流的，腮是颤的。到忍不住时，忘其所以，猛的哭了一声说：“哎呀，我的大爷呀！”这绍闻触着天性至情，一发放起声来。簋初先滴泪后来也大哭了，说：“我那不曾见面的爷爷呀！”四个礼宾，惟有一个眼硬，却唱不出礼来。这一哭，只哭的不成礼而罢。

依旧到了彩棚。泡的茶来，点心碟子两桌，斟上酒。绍闻不能让客，坐在一把椅子上，歪着头，鼻汀眼泪流了一大摊。簋初只得让案友吃酒。也有吃一口的，也有吃两杯的，也有不能吃的。大家一同起身，出了坟院大门，依旧各骑上马，鼓乐前导而归。这坟前供献，棚下陈设，王象荃一一清楚了，当无庸赘述。

却说进的城来，到了萧墙街，转过胡同口，客将及进书房时，那鼓手的喇叭一发吹的高，笛子鼓儿一发响的热闹。大凡人心中无事，听之能助无因之欢，心中有事者，听得翻添有故之悲。楼下王氏听见，只说：“他不能见了！”眼中扑簌簌落下泪来。冰梅慌了，急紧安慰道：“奶奶，咱家大喜事。”王氏挥泪道：“爷爷在日，千愁万虑，今日也还算好。他已死的多年，那的知道呢。”翠姐引着用威道：“用相公，你对奶奶说，那戏台上状元插金花，送官诰，送亲的也到了，爹妈一齐换纱帽圆领、金冠霞帔，那不过是做戏的遭遭如此。天下有几家子爷爷看孙孙做官呢？”绍闻恰到楼下，见母亲不喜，也急忙安慰了几句。

忽的邓祥到楼门外说：“少爷与客刚起身时，账房阎相公来了。跟了一个人，拿了十来套书，说是送少爷的。他就在西蓬壶馆等了这半晌，说是一定要见少爷一面。他还有四五车书，在书店街喂牲口。如今在后门外等少爷说一句话。”

这阎相公就是阎楷，是一个正经人，东人谭孝移最器重，王象荅素所相得。昔何以因故而去，今必非无端而来。这其中有个大道理，趁间说一说。

天无心而有气，这气乃浑灏流转，原不曾有祥戾之分。但气与气相感，遂分为祥戾两样，如人家读书务农，勤奋笃实，那天上气到他家，便是瑞气；如人家窝娼聚赌，行奸弄巧，那天上气到他家，便是乖气。如人遗屎于旷野，何尝有催牌唤那蜚蜋？何曾有知单邀那苍蝇？那蜚蜋、苍蝇却兢兢而来。所以谭绍闻旧年，偏是夏鼎、张绳祖日日为伍。花放于墙阴，谁与蛱蝶送信？谁给蜜蜂投书？那蜜蜂、蛱蝶自纷纷而至。所以绍闻今日，谭观察立功浙右，偏偏升在河南；阎楷发财山西，偏偏来到豫省。

却说阎楷辞了东君回家，领了伊舅氏本钱。这正经老成人，居心腌臢，行事耿介，焉有不发财之理。不数年发了两万多利息。现今舅氏吩咐，要在河南省城开一座大书店，所以在南京发了二千银子典籍，所雇车辆就在书店街喂着。因心感老主人之盛德，在书箱内取了《朱子纲目》一部，湖笔二十封，徽墨二十匣，来望旧少东君。伤心的是旧年封赠仪，喜的是今日送贺礼。

谭绍闻让到书房，阎相公将套书、笔墨放在桌面。先与众客为礼，后与绍闻行礼，又请簪初也到了行礼。说道：“南京发书回来，想到咱祥符开铺。原是与表兄笔墨纸张砚台铺子合伙计，已将苏家星黎阁旧存笔墨兑下。听说少爷连登，少大相公也进了学，无以为敬，即以《纲目》一部、笔墨等件权作贺仪。”

这新秀才们尚未曾脱却书屋之气，说是卖书的客，新逢一如旧识，就解开书套看将起来。掀汉史的看见东方朔，说这是一个偷桃的神仙，却成了臣；掀唐史的看见李靖，说托塔天王竟封了

公。还有说这是文章上用不着的。簒初已经知场屋吃亏，就在这史书不曾读过，心中极为不然，却又不好骤说。

少顷席面上来，大家让阎相公说：“隔省远客，理当上座。”阎楷让相礼大宾，说：“万不敢僭。况我当日是宅里一个管账的，如何坐在客上边呢？”大家逊谢，一席是礼宾首座，阎楷二座，一席是三位礼宾序年庚坐了。绍闻陪一桌，簒初斜陪一桌。这安杯看菜的常礼，一言略过。那礼宾席上，还讲些献爵献帛的仪注，鞠躬平身的腔口，新秀才是尤不能免的。

席方完，阎楷要走，说：“车户还等我回去卸车搬书，实实不能久陪。”绍闻道：“明日回看。”阎楷道：“一来不敢当，二来现今房子尚未停妥。表兄回屋里去了，话还没说明白，约三天后，方可有个头绪。到四天上，我请吃茶何如？”众人俱说甚妥。阎楷回去，众人送出房门，绍闻送至书房院门口，还要前送，阎楷力抵道：“有客，有客，咱旧日是一家人，何用多礼。”绍闻道：“跟的人呢？”阎楷道：“我早打发回去了。”绍闻道：“慢待的很。”阎楷道：“不妨，不妨。”彼此一拱而别。

谭绍闻回来，礼宾道：“我拿湖笔五支，徽墨二锭。”绍闻道：“每人湖笔二封，徽墨二匣，着人送去。”众秀才更添意外之喜，俱道：“不必，不必，叫小价带着罢。”宾主互为逊谢而出。各家小厮手拿笔墨并自己赏封，拉过牲口，众秀才自骑其马，躬腰俯首，相别而去。

却说阎楷出了胡同口，恰恰遇见王象荇清楚了坟上供献、棚帐、陈设回来。这阎楷认的是王中，那王象荇却不料阎楷又至此地。阎楷一把扯住道：“王哥好呀？”王象荇一看，因像貌苍老，衣服改变，仔细端详，方认得了，说道：“阎相公，你从那的来

了？”这二人当日在谭孝移手下，正经人单见正经人亲，原来彼此相厚。隔别多年，一旦相见，也不知该说甚么话好。阎楷道：“寻个背静地方说三五句话，我就回去。如不然，咱到我方才坐的大馆，吃一杯茶罢？”王象荃道：“这地方自从换了主儿，我再不曾去过。”阎楷道：“我再来咱说话罢？”王象荃道：“我不曾在里头住，我在南园住有好几年了。”阎楷道：“是咱鞋铺子南边那菜园么？”王象荃道：“是，你当日闲游的地方。”阎楷道：“这个我三天外就到南园里瞧你去。王嫂也在那边么？”王象荃道：“三口儿齐在那里。”阎楷道：“我着实忙，我去罢。”王象荃也不能深留，作别而去。

王象荃到家享了神惠饭，也要动身回去。王氏又与了些供献果品点心、两尾油炸鱼、一只全鸡。王象荃用篮子盛的去讫。

阎楷回至书店街。众人等了个不耐烦，只等阎楷到了，把五辆车上书箱竹篓搬在笔墨铺后边。楼上楼下，排堆到二更天，方才清白。黄昏睡下，想表兄回家养病，房子未曾办的明白，赁做典当，未有一定主意。次日，也要拜拜书店同行。各书斋书客，也要答拜。到了第四日，跟了一个小厮，带了两匹南绫，四两南线，四双袜子，布鞋、缎鞋各一对，循所记得旧路，向南园来看旧侣。恰恰谭绍闻此日回看阎楷，并送下程。因阎楷出门，只得回去。行至中途，双庆来说：“孔爷来送贺礼。”绍闻急忙回家。及至到了，孔耘轩已经去讫。

单表阎楷径至南园，王象荃正在园中。阎楷送了绫线鞋袜，王象荃拜受称谢，见赵大儿，呼嫂作揖，全姑躲身回避。阎楷道：“当日在账房里，与兴相公往来顽耍，今日已长成身材，怎教咱们不老呢？”

二人坐在一间小屋中。原是王象荃与一二邻叟往来闲话，夏天天井池便可做得坐处，入冬又盖了一间草房，板扉砖牖，一张柴桌，四把柳椅，为邻叟扶杖来寻之所。也因女儿垂髻，略有隔别的意思。二人坐下，赵大儿送过茶来，王象荃取来斟奉。阎楷道：“当年行葬之时，咱两个说了半夜，只怕福相公将来弄的大不如法。到如今中了副榜，兴相公也进了学，好好好！也还算罢了。到底是老爷为人忠厚之报。”王象荃道：“你是福人，刚刚到不好时候，你辞了账房。如今你见了，又略有个转身模样。可怜我是老太爷倚为心腹之人，中间好几年，作那难足有几井。少主人错了路，我是一个手下人，该怎么样呢？你如在这里，我也可与你商量一两句，你又回家发财去了，真正有话同谁说呢？如今我才把心放下了，真是老太爷阴灵有感。前四五年，再如梦还有今日这番光景。”阎楷道：“我问王哥，前面临街房子是怎么样呢？前日会客，是向来赵家住的小院儿，我心下甚是疑影，不好问前院大厅。我心里想租那临街开书铺，王哥你说何如？”王象荃道：“好么！千贯治家，万贯结邻。人家那有与书做邻家这个好法？是算盘算不来的好。只是这房子当了一千几百两银子，如何回赎的起呀！”阎楷道：“再商量罢。我委实忙，我要回去哩。”王象荃道：“我不敢回看你，只是以心相照罢。等书铺开张，我送个鲜菜，就是我的敬意。”送出菜园，又到鞋铺过，阎楷道：“这生意还做着么？”王象荃道：“吃租钱哩，几乎保不住。”作别而去。

王象荃回到园中，于龙道中又拾了一个古钱。菜园常行灌水之沟，名曰龙道，向来也拾过古钱，但不甚留意。年内拾了十几个，用麻绳儿穿着，率以为常。今日偶然注意，便拾了四五个，缘龙道当夏秋之时，日日流水，水过成泥。今九月住了轳轳，龙

道已踏成路，钱在碎土末中，一为细寻便得。小的是“政和”、“宣和”，大的是“崇宁”、“大观”。王象荇不大识字，但“大观”的大字，是认得的。拿前后二十几个钱，去观音堂寻教学先生，认是何代古钱。先生道：“这是宋徽宗钱。那时咱汴梁兵荒马乱，想是百姓富家把钱藏起，日久年深，就露出来了。”

王象荇回来细寻，又在井池龙道得了两三个。心中想来，将来换与买古铜的，两个古钱可得一个制钱，遂向井池拾钱之沟，用挖铲儿挖将起来。越挖越多，一发成百成千，通在井池石板之下。用园中锄锹趁手一挖，挖出一个大银镲子，就叫妇女齐来帮挖帮拾。在石板下挖出一个半截镴缸，上边一层钱，下边是大镲小镲一镴缸银镲，齐运到屋。缘冬初渐寒，菜园井上是人迹懒到地方，所以挖取便宜。

银子到屋，黄昏灯下，就用称萝卜的秤，每秤五斤，共称了十三秤半，装在两个酒坛内，放在床下。次日仍用土将井池石板底下，填满填实，半日风吹干了，一点痕迹没有。

这正是王象荇一心想回赎主人前半截院子，好开书铺，使少主人不假购求，可以多见多闻，一点诚心感动上天，所以北宋末年窖的银子，今日送与义仆。此亦忠臣志图恢复，鬼神若默为之佑也。

第九十七回

重书贾苏霖臣赠字 表义仆张类村递呈

却说王象荇得了井池石板下银两，约在一千一百上下。若是器量浅小的人，在路上拾条手巾，道边拾几文钱，尚不免喜形于色，逢人自夸造化。王象荇得此一项外财，早打算是主人福气，所以与私人己囊者心思天渊悬隔。本是笃挚肝肠，又是谨密性情，一点矜张气习也是没有的。

一日备了一顿粗饭，杀鸡烹蛋，菜蔬仍是金针、豆角、葫芦之条，亲自来到书店街，请阎楷过午。恰好遇阎楷空着，同行并到南园。进草舍坐下，地是扫的洁的，桌是抹的净的，茗壶一把，茶杯两个，却甚有清静趣味。二人又说开书铺的话。王象荇道：“铺面房子不曾安顿明白，如何突然贩的书来？”阎楷道：“铺面已就，吃亏表兄回家养病，话未说得清楚，所以现今没安插处。”王象荇道：“咱家临街房子何如？账房院做柜房、厨房，使的使不的？”阎楷道：“我当管账时，早已看就前院正好做生意。因老家主是不贪利的人，从来不敢说起。”王象荇道：“老家主最好借书看，难说开书店不更便宜些？总为事无因由，所以俱不曾想的起来。我今日有句话，非你我断不肯说。昨日井池石板下得银不知多少数目，共称了十三秤半。这园子原是老大爷在日赏我的，

我立意没有要主人产业的理。因见少主人做事不好，怕将来受难过，故此留下这个后手。如今大相公改志，中了副榜，小主人十四五岁进了学，常听人家夸好。我挖这银子，仍然是上下土木金石相连，还是主人家财帛。你若有宽裕之地，我把这交与你，就将这房子赎回，开成书店。少主人爱看甚么书，就与他看，没有了，就与他捎来。”阎楷道：“王哥，你真正是天下第一个奇人。得银子不肯昧，还与主人经营事体，真正天下少有。”王象荃道：“银子易昧，心难昧。你要是昧心人，今日这话，我就不说。要之，今日你先就不来了。”

二人说话投机，商量到一处。当下王象荃去鞋铺借天平，买了包裹皮纸，取出银子。阎楷连称带包，共称了一千两。王象荃又向北屋去取，阎楷道：“不必。房价共多少呢？”王象荃道：“共一千三百两。”阎楷道：“我明日拿三百两来。你留下余剩的，与嫂子先做几件衣服，若尽情用清，怕王嫂异日争执，这事将来美中不足了。明日一早回赎。若是千金在菜园中放着，怕有泄露。墙有缝，壁有耳，银子就是贼。王哥要赶紧办。我明日早即到。”王象荃收了包封，摆上饭来。吃完了饭，阎楷即催王象荃同走，去知会当主，明晨执契收价。二人去讫。赵大儿母女自收碟碗。

二人走到蒙恬庙前分路。却说王象荃到前门铺内，说明晨拿原约面收当价，在南菜园取齐。铺家问银子齐备否，王象荃道：“分文不欠。”当主疑是守道谭大人备出，不得不去。

次日早晨，当主牵了两个骡头，鞍子上带有褡裢，径到南园。阎楷早至草舍中等候，一同为礼坐下。当主展开原契，写明“一千三百两，银到回赎”字样。王象荃用卧单背了一大包来，当主

拨验成色，俱是足纹。抽了三五封，用自己戥子称准，法马相投，一封一封，数了一千两。卧单里没了，阎楷跟的小厮拿过三百两。当主展开一封，成色微末差些。收了二百，推住封儿说：“今日这个交道，您有情，我有义；我有义，你也要有情。我辞回一百两，让我二十天，再找寻铺面，以便迁移。”王象荇道：“就一月何妨！”大家欢喜如意而散。

谁知天随人愿，三日后京货铺恰逢着闲铺面，又迁徙了三日，竟搬的干干净净。王象荇才把菜园得银，旧管账阎相公添银二百两，把前截房子赎回，阎相公开设书铺，大厅依然咱家坐客，大门仍然咱家往来，一一述于主母王氏并少主人父子。这合家喜欢，一端难尽其美。方晓得老人家在世，知人之明，待人之厚，今日才见得获益多多。

这阎楷除扫房屋，裱糊顶棚，排列书架，张挂对联，选择了吉日良辰开张。先期拜客，多系旧年宿好。街邻走贺，又添书香新知。鼓乐喧天，火炮震地，长匹红绫挂满一檐。悬出新彩黑髹金字两面招牌，一面是“星辉堂”三个大字，一面是“经史子集，法帖古砚，收买发兑”十二个小字。这一日盒酌满街，衣冠盈庭，才是开张日一个彩头。此下，街坊比舍，另出约单，又攒分金，约在十天以后送绫条对联，治礼奉贺，不在话下。

单说阎楷开张书铺，虽与谭绍闻商量过，固然回赎即是转当，毕竟办成僦居，方与主人有益。况且银子是王象荇拿出来的，话不清白，后来难以作个局阵规程。因想当日在账房时，老主人待的器重，也蒙孔、张、程、苏、娄诸先生青目。今日在此开书铺是斯文一气，上等买卖，若没一个老成典型人走动，不惟褻了目前高贵兴头，且负了旧年抬举盛情。因此卜定吉日，先期洁诚

去五位老先生家叩见，拜匣中即带“初六日豆觞候教。眷晚生阎楷”帖子，顺便投上。又到前日见过四位礼宾家虔拜，也投了同日眷弟请帖。又稟恳了谭绍闻父子初六日陪客订约，谭绍闻又叫补了张正心请帖。初五日买珍羞，叫厨丁办了三席。又替谭绍闻将当的桌椅春凳、围裙垫子回赎出来。

到初六日，大厅上摆设整齐。那酒炉茗灶不用说的。未入已牌，四个新秀才到了。少顷，谭绍闻父子出来陪客。又迟一晌，五位前辈也到，张正心随行。这宾主长幼，互相为礼。四位少年，整容敛息，极其恭敬。阎楷把奉邀领教的话申明本意。孔耘轩道：“连年久违，今日远来，又开设书肆，叫这几条街上读书人得迎典籍。我们尚未申点水之敬，先来讨扰，多谢。”阎楷道：“晚生不敢当。”苏公是写家，只是看绦条对联，说道：“怎么只写个翁字，没有表字么？”阎楷道：“与财东当小伙计，江湖奔走，那敢有号？”苏公道：“你是行第几？”阎楷道：“第二的。”苏公道：“何不叫做仲端呢？”程公道：“通，通，通。”苏公笑道：“我从几日不通过？如今说我通，是嵩老你今日才通了。”大家鼓掌笑起来。阎楷道：“晚生谢过。”

却说四个新秀才，外边煞甚恭敬，却个个带踟躇之态。程公笑道：“四位少年，我眼花，也认不清，还得寻个方便地方，闲散闲散。我们这些老头儿说话不得甚合时宜，诸位虽外饰礼貌以敬之，其实颇有针毡之感。离开了各讨方便些。”内中一个少年道：“晚生们正当领教，惟恐老先生们见外。”程公向张公笑道：“今日之少年，不比当年咱们作少年，见了前辈是怕的。今日风气变了，少年见咱是厌的。咱何苦拘束他们，他们也何苦受咱拘束？”张类村道：“‘见父执进则进之’。”程公道：“类哥你这话

就讨厌极了。谭念修，另有地方么？”绍闻道：“有。”起身引的向旧日账房去讠。

安插坐下，回来叫篲初往陪。这阎仲端方徐徐说起回赎房子一事。因把王象荃在南园井池石板下得银一千两，商量回赎房子开设书铺，大门得以行走，大厅得以坐客，晚生所添二百两，自己想着作二年租价，今日说到当面，立个租到房屋每年租银一百两整的文券，对诸公说了本意。张类村道：“这一千两算谁赎的？”阎仲端道：“王中……”程公道：“王象荃。”阎仲端道：“王象荃鞋铺菜园是老大爷赏过他的，他只是暂用度日，立心不要。既不要园子，难说园中不是金石土木相连么，银子还是少爷的。这房子总不同少爷回赎，就如少爷回赎一般。”众人听了，又奇又感，孔耘轩站起来说道：“王象荃，今之古人也！诸公是朋友，我又兼亲戚，当日亡女常对我说，这人是他家一个真忠仆。异日若有损坏，不但家业仗他恢复，谭宅这个门风，也还仗他支撑。今日看亡女之言验矣。这样为子则孝，为臣则忠的好人，我们知之极真，若徒作夸赞而不为表扬，则杵臼、程婴不传。即看来获金不昧，犹是小节目。至于别的好处，却又全无形迹迹象，难以入之案牍。不如就这一端为题，从县公手里做起，将来得个恩典旌表，也是有的。”苏公道：“现在举、贡、廪、增生员俱全，请那四位少年做个附学尾儿，好不好？”

这张正心、谭绍闻即向账房去请。只听的账房有诟谇之声，问其所以，乃是一个洗手，取出绢帕擦手，放在桌上，一个说：“送了我罢。”那个不肯，这个不还，恼了就吵起来。张正心劝解，谭绍闻把洗手的请到厅上，兀自犹作怒语。

绍闻劝道：“小事，看人笑话。”那秀才道：“他一生好拿人

的东西，今年夏天还拿了我几柄扇子，他还好揭我书房字画。”张类村道：“朋友相与，是真心送的，裘马可共；若无心送我，虽牙杖耳挖，不许要别人的。你说你之所爱，他心里比你先爱见，君子不夺人之所好。我经的多了，往往朋友们因至微之物翻了脸，后来丢久了，还不好见面哩。”程公道：“君子交人，当避其短。知朋友爱拿人东西，一切都藏着些。一根帕子，擦了手就该塞到腰里，你为甚放在桌上慢藏呢？这个还算你的不是。”苏公道：“不通，不通。丝帕儿塞在腰里，那字画儿也贴在腰里不成？”满座哈哈大笑。

天已将午，摆上席来。张类村首座，次嵩淑，次耘轩，次霖臣。侧席斜陪，首座张正心，一个年纪大的新秀才。次之三位新秀才，一桌一个侧坐。谭绍闻陪首桌，阎仲端陪次桌，篋初陪侧席。碟盏匙箸，深簋巨盘，丰洁何用重复。阎仲端再三恳劝，张类村道：“少吃一杯酒，还有正经事办。王象荃这宗获金不昧的事，今日从咱说起来，若单说不做，不像咱们的事，上天也要责成咱哩。现既举、贡、廪、增、附生员俱全，我算东院邻居，写俺的小儿张正名，阎仲端又是南邻，又是证佐。排开人名，写个呈稿，开列事实四条，具呈本县父母，申详本府，府申布政司，司详院咨部。部里汇奏孝子、顺孙、节妇、烈女，缀上一个义仆，将来必得旌表旨意。省会办事，比不得下州县，书办讹滞，要多少钱。咱一箭上垛，书办使费，大家公摊。正心，娄老侄，谭老侄，你三个走些路儿就成了。上京打点，我才说过，娄老侄会试，受个偏劳罢。”阎仲端道：“省城各衙门以及部里使费，不用老先生们均摊，尽出在晚生一人身上。”

却说这王象荃旌奖获金不昧的牌坊，张类村撮其梗概，不过

是这样周旋。阎仲端任其钱财，早已举真实本领。那南园石工运石刻字，还在来年旨意准旌之后。看这桃杏枝上冬天的圪塔儿，就是明春开放的花了。

本日未刻，各前辈及各后生谢扰而去。谭绍闻扶张类村穿后院看杏花儿母子。张正心赶到，扶入东院。正名小孩子，牵襟而入，又是一番欢喜团儿。这也是张类村善气迎人，故有此高龄遐福，阴鹭文之功不小矣。正是：

无为而为本圣修，诞登道岸几能俦？

若因祈福方行善，也算人间第一流。

第九十八回

王象荇医子得奇方 盛希侨爱弟托良友

话说阎仲端宴客之次日，谭绍闻引着儿子箕初到前院谢扰，阎仲端那里肯受。留茶坐下，箕初眼光只是看架上书籍。阎仲端道：“我一发劳动小相公大笔，写个书名签儿，按部就班，以便观书者指名以求，售书者认签而给。”取出书目录一册，割裁就的红签二寸厚一叠，放在桌面，恳箕初书写。这箕初恰是投其所好，按册写签。恰好隔窗看见王象荇，雇个小厮，担了一个红条封的大盒子，一个干蔓菁英儿盖的一个大篮儿，也不知甚么东西，担进后院。

送到堂楼，冰梅取了菜英儿一看，却是一百个红曲煮的红皮鸡蛋。掀开盒子一看，乃是十几握盘丝白面条儿，上边插着一朵通草红花儿。忙叫道：“奶奶来看！”王氏掀开榻子软帘一看，笑道：“王中，你喜了，好！好！”王象荇道：“小的得了晚生子，与奶奶送喜蛋并合家的喜面。”王氏道：“几天了？”王象荇道：“带今日三天。”王氏道：“我到六天瞧瞧去。”王象荇道：“叫他满月时抱来奶奶看看。”王氏道：“我心里也想全姑，一定去瞧瞧。”王象荇道：“留奶奶吃面。”王氏道：“晌午我还到舅爷家。”这巫翠姐也上楼来，说道：“真是一个‘老菜子’。”老樊也跑的来，哈

哈大笑道：“王哥喜了，那是我的干儿，休要认到别人家。”王象荃道：“樊嫂，取个大托盘来，内中有阎相公二十个喜蛋，两握面条，我送去。”老樊取了一个大盘，冰梅数了鸡蛋，提了面条，王象荃向前边送去。

谭绍闻感激忠仆，今日得子，心下岂不畅快。恰好箒初写完书签，阎仲端谢了劳动，父子俱从客厅内转，这王象荃自与阎相公说话。正合了“相识满天下，知心有几人”，两人系知心旧侣，那话自合板眼。

这后边厨房，老樊烧锅煮面，王氏吩咐面卤汁，急切不能凑手。即与双庆大钱二百文，就把后边西蓬壶馆面卤汤，用小盆盛来作浇头。合家都享了汤饼大庆。王氏道：“这是后馆买的卤汁，你爷爷在日，是断乎不许的。但日已将午，早饭还不曾用，王中也该早些回去，只得如此料理。”绍闻道：“爹爹若在，如何会有这西蓬壶馆，都是儿子罪过。”箒初方晓得爷爷家法是这样森严。

本日王象荃报喜家主，一切提过。到了六天头上，王氏装了盒子，一个是彩绸一匹，顶圈一圆，镀金寿星一尊，荔枝银铃一对，钵鱼银铃一对，手钏一付，脚镯一付，缝帽缎子三尺，缝兜肚绦子三尺；又一个长腰糯米满装，上面排着二十四个本色鸡蛋。叫双庆担送，邓祥套马驾车。箒初道：“双庆是个粗人，到那里不晓道理，信口胡闹也是有的。不如街上轿铺里雇个人挑的去。”王氏道：“叫樊家跟我坐车去。”这老樊赶紧办成早饭，合家吃完，自己首帕布袄膝衣新鞋，早已装扮停当。翠姐、梅姐看见，都笑道：“看干儿去呀？”老樊道：“我今夜做个好梦，定有好处。”巫氏道：“甚么好梦？”老樊道：“我不记得了，是好就是。”邓祥把新马套在车上，铺上褥垫，王氏坐上，老樊坐在头

里揽住用相公。一路转街过巷，到了园门。

王象荇急紧来接主母，但面无颜色，大有愠意。王氏道：“我来看看喜。”王象荇道：“半辈子不见甚么，却也罢了，谁知见个面，反惹烦恼。孩子有了撮口脐风了。”王氏少不急到王象荇住室，全姑早接到屋门外。

进了屋中，赵大儿揉着泪眼。房中有两个邻家女人，一见都躲开走了。王氏道：“是怎的了？”赵大儿道：“昨日好好的吃乳食，半夜住口，还哭了几声。这一会儿。口只是撮起来。”老樊急道：“不用害怕，我会治，只用一个鸡蛋。”自己掀开盒子，取了一个鸡蛋，打开小口儿，把蛋清儿流在茶盅内，黄儿放在一边不用。把孩子抱起来，自己坐下，放在膝上，孩子脸儿向下，露出小脊梁来，全姑扶住小孩子头。老樊用右手食指蘸着茶盅内鸡子清儿，在小孩子后心上、发际以下三寸之上，用指头肚揉一揉，向外沾一沾，似有所引之状。揉了十来揉，沾了十来沾，沾出一根贼毛来，粗如小猪之鬃，越揉越沾，那毛越长，约有半寸许。老樊道：“预备镊子，拔的不紧，这贼毛会钻进去。”恰恰王象荇身上有带的镊子，递与全姑。老樊道：“你小眼儿明，用镊子镊住风毛根儿，拔一拔，就不留根了。”全姑瞅定老樊沾出的贼毛，不再长了，镊住根儿一拔，贼毛全出。王氏要看，全姑递与奶奶。王氏接到手里道：“这比大人头发还粗，颜色是紫的，这个东西在小儿子脊梁上钉着，如何能好呢？”话未落音，小孩子哭将起来。赵大儿抱在怀内，将乳穗塞在口中，那孩子慢慢吃起来。王氏叫赵大儿躺下：“卧倒抱住孩子睡罢。”

王象荇向王氏磕了一个头，向老樊作了一个揖，真真把一个面面相觑、俱无人色的光景，登时转成欢天喜地的世界。那老樊

坐在床边，指着孩子笑道：“好奴才，不是遇见个师婆卦姑子干娘，还不知喂谁家狗哩。”王氏道：“你怎的会这个妙方儿？”老樊道：“奶奶不知，说起来话长。我原是亳州人，那时跟着丈夫在衙门伺候。那位太爷年将五十，才有少爷哩。房下有两个小太太，上下不过二十三四天，俱生的是相公，把太爷就喜的了不成。不料这七天头上，那个小相公是对月风，这个新小相公是七日风，一齐都害了噁口脐风。把太爷急的七魂升天，八魄钻地。医官郎中、有名的大夫，进衙门来怕落没趣，都躲开了。太爷急的再没法子，这又不是等时候的病症，万无奈何，把四个元宝摆在衙门当街里，写着治好一个拿元宝两个，治好一双拿元宝两双。这也不过是急的再没别法了。本城有一个年老的媒婆儿，说道能治。叫进衙门，就用这沾贼毛法儿治好了。我在一旁亲看，所以说我会治。太爷赏媒婆四个元宝，媒婆不要，说道：‘小媒婆少儿缺女，既治好了两个小少爷，情愿跟两个小少爷度日月，不少吃哩穿哩就罢。若说四个元宝，太爷只用照这沾贼毛治噁口脐风方儿，刻成木版，刷上一千张、一万张、万万张送人，太老爷阴功，小媒婆跟着也积个来生如人就罢。’彼一时刻的张儿，我还藏着在家，今晚到家，拿出来叫大少爷、小相公看。”

却说王氏本意，今日还要走娘家。王象荃苦留，一来主母下临，二来樊姬有功。王氏也为王象荃有获金不昧之善，意思也觉难恕。只得吩咐邓祥向曲米街家送信，说改日等舅爷汉口回来，一搭儿去。过了午，依旧与樊家、用相公坐车而回。

到了家中，说起在南园月孩子脐风一事：“多亏樊家跟去，用鸡蛋清沾出贼毛。”大家无不惊讶。这老樊到自己屋里取出一个碎布卷儿，叫大少爷看。原来有两张当票，是正德十三年的，又

一张废券，是成化十年的，上有朱印一颗，中间大红笔批“销讫”二字，内卷着一张治初生小儿囟口脐风神效方。上印着：“小儿脐风，医家多视为不治之症，不知此皆背上贼毛之所致也。”下开良方，即如老樊所言。末云：“愿世上仁人君子，广为刊布，以济厄婴。正德十五年正月，春晖堂主人捐梓刷印，遍赠海内。”合家方知老樊之言有些来历。

看官，这贼毛之说，若要程嵩淑、孔耘轩知晓，定言此事不经；以医理度之，亦不可为训。此不过姑妄言之，卦姑、媒婆所传，岂可深信？

王象荃老年得子，且搁过不提。再说谭绍闻自阎仲端傲居前院，这家事又多一层照应，遂动了上京入国子监肄业之念。暇中曾与张正心商过两次，欲约张正心同往，好结个伴儿。一日张正心来望，绍闻邀到后书房坐下。谈及王中生子脐风，有家里孀妇治好，因出亳州善士普济灾婴良方，遂议剞劂刷印，遍送远近一纸。张正心是好善如渴，如其伯张类村心肠，说道：“前日贤弟约我，曾说国子监肄业一段话，此板若印成，到京即可以广布。但我不能以上京。一者家伯春秋已高，举动需人，家边内里不和，诸事我心里萦记；二来舍弟太小，家伯母照顾不到，舍弟生母憨实些，我也着实挂心。比不得贤弟，儿子已进学，又肯念书，可以脱然无累。至于刊板刷纸，把这亳州的稿遍送于人，全交给我一手承办，家伯也是极喜欢的。”谭绍闻道：“小儿虽然进学，也还不犯怕读书的病，但我上京，也得有个先生教他。我有一句话，与大哥商量：张老伯年逾七旬，精神尚旺，我把老伯请来，白日教小儿念书，及黄昏就在东院里住，一来老伯爱这个贤弟，省的往来隔着几条街，太不顺便；二来老伯夜头早晚，就有杏姐伺候，

也省磕跌绊倒，要个茶水也便宜。”张正心道：“旧例是东家央先生，能如此，我这先生家就要先谢东家哩。”绍闻道：“我稟知母亲，即同孔外父、苏老伯下书投启。我上京肄业之事定矣。”

话已说完，张正心起身告辞，绍闻送出西书房门外。只见宝剑儿手持拜匣奔的来了。见了二位，各跪了半跪请安，这便不是旧日赌博看戏那个样子。绍闻接匣在手，展开全帖，与张正心同看，上面写着：

吉卜十五日洁治豆觞，奉邀文从，祇聆德诲，伏冀台旆宠临，曷胜斗瞻。

右启大即翰念老棣台先生大人。

年家眷弟盛希侨顿首拜

宝剑道：“张老爷帖子，小的适才送到家中，说是张老爷来萧墙街。小的把帖子交于门上，飞奔来谭老爷这的送帖。只有三个帖子，一个娄老爷帖子还未送，别的无人。求二位老爷至日赏光。”谭绍闻叫蔡湘留客吃茶，宝剑儿稟辞而回。

绍闻又拉住张正心袖子说：“再坐一会儿，说说话何如？”这二人父执之子，又是副榜同年，怎的不亲上又亲，张正心回首向书房来。说及盛希侨，张正心道：“盛公近况，大非旧日所为，赌也戒了，戏也撵了，兄弟两个析居又合爨，他令弟读书，他自照管家务。所可惜者，埧簾和鸣，却又琴瑟失调。那位老嫂那个不省事、不晓理光景，邻舍街坊都是恨的。盛公弟兄当日为宵小所间，兴过词讼，被荆明府一批，有云‘莅官多载不能成让畔之休风，反致有阅墙之凉习’，倒自认了一个德薄政拙大罪过。这一批把弟兄们竟批成了王祥、王览，任凭内人调莺声、吼狮子，总一个‘叔射杀牛，牛肉作脯’，便完事一宗。”谭绍闻道：“我与

盛公曾有个换帖子厚谊，近日也觉少疏些，因此他的事我也不甚知晓。”张正心指桌面上帖子道：“明日请咱三个，直是‘豆觞’，前几年有不‘优觞’的么？况且当年请客，也还未必有个豆觞帖儿。不过差小厮们叫某人来看旦脚儿，这就是盛公子的音樽全柬哩。”绍闻触着当年实境，忍不住大笑起来。张正心道：“盛公今日刷印先代遗稿，却也上心的很。家伯几个熟刻字匠，他一齐都叫到他宅里。咱明日扰他的高酒，也不等他送书，只预先各人要两部就是了。”两个说话不觉日晷渐移，齐到胡同口，分手各回。

却说十四日，王春宇自汉口回来，来看姐姐、外甥。带了些游商于外各处土产东西，自姐姐、外甥、甥媳、外孙，莫不各有送的人情，逐个看问。见外甥门闾渐次兴旺，这舅氏心中也畅快的紧。到晚而回。次日早晨，绍闻即去望渭阳公，又琐陈了道大人联族厚谊的话。吃了早饭，即自舅氏家坐车上盛宅来。

到了门首，仆从站门了望，看见双庆赶车，知是谭宅家人，疾忙内禀。谭绍闻下车，恰逢盛宅兄弟出迎，同入大厅。娄朴、张正心早已到院拱邀。盛宅各仆从莫不肃然。这不是因举人、副榜到宅，别立体统，总缘嫖赌之场，台舆也有八分轻忽之意，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也；衣冠之会，宾主皆具一团恪恭之心，所谓“上行下自效”也。究起来媒褻场儿，当下也有些欢乐，将来只有不好处没有好处，衅端即起于浹洽，戈矛即蕴于谈笑；礼法场儿，当下虽有些拘束，将来只有好处没有不好处，恭敬可以蓄德，缄默可以免訾。这宾主五人，此时在祥符城中，到了渐远孩稚半入老成的地位，且看他们吐属的是甚么。

只见盛希侨道：“我从来不会说套话，今日备一杯酒，请众位老哥到舍下，是托舍弟于众位的意思。您今日都身列科目，会

试的会试，国子监肄业的肄业，个个都是有出息的人。这北京城，原是先祖先君会进士、谒选引见的地方。生下愚弟兄两个人，到半截入土的年纪，却只知北京在北，并不知彰仪门值南值西。愚弟兄算得个人么？我是少年傻公子，弄的家业丢了一半子；舍弟比我还强，进了学门，我想先人常到的地方，如今没人傍个影儿，着实不好的很。我与他援例捐了岁贡，叫他上国子监肄业。我迟一半年，指瞧弟以为名，到京城走走，不比朝南顶武当山强些么？”娄朴道：“二哥年内去，我就年内起身，开春去，我就春天去，老苗子举人，随得便宜。”谭绍闻道：“是你中的太早，咱两个年纪相等，可比我才中个副榜呢。”张正心道：“我想去不得去，家伯年过七旬，舍弟太小，在两三下里住，我少不得在家等本省乡试进进场，就算出的学门，还不曾丢书就罢。”盛希璩道：“既然承携，爽快过了元旦，到正月初六日起身，不误会试场期何如？”谭绍闻道：“咱两个还得起文取结，方得部咨，这书办迟滞勒索，得好些时担搁。”盛希璩道：“贤弟既肯相携，把你的履历交给我，不用你一个钱，我一手办成，你只静候起身就是。”

商量已毕，席面上来，宾主交欢，自不必言。这个说，戚老先生已升为宫詹大轿。那个说尤老前辈由内外转，做到二千石，由外转而内升，又做了治中府尹，已在九列之数。盛希璩道：“山东张表兄现在刑部郎中，乃郎又新得馆选，在顺成门大街，可做东道主人。不然，就叫表兄在附近寻个寓处。”又说起河南新发某人，敦笃深厚，将来鼎台重望；某人直捷廉干，将来府道名员。绍闻忽然想起此厅当年俱是猥褻之语，今日顿成宏远之谈，天渊相悬，云泥迥隔，可见地因人灵，福由心造。追悔一层，痛快一层。这改过自新之念，愈成了撕扑不破，不觉默吟一绝云：

宏闾敞院旧家风，意味相悬迥不同。

回首当年原此我，绛唇喜看映衫红。

谭绍闻正在前厅心中感叹，忽听得后院有妇人诟谇之声。只见盛希侨颜色略变，走过闪屏后边说：“有客！有客！”少顷，又说：“给我留一点脸儿何如？”又一句道：“知道令弟是进士，何如呢？”依旧转回主位。众官已起而复坐，希瑗还站着。盛希侨道：“第二的中进士呀！你这回到京，不中进士不许回来，我到京里看你们去。省的人家大姑娘，眉儿眼儿看咱家门不当、户不对。”盛希瑗坐下，举杯说道：“哥，让客吃酒。”希侨笑了，说道：“第二的，这也无怪其然。即如前日道台请咱愚弟兄进署，一坐半天。一位大公祖官，三拱三邀，敬咱做甚么哩？咱又无功名，又没学问，道台衙门要咱摸卵子不成？不过是敬咱老爷、敬咱爹爹是两辈进士，也还是敬咱爷有学问，留下了几块墨字板。我不长进，董了个昏天黑地。第二的，你还进了学，若不能干一宗大事，只像我这宗下流，咱爹去世早，没人管教我，说不了的了。我是你哥哩，你要不中进士，我与你有死有活的，你休看你家媳妇子安详、晓理，你丈人家是湖广省有名的世家，你一个秀才去走丈人家，他那管家的门上，都是看不见知府眼睛，就是丫头养娘，也看不重这半截子前程。咱只怨咱老子，为甚么不给咱弟兄们寻个本城读书人主户做丈人家，只进个秀才，当女婿坐到他堂屋里，就是天官；偏偏的隔山隔水，叫儿子平白跑到丈人家落个个生不如人。大凡人到那丫头、小厮不向眼里阁，他又不曾说，自己心里明白，任凭你是甚么英雄，再使不着豪气万丈。”众人听了盛公子快论，却又是至理名言，无不心折首肯。

日夕席散，又订了“明年正月初六日起身”的话，这年内办印结、办部咨，下回自有分解。

第九十九回

王隆吉怡亲庆双寿 夏逢若犯科遣极边

却说谭绍闻同张正心、娄朴辞了盛氏昆仲，坐车而回，一夕无话。到了次日早起，方欲缮写履历，送与盛宅办部咨，打算上京事体。尚未早膳，只见表兄王隆吉到了。见过姑娘，为了礼，说道：“前日姑娘到家，侄儿在外做了一宗棉花生意，及至回家，我娘说姑娘走了。我料姑娘久不回家，必定住下，不料走了。昨日爹爹自汉口回来，表弟去瞧。吃了早饭，急忙上盛宅去，说盛宅请他哩，不敢留他多停。”王氏道：“盛宅没请你么？你与你表弟福儿、夏家与盛宅俱拜过弟兄，难说单单请他一个？”隆吉答道：“结拜弟兄，不过一时相厚，三天不见，这个想那个，那个想这个。久而久之，丢的淡了，见了还装不认的，那里还想起来？表弟中了副车，这新乡绅、旧公子，正好一路儿厮跟。我是个生意人，如何搭配的上？夏家住了衙门，又低了几个头，一发是不敢近正经场儿。”王氏道：“男人们一发是这个光景。像俺女人们拜过干姊妹，隔二年不见还想的慌。”隆吉道：“拜干弟兄，男人家不必；拜干姊妹，女人家更不可。”王氏道：“你姑夫在日，常如此说，我只说他性子怪，说这咬群儿话儿。谁知你今日也是这般说。”隆吉道：“侄子如何比得姑夫？像我姑夫在日，与娄、孔、

程、张、苏诸老先生，活着是好相与，死了还不变心，他们何尝结拜过？”王氏道：“这几个人我是知道的，果然待萧墙街咱这一家子，死了跟活着总是一般，我如今看出来是真的。”王隆吉笑道：“我与姑娘说一宗笑话儿。我前一月在铺内坐着，咱省城第三巷丁家是走过京的，听说是闯世道哩，到处有他的朋友。他到铺内拿银子换钱，要使二十千钱，我搬与他。他的银子二十两不足钱数，腰里瓶口又掏出一小封银子补完，恰恰不多，连包儿交给我。我看看包儿，是有字红帖，细看却是他在京里换帖朋友的祖宗三代以及子弟。那在京时，也不知怎的亲热，怎的稠密，今日酒，明日席，今日戏园子，明日打挡子。出的京来，没上一月，把朋友的祖宗三代以及子弟名讳都装在腰里，还送与别人，他还不知道哩。”谭绍闻忍不住也笑起来，簪初却叹了一口气。

早饭已熟，绍闻让隆吉到前厅。隆吉看了书铺、大门，细声道：“这果然是王中挖出菜园的银子赎的么？”绍闻道：“的真如此。”隆吉道：“难得！难得！就是咱两个亲表兄弟，我得了这银子，我就要瞒你；纵然我想给你些，又怕你得了少的，还想多的，只怕还告我哩。好个王中，难得！难得！”绍闻道：“王中前者得子脐风，多亏你姑娘带着老樊去南园看他的喜，治好了儿子脐风。若是他没这宗好处，你姑娘未必看他，这孩子就难保了。况且他有这宗好处，久后咱家兴官、用威相公，谁敢错待他？良心也过不去。直是如今已不作家人相待，只还不曾退还他家投词。久之，怕他家子孙受人家的气，说是谭家世奴。怎的与他结门亲事，与他成了姻眷，可免得晚生下辈口舌。此事最难掉转，我还不曾有个主意。叫他走到别省外府，这里现在少不了他，他也不会走的；等他儿子远离，现在才出了满月。慢慢的想法子。”

隆吉道：“王中的事，表弟慢慢的想法子。我的事，只要你紧紧的出个妙策。”绍闻笑道：“表兄甚么紧事？”隆吉道：“你舅这十三日生辰，表弟去不去？”绍闻道：“年年是去的，外甥岂敢忘了舅的生日？”隆吉道：“你姪子十五日生日，表弟去不去？”绍闻道：“又岂有不去之理？我小着时，常与你姑娘一住三天，到十六日回来。我还记的，表兄更记的。”隆吉道：“这做生日一事，你舅、你姪子老两口如今大不合，这该怎的处？”绍闻道：“还照常年旧例，老夫妇有啥不合哩？”隆吉道：“如今曲米街邻居比舍、街上铺户要送戏哩。十三日早晨就有戏，要唱到十五日。夫妇双庆，送锦帐、鼓乐、炮手。”绍闻道：“舅与姪子幼年不是富厚日子，至如今生意发财，与表兄买了两所市房，五顷多地，菜园一个，又有孙子孙女。街坊有这美意，老两口坐在张灯挂彩棚下，喝一杯乡党庆寿酒，看三出吉祥戏，也是我舅渡江涉湖挣的钱，儿子借这个光彩尽一点孝心，还有甚么难处的事？”隆吉道：“你舅断断乎不依的。才自汉口回来，街坊就有这一轰，你舅不肯承当。街坊只管出约单，你舅知道了，黄昏里热了一壶酒，把我叫到账房里，说起这宗话。我斟上酒，老人家吃着，开口道：‘这一铺张，董的人情大了，你一个人掌柜，又要还人家礼，又要打探人家喜事，顾的应酬，顾不的生意。我老了，你宗宗要亲自到。又怕误了人家礼节，又怕得罪人，将来还怕那日子吃亏。不如自己备上一席菜，煮上一锅面，我吃了我心里受用。我不愿意你在外边人家事体上慌张。’”绍闻道：“我舅是疼儿心肠。表兄你该说：‘送礼不过是本城，关里就少了。不过留下庆寿的礼簿，逢着人家的事，午刻到，未时回来，外边不误，自己也不误。爹爹只管放心。’礼尚往来，难说闭住门吃饱饭，也不是人生一世的

光景。”王隆吉道：“我也是这样说，你舅总是不依。你舅说着就眼里噙着泪，手里擎着酒，一声叹道：‘我的日子不是容易的。自幼儿读的产业薄，一年衣食都有些欠缺。从街上过，看见饭铺酒肉，心中也想吃，因手里钱短，把淡唾沫咽两口过去了。这话我一辈子不曾对你娘说过。做个小生意，一天有添一百的，也有一天添十数文的，也有一天不发市的，间乎也有折本的。添些，我心里喜欢，就对你娘说，哄他同我扎挣；折了本钱，自己心里难过，对你娘还说是又增了些。人家欠账，不敢哼一点大气儿。后来天随人意，生意渐渐的好了。所以你在姑夫家念书，先生、姑夫都不愿意你回来，我岂不知是好意，只为十六两身钱，就狠一狠叫你下了学。本钱渐渐大了，学出外做生意，到江南，走汉口。船上怕风怕贼，到大地方还有船多仗胆，偶然到个小地方湾了船，偏偏岸上有戏，人家男男女女欢天喜地的听唱，我在船上怕人杂有贼，自己装的货船两三只，又怕水手就是贼，一夜何尝合过眼。单单熬到日头发红时，我又有命了。又一遭儿，离汉口不过三里，登时大风暴起，自己货船在江心里耍瓢，眼看着人家船落了三只，连水手舵工也不见个踪迹。如今看见咱家孩子们吃肉穿花衣裳，心里委实喜欢，心里说：你们享用，也不枉爷爷受半辈子苦。若是门前搭台子唱戏，说是我生日哩，我独自想起我在江湖中，不知那一日是周年哩。到明日十三日，只以孙娃们跟我一桌儿齐吃起来，任你摆海参、燕窝、猩唇、豹胎的席，我挣的，我的儿孙外甥儿吃，我心里自在。但说唱戏，那是外局，我不愿。’”绍闻道：“我舅既如此说，俱是他心肝眼儿的话，就照着这行。”隆吉道：“你妗子又不依的。你妗子说：‘受了半辈子淡泊，如今发了成万银子的财，十三日你爹爹生日，有客做生，过

了两天我生日，吃尸气肉，喝洗嘴唇子酒。俺娘家几门子人，都来膺客封礼，我受不的这残茶剩水。不如一遭儿做生日，唱上一台戏，摆上一二十席菜，也不说是爹是娘。看我说是呀不是？”

绍闻道：“这也说的有理。慢慢劝着，好事儿不弄出参差才好。”

隆吉道：“我不敢劝，再劝时，你妗子连我也夸起来。我说爹爹江湖受了苦，才说了一句，你妗子说：‘我在家也操了心。若不是我生的好儿子依我擘画，他在家乱嫖乱赌，把他的苦瞎搭了，还气出病来。’”

绍闻道：“妗子此说也有理。毕竟该依那位老哩行呢？”

隆吉道：“我向表弟领教，该照那一说儿行。”

绍闻道：“该照舅说的行。”

隆吉道：“照你舅那一说行不下去。你舅说的是心的苦楚，你妗子说的是外边势法；你舅说的是自己一个人的话，那情理没人省的，你妗子说的是众人众话。”

谭绍闻道：“还有谁哩？”

隆吉附耳低声道：“当日认的干亲，如今姑姑姨姨齐擗掇，老鸦野雀都检旺处飞。我外爷曹家一大户，当日并不认的远门子舅，今日都要随分子送戏。才说你舅不甚愿意，那些远门子舅还没我岁数大，一开口便骂我：‘休听那守财奴老姐夫话！’就是本门子舅，都是好热闹性情，怎比得你舅，再不敢管俺姑夫事。他时常说：‘咱是小户生意人家，你姑夫是官宦读书世族，他家的事，咱隔着一层纸，如隔着万重山。’表弟，你问你舅曾挨过一句话不曾？如今我家是小户，可怜我舅家更小户，单单只仗着族众，便是大家。当日做小生意时，没人把我当成外甥，今日少站的住了，就新添许多族舅。表弟，我央你与你舅商量，劝的老人家回心转意，胡弄台戏，挂上几幅绦条子，摆上两盆花儿，扯上一匹红绸子，吊上一对廊下纱灯，就把街坊亲戚打发的喜欢，不过丢上不满百的银子。好席好酒，他们就说我

王隆吉是个孝子，做下光前裕后的大事。表弟今日是你舅得意的外甥，就央表弟去，一劝就行，省的老人家屈心，再没人知晓。表弟只哄的两位老人家俱没的说，也算外甥一点真孝。”

谭绍闻果与隆吉同见王春宇，委曲婉转说了一番。王春宇果然欢喜道：“我的心只有你一个人知晓，就叫他们唱去。省的人不明白，还说我是舍不得钱，只是胡搅。可怜我王春宇，若仍是当年精穷，谁做生日哩，何况于戏？我再没的说，夫妇同庆遮遮外人眼目，免免外人口舌罢。可怜我这小户人家亲戚，除了你家，别的俱是昏天黑地，更可怜他们还自认为聪明第一，岂不恹恹的叫入死么？唱唱唱，没甚说。外甥你回去罢，到那日早些送你娘来看戏。我有一句要紧话：兴官才进了学，不要叫他来，休叫他在这俗场子上走动。我不惟不怪他，我还喜欢他。”

果然到了十三日，谭绍闻治下寿仪，同母亲坐车而来。行了外甥祝舅之礼，与舅舅照客。到晚，母亲住下，绍闻回去。到了十五日，绍闻又治下寿仪，坐的车来。行了外甥祝妗子之礼，妗母曹氏喜欢的要不得。又照了一天客，晚上同母亲坐车而回。

三日已完，这满街坊邻佑亲戚，无不夸王春宇大爷果然舍的钱，酒是好酒，席是好席；王隆吉相公孝心感动天地，一天晴似一天，无风无雨，整整的热闹了三天三夜；谭念修老爷虽说是绅衿，真正眼孔不大，不论贫富高低，人俱看到眼里，将来要中状元、探花。这些人直夸了十来天，方才淡淡的歇了。内中就有细心人说，没有谭家新秀才看戏。偏有人说：“我亲见新秀才来了，他是个十四五小孩子，在家里陪那女客哩。”正是：

堪怜闾閻簇蓬麻，随意高低谤与夸。

莫问市上真有虎，须知杯中早无蛇。

海楼缥缈仙三岛，驿路宽平鬼一车。

静坐许由河畔草，东风入耳不妨除。

不说王隆吉椿萱齐庆，谭绍闻十三、十五两日，在舅氏家尽了贤宅相之谊，单说十五日晚夕，母子坐车而回。到胡同口转弯，将进后门，月色大明，只见两个人站在门边，不解何人何故。车到时，一个人望辕叩首，响腾崩角。绍闻急下车来，那人细声喊道：“救我！救我！”仔细一看，乃是夏鼎。旁一个人像是公差模样，却不言语。绍闻道：“这是怎么样呢？”夏鼎道：“有句紧话，须得空闲处细说。”绍闻扶持母亲自进后院。身上钥匙袋儿有后书房钥匙一把，绍闻前行，那两人跟定。开了书房门，绍闻让两人先进，那人道：“少爷先行，小的不敢。”绍闻走到屋里。二人进门先磕了头，绍闻扯住，说：“我去叫的灯来。”夏鼎道：“不用照灯，事急，说了罢。”绍闻道：“坐下讲。”夏鼎道：“站着说罢。我住道台衙门，蒙门上梅二爷抬举，赏了一名买办，我真真是公买公卖，不弄官家一个钱，不强拿铺户一个钱的货。不知怎的梅二爷核月帐，这一月的账少了七两八钱四分银子不兑头。大少爷你想，银子整出碎使，那秤头上边怎能没个兑搭？自古道：‘攒金会多，分金会少。’这一月五七百两，如何能一个卯眼儿下一个楔子哩？门上梅二爷性情，开口是个锁字，说锁了交这个朱头儿押住。明日送库官宋老爷打二十板子，革了。我说小的赔出来就是。梅二爷把转筒一扭关了，不得再回一句话。少爷可怜我，差是不愿意住了，只求救一救，免二十板子。”绍闻道：“我如何救你法？”夏鼎道：“大老爷曾差梅二爷与老太爷修坟院。只用少爷一句话，或用一条字儿，就免了。”绍闻道：“衙门如何可通字迹呢？”夏鼎跪下，那个差役也跪下，说道：“小的押着他，他央

小的，瞒上不瞒下，黄昏出街来央少爷。少爷只到衙门一走，少爷即把事完了。小的为朋友的心也完了。少爷想情。”夏鼎道：“我脖子里还带着锁哩，大领子遮着，黑夜里急切看不见，链子藏在怀里。少爷不信请看。”将手一松，那铁链子“忽刺”一声，面前就是一大堆，说：“少爷不承当衙门走一回，我就跪死在这里，不过污少爷一块地。”谭绍闻是心慈面软的人，当下又没法子开脱，只得承许。两人磕头而起，说：“等不得二鼓，少爷要早到。”二人去讫。

这绍闻作难，直愁了一夜。将欲失信，夏鼎跪前跪后，情亦可怜；将欲践约，这道大人向来雅望，一旦看成下流，况且事必不能行。只是小人急了，也不管人家身分体统，直不难奴颜婢膝，干以万不可干之事。明日何以对儿子。千难万难，瞒了簪初，独自骑一匹马，说往娄宅问个上京信儿，径上道衙而来。恰逢一群衙役搀着夏鼎上酒馆吃浇臀酒。绍闻一见，拨马而回，心中想道：“古人云：‘不可一日近小人。’真金石之言。回家好对簪初说，他日做官立朝之道，视此矣。”

却说夏鼎责革之后，除追缴七两八钱四分银子完款，他还有一向干没侵蚀银两，尚可度日。争乃棒疮平复，谄狡难俊，私交刻字匠，雕成叶子纸牌版，刷印裱裁售卖，以图作奸犯科之厚利。后来祥符有人命赌犯，在夏鼎家起出牌版，只得按律究拟，私造赌具，遣发极边四千里，就完却夏鼎一生公案。若必穷形极状，以快看官嫉恶之心，未免有褒笔墨，且失著述家忠厚之意。

要知谭绍闻与娄朴、盛希瑗怎的上京，下回自有分解。

第一百回

盛希瑗触忿邯鄲县 娄厚存探古赵州桥

却说谭绍闻、盛希瑗合伴娄朴，准拟春正初六日赴京入国子监肄业。年内，盛希侨已将肄业缘由，在祥符县递呈，申详学宪，知会抚台，办好部咨。俱是旧识钱万里包办，满相公跟随，酌给笔资，单等过年启程。盛希瑗盘费，都是老母所藏宦囊，那有不满给小儿的，不费周折，自饶资斧，无用琐记。至谭绍闻盘费，当疮痍少平之后，不能无藉周章。年内外，王春宇送银八十两，巫家送来二十两，孔耘轩、张类村与侄张正心、程嵩淑、苏霖臣亦各有赙仪。

初二日，绍闻及笈初同诣道署叩节，禀上京肄业之期。观察道：“成均肄业，亦是上进之阶。留心北闱，能以命中，则春闱在即，可省来年冬春跋涉之苦。笈初侄怎的读书呢？”绍闻把父执张类村课诵，外父孔耘轩批课之言，一一详禀。观察向笈初道：“一月所会课艺，孔老先生批阅，每月十五六篇不等，即以原稿原批送署，我还有擘画你成人的话，不可有误。我吩咐门上，一到即传，断不至守候费时。”即叫梅克仁说明，梅克仁答了个“是”字而去。观察道：“我还有京邸亲戚书札，明日送去。到京看封皮签子投递。”说完，绍闻父子辞出。到了次日，书禀四封，

赈仪一百二十两，送到谭宅来。这街坊邻亲，路菜微赈，又受了几家。初五日晚夕，母亲王氏赏了家钱酒席，绍闻嘱了家务，合家劝些保重恭敬话头。

到了起程吉日，绍闻跟的双庆，又收了一个家丁名唤华封。皮箱竹笼，被套衣搭，装在车上。箕初、王象荇跟送，到了盛宅。节见方毕，姜朴来到，跟人两个，也为了节礼。希瑗跟了家人两个，旧随两个，共四人。盛希侨雇大车五辆，已订明谭姜不须更觅车辆，共合一帮。盛希侨设了酒席，姜谭并坐上面，箕初打横，盛氏兄弟对坐相陪。厅上劝酒嘱话，门首捆载装笼。早饭毕，宾主同出大门，姜谭向希侨作谢上车。希瑗又与哥哥说了几句秘商的话，和揖稟辞，也上了车。各家人等希侨回转，方才上车。那赶车的五个车夫一声呼啸，五辆车鱼贯雁翔，出了祥符北门而去。

过黄河，走封丘，涉浊漳，一路无话。单说到邯郸县，恰遇京上下来钦差上钟祥去，将关厢店口占了一半。这盛希瑗五辆车自南而北，因看店的人到的早，已经讲明牲口草料、上主下仆的顿饭，因此家人与店小二门前招呼。及车到时，一直径进，占了上房五间，陪房六间，马棚四间，一座店几无空隙之处。余剩之房，到日夕时，有两个挑担行客因无店可住，情愿多出店价，求一间房子，聊永今夕。那店小二见无甚出息，不肯容留，那两个人只得走讫。

及日将落，有个少年孤客，骑了一头骡子，行囊甚重。店小二牵住牲口嚼环硬往内拉。那少年还要往北寻店，店小二道：“北头住了钦差，那有闲店？”说着拉着，已到院子中间，少年只得下了牲口。先问店价，店小二道：“一州无二例，上房爷们怎

的，爷也怎的就是了，难说多要一个钱不成？”一面说着，一面送脸水，提茶壶。那少年洗手漱口已完，少歇一会，便喂牲口，问麸料草价，店小二道：“一个牲口尽喂管饱，总是一百大钱，水钱两个越外。”

傍晚时，店小二提一壶茶，到少年住房，笑道：“爷请客罢？”少年道：“我这的无朋友，请甚么客？”店小二道：“请堂客。”少年道：“家兄在柏乡县开京货铺，怕他知道了，我不要。”店小二道：“管保中意就是。”少年道：“院里人多，快不要如此。”上房谭、盛、娄三人听的明白，都说道：“可谓少年老成。”闭了上房门，评论起墙上的旅吟来。说这一首苍老奇古，笔力不弱。又说这首闺秀诗，婉丽姿态，淡雅辞采，自是一首好诗，惜题于店壁，令人有芳卿之呼，是自取其褻。又照烛看墙角一首，个个捧腹，乃是和女郎诗，强押韵脚，百方赶趁，岂不唐突西施。正谈论间，仿佛听的城内定更，说：“咱睡罢。火盆休断了火，明早五更太冷。”果然街上鸣锣，店中敲梆。

睡到将近五更，忽听院内一片嚷声，只听店小二说：“八两银算那一样儿罢，江瑶柱，果子狸，鲨鱼翅，好官燕碟子，够那一样儿钱？状元红一百壶，我们该替你赔银子打酒么？单说送梳笼匣子，我们怕惊动客长，替你赏了两吊大钱。”院子里乱吵乱闹，又听得一个人要打媳妇子，说：“这半个月不够房钱。”又听女人哭声，越吵越利害。通听不的那少年啣一口气儿。

嚷闹中间，只听车夫添草声，马索草声，车夫张冻口，唱《压压油》道：

乡里老头儿，压压油，出门遇见山羊，吓了一跳。两根骨头朝上长，四只蹄子，一根尾巴，望着我咩咩叫。瞧，下

嘴唇底下滴流着一撮毛。

唱完，打了个呵欠，喊道：“老爷们起来罢。”

这院内七嘴八舌还嚷的不定交。盛希瑗早已起来，心中有些老大哩不耐。开了上房门，叫了一声：“当槽的。”店小二飞也似上来，说道：“要添炭呀？”盛希瑗道：“添炭，拿开水来。”店小二急忙回去。到院中又吵起来，说：“江瑶柱、燕窝碟子就得十两！”希瑗道：“添炭呀！”店小二道：“就到。”希瑗道：“人家小孩子，给十两银子，也就罢了，胡吵的聒人，是怎的？”店小二笑道：“委实不够碟子钱。”希瑗道：“胡说！江瑶柱、燕窝是钉碟子东西么？这江瑶柱，慢说您店家钉碟子，就您邯郸老张，还不曾见过哩。”店小二道：“老爷只管起身高升，事不干己，棒不打腿，多管闲事做甚么哩？”这盛希瑗也是公子性儿，骂道：“好贼忘八蛋子！”那店小二道：“那小屋住的，真真是忘八蛋子。”这盛宅家人早已批脸一耳刮子，又一个一掌打倒。店小二喊道：“打死人了！”

忽听得街上喝道之声，自南而北。原是送钦差四更起身，回来进城。忽见这两三个车上灯笼，两个国子监，一个济南府，照着三个主人。七八个家人拦住轿子禀道：“贵治在御路开店，店主包揽土娼，讹诈客官。”邯郸县是吏员出身，深明下情，明白廉干，一声叫当槽过来，按的跪下。轿中只说一个“打”字，衙役按翻在地，扒了裤子，乒乒乓乓二十大板。轿上说：“本该查拿土娼，根究店主，但黑夜之间，恐怕有失尊客的行李，误了上京公干。班上差头留下两个，押住当槽的，与老爷叩头，速送老爷们起身。限今晨早堂，连土娼、店主一齐带到衙门。”轿夫喝了一声，前大后小，一簇长道子，喝着进城去了。

这店中开钱起身，那少年到上房磕了头。娄朴道：“你也跟的走罢。”绍闻道：“天明了你各自开交。”于是一同出店北行。那两个差头白白的又发了一注子大财，只以“查无实据”禀报县公完事。这店小二全不后悔，只笑道：“点儿低，说甚么呢？”

按下这店中常事，不必饶舌。单说娄、谭、盛三人各上了车，八个家人也各上了车。走到“黄粱梦”下车，家人各看行李，三位上卢生庙看做梦处。进门处，照壁嵌四块石板，上写“蓬莱仙境”四字。中殿是汉钟离像，头挽双髻，长须，袒腹，塑的样范，果有些仙风道骨。再进一层殿，乃是卢生石像，鼾然入梦，想是正当加官封爵之候，争乃万古不会醒的。两旁垩白墙头，题句纵横。正在吟哦，庙祝来请吃茶，三人进了道房。庙祝捧过香茗，三人啜毕。娄朴见案上笔砚精良，诗兴勃然，庙祝送过滑润彩笺，淋漓漓漓写将起来：

路出丛台晓气新，道逢莫笑满征尘。

驱车直造神仙府，题壁应多闻达人。

争向仕途觅捷径，谁从宦海识迷津？

灶头忽见炊烟歇，惊问行装可是真？

娄朴写完，笑道：“旅次推敲未稳，愚二位老弟斧正。”绍闻道：“七步八叉，浑如凤构。”盛希璩道：“一剂清凉，可称敏妙。”庙祝道：“声律素所不谙，只这字写得龙飞凤舞，待墨迹少干，即当敬悬蓬室，俟知音来赏。”娄朴道：“不堪疥壁，俟明年收贮伏酱晒成，糊罐口罢。”

谭绍闻道：“还有一句话商量：各坐各车，未免征途岑寂，就以今日为始，三人同车，路上便宜说话。”盛希璩道：“正好，咱就坐娄兄车，把贵纪挪移在咱两个车上。他们也有他们的话，叫

他们也说着，大家省的瞌睡。”姜朴道：“二位贤弟坐我的车，我该坐辕，以供执鞭。”谭盛二人齐声道：“我二人年纪在幼，理宜前驱。”三人大笑。

辞了庙祝，到了车边，吩咐明白，各家人换移铺垫。三人坐了一车，以后便有朋友讲习之乐。绍闻笑道：“世兄诗云：‘路出丛台晓气新。’唐人诗句亦云：‘有客新从赵地回，自言曾上古丛台。’此丛台驿，定然是邯郸之丛台。此台是古迹，毕竟还会有遗址，昨日不知道，不曾游得一游。明日我们回去，我有一句好诗：‘有客新从赵地回，自言未上古丛台。’谁敢说我跟常习故？”姜朴笑道：“我会试回数多了，该云：‘有客频从赵地回，自言叠上古丛台。’谁不说我袭字不袭意呢？”大家齐笑起来。盛希瑗道：“毕竟丛台在那里？”姜朴道：“在邯郸城东北角上，上边还有云台，马武与光武议事的遗迹，用砖砌个小台子。”盛希瑗道：“昨晚住在南关，该去看看。”姜朴道：“今日五更出北关时，却有个遗迹，天黑不曾看见。”谭绍闻道：“甚么古迹？”姜朴道：“学步桥。”盛希瑗道：“是‘邯郸学步，失其故步’么？”姜朴道：“正是哩。我怕下的车来，到桥上走上几步，把咱这独步青云那一步万一失了，岂不可惜？”三人又大笑起来。

谭绍闻道：“适才过的‘黄粱梦’，果有其事么？”姜朴道：“小说家言，原有此一说。但卢是范阳之卢，这梦在长安地方，俗下扯在这里，夹上些汉钟离、吕洞宾话头。要之也不论真与不真，庙修在大路边上，正可为巧宦以求速仕者，下一剂清凉散也好。”盛希瑗道：“难说道旁古迹尽是假的么？”姜朴道：“土人俗见多。即如前日过黄河到封丘，封丘古虫牢，人不说韩凭之妻‘妾是庶人，不乐宋王’的诗，却说昆腔戏上黄德集周愈旅店认子，是封

丘县的一个大典故。且不说戏，咱前日过卫辉汲县，那正是魏安釐王墓中掘出‘汲冢周书’的地方。这是埋在地下成千年的，那书上却有伊尹杀汤的事，此亦不可解者。且如汲县北比干墓，有武王《铜盘铭》云：‘左林右泉，后峰前道，万世之灵，于焉是宝。’这是偃师县邙山下何比干墓中铭，乃汉时大廷尉何比干，却说是殷比干。此等事存而不论可也。总之，过彰德，只说韩魏公的《安阳集》，不必说声伯之洹水琼瑰；过汤阴，只说岳武穆之精忠报国，不必说朱亥之椎晋鄙于汤阴。考往探徂，贵于观其大，得其正，若求琐屑之轶事，是徒资谈柄之学问，不足尚的。更如前日之涉漳河，只说西门豹之沉巫，史起之穿渠，不必更向东北，必望曹孟德之铜雀、冰井，向西北，定求认得高欢天子之大坟。”谭盛二人无不后悔这数日不曾同车，把一个高挹群言的老哥先生，白白担阁了聆教。娄朴道：“我如何当得起！只如过宜沟驿，总曾谒过端木祠；过羗水河，却不曾到演易台。这是我之大错处，尚何聆教之有？自此以后，每日同车，万万不可错过就是。”

午后，到临铭关，同谒冉伯牛祠，还说有伯牛墓。谭绍闻道：“‘伯牛有疾’见于《鲁论》。伯牛，鲁人也，为何远葬于此？”娄朴道：“唐宋间农民赛牛神，例画百牛于四壁，名百牛庙，后来讹起来，便成冉伯牛庙。这也是没要紧的话。总之，过临铭关，只说李文靖公沆；再往前行过沙河县，只说宋广平璟；至于罗士信大战于狗山，今名娄山，都是无关至要的闲账。”

又一日早晨，到赵州桥，坐在饭铺过早。对门一座画铺，画的是张果老骑驴过桥，鲁班怕压塌了桥，在桥下一手撑住。人买此画者贴在家里，可以御火灾。三人用了早膳，来看张果老驴蹄迹、鲁班手掌印儿。娄朴道：“此皆三家村小儿语也。桥乃隋朝

匠人李椿所造，那的鲁班公输子呢？要之此处却有个紧要踪迹，人却不曾留心：那桥两边小孔，是防秋潦以杀水势的，内中多有宋之使臣北使于金，题名于此；也有乘闲游览于兹，题诗记名于小孔者。咱们看一看，不妨叫人解笔砚来，抄录以入行篋，可补史所未备，亦可以广异闻。所谓壮游海内则文章益进者，此也。”当即三人各抄录一纸。姜朴道：“到京邸时合在一处，各写一部，叫装潢氏裱成册页，名曰《赵州洺河桥石刻集览》。这便不用买蹄迹、掌印画儿，合上用印的‘天官赐福’条子送人，说是从京城来，一大分子人情也。”三人一发大笑起来。这谭绍闻诗兴勃发，笑道：“我有一首诗，只怕貽笑两兄，口念念罢：

万柳城南路，巨桥共说仙。

地犹称赵邑，碑已剥隋年。

虹影横长袂，蟾光吐半铉。

题名多宋使，细认慨前贤。”

姜朴道：“好！”谭绍闻道：“咱们至诚至交，无庸面谀。”盛希瑗笑道：“也将就得去，何如？”谭绍闻道：“强填硬砌，如何去得呢？”

三人回到饭铺，将抄录政和大观、北使题咏夹入行篋，又复同坐一车而行。后来过滦城说颖滨，过定州说东坡，过庆都说犯了尧母圣讳，但非书生所敢议，将来必有圣天子御赐嘉名，以尊十四月诞毓如天圣人之皇母者。我们生于嘉靖年间，不敢预度在何代耳。

却说晓行夜宿，将近京都。到了涿州，谒桓侯庙。只见庙上悬六个字的匾：“唐留姓宋留名。”盛希瑗道：“这是怎的讲哩？”姜朴道：“乃唐之张睢阳，宋之岳武穆耳。”谭绍闻道：“此齐东

也，岂不怕后人捧腹？”盛希璩道：“那后边落款，不是赐进士出身么？”娄朴道：“谁说他不是进士哩？总之，张桓侯风雅儒将，叫唱梆子戏的唱作黑脸白眉，直是一个粗蠢愚鲁的汉子。桓侯《刁斗铭》，真汉人风味，《闽外春秋》称其善画善书，且言其貌甚秀。总因打戏的窠臼，要一个三髯，一个红脸，一个黑脸，好配脚色。唐则秦叔宝、程知节，一个红脸，一个黑脸。宋则宋太祖红脸，而郑子明是黑脸。士大夫若是目不识史，眼里看了戏，心中也就‘或者’、‘或者’起来。”

离了涿州，将近良乡，车夫喊道：“老爷们看见昊天塔了么？这是杨六郎盗他达杨继业骨头地方。”盛希璩道：“听后边车夫也是这般喊，这是怎的？”娄朴道：“是胡说哩。当日杨业对敌，王侁、潘美料定杨无敌必胜，不曾接应，以致杨业独力难支，陷于陈家谷。怎的骨殖到这良乡地方塔上？”

本日五辆车飞奔入京。到了芦沟桥报税，彰仪门验票。那个刁难逗留，讹诈侮慢，越是个官儿，一发更受难为。胜之不武，不胜为笑，况且必不能胜。税役们只有五个字，说：“这个办不了。”任凭甚么官，再不会有法了。何况举人、贡士，一发不济事。挨到天晚，再无可争，乃得进城。急赶入正阳门内城河南会馆。缘江米巷有李邓州文达居第，乃天顺所赐者，文达去后，遂成中州会馆。合并著明。投咨考到，收录成均肄业，下回再为详明。

第一百一回

书经房冤鬼拾卷 国子监胞兄送金

却说谭绍闻、盛希瑗及娄朴同至中州会馆。此时临近会试之期，本省举人已将占满，恰好剩有三间闲房，三人暂且住下，行李暂且存住。各家人另寻国子监皂隶闲房住下。

因场期已近，这谭绍闻、盛希瑗俱要帮办娄朴进场事体，凡一切应拜之客，应投递之书启，俱不肯动，只等场完之后，再办国子监投咨考到的事。这娄朴场具，俱系谭盛二人率家人酌办料理。娄朴固然是平日工夫纯密，至于表、判、策、论，也须得展开行篋，检点一番。因三人共轭，每日闲谈一路古迹，真正是人之所乐无如友，友之所乐无如谈，谈之所乐无如触着有端，接着无绪，正谐相错，经谚互参。这个情趣，虽一向殚功咿唔咕哝者，不能以彼易此也。到了场期日迫，只得把功令所有条件略为照顾，以求风檐寸晷，有驾轻就熟之乐。谭盛二人料理娄朴进场，直如父兄之待弟侄，百般想到；奴仆之事家主，样样咸周。那娄朴专心研磨，一日之功，可抵窗下十日，梦中发个呓语，无非经传子史。直到点名之日，这个家人手提篮笼，那个小厮肩背毡包，到了贡院辕门。觅个空闲地面，把毡条铺下，这三人将篮子内物件，一一齐摆出来仔细瞧看，或有寸纸，或有只字，鉴影度形，

一概俱无，又仍一件一件装入篮笼。

忽听一个风言，说场中搜出夹带来了，东辕门说枷在西辕门，西辕门说枷在东辕门，又一说押往顺天府府尹衙门去了，又一说御史叫押在场内空闲屋子里，俟点完审办哩。人多口杂，以谎传真。这举子一点疑心，只像进场篮儿是个经书簏笥，不知有多少笔札在内，沾泥带水不曾洗刷干净。幸而点名到辕门以内，独自又行展毡细搜，此时功名得失之念，又置之九霄云外，但求不犯场规免枷号褫革之辱，这就算中了状元一般。所以说穷措大中了状元，满肚皮喜欢，那眼底泪珠儿，由不的自己只管滚出来。

这也是触着说起。正经该说娄朴点过名，又到了外监试点名处。高唱道：“搜检无弊！”到了散卷处，按名给卷。过了龙门，认了号房，径分东西，照号而入，伺候老军钉帘挂篮。见了同号诸友，说明江浙山陕籍贯，问明子午卯酉科目，有前辈，有同年，有后进。或叙祖上年谊，或叙父辈寅好，好不亲热，好不款洽。日落铺毡坐卧，双眸三寸烛，斗室七尺躯，养精蓄锐，单待次日文战。内中就有快谈至三鼓尚未就寝的。

五更题纸下来，只听老军喊道：“众位老爷看题！”这号门就如蜂衙门一般，轰轰攘攘。已知者搔鬓吟哦而旋，未知者张口吁喘而来。日色东升，注砚吮毫，各抒妙思，径达名理。老学究掀髯讲题，确乎有见；美少年摇膝搦管，旁若无人。到了日入时辰，有就寝而鼾声如雷者，有索茗而袅韵如歌者，各随其天性之所近，互展其向日之所长。有污卷而辄辍者，谓三年不过转瞬；有换卷而另缮者，叹一刻应值千金。到次日纳卷，认经而投，执签而出。东西两辕门，仆从来接，如羊羔认母；旅舍各投，如归鸟选林。这谭盛二人望见娄朴，如将军临阵而回，士卒满面俱带安

慰之意。娄朴见谭盛二人，如故人道左忽逢，睽隔日久，不胜欣幸之情。到了寓处，盥面盆、润喉碗一齐俱到。摆上饭来，还说某道题极省得，某道题一时恍惚，某一篇一挥而就，某一篇艰涩而成。谭盛二人说：“一定恭喜。”娄朴道：“万分无望。”

到第二场，依旧场规如前，到场内论、表、判语，措辞典丽，属对工稳。及三场，场规依旧，却已不甚严赫。这士子们详答互问，有后劲加于前矛者，也就有强弩之末聊以完局者。三场以毕，这三人辞了场门小下处，仍回中州会馆。

士子责毕，场内任重。弥封官糊名，送于誊录所，严督不许一字潦草。誊录官送于对读所，谨飭不许一字差讹。对读一毕，由此至公堂传与至明堂，总裁与同考官批“荐”、批“取”、批“中”的，那是恭喜高中的，那不荐而黜、屡荐而驳者，那是孙山在外的。

却说娄朴贡字五号卷子，分到书经二房翰林院编修邵思齐字肩齐房里。这邵肩齐是江南徽州府歙县一个世家名士，嘉靖二年进士，散馆告假修坟，假满来京，授职编修。这人品行端方，意度雍和，学问淹贯，办事谨密。阅这贡字五号卷子，甚为欣赏，搭上一个条子，批了“荐”字。到了三场第五道策上，有说包孝肃贤处，有一句“岂非关节必所到之区哉”，再三看去，讲不下来。但三场俱佳，只此一句费解，且又有“关节”字样，心内嫌疑，只得面禀总裁说：“通场俱佳，只此一句可疑，不敢骤荐，面禀大人商酌。”总裁略观大意，说道：“此卷的确可中，争乃此句万不可解。皇上前日经筵说：‘宋臣合肥包拯，独得以孝为谥，是古来严正之臣，未有不孝于亲而能称骨鲠者。’圣意隐隐，盖谓哭阙之臣不以孝侍君上，而徒博敢谏之名以沽直的意思。这是策

问的所以然。举人卷子中有窥及此者，文字少可将就，即便取中。如何此卷便扯到关节必到上去呢？况皇上此时，正草青词以祈永年，此卷内还有‘阎罗’二字，万一触忌，严旨下来，考官何以当得起？这卷只得奉屈了，以待三年再为发硎罢。”这邵肩齐只得袖回本房来，却甚觉屈心。放在桌上，偶尔袍袖一拂，落在地下，也就懒于拾起。又阅别卷。

及三更以后，又得佳卷，不胜嘉悦。批了“荐”字，单等明日上呈。一时精神勃勃，再抽一卷，却仍是贡字五号卷子，心中好生厌烦。只疑家仆拾起误搁在上，爽快抛在地下。

只觉喉渴，叫一声：“倒茶！”这自己家人已睡倒墙根地下。肩齐又一声道：“斟茶！”那厨房茶丁是不敢睡的，提上壶来。进的门来，忽声喊道：“嗟呀！老爷左边站着一个女鬼，吓死小的了。嗟呀！嗟呀！”那墙根下睡着的家人也吓醒了，说道：“老爷左边一个美色少年女鬼，眼角微有血痕，拾卷子放在老爷桌上，一发他磕头哩。”这肩齐天上星象大臣，那里看见得女鬼，只见桌上有贡字五号卷子，说道：“此必阴功较大。明晨只得回禀大人。”家人说：“他又磕头哩。不见了！没影子了！”邵肩齐睡下，心中打算：“此人必有大阴德，天之所予，人可以夺乎？”

次日，各房考官俱有荐的卷子。邵肩齐手持三卷，把昨夜之事，一一说明，总裁道：“老先生所言，终属莫须有。我再看看文艺。”邵肩齐呈上，两总裁互相递观，不觉称赏不已。副总裁道：“‘岂非关节必所到之区哉’，即验之原卷，也是如此。不过遗漏一‘不’字耳。鬼神杳冥之谈，乡、会场外可言，场中不可言及。不过中的一百几十名就是了。”搦管批个“取”字。正总裁批个“中”字，留在至明堂上，算一本中的卷子。及放榜时，

中了一百九十二名。后殿试，引见，选入兵部职方司主事。

后来娄朴谒见房师，邵肩齐说及前事，娄朴茫然不知。这原是娄潜斋做青州知府时，属县有烈女綦氏，被紧邻一个少年黑夜跳墙，欲奸綦氏，被綦氏声唤，少年逾墙而走，遗鞋一只，綦氏随时自缢。禀官到县，县尊因少年美品，无端生疑。刑房是其族兄，教供以求活命。县公竟办成和而非强。申详到青州府，细看情节不符，口供互异，心中看是夜晚图奸，并不曾见面，跳墙遗鞋一只，街房看是两美必合，丑声沸腾，女儿忿极自缢，一旦以黑夜未曾见面之人，闺幼遭此浮议，贞女岂能受此？县尊凭一面之供，办成和字。娄太守屡次批驳，不肯依他，后来上台委登州知府周东宿会审，方得雪释。上帝注娄公之子成进士。綦氏烈魂不散，深感娄太守明照，场屋所以显灵，这原是推原所自，可见做官者于名节攸关之事，可不小心哉？

却说盛谭二人于礼部放榜之先，自办投咨、考到，国子监录入彝伦堂肄业。到娄朴殿试、传胪、分部之事，二人爱莫能助，自不能耘人之田，自然耘己之田。娄朴既入兵部，时常入监瞧看。娄朴成了过来人，就把祭酒所批之文，详加商榷。谭盛工夫纯笃，这文艺自然精进。少闲，即与满天下英才谈论。初与黔蜀之士说起蓝、鄢两贼肇事根苗，嗣又与浙闽之士说起日本国为汉奸所诱，恃勇跳梁，往往赤胸袒背，大刀阔斧，乱杀乱抢，沿海郡邑多被蹂躏。那浙士道：“惟有火攻，或可破之，惜中国未有用之者。”谭绍闻道：“中国虹霓大炮，岂非火攻？”这浙东宁波士人是留心韬铃好言兵事者，答道：“虹霓炮如何制得他？他的海船乘风迅速，这大炮重数百斤，挪移人众时久，迨照往来船点放火门时，那船已自过去。岛上守御，岛是死的，他的船是活的，得

势则攻岛，不得势则直过，奔至沿海郡邑村庄，任意剪屠。我们今日在监肄业，心中萦记家，刻刻不忘。”谭绍闻道：“吾兄这火攻之法，毕竟该怎样的？”浙士道：“我们中国元宵烟火架，那宗火箭甚好，比之金簇箭更利害。天下虽有万夫不当之勇，断未有见蛇而不惊、遇火而不避者。倭寇袒胸持刀，一遇火箭，即可灼其身，入舱即可烧其船，着蓬即可焚其桅。顷刻可连发数百箭。虹霓炮可以碎其船，而不能焚其船，惜乎无用之者。”谭绍闻想起元宵节在家乡铁塔寺看烟火架，那火箭到人稠处，不过一支，万人辟易；射到人衣裳上，便引烧而难灭。当日金兀术在黄天荡，用火箭射焚韩蕲王战船，因得逃遁而去，想来就是这个用法。闲谈过去，各人回斋课诵。一日之劳，片刻之泽，敬业乐群，好不快心。

一日，谭盛二人在率性堂斋室进午膳，忽进来一人，说：“外城离这里，足有十五里！”抬头一看，乃是盛希侨，二人惊喜不置，急让道：“吃饭不曾？再办饭吃。”盛希侨一看，道：“不成饭！不成饭！难为你们受苦。”

坐定，盛希瑗道：“娘好？”盛希侨道：“近来着实好，一发不拄拐杖。心里有些想你，我说明年可以做官，娘心里甚喜欢。第二的呀，全在你，休叫我哄咱娘。”绍闻道：“我家里何如？有家书么？”盛希侨道：“我来时，曾到萧墙街，家里都很好。”盛希瑗道：“咱家都平安？”盛希侨道：“咱家平安，我不来了。”盛希瑗站起来问道：“是怎么样？”盛希侨道：“你嫂子在我跟前撒泼哩！”希瑗道：“声放低些。”希侨道：“老婆不省事，家家都然，怕甚么呢？爽快我对你说了。我的大舅子钱二哥，春天从华州来，来看他妹子。我看隔省远亲戚，着实没要紧，扣了一头脚驴，跟

了个老家人，来回两千多里，有甚么事？况且我外父中了个进士，做一任官，仍然没一个大钱。大舅子跟谭贤弟一样，中了个副榜，将来有个佐杂官儿做做，如今来河南走一遭是做甚么的？过了三天，那日晚上吃夜酒，钱二哥道：‘我这一回不是无事而来，我来与姑爷、二贤弟送一宗东西。’解开衣襟，取出沉沉一包子，黑首帕裹着，红绳扎着。解开一看，乃是六笏黄金，金镯四对。我说：‘这是做甚么的？’他说：‘这是府上一宗东西，舍妹寄放我家。今年我将出仕，不交付明白，恐怕失迷。只可惜二贤弟不在家，不能眼同交付。’我说：‘我并不知道有这宗项。’他说：‘姑爷既不知晓，爽快姑爷收存。并不必叫舍妹知晓，省的葛藤。’他说的恳，我只好收下。过了一日要走，我与他扣马车一辆，盘费银三十两，送的回华州去。我想这一定是咱娘那十笏金子中数。那镯子我也不知道是那里的。咱娘却不知他的金子少了六笏，这话也断不肯叫咱娘知道，只叫老人家喜欢，不敢叫心的一点儿不如意。我想，俗语说，天下老的只向小的。你是咱娘的小儿子，全当咱娘与你抬着哩。”希瑗道：“哥说的是嘎话些。”希侨道：“咦，像我这大儿子不成人，几乎把家业董了一半子，休说咱娘不爱见我，我就自己先不爱见我。你肯读书，你就是大儿子，咱娘也该偏心向你。如今你吃的不成饭，在京受苦，我是曲体母亲的心，与你送来使用，只要好好用功。娄贤弟已中了进士，俺两个日昨见过面了。他说青州府还没人来，大约数日内必到，这两日手头没钱。我就带一锭出外城，一锭金子换了一百六七十两银，与了他一百两，叫他当下支手。他青州银子到了，或还咱，就算借与他；或不还，就算贺他；他不足用，再送他一百两。总之，不叫咱的人在京受难为。至于谭贤弟，我送你一对镯子。当

下就套在手上我看，我再到首饰楼上换五十串钱与你二人送来。休要细嚼烂咽，饿的瘦了。我回家对咱娘说，你吃的大胖，对谭伯母说，谭贤弟也吃的大胖，我到京里一见全不认的，叫老人家喜欢，不萦记就是。读书却在你拿主意。谭贤弟早写好家书，我在京里住一两个月不定，三五日内走也不定。我住的店在猪市口河阴石榴店东边，鼎兴客寓上房的住。对你们说，你们好瞧我。我回去哩。”盛希璩道：“我跟哥去。”盛希侨道：“不怕先生么？”绍闻道：“这与外省州县的书院一般，学正、学录与书院的山长一般，不过应故事、具虚文而已。要出去住五七天，稀松的事。”盛希侨道：“既是如此，咱如今就走。爽快今夜不用回来，咱好说说话儿。门户呢？”盛希璩道：“交与管门门役，不妨事。”盛希侨道：“叫伺候的他们都坐上车，到外城走走。这方家胡同也松的很，没啥瞧头。他们那个要回去，我问他，随意就跟我回去，这里人多也没用。这金子一发也带出去，放在店里好些。”

说了一声，叫四辆车，恰恰苏州有三个贡生拜客回来，有车在门，讲了价钱，一言而成。连来车一辆，主仆各坐停当，径从海岱门出城，向鼎兴客寓而来。晚景掀过。单讲次日，还有下回。

第一百二回 王象荃赴京望少主 谭绍衣召见授兵权

却说绍闻、希璠在鼎兴客寓与希侨阔叙一晚，次早回国子监。且说盛希侨不耐旅舍烦嚣，早起即吩咐能干家人另觅京城赁官房屋。这家人出街，看了栅栏墙头“赁官居住，家伙俱备”的报条，照着所写胡同觅去，找到绳匠胡同严府花园南边路东一所赵姓的宅子。院子宽敞，亭轩整齐，厨房、马厩俱备，月台、照壁并新。讲定月租价钱，回店说知。盛希侨即令搬移。叫了几辆车子，装了行李，其有不尽上车者，各家人肩荷手持，即日移入新居。

住定，包了一辆车子，拜客看戏。凡祖上同年后裔，立朝事君，以及父亲同寅子侄，向有书札往来，今仕于京者，俱投帖拜见，各赠以先世遗刻数种，中州土仪若干。有拜会者，有去部未回而失候者。嗣后答拜请宴，互为往来数日。街头看见戏园报帖，某日某班早演，某日新出某班亮台，某日某班午座清谈平话、杂耍、打十番，某日某楼吞刀吐火，对叉翻筋斗。嗣后设席请年谊兄弟、同乡众先生。又看了天坛、地坛、观象台、金鳌玉蝀、白塔寺，以及各古刹庵观庙宇。凡有可以游玩者，历其大半。一日，偶游正觉寺，已经走进去，忽见尼僧近来，即便缩身而回。盛希

侨学问大进矣。这谭绍闻、盛希璠时而到寓，时而同游，时而归监。

住了两个月，忽动了倚闾之思，遂买了许多回家人情物事，差家人到监里请的弟友到外城，说了归期。叫绍闻写了家书，也买了奉母物件，为簒初买了紧要书籍，烦希侨带回。盛希侨又将京中用不着的家人以及思家不愿在京家人，随便带回几个。银子除了路费，金子全然撒下。择定归期，雇了车辆。至日，行李装讫，弟友二人门外候乘。口中说的珍重，意中甚为凄惨。车行后，二人只管跟车相送，希侨在车中全然不知。家人说：“二位爷跟的远了。”希侨急紧下的车来，站下，面东说：“回去罢。”三人不觉滚下泪来。希侨没法不上车，谭绍闻、盛希璠也只得怅然而归。过了两三日，方才宽解渐释。

希侨出了彰仪门，宿到良乡县。到了柏乡县，住下时节，店小二仍是诱客故套，被盛希侨一场叱呵，缩身而退。及到栾城清风店、邯郸宜沟等处，店小二恒态如故，这家人们早吆喝退了。这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若是前十年时，上行下效，上明下暗，两程以后，上下通明矣。过了黄河，进了省城。到家候了母亲安。那夫妇不合之端，别久渐忘，依然偕其伉俪。到了次日，分送京中带来各亲友家书什物。

希侨差宝剑送谭宅家书时，恰值王象荇送菜来城，得了少主人国子监肄业信息，心中甚喜。又怕远来信息，说好不说歹，非亲见盛少爷不能详悉动静起居，遂向小主人簒初道：“盛爷远携家音，相公不可不亲往一谢。我也跟的去。”王氏道：“王中说的很是。咱也该去盛宅走走，约他家大相公来吃一钟接风酒。”

簒初遂同王象荇到盛宅。见面为礼，簒初方欲道谢家音，安

慰风尘，盛公子不待开言，便道：“娄公中了进士，点了兵部。报子到省，想已共知。舍弟平安，没甚意思，不用说的。令尊脸儿吃的大胖，那些平日油气村气，一丝一毫也没有了。读的满腔子是书，下科定然有想望。回家对老太太说，就说我说了，没甚么一点儿萦记。你家也不用请我接风洗尘，我一两天闲了，到你家面见老太太，说一个一清二白。”簒初一来年少，又极知尊礼父执，况且见盛公子说个罄尽，没的再说。王象荃从旁问道：“据大爷说，委的不用我家老太太挂心。但天下事，美中多有不足，未必恁的百般称心。不知跟的人如何？”希侨道：“你不说我也想不起来。你家爷行常对我说，跟的人有些不妥，有些弄鬼，有些倔强。我说乡里孩子，一进了京，没一个不变的。每日见出京做官的长随，身上穿绸帛，咱家烧火捧茶的娃子也就想升上一级；见了阁部台省老爷往来，觉自己主人分儿小，强几句是有的。我说他们可恶时，打他们几鞭子就好了。你家爷是心慈面软的人，情面下不来。只有这一点儿不好。却也没甚关系。”王象荃道：“京里岂没人，再雇个何如？”盛希侨大笑道：“京里人用得么？早间李老爷，晚间王老爷，不如自己带的小子，还不怕席卷一空哩。”少坐一刻，簒初作揖谢过，主仆相从而归。

这王象荃送到家中，自回南园，心中想道：“少主人幼年没主意，全不料后来改悔，直换了一个人，竟有七八分像老太爷光景，但诸事软些。如今一心读书，正好前进。偏偏这两个东西有些捣鬼，虽说没甚大事，但出门的人全凭主仆一心，这却关系不小。”看来王象荃这宗筹画似乎无关紧要，但忠臣事主，孝子事亲，步步小心，往往设莫须有之事、不必然之疑，潸潸于心而不能已。想来想去，一发定了上京望主的定局，况且板底下银子盘

费不用措办。

一日，径到萧墙街稟命主母，与小主人说要上京探望，王氏、簪初不胜欢喜。问几日起身，得多少盘费，王中道：“盘费不用这里设备。把菜园的事酌度清白，三日后即便起身。家间捎甚么鞋袜，相公写甚么书札，俱缝一个包封，后日黄昏来取。次日扣个脚骡起程，奶奶有甚么嘱咐话儿，想好记清，后日取包封时一一对说。”事已忙迫，当下就回南园去。冰梅包了一个布包儿，说与全姑。王氏也与了小耍货儿，说与小孩子顽耍。王象荇道：“他还不甚知顽耍的。”接住拿的去了。

及至起身前一晚，王象荇来到萧墙街。王氏递与包封，簪初道：“书俱在内。”这主母、少家主说了些路途保重的话，王氏与了些路上吃食，王象荇自回南园。又安插了邻家老叟、老妪与赵大儿母子做伴的事。次晨，脚夫赶个大骡子早到。王象荇包好所余井板底下银子，搭上行李骑了，进南门出北门，循驿路而去。

却说王象荇此行，偏偏路上受了几个大惊。虽说是危而不至于阨，却也几乎怕至于死。到了宜沟驿住宿，对门店里半夜失了火。风大火猛，那火焰斜飞在半空里，街上喊声如沸。这店里客人各要夺门而走，店主人不依，总不开门，说：“客人行李要紧，万一开了门，救火人趁着进店抢了行囊，火灭之后，就要说我店家有了传递，有了藏匿。现在火不顺风，我们只得静候天命。真正火到咱店里，那时开开后门，咱大家逃命，行李付之一炬，这叫‘天塌压大家’。如今爷们只要把盘缠收拾好，带在身边。”众客也没的别说。少时，风觉微息，驿丞官督率救火，人多水集，竟把灼天之焰扑灭下去，只烧对门店临街草房三间，后边瓦房不曾动着。这边店内住客，一夜何曾挨枕。到了四鼓，王象荇随众

人开发店货，拉出骡子，搭上行囊，出了店门，从水滩灰泥上走过，没一个口中不是“阿弥陀佛”四个字。

一路北行，到了丰乐镇住下。偏偏有个小盗，从墙上翻过来，磕的瓦响，店主人惊的走了。虽说分毫未动，却又一夜不曾安寝。

又一日到了褡裢店，这南头有座额血龙王庙。王象荃及四个同行的歇在饭铺里。吃罢饭，歇息闲话，只问道：“这是甚么庙？”那铺中掌锅老叟道：“额血龙王庙。”又问道：“怎叫的这样稀奇？”老者笑道：“这龙王不治水，单管伺察人。凡人心里有阴私，打庙门前大路经过，没有不犯病的。说起来话长。这龙王原是个上京选官的一位老爷，头日晚上住在我们邯郸县南关里。店邻有个泼妇，夜间凌辱婆婆，隔墙听的厉声明白，合店人无不忿怒。争乃行路之人，事不干己，只得由他。个个掩耳，不能安寝。到了次日午后，天上黑云大雷，自南边邯郸县而来。这位选官的老爷对管家说：‘我若是一条龙，定然把昨晚那个不孝的恶媳妇捋了。’话未毕，管家只见主人腾空而起，钻到黑云里边去了。这黑云又折回南行，管家只是仓皇无措。过了一个时辰，这选官的老爷自空中落下，说：‘痛快！痛快！我把那个泼妇一把捋了。’伸手时，五个人指头变成五个龙的爪。管家看主人面上全是金鳞。忽一声道：‘肚子硬着疼。’管家道：‘我与老爷揉一揉就好。’解开胸前衣服，不料全身都成了金鳞。立时坐化成一条龙，又腾空而去。庙后有衣冠墓，墓前有碑。客们看看庙内神像，是照老爷原像捏塑的。”说罢哈哈大笑。五位行客都说看一看。有三个先行，王象荃第四。就有一个道：“你们去，我看行李罢。”四人进庙里叩了头。看那神像，怒容、环眼、戟须，狰狞可畏。一手直指座前，座前竖一牌，飞书四个大字：“你可来了！”两边雷公、

风婆、云童、电母，恼的可怕，笑的更可畏。这四个看罢出庙，到饭铺吃了饭，喂饱骡头，一齐上鞍。晓行夜宿，结伴北行。

走至内丘县地方，天色将午，定到南关打尖。谁知天气沔热的很，骡疲人汗，大家觉得难耐，急切歇头，还远十里，竟不能到。忽听雷声殷殷，只见东北上黑云遮了一角。那云势自远而近，雷声由小而大。田间力农的人道：“东北抬的海来了！”少顷，日驭已遮，风阵直横，排了一座黄山。众人加鞭前奔。说时迟，那时快，风吹的沙土漫天，电光如闪红绫，雷声无物可状。众人看内丘县是万不能赶到的，那农人荷着锄，行人挑了担，这五人加上鞭筐，望道旁二里远一所破庙赶来。将及两箭远近，大闪一亮，通天彻地俱红，闪过去即是雷，震天动地一声，雨点有茶杯大。风刮的骡子强曳前行，挑担的竹篓斜飘。唯有荷锄的浑身流水，已先进庙。这五人到山门下的鞍来。原来此庙已古，墙垣俱无，只有后边五间大阁，瓦退椽折，露着天，前边三间山门东倒西歪，撑几根杉木大柱。牵进五个骡头，这两搭穗子毡已是淅淅的流水。又怕骡子惊惧碰着柱子，五人不敢在此避雨，只得钻着水帘子上阁里来。阁内已无神像，两边露雨如注，东边略完好些，已有十七八个人先到了。这十五个干衣人，七八个湿衣人，少不得同挤在一处。猛然一声霹雳，也不知是降之于天，也不知是起之于地，论那九节虹霓大炮，只像一个微响而已。况虹霓炮之响，一点一响，再点再响，这个雷连声大震，如塌天一般。阁以上龙吟直如马鸣，阁以内硫黄气息扑面而来。只见那个在褡裢店不看额血龙王的人，只是就地匍匐，往人腿下爬，嘶嘶喘喘喊道：“我改！我改！再不敢恁样就是！再不敢恁样就是！”钻到王象荃腿下，抱住膝下足上之腓，只是一个抖擞。这大雷又打了五六个，

渐渐向西南而去。余声殷殷不散，正是唐句所云“楼外残雷怒未平”也。好一个忠肝义胆的奴仆，竟救了一个良心死尽之人。若爬到别个腿下，还只怕玉石俱焚。这王象荅赤心事主，直到了天高处而听卑，乃为上帝所简在如此。王象荅那里知道。可见忠臣孝子，节妇烈女，一片血诚，上至于感神明，下至于格豚鱼，大而朝廷，小而茅檐，能使后人读其书者，无故而泣，总是一个“真”字。

单说天光晴霁，那荷锄挑担的各自分路而散。这五个骑骡子的，四个人踏住庙门口倒地狮子上了牲口，加上鞭子而去。惟有这一个不看龙王的，再骑不上，回头看时，像身子都是软的。两个骡夫把他架上骡背，伏在鞍上。到内丘南关店里，王象荅与同行三人打尖，那人倒在床上，只是不吃。问他怎的了，那人道：“心内只想干呕。”过了几日到良乡，那人连日只喝几口水，寸食未进。到了中夜，竟梁以“自亡”为文矣。他的同行只得与他备棺木暂埋道旁，两三日方能起身。有诗单言雷震曰：

金蛇闪烁疾霆频，直觅堂前忤母人。

跪墓长号儿在此，那知紫电绕其身。

却说王象荅路遇厮跟，只得分手各行。王象荅进京，问了河南同乡，寻到江米巷中州会馆，停了行李，雇车进了国子监，见了主人及盛二公子，俱各叩头请安。盛希侨兄弟相别未久，自无家信。王象荅递了包封，绍闻秘拆，见王氏慈母所寄手中线，对之不免感动。又见巫翠姐所寄文袋、扇囊，冰梅所寄文履一对，簪初所寄稟帖，转悲为喜。内附道台手书京师应买书目一纸，自留心购求。王象荅自与两家手下人寒温。家人们私备席面，管待王象荅吃酒，比之谭绍闻犒赐，盛宅二公子赏饭，更为丰贍，是

不用说的。

这王象荇在监十余日，不惟诸事中款，且识见明敏，并盛宅二公子也喜欢的了不得，夸道：“王中真仆僮中之至人，若为之作传，则王子渊之便了，杜子美之阿段，举为减色。异日他的子孙，万不可以奴隶相视。若视为世仆，则我辈为无良。老弟当以我言为准。”绍闻道：“我何尝不是这样想。这人生有一男一女，小厮才会说话。他的女儿娴素贞静，像一束青菜把儿。我心欲以为媳，这话我再说不出来，左思右想，没个法子。这女儿自幼与簪初一起儿玩耍，料簪初自无不愿。家母也是肯依的，家母行常有不知便宜谁家做媳妇的话头，是探我的口气。我母子两人俱是含意未发，总一个不曾说破。我心里又想，万一成了，又怕人说良贱为婚姻，有干律例。二哥以为该怎的处呢？”盛希璩道：“如今这女孩儿在家，簪初贤侄也到了议婚之期，走动也不甚便宜。”绍闻道：“正是这样说。王中现在南菜园住，家中原少他不得，极想叫他回来，只为这一宗事横在心头，恐异日为夫妇，今日在一处住，涉于嫌疑，所以心中想他回来，口中再不肯叫他回来。家母之意，与我是心照的。”盛希璩道：“择妇者，择其贤也。大家闺秀也有不贤的。大家姑娘要不贤起来，更是没法可使。贤弟，咱今日是弟兄一般，不妨以家事相告，料你也素知。即如家嫂，是名门世族，他本族本家进士一大堆，他偏是异样的难讲。若非家兄笃于手足，早已分崩离析。”绍闻道：“小户人家也有好的。”盛希璩道：“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小户之贤女到书香世族，自会不贤。即如家表兄家两位表哥，俱是续弦于蓬荜。二表嫂是老实人，到家表兄家，如乡村人入城，总是处处小心。三表嫂是聪明人，他把他家里那种种可笑规矩，看成圣贤的金科玉律；看着

家母舅所传，直以不狂为狂，总是眼里不撮。即是所生的那个表侄，如今也是癸巳举人，将来原可以大成。总是外甥多像舅，他秉的他外祖那一宗种气，断断乎克化不了。家表兄老而惜子，惟有付之无可如何而已。”绍闻道：“我如今还有一宗事对二哥说。观察大人那是我丹徒族兄，前日说与箕初议定亲事，那女娃就在衙门里。也不知是丹徒的甥女，或者丹徒的表侄女，再不然是道大人的妻侄女，道台不肯说破。行辈必是极合的。这一宗亲事好么？”盛希璠道：“妙呀，道台在府上笃于族情，合省城谁还不知呢？道大人凡事谨慎，万无妻侄女带在衙门之理。道大人总未说破，贤弟何妨先为问名？此宗事断断该行。王中女儿作贤侄副室，此宗事更便于行。”绍闻道：“只怕王中断断不依。”盛希璠道：“王中不肯叫女儿作妾，此事交与我。”绍闻道：“王中不是嫌女儿作妾，若嫌女儿作妾，他就不肯以井板下替我赎房子。他看得他家男女骨头都是我姓谭的恩典，以其女为箕初作妾，他没噶不依。但他是奴仆中一个大理学，若以他之女为我作媳，他看他与先君便成了敌手亲家，不是事儿不行，是他心里不安。说到此处，我又不忍叫他心里受难过。”盛希璠笑道：“这话幸而不同着家兄说，若家兄听的道大人议婚的话，家兄必定吆喝说：‘婚姻有问名之礼，到了你跟前连姓也不敢问，何况问名？六礼你先删了一礼。道大人以你为弟，你以道大人为官。道大人情意笃挚，是丹徒县里《谭姓家谱》；你唯唯诺诺，是琉璃厂印的《缙绅全书》。’你说王中心里不安，我还有一怕：万一说成了，王中发落闺女上轿，王中若是眼硬不流出泪来，这自然顺顺当当娶过来；若是王中流出惜别之泪，你定然说：‘且下轿回去罢，令尊舍不得你，我不难为人。’”绍闻不觉啞的笑了，盛希璠也大笑起来。

忽而盛希璩道：“说起道大人，我忽然想起，贤弟可见昨日塘报么？”绍闻道：“不曾见。”盛希璩道：“我向东斋里广东苏年兄处取来你看。”绍闻道：“不用取，嘎事二哥说说罢。”盛希璩道：“昨日塘报有皇上旨意：‘调河南开归驿盐粮道谭绍衣星夜来京，陛见问话。钦此。’这兵部塘差，想已到河南。旨上有星夜二字，那快着哩。若说塘报，至少十五日才上抄。我所以说道大人进京，至远不过五日。要之此时在京，也未可知。陛见另有旨意，也未可知。但不知是甚么紧事。”绍闻道：“怎的去寻着道大人，见的一面，商量这宗姻事。”盛希璩道：“乡里话！道大人奉旨来京，定然是朝廷有极大极紧的事。你说见了议策初亲事，是九天闾阖奏黄钟大吕之乐而杂以蚊语也。若少可相见，道大人必差人来国子监叫贤弟。若事情大了，如今出京，也未可知。或事情机密，同乡亲族回避，也未可知。贤弟只宜静候，不可寸离。”

话犹未尽，只见国子监衙役引了一人来，说：“这就是谭老爷。”绍闻一看，乃是梅克仁。梅克仁说道：“道台大人在会馆立等老爷说话，有车在门口，作速上车。交与事件，大人就要上兵部去。”盛希璩道：“作速走，不必一齐二整。我送你出去。”送出彝伦堂大门，绍闻上车，梅克仁跨辕，说声“走”时，辚辚之声早出大成坊，上前门外江南会馆而来。有何商订，下回自明。

第一百三回 谭念修筹兵烟火架 王都堂破敌普陀山

却说谭绍闻与梅克仁出了前门，径到江南会馆来看兄大人。原来谭绍衣已上兵部，知会勘合，定于后日早晨起身，星夜赴浙。自兵部回来，见了绍闻，说道：“贤弟呀，你我弟兄不说套话。昨日陛见皇上，因浙江御史陈九德及裴绅奏论，日本国倭寇盘踞海岛，伺隙抢夺，海民之失业与儒生之失职者，潜为依附，出没不常。皇上特授我以浙江左布政使，命我以备寇、御敌、辑民三大事，与总兵俞大猷、汤克宽文武协恭，共绥地方。我想贤弟虽在京师肄业，将来功名尚在未定之间。我现今只身孤往，内边没个至亲帮手。贤弟正年壮，若肯随我去，效得一点功劳，建得一点勋业，我昨日已奏准皇上，许我密摺奏闻。将来贤弟可以得个官职，为报答国恩之阶，为恢宏家声之计。贤弟肯去么？”绍闻道：“为人臣者报国恩，为人子者振家声，此丈夫事也。况愚弟受哥大人栽培，自愿多聆教益，或备笔札之需，或效奔走之劳，唯哥大人之命是从。”谭绍衣道：“我来时，已将衙门家口搬了，移在当日碧草轩内，吩咐祥符县，已交银一千五百两与买主，仍归为谭氏旧产。我谢了事，已面见婢太太，将贤弟随我到浙之意禀明。老太太极喜欢。至于贤侄读书一事，已将衙门卫先生移在西书房

教书，衙门你两个小侄子，与箕初他们兄弟三人，一处念书。署我的道印，是开封府陈太守同年，他自会料理，再不用你挂心。打扫碧草轩，安顿家眷，已吩咐祥符典史，也无须对你说的。你京里事，只用你跟我走，少甚么路上再置。跟你的几个人？”绍闻道：“三人。”谭绍衣道：“那个中用些？”绍闻道：“才从家里来的叫王中，是头一个中用的，但他微有家计萦心。”梅克仁插口道：“这人小的是知道的，老太爷重用的人，极会料理事体。”绍闻道：“那两个是粗笨人，赶车、造厨而已。”谭绍衣道：“贤弟今晚进城，把行李包裹了，写就家信。我也写两封书，一封家信，一封与开封府，就叫老太爷重用的人带回。与他三十两银作盘缠，叫他管两院的事。那两个粗笨人带在衙门里，要知道衙门内用粗笨的最好。要说衙门中要精明的，天下有真聪明人而肯跟官的么？人做了官，便是人哄的人，越聪明越哄的很。你回监中去，托同堂诸生递一张随兄赴浙江藩署的呈子一纸。要来清去明，虽小事亦当如此。那是国家太学，不管俗下如何看，我辈应当敬重。”说毕，谭绍闻要走，梅克仁道：“车今晚不必出城，就喂在国子监门外，是包就的车，明日一早来外城，后日起身。”

谭绍闻回的监来，见了盛希瑗，一五一十说明。旧合新离，未免怆然。盛希瑗道：“京师势利之交，那离别本无真苦。道谊之交，离况委实难当。一别之后，有终身不再晤者，有度其永别而一会、再会、三会者，后且有身家性命之托。如我辈离别，脉脉然貌不甚痒而神自伤。但能如此亦寡矣。”两碟咸菜，一壶酸酒，直说了半夜方才就枕。绍闻尤觉难为情者，只手写数字与娄兵部厚存，匆匆不及面别。

次早出城，盛希瑗携手送至胡同口，包车装了行李，另雇车

坐了。绍闻走了大半里，家人说：“盛老爷还在街口站着哩。”夫是之谓朋友之真送，以目送，以神送也。

且略朋友真情。再说谭绍闻率领王象荇三人见了新藩台，行了家奴见主人礼。谭绍衣细看王象荇，老成练达之状见于颜面，直中又带慧气，心中甚为器重，说道：“你是自幼伺候老太爷的么？”王象荇道：“是。”谭绍衣道：“我如今出了河南驿盐粮道衙门，把家口住在碧草轩内。那碧草轩我已交银一千五百两赎回来，还是咱谭家故物。”这王中不知不觉的跪下，磕了几个头起来，只像姓王的该感恩承情一般。“你回去，把两院家事都交与你照管，夜间两院之门户，幼年小相公之出入，你俱管着。我有谕帖与少爷们，你带回去。给你银五十两，盘费在内。我明日起身赴浙江，你明日雇包程骡子回河南……”话犹未完，梅克仁来说：“兵部宋老爷来拜。”打断话头，后不再续。

新藩会了宋少司马，献茗叙阔，告辞而去。新藩就坐车，把京官该稟别的、该辞行的、该谢酒的、该留别的应酬，至日入定更时，方回会馆。

这王象荇已将包程骡子雇下。次早五更起来，装完行李，骡夫候行。谭绍衣两兄弟洗脸吃点心，王象荇来跪稟起身，磕了头。新藩站起来，两手贴胸，肃然起敬道：“回家稟老太太安。”王象荇见谭绍衣这个至诚至敬光景，心中暗道：“大人果是个内外如一、心貌相符的人，不是口头谦、脸上恭那种小气象人。大相公跟的去，自然再无可忧之事。”把一向挂牵少主人心肠松了八分，缘王象荇不识字之学问乃自阅历中来。出的会馆，骑上骡子，十二天进省，断乎不误一刻。

却说谭绍衣看的王象荇走讫，梅克仁安顿驮轿车辆，俱集于

江南会馆门口，等候起身。这京都上任官员荣华光彩，看官已属司空见惯，奚烦弹述。

单说水陆驿邮历尽，到了浙江，选定吉日良辰，上任莅事。那些禀见督抚，拜会右布政使同寅，以及臬司、道台、学使、首镇互相往来仪注，自是常例，不必详述。

因皇上有文武协备倭寇特旨，总兵俞大猷、汤克宽与左布政谭绍衣，彼此相商，议战议守事宜。谭新藩使谭绍闻往来于二总兵之间。二镇台以为藩台乃弟、河南副榜，杯酒言欢，联为兄弟。谭绍闻住在海口集市——约有五百户人家——一个定海寺内。携定四五个家人，六名卫役。看是闲散位置，却是海汛之意，以便藩司衙门音信。

将近冬月，谭绍闻吩咐，明年新正元宵节，要在定海寺门前放烟火架，请本省最好的烟火匠来问话。请的烟火匠到了，见谭绍闻叩头，说道：“这烟火架有几百样做法，老爷要怎的做法呢？吩咐下来，小的们好买材料，购纸张。要几百万炮，几百万筇子火箭，几百万筒花，几十万走毒子，几十万地雷子，几十万明灯子，宗宗不误。”绍闻道：“都是甚么故事？”烟火匠道：“伺候官场的故事，第一宗是‘天下太平’，硫黄字，玉皇驾前，长五丈、宽一丈一幅长条，上写四个碾盘大字‘天下太平’。第二宗是‘皇王有道’，上坐一位皇帝，两边文武站班，上边横悬一幅，长五丈、宽一丈，上写碾盘大字‘皇王有道’。第三宗是‘福祿寿三星共照’。第四宗是‘万国来朝’。第五宗是‘文官拜相’。第六宗是‘武将封侯’。其余‘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双凤朝阳’，‘二龙戏珠’，‘海市蜃楼’，‘回回献宝’，‘麒麟送子’，‘狮子滚绣球’，无论甚么‘八仙过海’，‘二仙传道’，‘东方朔偷

桃’，‘童子拜观音’，‘刘智远看瓜’，‘李三娘推磨’，‘张生戏莺莺’，‘吕布戏貂蝉’，‘敬德洗马’，‘单雄信夺槊’，‘华容道挡曹’，‘张飞喝断当阳桥’，‘张果老倒骑驴’，‘吕纯阳醉扶柳树精’，‘韩湘子化妻成仙’，‘费长房入壶’，‘月明和尚度柳翠’，‘孙悟空跳出五行山’，‘陈抟老子大睡觉’，‘老子骑牛过函关’，‘哪吒下海’，‘周处斩蛟’，‘杨香打虎’，‘罗汉降龙’，‘王羲之爱鹅’，‘苏属国牧羊’，‘庄子蝴蝶梦’，‘八戒蜘蛛精’，可喜的‘张仙打狗’，可笑的‘和尚变驴’，记也记不清，说也说不完。等小的细细开个单子，老爷点那一样儿，小的就做那一样儿。要叫人远看，多加火箭，烧他的衣裳，解不开扣子，松不了带钩；要叫人近看，多加上几筒花，他们得细细看。总之要几个走毒子，不烧了人，算不了好烟火。”谭绍闻道：“甚么叫做走毒子？”烟火匠道：“火箭不加筭子就是走毒子。落到人身上越跑越利害，趁着他的衣裳上张着风儿，一发滚着烧。走毒子加上筭子就是火箭，射到人身上，如木匠的钻一般，钻透衣裳再钻肉。”谭绍闻道：“烟火有两军交战的故事没有？”匠人道：“有有有。旱地里战，有‘炮打襄阳’。”绍闻摇头道：“不要这，不要这。”匠人又道：“水上战，有‘火烧战船’。”绍闻道：“这个好！这个好！你说。”匠人道：“曹操下武昌有七十二只战船。这烟火要做诸葛孔明坛上祭风。做几只小船儿是黄盖放火。黄盖船上放了火老鸦，撒了火箭，一齐发威。这黄盖船与曹操船儿有一根绳儿，穿了一个火药马子。马子下带一个将军，手拿一把刀，火药走到曹船，一刀把曹操船头砍了。又有一个马子带一个将军，到许褚船上杀许褚，到张辽船上杀张辽。这两个将军还用火药马子带回来，到孔明七星台上献功。那七盏灯是硫黄配的药，可以明多半更。那

七十二只曹船，这边火箭乱射，射中曹船的消息儿，那船上俱装的是炮，一齐几百万炮乱响，响的船俱粉碎，轰轰的齐腾火焰，登时红灰满地。这七星台上披发仗剑的孔明，机儿烧断，还要慢慢的退入军帐。”绍闻道：“这个好，这个好。你们开上单子来我点。这‘皇王有道’、‘天下太平’、‘火烧战船’是一定要的。中间大故事我再检上五六宗，那小故事，你们检手熟的、消息活动些的随意做。该多少火硝硫磺，得多少纸张，你们算明，开上单子来，好发银子。总之，多做下几十万、几百万火箭，越多越好，这寺院盛不清才好。一个走毒子不要。”匠人道：“这先得几百斤白矾。”绍闻道：“做甚么？”匠人道：“纸上加矾就不带火。”绍闻道：“不用一分白矾，正要纸上带火才好。”

次日，匠人开来单子。开了火硝、硫磺几万斤，炮纸几十万张，苇荳蒿茎几百万枝。绍闻发兑银两，在定海寺开了作坊，做将起来。

俞总兵闻报，发来“小心火烛，如违重究”告条，汤镇台也发来“火药重地，兵丁巡绰”告条。绍闻道：“元宵烟火架原是民间赛神小事，不必粘贴告条。”烟火匠自行制造，绍闻每日走看一回。

忽一日有个省城信息，说皇上命山东巡抚、都御史王忬提督浙江军务，星速到任。到任之后，上了一本，说“浙人柔脆，不任战事，请假臣以事权，诛赏得以便宜行事”。又夹片奏“浙人徐海，潜居日本，有其宠姬王翠翘，不肯背弃中国，可以计诱，俾其返正。恳赐重资以招徕之”。又奏“闽人林参，私通日本，自号刺达总管，擅造舢舨，勾连倭寇入港作乱”等事。奉旨：“浙江备倭诸务，一切俱准王忬便宜行事。钦此。”

却说王都宪忬一日正在衙署中行文：“滨海一带府县，各镇汛营伍，演习武艺，镗刷铠冑，安顿火药炮位，以防倭寇。严饬各海口，勿使汉人潜入日本，勾引倭匪，得以突入中土，虔刘我士民，抢劫我仓库。如有行伍兵丁，铠冑黝锈，枪刀弓矢生疏者，该总戎、参、游按兵法治罪。海口疏防，俾莠民积匪得以潜逸外国，藏匿巨岛，俟俘获之日，严讯洋海之人，的系自某口潜遁，即将管司某口员弁究治失察之罪，与私纵同科。”严牌飞邮，未及三日，忽报倭寇犯台州府，以及黄岩、象山、定海各郡邑。警报一日三至。王都宪即传左布政使谭绍衣同往御寇。共带了五千营兵，并游击都司守把等官，星夜进发，并飞檄两路总兵俞大猷、汤克宽，俱到定海寺取齐，协力杀贼。

却说谭绍衣在路上接到谭绍闻所遣飞腿走报人投禀倭寇情形，并访明滨海匪民，住居陆地，潜牵线索，以致蠹寇猖獗蹂躏者，在台州府则东洋口之徐万宁，黄岩则荻苇港之鲁伯醇，象山则望岛崖之王资、钱亚亨，定海则城内龙神巷，中间院中有大椿树为记，其人系考退黜生冯应昂。并报定海寺所做火箭共九万万筭有奇，预备克敌之用。谭绍衣即持书面禀王都宪，说道：“这是卑职的一个堂弟，名叫谭绍闻，卑职差他往定海寺，暗访积匪居址何村何镇，院落有何记号，以便预为剪除。则蠹酋本犬彘之性，安知刁奸平灭为不难矣。火药箭矢，是他私为创造以备火攻者。”王都宪大喜道：“老先生奉命备倭，密为安顿于不知不觉间，遣令弟制火箭九万万筭，今日必无寇矣。令弟是何功名？”绍衣道：“河南副榜。”王都宪道：“肤功大葺，当列首荐。”绍衣道：“总托皇上洪福。”飞牌滨海府县，将附敌之冯应昂等拘讯。

到了定海寺，谭绍衣率领谭绍闻进见，跪呈两捆火箭。只见

每捆二百筈，箭头排积圆捆，筈尾细处，则以稻草填垫捆来，两头匀称，其形如枕，上有一根麻绊，可以挎在肩上，轻而不劳。王都宪大喜道：“此火攻奇策，克贼必矣。”回顾谭绍衣：“此系何项？”谭绍衣道：“卑职捐备。向无此例，不敢动帑。”王都宪道：“火攻大济，当予奏销。”即传令营伍到寺受箭。谭绍闻点名散给，领箭者以肩受之，雁行而来，鱼贯而去。嗣后俞大猷兵到，如此领法，汤克宽兵到，亦如此领法。只散去一半，余还贮庙。

于是按兵前行，按所积匪之名，询清居民的确，即请王命族诛之。大兵傍海而行，恰好倭寇望见，驾刺达总管林参所造舢舨，前来迎战。将及近岸，倭寇袒胸露乳，手执大刀阔斧长矛锐剗，飞也似奔来。这边火箭齐发，着胸者钻肉，着衣者烧身，着篷者火焰随起，入舱者逢干物而燃，且出其不备，目不及瞬，手不能格。一只舢舨虽大，除火箭落水者不计，顷刻矢已纷集如猬，如何能支撑得住？到了日落，直是星宿海中漂着几攒祝融峰，冉冉没讫。那些后到的舢舨，以船碰船，都着了药儿。王都宪传下令去，火箭要珍惜，不可顺手空放。

那日本国残军败将齐要寻岛避火。篙工舵师，论他的櫓，犹似刘向阁中太乙杖，论他的船，也似蔡邕案上焦尾琴。俱驾在普陀山根，希保岛上的山寨。王都宪夜谕俞大猷、汤克宽，驾水师营巨艘，径往相攻。这两位总兵传令放起火箭，草木棚庐，只落得可怜一炬。那烧死而焦头烂额者不计，余共斩首二百五十三级，生获者三百四十三人。

中国这一番大捷，日本这一场大创，王都宪题奏上去，详述倭寇跳梁之横，浙江被抢之形，俞、汤二总兵统兵之盛，谭绍闻一书生设法之奇，定海寺火箭几万枝，为向来韬铃所未载。详详

悉悉，原原委委，都写在奏章之上。嘉靖皇上览之，大为欣喜，乃旨谕内阁：“这所奏歼贼情形，如目亲睹。谭绍闻着来京引见，并问话来说。”王都宪奏疏原委，下回找叙。

第一百四回

谭绍闻面君得恩旨 盛希瓖钱友赠良言

却说王都宪忬协同文员则左布政使谭绍衣，及彼堂弟河南副榜谭绍闻，武将则总兵俞大猷、汤克宽，及麾下参、游、守、把等弁，用火箭之法，焚毁了闽匪林参所私造舢舨，其被焚落水者不算，追赶倭寇，占据了普陀山寨，又以火箭射去，斩首、缚背者，各有成数。大功克立，理宜奏闻。乃交与管章疏的幕友，管缮写的书办，九声连珠炮响，望北九叩，拜了本章。赍奏官骑上驿马，日行六百里，到了京师。交与通政司衙门，送呈大内。嘉靖爷睁开龙眼，展折详看，只见上面写着：

巡抚浙江等处地方都御史提督军务臣王忬谨奏，为倭寇犯顺，奉敕剪剿，大功首捷，详陈火攻事。窃以日本国本系海外僻隅，向来颇知臣服，岁岁纳贡方物，附洋即带番货。天朝设有市舶司，掌之司监。盖恐中国人欺其愚笨，利其赢余，必有肆凌侮侵渔之智者，或至失祖宗柔远之美意。此市舶司之设，所以为至善也。自中国有私奔其国者，而海隅遂为之不宁。日本纳贡，一岁递至，例以先至后至为准，售货分其乘除，宴坐判其首次。嘉靖二年，先至者，日本国左京兆大夫内艺兴与所携之僧宗设也；后至者，则其国右京兆大

夫高贡与所携之僧瑞佐也。照例办来，何至启衅？乃因鄞县积匪宋素卿，固私投日本者，洋海归于宁波，代僧瑞佐行贿市舶司太监，售货不分先后，而嘉宾堂之宴会座次，以高贡为首，内艺兴为次。旧例不守，倭人遂以争座位自相戕杀。宋素卿私以刀剑助瑞佐，致毁堂劫库，杀倭都指挥之案起矣。贡宝献琛之国，自此成伺隙乖衅之邦，此台州、象山、黄岩、定海诸郡县，今岁之所以不宁也。臣巡抚山东，奉诏剪寇辑民，星夜来浙，日与奉旨备倭之左布政臣谭绍衣协心共济。谭绍衣前三月早至，密遣伊弟河南丁酉科副榜谭绍闻，潜居宁波之定海寺，访确私投外国之徐万宁、王资、钱亚亨、鲁伯醇及考退黠生冯应昂等钱索。臣以此等猾贼狡诱外寇，流毒桑梓，貽祸国家，万难久稽显戮，已恭请王命诛死。既绝寇媒，乃断贼线。当即与左布政谭绍衣，协同总兵官俞大猷、汤克宽，进驻定海寺御敌。副榜谭绍闻复画火攻之策，以其自制火箭九万万筈献军前。设法之奇，为向来韬铃所未载。缘箭轻易携，点放应手，较之虹霓炮便宜多多。臣等遂纳其议。恰遇普陀山倭寇数十起，驾闽奸林参私造舢舨海船二十余艘来犯，臣营伺其及岸半渡，出其不意，点放火箭，一时俱发，一时递发。贼人救火，揉衣掀棚，愈翻愈炽，登时舢舨自焚，贼寇落水、滚火者不计其数。间有未焚之船，摇橹摆舵，径投普陀山，还保山寨。臣夜谕两总兵以水师艨艟尾追，夜半抵山，照前燃放火箭，山上山下登时一片火海，寇贼茅棚席窝，一时俱焚。两总兵乘胜进杀，直捣贼巢。黎明搜剔俱尽。查倭贼痍伤，共斩首二百五十三级，俘获三百四十三人。凡系日本面貌，暂拘系宁波，俟皇命裁

夺。凡面庞声音有似闽浙者，一体解省严讯，以穷其通倭种类。以上此役歼贼情形，合当奏闻。至河南丁酉科副榜谭绍闻密访通倭姓名，秘造火箭，功莫大焉，当列首荐。其可否引见之处，天恩出自圣裁。臣临疏无任感恩依恋之至。

内阁奉御批：

这所奏歼贼情形，如目亲睹。卤获日本国倭人，仍按前谕，寇酋即行正法沉尸。胁从悔以礼义放还，重犯则与寇酋同。王忬、谭绍衣、俞大猷、汤克宽各加一级优叙。谭绍闻着兵部引见，问话来说。钦此。

再说谭绍衣奉王都宪之委，除倭寇不经之邑不用稽查，余凡倭寇抢劫所到，先盘仓库。有全行抢去者，有劫库而遗仓者，有抢劫十分之七八者，亦有劈门扭锁而大兵忽至、闻风即遁者。各照数造册，申详抚台咨部，以便造报仓库底稿，另立规程。次则赈恤人民，挨次照倭寇所及乡邑，或被戕杀，或被格伤，或子女被虏，或积聚被夺，各按受害之轻重，予以赈恤，给发帑项。以上俱是谭绍闻总管。乡间士民，无不感颂。

办完回署，忽而部咨到省。抚院转行布政司，乃是行取河南丁酉科副榜谭绍闻赴部引见。这谭绍衣即率谭绍闻谒见王忬。自具年貌、籍贯、祖父履历呈子到院。王抚台加以浙江宁波府定海寺事实，撮四句云：“密访通倭逆匪，秘造歼贼火具，肤功大建，端由异才。”二十个字的看语装封文袋，发于谭绍闻收执。

谭藩台那肯少缓，即备装给赆，跟随管家梅克仁，长随胡以正，原带河南小厮二人，水舟陆车，送进北京。仍到江米巷中州会馆歇脚。次早即往国子监拜盛希璠。苦莫苦于离别，欢莫欢于重逢。这二人之缱绻，何用细述。盛希璠留了早饭，谭绍闻要去，

盛希瑗也随的出监。一同拜过娄厚存，同往会馆，办理引见事务。拜了同乡，取具印结，投在兵部。

这谭绍闻，论副榜该是礼部的事，论就官该是吏部的事，因以军功引见该是兵部的事，这是创例。兵部书办觉得奇货可居，岂不是八十妈妈休误了寻上门的生意？因此这不合例，那不合例，刁难一个万死。娄厚存虽几次面谕，书办仍自口是心非。看官试想，文副贡叫兵部引见，向本无例，银子不到书办手，如何能合朝廷的例？这谭绍闻经过交战杀人的事体，胸中也添了胆气，就有几分动火。盛希瑗几番劝解说：“部里书办们成事不足，坏事有余；胜之不武，不胜为笑。这是书办们十六字心传，他仗的就是这。”谭绍闻则仗着钦取，那里肯依？盛希瑗遂偷垫了二百四十两，塞到书办袖里。晚上书办就送信说，明日早晨引见。书办心里想，是谭绍闻通了窍；谭绍闻心里想，是书办转了环；惟有盛希瑗心里暗笑：“此家兄之力也。”

到了次日，兵部武选司引见。跪在御前，念其履历：“谭绍闻年三十三岁，河南丁酉科副榜。因随任委办，防御倭寇，密访通倭逆贼得实，秘筹火箭克敌得胜，今奉皇上恩旨陞见。”声音高亮，机务明白。嘉靖皇上略垂询了几句，天颜甚喜。但定目细看，并非武将，却是文臣，乃降旨以浙闽滨海知县用，随带军功加二级。引见虽是夏官，旨意应下吏部，恰好黄岩县知县高升开缺，吏部遵即用例，选了黄岩。那引见之事，不必再赘。

谭绍闻领凭赴任，心里想探望母亲。盛希瑗也想谭绍闻途经祥符，家书之外带些口信，便怂恿投呈吏部，以修墓告假一月。吏部收呈公议，以黄岩方被倭骚，黎民正待安辑，难以准假。批云：“黄岩缺不可久悬，应于限内克期赴任，不准给假。”书办送

批到会馆。若非铨曹有实心办事之员，不曾公议，书办还要生法批准，以作赚钱之计。盛希瑗仍疑不曾贿嘱之过，不知各部书办若遇见实心做官的，他们就毫无权柄。谭绍闻却有目睹黄岩凋敝、难以办理之意。书办道：“这却有法子。晚生以老爷与令兄藩司公虽是丹徒祥符隔省，只说谊属兄弟，近在期功，这便有个回避例子。不过再迟一两个双单月，另选好地方何如？”谭绍闻初任，正靠藩司有个族谊，如何肯呢？口中不敢多说，只说：“黄岩既已走过，不敢另叨天恩。”那书办见是开交的话，谭绍闻赏了送呈批小厮大钱五百文，书办代谢去讫。

此下只有“我钉银带添官箱，人受荐金送长随”，拉纤的与门上二爷商量八扣九扣的话。做针工的，想承揽新官这一宗冬裘夏纱的大活。当小么的，想挨擦新官这一宗斟酒捧茶的轻差。幸而绍闻幼违庭训，曾经过几番大挫折，此中有了阅历学问，后又蒙族兄抬举，亲受了大君子这番栽培，不肯自蹈新官的恶套。却有一宗错听的笑话儿，不妨略述一番，以为看官解闷。

一日梅克仁从前门上过，见一担新桃，一百钱买了十个，带回会馆，洗了摆在盘内，叫主人与盛二公尝新。二人嚼着甜脆可口，盛希瑗道：“这桃甚好。”绍闻道：“这里桃小，太贵，不如咱祥符桃价儿贱些。”恰恰会馆的张美从窗外经过，遂送信与王媒婆。次日，王媒婆来了，张美引着与谭老爷磕头。谭绍闻问其所以，媒婆道：“听说老爷要寻一房太太哩，小女人情愿效劳，包管好就是。”绍闻茫无以应。盛希瑗道：“你是媒婆，你说来由，你怎的知道这位老爷要娶妾？”王媒婆指张美道：“张二爷送的信。”绍闻道：“你有何来由叫他来？”张美道：“前日小的在窗子外边过，听老爷与盛老爷说，这京里讨小价儿太贵，不如河南讨

价儿贱些。小的想老爷如今就上浙江，不走河南，不如讨个到船上便宜些，何论贵不贵。”绍闻还不甚解。希瑗明白了，笑个狻猊大张口，说：“那是我们吃桃，谭老爷说这桃小，价儿且贵，不如我们那里，一个钱买两三个桃，京里一个桃，就是十个钱。与娶妾何干？”张美笑道：“我是讨喜钱讨惯了，所以错听。”一男一女笑的去。走到甬道上，媒婆道：“老爷们想小老婆想的会疯，张二爷想老官板想的会聋。”张美把媒婆肩上拍了一把，说：“王大娘想老官板想的脚也会肿。”二人大笑，出了会馆。这谭盛二公在屋内还笑个不住。

闲言不表。单说谭绍闻上任，这拜别主考恩师须得有个程仪。副榜虽非主考属意门生，然到做官之日，不谒恩师，自己默嫌忘本。主司今日也觉是个门前桃李，赐之酒席，赠以对联，也是极得意的。留别同乡缙绅，酒宴笔帕，往来稠密，州县借朝贵为异日之照应，朝贵借州县为当下之小补。这一切杂用，俱是盛希瑗换的黄金，以资开销。

诸事已毕，盛希瑗于绍闻临行前夕，备了一桌酒饯行。只此二人，别无陪客。三五杯后，希瑗方开了口，说道：“哥今日做官了，我有几句话要向哥说。我今日饯行，不似北京城中官场内酒席，以游戏征逐为排场。仁者赠人以言，方谓之真朋友。俗语说，知县是父母官。请看世上人的称呼，有称人以爷者，有称人以公者，有称人以伯叔者，有称人以弟兄者，从未闻有称人以爹娘者。独知县，则人称百姓之父母。第一句要紧话，为爹娘的馋极了，休吃儿女的肉，喝儿女的血。即如今日做官的，动说某处是美缺，某处是丑缺，某处是明缺，某处是暗缺。不说冲繁疲难，单讲美丑明暗。一心是钱，天下还得有个好官么？又其甚者，说

某缺一年可以有几‘方’，某缺一年可以有几‘撇头’。方者，俭笔万字也，撇头者，千字头上一撇儿。以方为万，这隐语宋时已有之，今则为官场中的排场话。官场中‘仪礼’一部是三千两，‘毛诗’一部是三百两，称‘师’者是二千五百两，称‘族’者，是五百两。不惟谈之口头，竟且形之笔札。以此为官，不是盗国帑，就是啖民脂，何以填项？究之身败名裂，一个大钱也落不住。即令落在手头，传之子孙，也不过徒供嫖赌之资，不能设想，如此家风可以出好子孙。到头只落得对子一付，说是：‘须知天有眼，枉叫地无皮。’图甚么哩？人知第一不可听信衙役，这话人人会说，又须知不可过信长随。衙役者，大堂之长随也；长随者，宅门之衙役也。他们吃冷燕窝碗底的海参，穿时样京靴，摹本元色缎子，除了帽子不像官，享用不亚于官，却甘于垂手而立称爷爷，弯腰说话叫太太，他何所图？不过钱上取齐罢了。况且他们的本领只八个字，说：‘小钱不去，大钱不来。’这关防宅门一着，要之也不中用。宅门以内滥赌，出了外边恶嫖。总不如你家王中做门上，自会没事。那做官请幕友也是最难的事。第一等的是通《五经》、《四书》，熟二十一史者，而又谙于律例，人品自会正经，文移自会清顺、畅晓，然着实是百不获一的。下一等幕友，比比皆是，托他个书札，他便是‘春光晓霁，花柳争妍’，‘稔惟老寅台长兄先生，循声远著，指日高擢，可预卜其不次也。额贺，额贺’云云。俗气厌人，却又顾不得改，又不好意思说它不通，这是一宗大难事。托他办一宗告示稿，他便是‘特授黄岩县正堂加八级记录十五次谭，为严禁事……本县出言如箭，执法如山，或被访闻，或被告发，噬脐何及，勿谓本县言之不预也。’诸如此类。试想百姓尚不认的字，如何懂得‘噬脐’文意？告示者，叫

百姓明白的，就该出个套言不陈。单单叫八股秀才读《盘庚》上下篇，这宗幕友是最难处置的。他谋馆不成，吃大米干饭，挖半截鸭蛋，箸头儿戳豆腐乳。得了西席，不吃煤火茶，不吃柴火饭，炭火煨铜壶，骂厨子打丑，门役七八个人伺候不下。将欲撵出去，他与上司有连手，又与上司幕友是亲戚，咱又不敢。得由他吆喝官府，装主文的架子身分。别的且不说，只这个大已牌时，他还锦被蒙头，不曾醒来。每日鞦着踩倒跟的藤鞋，把人都厌气死了，他反说他那是幽闲贞静之貌。总之衙门中，第一以不抹牌为高，先消了那一等俗气幕友半个厌气光景。还有一等人，理学嘴银钱心，哥尤宜察之。哥审问官司也要有一定的拿手，只以亲义序别，信为经，以孝友、睦姻、任恤为纬，不拘甚么户婚田产，再不会大错，也就再不得错。我虽不曾做官，我在家母舅家，一位族房外祖做过汾州府太守，常说他的做官之法只六个字：‘三纲正，万方靖。’我之所赠，我之所送，尽此矣。”谭绍闻起身谢教，直磕下头去。车辆已齐，新官起身，朋友握手，情深无既，一拱而别。

谭绍闻到张家湾，梅克仁雇觅沙飞船一只，太平船一只，行李皮箱早已装妥，单等下车登舟。过通州，抵天津，泊在老君堂边。一条黄布旗上写“奉旨特授黄岩县正堂”大字，飘在半空中。虽比阁部台馆督抚藩臬的旗官职大次，要之以一副车而蒙殊恩，上边写“奉旨特授”四个横字，却也体面威风之至。顺风开舟。过武城，入子游祠，看牛刀所、割鸡处。过鱼台，考鲁隐公矢鱼于棠处。过微子湖，问微山殷姓三百家。过露筋祠，读米元章碑。过平山堂，凭眺欧阳文忠公遗迹。过焦山，寻《瘞鹤铭》古拓。过金山，求郭青囊葬处。过姑苏，登虎丘山，坐千人石。又五百里，到了武林。回思夷门，云树渺渺，朗吟宋人诗句“直把杭州

作汴州”，以寄倚闾之思。

进的省城，先见了兄藩台大人。次谒抚台，谒道府。又讨闲出了涌金门，游了半日西湖，这苏公堤、林和靖孤山尤为属意。次日上黄岩去。路过定海寺，寺僧捧茗谒见。检查《千字文》上字号，火箭已失去十分之二，方叹当日造此火箭时，幸而是家兄大人捐备，若动官帑，岂不是官守自盗？甚矣，作官之难！因叫黄岩来接衙役，又搬了几捆，在寺门前放了二百筇，以寄旧日破敌之快。仍回僧舍，判了封皮，贴在存贮火箭庙门。用了饭，径上黄岩而去。

这新官上任的仪注，处处皆然，众人曾见，诸如拜恩、拜印、拜客、谒庙，那伞扇旗帜之飘扬，敲锣传呼之声音，不必曲状。但好官则温厚和平，不改儒素家风；俗吏则趾高气扬，显出光棍排场。此中分流别派，只在神气微茫之间，早不出奸胥猾吏眼底，亦跑不掉饱于阅历者的眼睛。这谭绍闻是浮浪场中阅历得罄尽，艰窘界上磨练得饱尝，所以今日做官，莅任之初，尚能饬雅度而免俗态，并无骄傲凌轹可笑处见于眉睫唇吻之间。呜呼！谭孝移可以瞑目矣。正是：

莫便昂然我是官，许多冷眼在旁看。

将来结果归何处，默默品评镜一般。

第一百五回

谭念修爱母悞病榻 王象荃择婿得东床

却说谭绍闻上了任，与前令交代。那前令是个积惯猾吏，看新尹是个书愚初任，一凡经手钱粮仓库诸有亏欠之处，俱糊涂牵拉，搭配找补，想着颠预结局，图三两千金入囊。这谭绍闻原是正经人家子弟，浮浪时耗过大钞，一旦改邪归正，又遇见兄藩台是个轻财重义的手段，面软心慈，也晓得前令瞒哄，曲为包涵，希图斩截。争乃前令刻薄贪渔，向来得罪于一县之士民胥吏。这书办们或是面禀，说某项欺瞒多少；或是账稿，开某项折损若干。旧令便要锁拿书办，说他们舍旧媚新。这书办那里肯服？本来“三个将军抬不动一个理字”，旧令只得又认些须。支吾迁延，已将愈限，上宪催督新令具结。到无可再缓之时，旧令径过官署，面恳宽收，以全寅好。谭绍闻只得认了一半，草率结局。

旧令解韬脱樊而去，谭绍闻方得振起精神做官。留心体察衙役，没有一个不持票殃民，稽查书办，没有一个不舞文枉法，上台照拂，无非渔利之计，绅士绸缪，不免阳鲚之憎。作了一年官，只觉握印垂绶，没一样不是作难的，没一宗不是担心的。这宅门以内，笨的不中用，精的要哄官。想来想去，还是王象荃好，不如差人回祥符叫王象荃。于是写了一封母亲安禀、并笈初读书以

及家间琐屑事务的书。一张谕帖，谕王象荃来黄岩帮办事体。外有程嵩淑、张类村、孔耘轩、苏霖臣、王春宇候安书启，盛希侨、张正心、阎仲端的书子。包了一个包封。又购了些浙江土物，自己家里是五凤冠一顶，七事荷包霞帔一领，上奉萱堂；绸缎为巫翠姐、冰梅的衣服；书籍是笈初的览诵；竹木奇巧是用威的耍货；首帕、手巾、香囊、扇袋、梳篦是使婢们的人事；靴帽围带等件是仆厮辈的犒赏。外特寄王象荃一个包袱，针线缝了，内中是赵大儿、全姑的、小孩子的东西。选了两个走过河南的能干衙役，给发路费，择日起身，径上河南而来。

等了两个月不见回来。绍闻心中发急，白日办事，夜间萦心。忽一日两个衙役回署叩头，不见王象荃，内心已自不安。衙役呈书，封皮不见“平安”二字，心中又是一惊。急忙拆看，乃是儿子禀帖，密排小字，写个满纸。及看到“老太太思念父亲，渐成大病。父亲可否回来，官方事务，儿所不谙，不敢妄为置说。要之老太太高年患症，总以回家为妥”，徐元直方寸乱了。至于“王中办理家务，委的万难分身”，今绍闻看来，已非急务，且自由他。

次日，即便上省。先谒兄藩台大人，呈上家书。大人看了，开口便道：“去年兄接家眷到浙江，俱言婢太太安好，健康异常，不料此时忽患病症，这事贤弟该请终养。天下为父母的，到老来有病时，只要儿子不要官，且后悔叫儿子做官。假如有几个儿子，或做官或不做官，都想叫在病榻前。齐做了官，还恐怕来的不齐。即有不孝之子，到这时候，也只论子不子，不论孝不孝了。你如今身在浙江，婢太太却夜夜见你，与你说话哩。”绍衣说到天性至处、千古皆同、万人不异的亲心，谭绍闻不禁呜呜咽咽，流泪

满面。谭绍衣道：“不必恟惶。你做官日浅，未得迎养婢母到署，然蒙去年加上昊天上帝尊号覃恩，请了两代封赠，也可少慰为人子者显扬之心。现今即婢太太没病，而年逾七旬，贤弟也就该请终养。况你又是孤子，与例相合。我如今上院见大人，把你这个情节说明，我出来你就禀见面陈。钱塘县是河南尉氏人，请他出具同乡官印结。你叫县衙书办照例写一张呈请终养申详，用上印。我添上一张驳稿备案。你再详一套，委无别故欺饰，申详到司，加上同乡官印结。司里再加上实查委系亲病印结，申详到院，以便咨部启奏。待圣旨下来，便可回家。老太太见儿心喜，管保就好了。你今便差人到黄岩，谕各房书办，把告终养缘由说明，叫他们各照所管钱粮仓库，马匹船只，墩台驿站，沿海水驿，城池坛庙，一切事件，早造清册，以便委令前去盘查交代。但你做官一年，经手有亏空与否？”绍闻道：“替前令担有一千五百金，出具完结。一年填有一千两，大约还有五百金亏空。”藩台道：“这个不难。此去委令，我与院大人商酌，大约是我的同年、上虞县知县靳守训。我对他说，叫他速出完结，打发你起身。所欠款项，我都实实给他。我不迫所属州县，叫他出担空印结，屈之又屈，悬之又悬，叫接印州县官作难。我凡事只以实办。倘若我强了人，说我做上司的替他担承，万一我去任后，来的大人倚实办起，岂不坑了州县官的身家性命？我不是颠预了事的上司，各属员已信之有素，何况是吾弟的事。你只管照我说的办来。还有一宗大事，也商量定了罢。前在河南，说与箕初定亲，如今一别数千里，久后稀于见面，不说定，你我都悬念。这是咱的一个外甥女，姓薛氏。姑老爷没于山西榆次县任所，我接姑太太、甥女、外甥到衙门。彼时箕初到道署，姑太太一见心许。今日贤弟要回

家，我一力主张定了亲事。你各人儿妇，叫你看看你放心，回家好讲与婶太太，与弟妇说。”绍闻唯唯。生法儿见了薛甥女，心中甚喜，急切办了表礼八色，做了随启礼，得了庚帖回启。

又担阁一天，黄昏出城。回到黄岩县，一一俱依藩台所言办理。又隔了五日，上虞县知县靳守训，奉上宪委牌，接署黄岩县事。这一切卸事交印，接印莅政，两县令俱照例而行。至于交代盘查，案件未结止者，催科未完缴者，国项未完足者，旧令无一毫欺饰。新令受过藩司嘱咐，待再到省城，藩司再为补偿。五日之内，即出具印结。

谭绍闻定期辞署上省。这城乡百姓连夜做万民伞，至日盒酒摆了四五里。父老子弟，遮道攀辕，不忍教去。绍闻不胜酒力，一桌一杯，竟成酩酊。总之，愚百姓易感而难欺，官是钱字上官，他们的口舌是按捺不住的，官是民字上官，他们的眼泪是收煞不来的。谭绍闻虽莅任不久，毕竟是民字上刻刻留心。况且未任之先，造火箭克敌，又随兄任绥辑过灾黎，早已有了先声。莅任之后，也仿娄潜斋治馆陶政绩，做了几件。此所以百姓们有“好官不到头”之恨也。

星夜到省，进了藩署。那交代赔垫之项，藩台自另日与上虞县清结。本夜又备送了路上水陆盘费。谭绍闻次日起身，水棹陆鞭，一路风驰，不及一月，进了祥符。

看官要知，父母到老来有病时，心中只有一个“死”字横在胸膈。这是大黄不能泻的，藜芦不能吐的，也是参芪峻补不能起的。惟有儿子到跟前问痒问痛，这痛痒就会宽解。擦屎刷尿，心里也没避讳。谭绍闻到家，叫了声：“娘，我回来了。”王氏听见，就是活神仙送了一个“天官赐福”条子，笑道：“你回来了好。”

这病便减了十分之七，偏偏心口子就不再疼了。

晚上，又服了姚杏庵的药，披起衣服，倚枕而坐。绍闻、巫翠姐、冰梅、簪初、用威围在跟前。绍闻把怎的造火箭、怎的烧舢舨、怎的破普陀山说了一遍。巫翠姐如听戏文一般，又问下事如何，绍闻道：“娘乏困了，不说罢。”王氏笑道：“你说，我听。”绍闻又说入京引见：“皇上面南坐着，我跪下，说臣是谭绍闻，河南祥符副榜，做火箭烧坏了日本国贼兵七八千。皇上大喜，放我即用知县。浙江黄岩县开缺，把我选到黄岩去。我到浙江，先见了咱家绍衣哥，才去上任。衙门的长随都是些吃好的，穿好的，办事专一弄钱，我才差人来叫王中去把宅门。谁知再等总不见到。后来兴官家书到了，才知道娘病着哩。俺绍衣哥叫我告终养……”王氏道：“怎的叫终养？”绍闻道：“回家探望母亲，好了多吃些饭养身子。这就叫终养。”簪初道：“奶奶如今好了四五分。前些时，有四五天不肯吃饭，每日只三五口藕粉。如今渐渐好些，吃粥，吃干饭，吃莲粉，每天有五六汤碗。”巫翠姐道：“我许下三天戏献神。”绍闻道：“好了就唱。”冰梅道：“我许下吃清素一年。”绍闻道：“奶奶好了，大家都是有功哩，多谢你两个虔心。”

却说王氏见儿心喜，饭渐吃的多，药渐吃的少。少吃药是治病良方，多吃饭更是治病良方。一天好似一天，会起来了，会扶杖走了，会丢了杖儿走了，不及一月，全然大愈。

这是谭绍闻之孝，也是谭绍衣之功。以视世之贪位慕禄者，明知亲老婴疾，却甘恋栈而恶枕块。一旦在任闻讣，却刻父母《行述》曰：“不孝待罪某任，罪逆应自殒灭。不意昊天不吊，祸延家慈，于某月某日疾终正寝内寝。不孝于先慈见背之日，未获属纆含饭，是尚何以覩颜而号为人子也耶！”姑念“先严嘉行，先

慈懿德”云云，只得“濡血缕述”，央你们先生大人采择，于是“不孝这里，衔结无穷”起来。这是未衰杖时裨谏起就腹稿，遂成官场中丁忧的一个通套。作者赘一句赞曰：“呜呼哀哉！岂不可笑？”

却说谭绍闻既不曾黄岩县闻讣而匍匐就道，何至在开封府填讳而缙绅借衔？一笔扫尽，言归正传。这王象荇在南园中听说少老爷在任里回来，两步赶成一步，来箫墙街看望家主。见了磕头，绍闻急忙扯住，说：“我在黄岩县差衙役接你做门上，再等也不见影儿，好不急人。”王象荇道：“奶奶有病，我如何能去？总为我走了家中无人，我不去衙门毕竟有人。如今少爷可以到碧草轩一望。”

王象荇讨了钥匙，谭绍闻跟着。开门一看，较之父亲在日，更为佳胜。原来谭道台离任，家眷要住此处，开封太守代交赎价，一分不欠，业归原主。当即叫各色匠役垒照壁，砌甬道，裱糊顶棚，髹漆门窗，又移道台在署买得流落民间的艮岳石头锦川二块、太湖三块，又搬道署花木三十盆，筒鱼缸两个，凉墩八座。到后来家眷搬走，交与王象荇锁讫。今日绍闻周详审视，好不快意。猛而想起当日赌输，在此直寻自尽，不觉悔愧交集。若非改志读书，遇见藩台哥，得以亲近正人，不用讲家声流落，这碧草轩怎得如此丽日映红，清风飘馥？只这一株怪松，怎免屠沽市井辈褻此苍苍之色，溷此谏谏之韵？依然回家，王象荇吩咐园丁灌溉毕，锁了园门，自回南园。

绍闻上楼候母亲安，王氏病体渐苏，徐成康健。一家团坐，说起兴官儿联姻薛氏之事。王氏道：“在那里住？”绍闻道：“就是绍衣哥甥女。父亲是进士，山西榆次县知县，歿于任所。绍衣

哥接在衙门。”王氏向翠姐、冰梅道：“想必就是薛姑太太闺女全淑姑娘么？道大人家眷搬在后书房，官太太、姑太太、全淑姑娘都来过这里。后来备席请来，我叫赵大儿母女两个来伺候客。这全淑姑娘与全姑两个一见，就亲热如姊妹一般，再摘离不开。虽绸绫布素是两样，人材却不分高低。官太太、姑太太都是夸说，只像一对儿。转眼不见，两个上楼不知说什么去了。后来道大人来接家眷，咱这里摆酒饯行，全淑姑娘不吃甚么，两个上楼，都把脸上粉揉了，像是割舍不得的光景。我心想把全姑配与兴官儿，争乃主子仆人，人家笑话。如今有了全淑姑娘这宗亲事，罢么，不提就是了。”绍闻道：“儿心里也久有全姑这宗事，与母亲一样，只说不出口来。万一王中不从，就不好见面了。没有么，娘见王中，硬提一句，他不依时，娘是女人家，只说娘老的糊涂了，丢开手，话就忘了一般。”王氏道：“也使得。王中不依，就把这心肠割断也好。”

恰好次日王象荃又进城来，带了一瓷罐子盐腌的紫苏，说是奶奶病起，好以咸菜下饭。到了楼门，王氏道：“王中站住，我出去说句话。”从楼东间扶杖慢慢的出来。王中磕头，王氏说了不消。王象荃道：“奶奶大好了？”王氏道：“头还发晕，别的没甚么意思。我想你四口儿，回到西书房住罢。闺女大了，南园没个遮拦，不成看相。”王象荃道：“奶奶吩咐很是，就回来，把南园佃与人家种也使的。只是吃菜不便宜了。”王氏道：“全姑我见他亲，伏侍我便宜。”王中道：“只是小娃儿不知道甚么。”王氏道：“我老了，早晚离不得个小娃儿在跟前，解闷说话。兴相公我也离不了。他两个俱十六七岁，又不便宜。我心里，我心里只想……”王象荃明白了，说道：“奶奶只管说就是。”王氏道：

“我说的不成话，老了糊涂，你休怪。”王象荃道：“怎敢说怪。折死我。”王氏道：“一发成就了他两个何如？”王象荃道：“我总是个奴仆。”王氏吃了一个小惊。续说道：“兴相公我已留心看了，将来是个大有出息的人。但以仆配主，心中有些不安。容我到大爷坟上磕头禀过，见小的不敢欺心。”王氏道：“你知兴相公有了丈母家也不？”王象荃道：“已料知。道台大人家眷在后书房上住，那一位全淑姑娘，小的见过，当时心里有这个想头。如今少爷在浙江，想必与兴相公定下这门亲事。奶奶今如此说，这是天从人愿，小的有何不依？小人明日就上老太爷坟上告禀。”话统说明，把一个王氏喜的到不可解地位。

绍闻自阎楷书馆回来，王氏道：“王中却不嫌偏房，明日要上坟上告禀你父亲。”绍闻道：“儿回来，因母亲有病，虽说祠堂告先，却不曾坟上磕头。正要明日去，改日再择吉祭祖。”这上坟磕头之事，一笔已见大意。

此下谭绍闻坐车拜客，无非是娄、孔、程、张、苏几家。这数家之老成典型六七十岁的，英年时隽之二三十岁的，走价相约，公同一日道喜。这谭绍闻志属谦逊，便把王象荃许姻之事请教一番。苏霖臣道：“此亦权而不失其正者。经云：‘子有二妾，父母爱一人焉。’则父在而子有妾，此其一证。但未嫡而遽纳妾，微觉太早些。”张类村道：“纳妾恐致争端，就怕这个。”程嵩淑笑道：“诸侯一取九女，只为不姓妒。”绍闻又请教外父，孔耘轩道：“出于令堂之命，且令堂高年，须此女伏侍，只应遵而行之。但不可亲迎庙见，使嫡庶之礼不分。”程嵩淑又大笑道：“圣人说，成事不说。”把话止了。须臾酒肴既完，众客各归。

单说王氏与王象荃楼下说就，绍闻与王象荃坟上回来，这一

月之中，绍闻赐绸缎表里，金翠头面，酒坛肉盒，颇为丰美。至日，樊妇坐花轿作迎姑嫂，佃妇做送女客。簪初衣冠整齐，却不敢行亲迎奠雁御轮之礼，明其为纳妾，非若娶妇六礼必备。

老樊回来，遵“听房结子孙圪塔”俗谚，预先偷买一根红布带儿藏着。小叔用威坐床，新屋也来了几个邻妇叩喜。送了交杯，更深入散，簪初拴了门。老樊俟人静之后，手执红带儿，潜行徐步，在窗外偷听，不闻动静。又一顷，仿佛如闻“哎哟”，老樊结了一个圪塔。站的腰酸，存不住而去。

第一百六回 一品官九重受命 两姓好千里来会

却说谭绍衣在浙江藩司任所，发落谭绍闻告终养去后，日夜不遑，尽心竭力，无非上焉为国，下焉为民的事体。浙江合省属员服其正直，百姓悦其清廉。期年之后，颂声载道。谭绍衣仍是小心翼翼，不敢怠遑。忽一日皇上有旨：“着浙江左布政司谭绍衣进京陛见，问话来说。”命下之日，即刻就道，水舟陆车，星夜进京。陛见之时，皇上嘉其平倭辑民有功，甚为得意。未出三日，圣旨又颁：“河南巡抚，着谭绍衣去。钦此。”

塘报一到，满城都谣起来，说如今新来的抚院大人，即是旧年北道里那位道台。这属员中君子加庆，百姓们小儿皆欣。可见正人做官，到重来时欢声遍野，若是小人，只得唾骂由其唾骂了。穿补衣的人，何可不惧！也可悟“得意夫妻欣永守，负心朋友怕重逢”这句俗谚，人世偶侣，作如是观也可。

却说新春二月初二日，谭抚台到任。先一日黄河大渡官船，彩画的如五色大虬一般，闯门大敞，纱窗四张，中间一根钻天大桅，半空云中飘着一面黄旗，上写“巡抚部院”黑布缝的字画。随带五六只大船，四乘轿，二马车，大车十辆，皮箱几百个，被套衣搭数十捆，从陈桥摇摆而来。这南岸鸾铃报马望见，早飞鞭

向南跑讧。船至中间，又一匹报马望南电奔河南彩棚。这数十员微秩未弁，文员之胥役是棍板，武职之目丁是弓箭，早在黄河南岸聚了几千人。

船将拢岸，手本重叠，都是向船上递的。中军官尚且不看，何况大人。只听得道：“传河厅。”河厅飞奔上船稟见请安。谭大人吩咐道：“适才过景隆口，缕堤还可，月河之外遥堤，却被牛牧踏溜了许些。目之所见如此，不见之处，或亦如此。贵厅不必进城稟见，可并为审视，如有坍塌更甚者，即丈明长短若干，造确实清册，以便领帑补修。南岸亦照此一例办理。”河厅说：“是。”下船而去。

大人起身，方欲下船，忽听有女人持纸呼冤者。衙役推阻，大人忙吩咐，连人带呈交祥符县，进署即行代为投递。

及下船时，跪下几十员官，中军官喝一声“免！”都起身雁行而立。所过村庄，俱有盒酒迎接，六十、七十老头儿扶杖叩头，有跪下爬不起来的。总为大人做道时，驿上草料豆子，公买公卖，分毫不亏累民户。漕粮易得交纳，只要晒的干检的净，石斗升合不曾浮收。衙役书办犯了一个赃钱，立刻处死。今日百姓所供的酒，大人跟随内丁，肩上挎一个大锡瓶，一桌一杯，俱贮在内。要知此等村酿，不减玉液琼浆，做公祖父母官，闻香早已心醉，与琼林宴上酒，恰好对酌。何也？人君为国求贤，无非为这几个百姓。百姓饱你饮食衽席之德，你才得醉百姓曲踞擎拳之酒。你到没世后，百姓还有炷豆哩。

旗帜前导，旌旄后拥，到了天王寺前。这天王寺是宋朝行军，例在城北供奉天王。在当年为祷胜处，在今日为接官厅。只见寺前一个大彩棚，两藩一桌出棚远接。大人下了八座，藩桌跪下请

了皇上圣安，大人站答圣躬安和。藩臬望上叩贺福庆，然后按仪注行大僚相见之礼。进了彩棚，伺候官捧茶。茶罢，伺候官奉酒。酒过三斟，大人起身。这一条北门进城的路，轿马在前边抢奔，何尝不是鱼队雁阵；旗伞在路上乱跑，不能分蝶素蛾黄。惟有将近大人时，乐班腾细响，长骆奋高呼，才有整齐严肃光景。

行不半里，见道旁案垂围桌，座铺椅搭，肴核满陈，酒醴全具，旁边站了一个七品补服官，一个穿襦衫的少年诸生。大人轿到，这两个道旁打恭，大人即忙下了八座，二人让至桌边。却是立谈，远远望见，有甚为亲密之状，又不敢近前，听不得说些甚么。款曲半晌，大人上轿，二人恭送轿旁。大人犹有回囑道：“到衙门计议。”顷刻间，人都知那是黄岩县公谭绍闻及儿子谭簪初秀才。

三声炮响，大人进了北门。迟了半晌，又九声连珠炮响，满城都知是大人进了衙门。这衙门前蜂屯蚁聚，纷纷攘攘。惟有谭绍闻桥梓，大人属耳目焉。少顷，只听得说：“大人内边请黄岩县谭老爷。”绍闻父子进署。外边禀见的，内边请会的，纷纷错错。时刻，藩臬道府都晓得萧墙街黄岩公是大人的近支族好。那些微员末弁，腹内便有了“萧墙街”三个字的印板。缘大僚望重，这门下的牛马走官儿们，还都要有以知其姓字为通窍之能员，何况大人之本族？

谭绍衣做了河南巡抚，这些善政，作者要铺张扬厉起来，不仅累幅难尽，抑且是名臣传，不是家政谱了。作文有主从，稗官小说亦然，只得从了省文。

单说谭绍衣莅任，应对少暇，与绍闻提起簪初姻事，说道：“我在京师，皇上抚豫命下，论公事则陨越是惧，论私事则咄嗟

可喜。簒初与薛甥女联姻一事，我在京已差人上浙江接家眷了，大约再迟一月必到。到了，咱先办聘礼，既聘后，咱即办娶事。《易》著乾坤，《诗》弁《关雎》，《书》美厘降，《春秋》重元妃，五伦六经的大义，叫八股子秀才写来套去，倒弄成老生常谈。即如薛甥女之贤德，及簒初侄之美材，我千斟万酌，看的至当，直是天作之合，非关人力所为。即如年将及笄，而男女相隔数千里，且官场中北燕南闽，朝齐暮晋，毫不成定。忽尔你有终养之请，我有抚豫之命，千里姻缘到六礼该完之时，俱以我兄弟二人君亲之义成之，将来桂兰繁衍，不烦蔡卜可决。但我向来不曾问你，这簒初是何姓所出？”绍闻道：“庶出，是一个房下生的。”绍衣道：“嫡室何姓？”绍闻道：“元配是父亲在日定的，姓孔。继室是父亲去世后母亲定的，姓巫。”绍衣道：“这可臆断错不了。叔大人定的必是士夫之族，我知叔大人学问性情。婢太太定的，必是市井之辈。若是女人管联姻大事，不是母家之瓜葛，必是殷实之小户，此不待问可知。不然，圣人何以有女不言外之诫？我且问你，簒初生母何姓？”绍闻道：“说来可笑，一向不曾问及。”绍衣道：“贤弟大差。经曰‘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卜必在问之后。簒初名列胶庠，而为之父者，尚不知其生母何姓，如此何以做官？即如异日修族谱，当注生母某氏出。若不知其姓，则须注‘绍闻庶子’，因子而填父讳，何以示后世？朱子云：家庭间没个礼字，定然是天翻地覆世界。咱家累代仕宦，现今你我兄弟都蒙皇恩做官，家庭间不得不以礼为遵循，颠预是行不去的。”绍闻口服心折，意中暗道：“无怪乎皇上大用，委以统驭百官，节制万民，抚绥一百二十府州县之重任。”绍衣道：“你今家居，别的没事，现这鸿胪派一支又添了一辈人，你也做黄岩知县，将来还要升迁。

有了两个侄儿，该续在家谱上。你今日到家，问明白簪初生母姓氏，即刻写了，叫剗匠人刻板，续上一张，以继叔大人在丹徒写的族谱之后。况将来簪初高发，族谱上晓然明其所出，异日居了大位，好特疏请封生母。若不问明，现今簪初就要写‘河南副榜、黄岩县知县谭绍闻庶子’。这父亲名子惟君前可以直呼，《春秋左氏传》所以曰‘栾书退’也。若因簪初侄而书曰‘绍闻’，叫簪初心中何以克安？况咱丹徒一族，半城士大夫，岂不心里添个闷账？我看着，该把簪初、用威写在你的名子底下，用威写‘继嫡母巫氏出’，簪初注‘生母某氏’。圣人云：‘必也正名乎。’圣人如神龙变化，万不迂阔。”

绍闻聆命出衙，回家先省视了母亲。问了冰梅出身，进署禀道：“幸奉兄大人命，问了一个明白。簪初生母原是一个世宦后裔。据他说，他是江南人，不记的甚么县。他父亲是一个二品荫生，不能知他祖上是甚么大官。他小时只知他家姓赵，他祖与内官儿争气，惹下正德皇上，打了一顿棍，又杀了。他奶奶与他母亲还要发落甚么司，说是怪不好。连他也解送京城。走到半路，奶奶与母亲自尽，他舅舅是个秀才，他记的叫葛子淹，跟着送京。婆媳既然自尽，他舅只叫他哭姪子。来了一个官，三绺长髯，他记得像戏台上忠臣样儿，说既是赵姓外甥女，那得送入北京。他舅才领他走开。到背地里，引着他说：‘与那三绺胡子官多磕些头。’他舅只是哭。奔到河南省城，自己只假说姓刘。因无盘费，又不敢带他回南边，把衣服卖的吃尽。他舅对人说是赌博输了，人就叫他舅是格子眼。把他记在薛媒婆家，卖与人家做丫头，因此卖到咱家。他舅分手时哭着说，万万不可提前事，露出一个字，就不得活了。所以他在咱家多年，没人问他，他也不敢说。今日

说时，兀自哭个不了。”绍衣道：“与阍宦争气惹出大祸，必然是个正直君子。他这舅曲全甥女名节，费尽苦心，也算个有本领的人。奶奶、母亲自缢，可谓节烈。只可惜那三髯官儿不知名子，他能顺水推舟，开笼放鸟，吾知此公子孙必然发旺。贤弟一问，万善俱备。怪道箴初才识卓越，器宇谦和，咱家鸿胪派定长发其祥矣。为兄的还要与灵宝爷、孝廉公叩喜。”

正说话时，报镇江家眷船已到商水县周家口，沿河州县送下程、办纤夫，传牌已到朱仙镇。镇上官员催点拉纤夫一百五十名，预备伺候。飞马走报辕门，传宣官说，大船到周家口换小船，好进汴水。绍衣道：“这接嫂太太，须得贤弟引梅克仁去。自古叔嫂无服，何敢以琴瑟累琐。但此番来送家口，不知是丹徒那一个。这些属员是必接的，料送家眷人必是侄辈之平常者，何能应答？况薛家姑太太，赶旧亲是姊妹，论新亲则贤弟与甥女有翁媳之分，是以兄弟而照应姐姐，以父母而照应儿女，于情为切，于理即为宜。贤弟你等再有从周家口到朱仙镇报时，吩咐大轿十乘，连丫头养娘都有了。镇上必有备就的公馆，贤弟与梅克仁先到公馆里等候。舍舟而陆，早晨起身，傍午可以进城。”

果然又一日，报汴河船明日泊朱仙镇。这首县已将轿马伺候多时，谭绍闻坐轿，梅克仁骑着骡头，十个干役各骑马匹，已牌时到了朱仙镇。南船日夕方拢岸，轿子抬进公馆。谭绍闻禀见了嫂太太、姊太太，说了明日早晨起身的话。到了次日将午，已抵开封南门。许多微员未弁，随路陆续来迎，俱是谭绍闻应承开发。三声大炮，进了城门。不多一时，又三声大炮，太太八座大轿进了院署。那八九顶四人轿，俱自角门而入，通进了内宅。车上小厮幼婢亦俱进内宅。

到了次日，藩臬道府来贺，无不拜会。至于外府州县有进省者，俱有手本叩喜。其有政务商榷者，会见酌议。其余只签叩喜者，传宣官俱发还手本，概行免劳。午后回拜大僚，各有首领官拦路跪禀不敢当的话。日夕时谢步、谢光的手本帙叠内送，传宣官登了堂簿，手本送还。

次日凌晨，宅门传出祥符阴阳官面话。这阴阳官是从来不曾到院门的，一闻传话，直喜得欢溢门庭，急穿补服，到院门伺候。少刻内催，阴阳官鞠躬奔进。引到花厅，一跪三叩首，站立恭听吩咐。抚台道：“有一事相烦，叫你择个嫁娶吉日。”阴阳官跪下道：“请示新男新女贵造。合了生辰八字，照天德岁德喜神方位贵神照临吉日，细写红鸾喜书进呈。”抚台道：“只要在二十日以内，十五日以外，寻个好黄道日便是。速去办来。”

这阴阳官叩头起来，出的抚院大门，身上不肯宽了补服，街上匆忙而归，一似人人知其上院光景。到了家中，展开黄仪凤《选择全书》，抄些大吉大利话头。又急向书柬铺中买了销金龙凤大启，徽墨湖笔，抄到启上。写不甚端楷之字，录不甚明晰之文。抄完，穿上公服，跟个小厮捧着鸾书，又上院来。

上号房吏代为呈进。抚台只看一行“一遵周堂图，乾造天乙贵人，坤造紫微红鸾，谨择于本月十六日喜神照临，定于辰刻三分青龙入云吉时吉刻大利”，别行不曾寓目。发出喜礼四两一个红封。到了上号房，号房定索传递劳金，阴阳官失备，逼令解封捏了一块，方放去讫。

这院门前大小衙门听事的早各报本官大人，本月十六日有抚台娶嫁喜事。三日间，布、按、道、府以及豫属进省官员，并武镇、参、游等官，绸缎绫纱珠翠钏环则书奩敬，外附银两则书

饌敬，大约表里插带，约值三千金、银礼约二千有零。抚台那里肯收，众官那个肯依，再三往复，情不能却，抚台只得收下。无可位置，乃分一半与姑太太做陪妆，分一半送与黄岩公作娶资。这男女二家便顺水行舟，不费推移之力。不过针工裁缝，木柜皮箱，床几桌椅，衣桁镜架，铜盆锡灯之类，凡省会之所有者多钱善买，而世家旧族所售之物，更以贱值而得珍货矣。

这谭家的聘礼，薛家的妆奁，俱已各备。单等吉日届期，好行奠雁、御轮之礼。且俟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回 薛全淑洞房花烛 谭箕初金榜题名

却说谭黄岩家娶妇之礼已备，薛榆次家遣嫁之奁俱全。抚台又添了些金钗玉簪圆珠软翠的首饰，楠箱榧桁铁梨紫檀的东西。吉期前五日，大人差首领官选个大宅院作公馆，送姑太太及全淑姑娘移住在内，丫头养娘十数人跟随。姑太太道：“衙门甚为便宜，何必更为迁移？”抚台道：“非是我好另起炉灶，只为那边侄子亲迎衙门，有许多不便处。大堂仪门乃朝廷的大堂仪门，闪放俱要作乐放炮，岂可为我家之私喜擅动朝廷之仪注？此其不便一。衙门是谭姓做官，今迎亲的新郎即是谭姓，嫌于无甚分别，此其不便二。且侄子来迎亲，外甥沅十三岁亦可做的主人，陪着侄子行告先之礼。若在衙门中行事，则薛沅不宜立大堂迎宾，我无以伯接侄之礼。婚姻为人伦之始，叫箕初侄子在何处告薛氏之先？此其不便三。惟设下一个公馆，就像薛府一般，设下榆次公牌位，外甥作主人，陪着奠雁。此是典礼之大者，万不可苟简的。现在有了丫头、养娘、家人十数个伺候，非是图好看，此处一有失礼，将来就有舛处，悔之晚矣。”

姑太太与大人本是同胞姊妹，素明大礼，一说就明白。差头引着首领官，拣了院署西边旧官大宅一处，连着一个书房院，委

实宽敞整齐、清闲幽雅。安排桌椅床帐厨灶什物俱已完备，黄昏时打上灯笼，薛氏母女坐上三乘大轿，丫头养娘又坐了二人小轿七乘，垂髫小厮、白髯家人步行可到，径至公馆住下，单等吉日届期。

这黄岩公家早令人打扫西楼，以为新人洞房。把碧草轩打扫干净，摆花盆，安鱼缸。凡向时西蓬壶馆盖的房子，饰以髹垩，加以裱糊，位置桌椅，张挂字画，登时屠沽之所狎，便为士夫之所赏。适然盛希侨亲来送伊弟问候书札，即刻督送雕漆围屏一架妆饰点缀，以为娶日宴客之所。

及至十六日，谭宅抬出浙中官轿四乘，俱加红绦作彩。即用旧日浙中伞扇旗帜，肃静、回避牌各一对，打的新张黄岩县灯笼二对。虽说小小排场，却也不滥不溢，名称其实。篋初坐了花轿，前往迎亲。新婿陪堂，却央的张正心引礼。那两顶轿，是娶女客坐的。一路八人是号头锣鼓，大吹大打；一路八人是笙管箫笛，细吹细奏。到了薛宅公馆，榆次公的十三岁小公子门左立迎，两个长髯老家人伺候。张正心与篋初下轿来，小公子迎面一揖，躬身让进。迎姑嫂下轿，自有薛宅女客出迎，两起儿丫头养娘一拥儿进去。

张正心引篋初上的大厅，泡的松子元肉茶奉到。茶毕，张正心便问榆次公神主何在，礼应率新郎告先。薛公子答道：“客边难以载主而来，写的先榆次公牌位在书房院北轩上。一说就当全礼，不敢动尊。”张正心道：“男女之典，莫以此为重，礼宜肃叩，以伸来忱。”一齐动身，细乐前导，到了榆次公神牌前。上面挂了一副当年万民感德对联：“文章宿望江之左，康济宏猷霍以东。”行了前后八拜大礼。小公子照数行礼答拜。张正心代篋初

辞不敢当，行了一叩，方欲再叩，张正心搀住。这薛公子年小力微，那里再挣得动。

回到大厅，又献了茶。摆上酒席，筭初首座，三酌四簋后，又捧的碗茶来。张正心陪席起身，鼓乐喧阗。这一回厅立奠雁，门外御轮，俱遵着圣人制的仪注而行。

张正心、筭初上轿，迎姑嫂、送女客共搀全淑姑娘上了八抬大轿。母女离别，泪点不干，提他不着。四位女客一齐上轿。抚台太太坐了八抬轿，姘送甥女又加上一班鼓乐。最好看者，四抬八抬排了半截大街；最堪笑者，黄伞搅蓝伞，金瓜搅银瓜，龙凤旗搅彪虎旗，乱跑乱奔，忽前忽后，参差纷错。看的人山人海，无不手指颐解。

花轿抬至萧墙街大门前，横拉三匹彩锦，直如三檐伞一般，却是三样颜色。泥金写的斗口大喜字粘在照壁，并新联俱是苏霖臣手笔。墨黝如漆，划润如油，好不光彩的要紧。因门窄走不过八抬，各堂眷只得在大街下轿。满地下衬了芦席，上边红的是氍毹，花的是氍毹。自大门至于洞房，月台甬道直似一条软路。门闾上横马鞍一副，机胜一架，取平安吉胜之意。迎姑嫂、送女客到新人轿前，扶出一个如花似玉的天仙，头戴五凤金冠，珍珠穗儿，纓络累累，身披七事荷包霞帔，锦绣闪烁，宫裙百折，凤履双蹴。那街上看的女男拥挤上来。抚院的军牢皂隶乌鞘鞭子只向空中乱挥，争乃近前者受创，后边那里知晓，人众只管排挨，把榆次公一顶旧轿挤得玻璃窗子成了碎瓷文。猛听得喊道：“树上小孩子压断树枝跌着了！”鼓乐旁边又添上唤儿叫女之声。古人云“观者如堵”，不足喻也。

四位女客搀定新妇，怀抱玉瓶，进了大门。各堂眷以及丫头

养娘相随而入。到了堂楼院里，中间设一方桌，绒毡铺面，红围裙四面围绕，上面放了红纸糊的一只大斗，中盛五谷，取稼穡惟宝之意。斗内排铜镜一圆，晶光映日夺目，明盥濯梳妆所有事也。插擗面杖一条，切菜刀一口，示以烹饪事姑嫜之意也。插大秤一杆，细杼一口，示以称茧丝、纺木棉，轧轧机杼之意。这些设施，虽不准之《家礼》，却俱是德言容功妇职所应然者。所谓求诸野，观于乡，此其遗意也。

薛全淑随谭篴初拜了天地，怀抱玉瓶，丫环搀入洞房。放下玉瓶，坐在机上，全姑捧上茶来，侍立旁边。全淑一见旧好，心中有久别重逢之乐，出于不料。两贤媛温款深衷，不便唇吻，只眉宇间好生缱绻。

谭绍闻自引儿子上碧草轩照客。茶罢设馔，张正心让薛沅首座，薛沅不肯。张正心道：“今日之事，尊客一位，如何可以僭越？”薛沅作揖谢僭，坐了东席。谭黄岩西向相陪，张正心坐了西席，谭篴初向东北陪座。山珍海错，烹调丰洁，自不待言。这犒从席面分层列次，俱是王象荇调停，井井条条，一丝不乱，无不醉饱。赏分轻重，俱是阎仲端酌夺，多寡恰如分愿，无不欣喜。

内边特设三席。王氏心意，原是抚台太太专席，没陪客。四位送迎女客两席，妗子陪一席，自己陪一席。岂知抚台太太乃是阀阅旧族，科第世家，深明大义，不肯分毫有错。称王氏为婶太太，自称侄媳，说：“那有咱家待客，咱家坐首座之理？”抚台太太分儿大了，王氏平日颇有话头，今日全没的答应。抚台太太看是难以结场，吩咐请弟妇太太。先是抚台太太原请过道喜，巫翠姐虽是官太太，却不曾到过黄岩，听说抚台太太今日来送亲，气儿早已夺了，不敢上堂楼去，回了丫头一句乡里话：“不得闲，忙

着哩。”如今又差丫头来请，没的说了，只得上楼。抚台太太见面，先道太太纳妇之喜，巫翠姐答道：“纳甚么福，每日忙着哩。”抚台太太方晓得弟妇是个村姑，吩咐丫头、仆妇道：“看太太那边有桌面否？”丫头道：“有。”抚台太太道：“侄媳与婶太太无对座陪客之礼，侄妇愿与弟妇妯娌们讨个方便说话儿。这的婶太太与姪子陪客，自然两下都宽绰。”望王氏拜了一拜，辞出下楼。巫翠姐只得跟着，到了自己楼下。丫头们早已将果碟订盘酒盏壶瓶之类摆设已就。这三席未完时，薛沅已起身归去，直入衙门，那公馆早交付主人讠。

这边抚台太太席完，要到洞房看看甥女。薛全淑早已另洗别妆，换成满头珠翠，浑身彩衣。俱是全姑伺候的。抚台太太坐下吃了一杯茶，说了几句安慰话，吩咐一声回衙。丫头传与家人，家人传与伺候人役，将八座放正，伞扇排开，二乘送女客轿子随着，一切家人媳妇、厨婆婢女二人小轿七八乘，吩咐不鸣锣不喝道，径回院署而去。

却说薛全淑、王全姑二人在西楼下温存款曲，王全姑见薛全淑有欲问而赧于口光景，薛全淑见王全姑有欲言而怯于胆情态。王全姑想了一想，将楼门上了栓，径到全淑面前跪下，细声说：“小妮子蒙老太太抬举，已经伺候了少爷一年。”全淑疾忙搀起，也细声说：“缘法本在前生，今日天随人愿。既然如此，咱两个就是亲姊热妹，坐下说话。”王全姑那里肯坐，薛全淑立起身来说：“你不坐，咱就同站着。”用手一按，二人并肩坐下，手挽手儿，说细声话。恰好照在大镜屏中，一个靓服艳妆，一个家常梳拢，斜插两朵珠翠，四位佳人，面面相觑。这个亲爱的柔情，千古没这管妙笔形状出来。不可笑不敏谏陋，辜负了好情况也。院

中人只说是楼内新妇自寻便宜，全姑小心伏侍，不敢有违，谁知美称两全，名称其实。两人并坐，爱之中带三分敬意，庄之内又添一段狎情，玉笋握葱指，亲的只是没噤说。

只听的老樊拍门说道：“来送点心来了。”全姑只得开门。老樊道：“关门不开，你们不饿么？”全姑接住点心道：“再泡一壶滚茶来。”老樊道：“我取茶去，休要上门就是。”

到了日夕，院中渐渐人影稀疏。将近燃烛，院中人不辨色时，全姑提个小灯笼，引全淑认后院路儿。全淑道：“我的路生。”全姑道：“扶住我的肩膀。”少刻回来，银烛高烧，巫翠姐、冰梅并用威小叔儿齐到新人楼下。新人站立不坐，说未曾庙见，不敢行礼。巫翠姐道：“用威，请你哥哥来。”谭簧初到屋，桌上盞碟俱备。巫翠姐怕礼法不周，催的冰梅、用威齐去，单留全姑伺候。

话休烦絮。将近一更天气，全姑斟酒两让，吃了合巹盞，和了催妆诗。全姑要辞别而去，全淑牵住衣襟只是不放。全姑轻轻以手推开，关住楼门而去。这新夫妇之相敬，不过相敬如宾，相爱，不过相爱如友。二更天气，“垂流苏压银蒜”六字尽之，不敢蹈小说家窠臼也。

次日，薛太太与薛沅跟的女从男役来萧墙街送饌。老太太一席，谭黄岩一席，巫亲家母与冰梅一席，新郎一席，女儿点心十二包，共五架食盒。谭宅管待晚归。犒从赏封，无不如意。

三日，新郎新妇往见岳母，礼谓之“反马”，俗谓之“回门”。顺便夫妇就与抚台大人磕头。厚礼丰币，抚台不受，说道：“我但受乡会朱卷两本，俾老伯之名，得列于齿录履历。我位至抚军，贤侄不为无光。愿族谱贤侄名下刻‘联捷进士’，则丹徒一族并为有光。贤侄勉之。”款待而归。

簪初夫妇回来，日色尚早，全姑已在楼下伺候。全淑到各楼下，与王氏奶奶、巫氏婆婆、冰梅姨娘通行反面之礼。回到自己楼下，全姑捧茶伺候，全淑笑道：“我还不曾拜你哩。”说着早已万福。全姑放下茶钟，急忙相还。簪初笑道：“好礼，好礼，如何遗下我？”全姑笑道：“大叔在俺两个跟前无礼多了。”簪初笑道：“我怎么无礼？”全姑道：“我不说。”全淑面发红晕，面向里坐了。全姑道：“奶奶昨夜叫我来这楼下住。我两个合成伙儿。”簪初笑道：“你不识字，这位是有学问的。我说他省的，从今以后‘熊鱼可兼’。”全姑懵然，全淑在床上只羞的向隅。簪初道：“全姑不解，你说一句儿答应我。”全淑一发羞了。簪初便要对着全姑露些狎态魔障全淑。全淑急了，强答一句道：“省的人鹬蚌相持。”簪初道：“怪道你会画，真正好丹青。从此‘火齐必得’矣。”全姑只见两个俱笑，看的呆了。是晚奉奶奶命，移于楼下南间。

楼上设两张桌儿，一张簪初书桌，繙经绎史；一张全淑画桌，笔精墨良，每日临《洛神赋》，摹管道升竹子。一日问簪初索纸，簪初笑道：“娘行自会做纸，何必求人？”全淑微恚道：“骂人没深浅。”簪初笑道：“我之与卿，原是就其浅矣，交浅不敢言深。”全淑没奈何又笑了。夫妇妻妾之乐，簪初颇为修撰郎。从此读书，日有大进。

大凡人之读书，日进而不已者，有两样：或是抑郁之极，以发愤为功程；或是畅遂之极，以怡志为进修。簪初白日在碧草轩，足不窥园，黄昏到自己楼上课画谈帖，偶然步韵联句，不觉天倪自鼓。两样工夫互乘，属题构思，竟成了风发泉涌，不惟不能自己，并且不能自知。到了秋闱，中了第四名《春秋》经魁。

到了腊月，舅爷王春宇的生意发了大财，开了方，竟讲到几十万上。年来在汉口成了药材大行，正要上京到海岱门东二条胡同如松号发卖。又在本省禹州横山庙买的伏牛山山查、花粉、苍术、桔梗、连翘等粗货，并带的封丘监狱中黄芪，汤阴扁鹊庙边九歧艾，汝州鱼山旁香附子售卖。卖完，好赶郑州庙会，再购药材回汉口。缘天下都会地方，都有各省会馆，而河南独无。惟汉口有河南会馆，以其为发卖怀庆地黄之故，所以王春宇多在汉口。如今年纪已老，正要到京城如松号药材行算账齐本钱，好交付儿子王隆吉掌柜。恰好姐姐孙子簧初中了乡试，正月初二日起身上京会试。舅爷王春宇于乡场九月放榜来道喜时，说带簧初一齐上京，合家无不欢喜放心，说舅爷领的上京，虽说年轻，也就毫无挂心萦记之处。

年底，谭黄岩公坐轿上盛宅，说：“小儿公车北上，府上家书、物件着小儿带的去，好交盛二哥。我也随一封问候信儿。”盛希侨道：“多谢的很。我正要写书子，叫贤侄带的去。但只是我家有了奇事要对贤弟说。前十数日，我家老婆子忽然对我说，该把二爷叫回来。我说他在京里求功名，如何肯误了他的事？老婆子说：‘功名是小事，爹妈是大事。老人家年纪大了，我时常听老人家念诵第二的，该把他叫回来，叫老人家喜欢。’我听的这话，心里说，狗嘴里如何吐出象牙来？到底拿不稳他的心。我说：‘第二的回来，又要合不着。’老婆子道：‘谁家嫂嫂有合不着小叔道理，图甚么贤名哩？都是汉子合不着兄弟，拿着屋里女人做影身草儿。我也是进士做官的孙女儿，你赖我不省事我不依。都是你想分，他想分，把我当中做坏人，落个搅家不贤，还落个不孝。我再不依这事。难说我就没见，俺家二老爷在福建做官回来，

把皮箱放在客厅里，同我家大老爷眼同开锁，把元宝放在官伙里。我小时亲眼见的。你待兄弟有二心我知道，若不是我在暗里调停，管保你兄弟两个打的头破血出。’我心中暗喜，这老婆子竟是个人了。我说：‘都是我为哥的不成心肠，多承贤妻调停。我糊涂，竟是在鼓中住着一般。明日我就上京，或差人上京叫老二回来，叫老人家喜欢。我有眼不识泰山，冤屈！冤屈！’如今贤侄上京会试，我请来钱行，烦他带我的家信。”谭黄岩道：“晚辈正当效力，何须赐饭。”盛希侨道：“我的心事，我的道理。”黄岩公作别，希侨送出大门。

却说谭黄岩回来，年内将簪初约的偕行同年备席钱过，盛希侨亦请席，付与家信。单等开春，偕王春宇北上。

开正初二日，公车北上。到了京都，不去如松号，投中州会馆停宿。至国子监交了盛希瑗家书，叙了离别。场期临时，向观象台边寻了小下处，进了三场。场完，誊录对读，不必细言。谭簪初卷子，弥封了筵字三号，分房在翰林院编修吴启修《春秋》房。荐上副总裁，搭上取字条儿，单等请了各省额数，以便填榜。偏偏《春秋》房所荐卷子，溢了额数一本，余下筵字三号、贡字九号要汰一本。两本不分伯仲，房考官吴老先生难以瑜亮。副总裁择筵字三号经文中有一句不甚明晰，置之额外。不知怎的，筵字三号卷子又在束中，贡字九号卷子落在地下。只得自疑手错，仍然易去筵字三号卷子，拾起贡字九号卷子入束。及隔了一宿，睡到半夜时，微闻案上有窸窣之声，窗上像个甚么黑黑的影儿。天明看时，贡字九号卷子已被油污墨迹，不堪上呈。副总裁默然无语，暗忖此生必有大失德处，故阴谴如此。筵字三号遂昂然特荐。蒙大总裁批了“中”字，放榜时刚刚中了第二十一名。殿试

又赐进士出身第二十三名。金殿传胪以后，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即有走报的到寓，知会于二十五日到任。至日冠带，偕众同年赴翰林院听候宣旨讫，随换朝衣朝冠，恭谒圣庙，同年团拜。

到任之事已毕，回到寓处。盛希瑗已补得南阳县学教谕，来告回豫日期。谭箕初道：“且少迟几日。我已打算告假修坟，与老伯同行，好领教益，途中不甚寂寞。”两人订明。谭箕初告假，蒙掌院大人批准，二人同坐一车，从人行李一车，出了彰仪门，径投河南而来。

到了家中，拜主柘，与祖母、父亲、母亲、生母各磕了头，说了几句话。祖母王氏吩咐：“孙孙你去歇歇去，换换衣服。”回到自己住楼，全淑、全姑迎进卧房。全淑含笑万福道：“恭喜！”箕初答揖，笑道：“何如？”全姑磕下头去，笑道：“叩大叔天喜！”箕初伸手拉起，道：“罢么，待我明日公服回拜。”全淑道：“不敢当。”全姑道：“那里当得住。”

夫妇妻妾温款了一会，又上堂楼说中进士、点翰林的话。王氏道：“近来人说话，只嫌聒的慌。你说的我不懂的，你上大厅与你爹爹说去罢。”父子到了大厅，把进京以至出京，子午卯酉细陈一遍。黄岩公问道：“带的本城各宅家书否？”箕初道：“明日拜客送去。”黄岩公道：“你爷祖传，带人家信，不可一刻沉滞。”箕初连忙入后，解开行篋，照封皮差人与各京官家送讫。

到了次晨，黄岩公、太史公各坐大轿，跟随家人，径出西门，向灵宝公祖茔来。虽无鼓乐炮手，气象自尔宏大。黄岩公祝道：“后裔得成进士，钦点翰林，墓前封赠碑，门外神道碑，统俟镌成择吉竖立。”周视杨树，俱已丛茂出墙。俗语云：一杨去，百杨出。这坟中墙垣周布，毫无践踏，新株分外条畅。黄岩公吩咐

看坟的，平铺坑坎，剪伐细碎，另日领工食时，再加十分之四的犒赏。看坟的欣然承命。依旧上轿进城。进的西门，满路都是贺桌，人人举觞，黄岩公父子疾忙下轿，一一致谢，说：“改日补帖罢。”

到家用了早饭，黄岩公道：“该先到抚台大人衙门叩见。”簪初检得联捷朱卷二十本，朝考卷二十本，西河沿洪家《缙绅》四部，刻丝蟒袍全料，硕绣朝服全料，朝靴四双，羊脂玉屏一枚，金如意一匣，前边金瓜黄伞导路，跟了京城带来长随四人，到了抚院衙门，传进愚侄柬帖。大炮三声，两楼鼓乐齐奏，闪了仪门，大人出暖阁，伞扇罩着恭候。簪初见伯大人在暖阁上罩着，那里还敢坐轿，急忙下来，跑上大堂。伞扇闪开，抚台大笑道：“贤侄荣列馆选，老伯礼合迎迓，乃遵朝廷之仪注，非宠吾侄之私情也。丹徒生光矣！”簪初抢了一跪，禀道：“侄儿荷伯大人宠光，俟谒神主后，万叩以谢。”抚台哈哈大笑，扯手进了暖阁。簪初躬身紧随。到了后宅，闪开主柘，大人在前，簪初在后，大人跪下祝道：“鸿胪派后裔谭簪初中了进士，蒙皇上天恩，授以庶常，绍衣谨率簪初告先。”一齐磕下头去。簪初又扶抚台坐临，以便叩拜。抚台道：“只此行礼便是。”簪初行了礼，又请伯母太太行礼讫。遂请榆次姑母太太行礼。榆次夫人见乘龙佳婿，少年英俊，加上官服，愈觉光彩夺目，好生喜在心头。簪初行礼，薛沅陪着，礼毕，照样还礼。抚台心中大喜，笑道：“看哥哥作伐，与甥女择此贤坦何如？哥哥还要吃媒红酒哩。”簪初留署管待，抚台首座，薛沅以客论坐东向西，簪初以侄论坐西向东。捧出席面，抚台道：“我生平做官日，从不过饮。今日先尽三巨觥，以志吾喜。”薛沅满斟，簪初亲奉。今日这席面，好生畅快人也。席完，簪初

出署回家，这贺客盈门，不必细述。

只此，谭绍闻父子虽未得高爵厚禄，而俱受皇恩，亦可少慰平生，更可以慰谭孝移于九泉之下，孔慧娘亦可瞑目矣。倘仍前浮浪，不改前非，一部书何所归结？至于王中赤心保主，自始不二，作者岂可以世仆待之耶？把家人名分扯倒，又表其拾金不昧。

笔墨至此，不必再往下赘，可完一部书矣。